

新世紀叢書

新

疆

遊

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衡陽謝彬著

新疆遊記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新疆遊記序一

古人有言。大丈夫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予亦嘗勗同人曰。有志之士。當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今讀謝君曉鐘之新疆遊記。行路四萬六千餘里。記載三十萬言。述其足跡所經。觀察所及。以饗國人。使知國境之內。尙有此廣大富源。未經開發者。可爲吾人殖民拓業之地。其興起吾國前途之希望。實無窮也。夫自民國創建以來。少年銳進之士。多汲汲於做大官。鮮留心於做大事者。乃謝君不過財部一特派員。正俗語所謂芝麻綠豆之官耳。然於奉公萬里。風塵僕僕之中。猶能從事於著述。成一數十萬言之書。以引導國民遠大之志。是亦一大事業也。如謝君者。誠古人所謂大丈夫哉。亦吾所欽爲有志之士也。讀其書畢。因喜而爲之序。民國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孫文序於上海。

新疆遊記序二

宗兄曉鐘奉財政部命赴新疆省阿爾泰區調查。歷時十有五月。歸成遊記三十萬言。披露報端以後。今將付梓。屬予序之。

予覽是記。更就所談。油然而生感想焉。夫遊歷之益。盡人知之。而人事勞勞。鮮能遠往。此亦無可奈何事也。一旦奉公服務。駕言出遊。如曉鐘新疆之行者。抑亦樂已。

復次。吾人儼居繁盛之上海。樓宇櫛比。人烟稠密。其殆猶井中之蛙。不復知有天地之大也。然試括目細思。團團之地球。周行於太空。吾人賴地心之吸力。得以附着於其上。大氣渾淪。莫知所屆。山川原隰。島布星羅。渺渺此身。滄海一粟。試更推想。太空之大。星球之多。地球溷跡其間。亦何殊滄海之一粟。則吾人其將又自視爲何如。言念及此。輒爲啞然。

吾人具是見解。固可澈悟。然不能遽遁跡於空虛。欲求諸理之一貫。當仍以遊歷爲要舉。浮生半日。偶值公餘。勝水名山。乘興而往。讀曉鐘之新疆遊記。亦不啻臥遊之一助焉。

不特此也。吾國近時當局。上下交爭。百端待舉。而邊徼之區。棄貨於地。尤視之敝屣。不若。今財政部有調查之任命。曉鐘復有遊記之發刊。瞻顧遐方。其欣欣然乍有生意歟。爰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謝介子

新疆遊記略例

一、是書係奉財政部命。調查新疆省阿爾泰特別區財政時。公餘所作。原名新阿遊記。現阿爾泰已改道區隸新。特正名曰新疆遊記。

一、是書爲日記體。起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訖民國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逐日皆有記載。舉凡足跡所及之湘鄂豫直東三省陝甘西伯利亞諸地。政俗道里。名勝險要。亦無不詳諮博採。歸納成書。以備邦人臥遊。

一、是書對於新疆阿爾泰兩地。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置。疆理。皆按實地考察。條陳意見。詳著專篇。以供有志經營西北者之參考。

一、是書全文。曾刊時事新報。復承地學雜誌。民心週報。上海晚報。湖南日報。漢口某報。各報轉載。謬許爲寧息內爭。解決時局之作。茲特重加整理印行。就正明達。

一、是書地名人名。多從回蒙哈俄音譯。期便實際應用。詰屈聱牙。知所不免。

一、是書校勘雖經數次。訛奪仍恐時有。幸望讀者隨時錫以匡正。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謝彬自識於上海太平洋雜誌社

新疆遊記略目

都門聞見錄

往返東三省

河南及陝西

甘肅道里及政俗

新疆迪化道屬

新省邊防及政俗

塔城伊犁兩道屬

橫度天山及哈薩克風俗

庫車阿克蘇喀什噶爾

喀什政俗及布魯特風俗

疏勒莎車和闐于闐

陽關道及纏回風俗

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日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六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

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六日

五月十七日.....六月四日

六月五日.....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三日

七月四日.....七月二十八日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十日

焉耆道及甘回風俗

八月二十一日……………九月十四日

新疆山水誌及金融稅制述評

九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一日

五路要衝之奇台

九月二十二日……………十月三日

阿爾泰道里及蒙古風俗

十月四日……………十月十九日

阿爾泰經營論

十月二十日……………十月二十四日

塔城道屬

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日

開發新疆計劃書

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七日

西伯利亞與滿蒙

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十六日

新疆遊記

衡陽謝 彬

▲十月十六日晴 上午由湘登輪入都。卽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自銜部命調查新疆阿爾泰財政。返湘辭卸軍署職務。宕延兼旬。旣辦裝。又以祖餞中菌毒。調治累日。今始就道。買咸泰汽船。船主籍湖北咸寧。官艙人少。頗覺爽靜。惟菌毒新痊。肢體疲軟。與友人握別。卽倚枕假寐。下午四時。啓旋北航。聞壁鐘八下。遂解衣入寢。夜過靖江。蘆林潭、湘陰、壘石山諸埠。皆未憑欄遠眺。夜月江景。滋遺恨焉。

▲十月十七日晴 早八時起床。諦視輪舟已泊岳陽城下。計行水程三百有五十里。遙見軍隊紛紛上陸。詢爲吳光新所部北軍新來此間駐防者。房艙乘客有一日人。散步甲板。頻過余門。試與談話。知爲早稻田商科學生。秋間來吾萍鄉醴陵考察礦業。事畢返滬。於吾國情形言之頗悉。惟不解漢語。不然。又一絕好國際偵探也。下午啟牕外望。水平波靜。遠樹成行。多帶秋氣。新堤、寶塔洲、金口、三埠。皆有乘客上下。統艙人聲嘈雜。尤噪耳鼓。夜十時許。抵漢口。余以解衣早睡。未卽登陸。乘客皆紛紛去矣。自長沙至此。共行水程八百一十五里。

▲十月十八日晴 早七時起床。檢點行李。雇挑夫逕肩赴大智門車站。以出發期迫。不能在漢皋再作勾留也。上碼頭時。有軍警數人。檢查箱篋。狀頗和平。不似前次之野蠻。抵車站。鐘纔九下。十一時半開車。二等車票二十九元。乘臥車加四元。憶自日本長崎至東京鐵道。較京漢線長三分之一。二等車價僅十一元七十錢。足見日人交通事業之發達。吾國生活程度之崇高矣。車向東行。過江岸車站。始折而北。微偏東。經劉家廟。則辛亥改革。民清兩軍激

戰之情形。彷彿猶存。下午一時。抵孝感。大站也。計行一百三十六里。過此以北。地勢漸高。遙望山巔。石壘巍巍。沿線皆然。詢之士人。謂清粵燃之變。里閭騷然。鄉民築此以自衛。三時二十分。至武勝關。計行二百里。鄂豫於此分界。山洞長約二里。甚據形勝。軍家所謂爭地者也。四時三十分。至信陽州。計行八十八里。辛亥清軍南下。於此設大本營。將來浦信鐵道西端首站。亦設此處。地勢闊敞。可屯大軍。附近有鷄公山。氣候溫和。林泉幽美。夏日西人爭來避暑。洋樓夷榭。歲有增加。地方警權。逐漸喪失。大有步武牯牛嶺。莫干山。北戴河。習慣租借地之傾向。守斯土者。宜鑒前車。於領土主權加以注意。六時五十分。至駐馬店。計一百九十二里。八時十分。至鄆城。計一百三十二里。九時半至許州。計一百零八里。十一時半至鄭州。計一百七十二里。海蘭鐵道縱貫東西。於此交軌。商務發達。倍蓰清時。早已自闢爲商埠。十二時半。穿山洞長約里許。達黃河南岸。計五十二里。車過鐵橋。速度極緩。橋傍煤氣燈光耀如晝。河中沙堆水流。皆能辨識。橋長三千法尺（合八華里）共墩一百有八。工事不甚精良。第七十一號橋墩早有傾斜下陷之象。京漢管理局綢繆未雨。已定歲提一百萬兩。專款存儲。約須十年。即可改建全工云。

▲十月十九日晴 上午一時四十分至新鄉。計一百里。道清鐵道與京漢交軌處也。又五十里至衛輝。近郊名勝百泉山。顯宦多築廊榭其間。地皮一畝值百元以上。四時抵彰德。計一百六十二里。作皇帝夢之袁洪憲。卜宅於斯。聞距車站匪遙。有馬路可行汽車。六時二十分。抵順德。計二百三十六里。城環道右。歷歷在望。八時抵高邑。計一百二十六里。有枝路至臨城。長四十八里。其分軌地。則在高邑南十六里之鳴鶴營車站。八時五十分。抵石家莊。計一百里。正太鐵道於此發軔西行。吳烈士祿貞殉國地也。九時十分。抵正定。舊爲府治。城垣宏闊。十一時二十分。抵保

定計共二百六十二里。清時直督駐節地。今軍民分治。省長移治天津。督軍仍駐此處。有陸軍部直轄軍官學校。規模宏偉。下午一時半抵高碑店。計一百二十四里。有枝路西經涞水易州達梁格莊。長八十六里。二時抵長辛店。計一百三十六里。有枝路三一經良鄉至坨里。長五十四里。一經良鄉寶店琉璃河至周口店。長八十八里。二線與京漢分軌皆在良鄉。一達豐台。長二十里。京漢京綏京奉三大幹路惟一聯絡線也。過此數里。卽蘆溝橋。爲京漢最初北端之首站。當時蘆漢鐵道之名本此。二時四十分抵正陽門西車站。計四十二里。自漢口大智門至此。共程二千四百一十六里。大小車站一百二十二。其由大智門四里至循禮門。又十里至玉帶門。尙未計入。武勝關以北沿線各站。皆有軍隊荷槍排列。若在火線。准備射擊者。然心頗異之。詢諸乘客。謂爲保路軍隊。下車寓肉市胡同同仁旅館。以同行林君烈夫。先寓此處。取便料理行裝故也。

▲十月二十日晴 住北京。早膳畢。偕烈夫至東交民巷照相公司。各攝小影。備粘假道俄境護照。東交民巷。位前門之左。城垣之北。東西南皆間以隙地。繚以石垣。若小城然。各國使館羣居其間。清辛丑和約。所謂使館區域是也。四周要隘。架設大砲。如臨大敵。南端城垣。且禁華人行走。街道清潔。洋樓宏麗。甲於北京。中貫御河。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奧大利五國使館居其東。美利堅荷蘭俄羅斯三國使館居其西。英法兩國使館。則北臨東長安街。區域以內。警察權課稅權。中國官廳均莫敢過問。不啻一種公共租界也。

▲十月二十四日晴 住北京。上午十時。偕友人數輩。乘人力車至新華門。作三海園遊。是門爲袁氏所闢。卽今公府出入之正門。護衛森嚴。衛兵體魄皆雄偉可觀。有司閽者在此收券。繳券入門。向東行。經藏書樓（卽雲繪閣）焦

雨軒春友軒日知軒折北行。過魚樂亭千尺雪。穿石洞。登假山。下山往西。經紫雲小石山。至流水音亭。亭內堆石成罅。流水其間。激湍成音。以供觀聽。再折北行。經韻古堂。道旁白碣。刻乾隆御筆題詩。音調書法。均尙佳麗。又折西行。至仁曜門。銅獅一對。高峙門首。兩傍房屋。中西合璧。狀甚可笑。惟牆壁皆新。聞係洪憲所修飾者。仁曜門對面爲瀛台。四面皆水。通以木橋。翔鸞閣。祥輝樓。景星殿。慶雲殿。涵元殿。皆在其中。涵元殿前進。爲清光緒住所。後進。爲黎總統由鄂入京初時住所。今皆空無所有。陰森逼人。儼然幽囚場所也。涵元殿之前。爲蓬萊閣。左右有亭。左曰對時育物。右曰觀懷抱爽。自流水音亭以往。沿途時見乾隆筆墨。瀛台各樹尤多。出瀛台。折西行。經豐澤園。總統辦公處在其內。不能入觀。乃前進。穿一石洞。幽折有致。洞石刻聯曰。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署名曰罪月僧。語氣近黃公度所爲詩。余頗愛之。出洞口。至芳華樓。其前隙地。石室巍然。四周石欄圍繞。卽新約法產生之石室。金匱所在。而洪憲歷史之楔子也。石室高廣皆丈餘。牆均大理石砌。門則鐵製。內儲金匱。實卽洋行所用之大保險箱。內飾黃色。中有三層。上層匣一。中層匣二。袁氏親書候補總統三人名氏。卽藏是等匣中。出石室。折北行。過萬字廊。後折向東行。經聽鴻樓。至春藕齋。袁專政時。機要國務皆會議於此。門戶封鎖。不能入覽。惟自玻璃牕中。得見洪憲遺臣鄭沅所書條幅。夏壽田。王壽彭所書橫披而已。齋後卽居仁堂。洋廈華麗。聳若高岑。曩爲袁氏藏嬌之所。今居黎總統瀛眷齋。東數十武。爲純一齋。陳設雅潔。總統於此延見來賓。過純一齋。曲折行。經寶光門。入景福門。外峙景太藍銅獅一對。內則益壽軒。多福齋。左右相望。再進一門。卽懷仁堂。其正殿則今年陰曆元日。袁皇帝受文武百僚朝賀處也。當時陳設聞甚壯麗。今寶座已撤。僅餘孔雀屏扇二柄。交峙其間。使洪憲遺臣睹茲狀況。度有多少興亡之感。

階前有民國二年新築洋式廣廳。政府接待外賓開會跳舞皆於是處行之。覽畢出景福門。折北至寶光閣。清帝寶座在焉。座以木製。滿鐫龍紋。無他奇也。再出西華門。僱車歸寓。時已黃昏。園遊既畢。倦甚。草草用膳。隨即入寢。

▲十月二十七日晴 住北京。上午偕友人數輩往皇城觀古物陳列所。瞻覽券每枚價銀一元。先赴武英殿陳列秩序頗整。惟皆清宮所藏鼎俎家具之屬。明清兩代最多。宋元次之。唐漢以上寥寥無幾。各物插片。僅書質類朝代。而產地工作用途價格。皆略而未錄。余輩瞻覽。目迷五色。而外。殆鮮有足供研究資料者。次赴文華殿。所陳皆歷朝書畫之屬。據嗜古者云。饒有佳者。余僮父不解。所以覺無可觀。入夜。少夫荷擎瑞璞來訪。偕觀前門大街夜市。百物皆備。其熱鬧不減日本神田及神樂坂諸地。聞諸土人。夜市諸貨多來自偷竊之手。價格較廉。識者則得便宜。否則無不受欺云。

▲十月二十九日晴 住北京。上午十時。偕烈夫乘馬車遊三貝子花園。卽萬牲園。中央農事試驗場在焉。適值禮拜。遊人甚多。谷九峯總長又宴兩院議員於此。車水馬龍。擁擠不堪。農產物陳列。無慮數千百種。奇形異類。饒有可觀。惜遊人如蟻。肩摩踵接。不能駐足。遂加考察。出場繞遊園中。亭榭樓台。布置有序。構造方式。無一從同。彷彿紅樓夢所述大觀園中院落之組織。老幹新植。參天競秀。規模宏偉。埒於東京上野公園。惟整齊清潔遜之。聞諸道路。曩做外國動物園辦法。豢養珍禽奇獸極多。迭更死亡。存不及半。且多常產。足見我國動物蓄養法之未精備也。正午出萬牲園。驅車赴頤和園。沿途馬路寬坦。爲清西后往來西山大內要途。現猶逐段駐兵。荷鎗守望。若市警之站崗。道左數里。房舍櫛比而整齊。詢爲拱衛禁衛兩軍營房所在。至頤和園。購入門券。每張一元二角。進仁壽門。卽仁壽

殿額語漢滿文並列。有太監作嚮導。引瞻各處。過長遊廊。經排雲殿。至清和舫。皆沿湖行。樓閣亭台。銜結不斷。驪宮阿房之宏偉。柏梁建章之壯麗。度亦不過爾爾。清和舫聳立水中。牆砌皆白石。樓台極潔麗。中有買茶小商。可供坐翫。下泊小艇數艘。爲遊人釣遊龍王廟及全湖水。上之需。出舫往西折北。登萬壽山。繞行山梁。全園在望。湖光山色。處處宜人。清末復興海軍經費。大半擲之。是園之建築。其國祚之不永也。亦宜。清光宣間。園中廣藏歷朝珍玩。近多移至古物陳列所中。存者無幾。或謂清室皇族竊售外人。取供揮霍。爲數實多。以急須出園。赴新豐樓宴客。故排雲殿龍王廟兩處。未及購票往觀。乘輿而來。興未盡而先返也。

▲十一月三日晴 住北京。上午九時。王血痕梁六度先後來。因偕散步天橋一帶。且行且談。順道直至先農壇。一望空闊。氣象雄偉。竊謂明成祖定都燕京。規畫如此宏遠。亦梟雄也。先農壇中隙地。古樹參天。近已闢爲公園。可供遊憩。惜皆天然景致。毫未加以人工。緩步而歸。沿途菜場茶店戲園。入眼不斷。茶店楨柱。皆粘請勿談國事字條。詢係洪憲皇帝時代之遺跡。當日摧殘民氣。專制淫威。亦云極矣。

▲十一月六日晨雨午少止 住北京。正午至王少夫處。詢天津老西開地勢。以法人強佔其地。日來風潮甚烈。外交棘手。余欲詳其地勢故也。少夫不甚了解。在坐某君。久客津門。應之曰。老西開即海光寺窪。距天津南關約二三十里。東爲英法租界。東北爲日本租界。北通南市。南連圍子牆。西接海光寺。此處現駐日本軍隊。其地前本荒郊野窪。清光緒中葉。國人之不便遊租界者。如某鉅公等。釀資建築房屋。開闢馬路。以與紫竹林租界競爭。而名其地曰西開。日趨繁盛。不幸拳匪亂起。變爲戰場。所有建築。付之一炬。經行其地。睹其瓦礫。莫不黯然神傷。自是以後。列強

皆夾白河拓闢租界。爭奇鬪勝以徠客商。我國官商亦於各國租界西面。開闢南市。藉保利權。南市俗名三不管。蓋鄉愚無知。見其地介中國與日法二國租界之間。遂以三國皆不能管也。近十年來。南市名雖仍舊。實則延及老西。開繁華且遠過於租界。因之日法領事屢謀吞併。法領事野心尤熾。以津埠商民反對甚力。未能如願。今年遂用兵力強佔云。

▲十一月十一日晴 入夜八時。至東車站。購赴奉天車票。二等每張價洋一十九元六角五分。三等十元零六角。至哈爾濱通票。二等二十二元一角五分。中交銀行鈔票一律收受。惟找零數須用現洋。候半時。車始開。向東行至通州岔道。折而南。經豐台、黃村、郎房、楊村。至天津東站。壁鐘已十二下。計行八十六英里。又六三。二等車中設備甚不完美。形同日本三等車。惟價昂客少。鮮擁擠之苦耳。車自此折向東偏北行。津埠繁華未及下車瞻覽。

▲十一月十二日晴 上午三時。至唐山。計行八十一英里零三。是地爲我國有名之開平煤礦所在。產煤甚豐。人烟稠密。設有唐山路礦專門學校。八時至山海關。計行九十四英里。又七七。秦皇島在其南。我國渤海惟一不凍商港也。清光緒二十五年。自行開爲商埠。有鐵道西北至北戴河。與京奉線接軌。爲開灤煤出海要道。近以出煤增旺。議鋪雙軌。當地駐有日本軍隊。以清辛丑和約。許各國駐兵於北京通海口沿途。共十二處。山海關其一也。（黃村、郎房、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車停一刻。始向東行。斷長城而過。秦皇偉業。祇存殘壁。蓋世英雄。今安在耶。下午一時二十分。至錦州。計行一百一十四英里。自此以東。平原廣衍。不亞衛河白河灤河諸流域。土壤亦肥沃宜農。三時至溝幫子。計行三十九英里。又六九。有枝路東南行。經胡家窩鋪、雙台子、大窪。

田家台。至營口。計長五十六英里。又六。營口。綽遼河流域農產物水路出口之樞紐。商務繁盛。冠奉省。人口二十餘萬。前清咸豐十年。與英法立約。開爲商埠。京奉南滿兩鐵道幹線。皆有枝路交會於此。聯絡運輸。五時半。至新民。計行七十英里。七時四十分。至奉天。計行三十七英里。又八九。車站曰南滿站。俗呼日本站。蓋以南滿鐵道管理經營權。操諸日人之手也。下車。寓悅來棧。自北京前門至此。共程五百二十三英里。又八九。以每里三里三分折合華里。計一千七百二十八里。又百分之八三七里。

▲十一月十三日晴。住奉天。早膳畢。偕烈夫乘馬車進城遊覽。其車形同電車。曳以二馬。行鐵軌上。乘車手續。類上海電車。自南滿站至小西門。長十五華里。車賃銅元十三枚。公司爲日本人所組織。年來頗獲鉅利。下車卽城根。門樓深鑄滿字。不識何語。入城。換乘人力車。車價視北京較廉。至中街。有鼓樓。高峙街心。奉天省會最繁盛處也。繼曲折行。經行宮。二十七師師部駐此。不能入覽。督軍署卽在東南角上。建築係西式。衛護甚嚴。又經總商會。中國銀行學務公所諸處。皆西式建築。學務公所駐工程營。奉省教育可知矣。至交涉署。訪周詩祺。詢趙正平住址。知在赤十字社病院。往訪獲晤。就詢奉省財政情形與金融現況。言之甚悉。趙亦財部派查東三省財政者也。轉至小西門。乘馬車返寓。自小西邊門（上刻陪都重鎮）至南滿站。沿馬車軌道兩傍。皆鐵道附屬地域。警察行政兩權。均操日人之手。日本駐軍。聞達一師左右。家屋皆日式。耳目所及。彷彿遊行橫濱市上。城內雜居日人亦多。且有日本警察官吏派出所。在中日新約以前已如是。將來實行雜居。更不識成何狀況也。

▲十一月十四日晴。早七時。發奉天。搭南滿火車赴長春。二等車票。日鈔五元十錢。三等三元四十錢。每輛車中。

皆有警務員席。曩者法定二人。今則五六人矣。荷槍佩劍。儼然正式陸軍。對華人甚倨傲。若已爲東省主人翁者然。二等車中。華人甚少。九時至鐵嶺。十時至開原。十一時至昌圖。十二時四十分至四平街。下午二時十分至公主嶺。各站時有日本尋常小學生。成羣上下火車。華人入彼校者。亦一律減價乘車。公主嶺小學。學生達二百人。華生約五分之一。聞日本滿鐵會社。於地方科內。特設殖民地教育課。其經費歲由日本政府籌備。遞年增加。蓋欲獎誘我小國民。與彼民族同化。司東省教育權者。亟宜設法抵制。不然後患不堪設想矣。四時十分抵長春。自奉天至此。計行一百九十英里。折合華里六百二十七里。沿途大小各站。皆有日本兵房。駐軍守望。而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諸地。尤日趨繁盛。西式建築。櫛比連雲。木屐聲音。震喧耳鼓。日人經營南滿之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睹斯情形。余心滋懼。下車寓大通棧。此地有支路。東至吉林省城。是爲吉長鐵道。名爲交通部直轄。而管理實權。自中日新約成。盡落日人之手。計長二百四十華里。車行二時四十分可達。每日午前八時半。十一時十分。均有車開。夜十一時。換乘中東火車。赴哈爾濱。以車少客多。每日祇開一次。惟禮拜二加一次。乘車困難異常。乘客於車未到時。羣鵠立嚴寒大風中。靜候車來。極其喧囂攘擾。毫無秩序。登車更爭先恐後。擁擠不堪。奇形怪狀。宛如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諸埠。輪舟抵岸。旅館茶役強硬拉客。小擺隊乘機竊物者。然俄警視若無睹。不加干涉。視京奉南滿兩路之魚貫上車。優劣相去。不啻霄壤。二等車價。盧布四元九角五仙。三等三元六角五仙。二等車設備。均於京奉頭等。每室四席。席如榻形。覆以厚呢。一人臥之。甚爲安適。惟法定每席須坐二人（頭等則一席一人）耳。

▲十一月十五日。陰而風。早一時半。至江家灣。四時至石頭城子。七時至雙城堡。腹飢甚。欲購食物。車中無有。卽

茶水亦須下車自覓。足見俄治之腐敗矣。十時半至哈爾濱。自長春至此計行二百二十二俄里。折合華里四百四十四里。沿途車中亦有警兵二三人。荷鎗巡視。怒目逼人。回憶夏間漫遊粵桂。乘珠江輪船。船置衛兵。荷槍實彈。防劫匪。余與友人笑語。謂爲武裝商輪。而昨今所乘火車。復有警兵衛護。形式且視珠江商輪加嚴。又可名爲武裝火車矣。天下事無獨有偶。信然。此地爲中東鐵道幹路第一大站。東距海參崴計長七百三十俄里。去中俄交界之五站地方。實達五百一十二俄里。下車寓道裏大通旅館。午膳畢。偕烈夫乘馬車赴濱海關署。訪侯監督。聞人云在公館。復至日商協和洋行。候私宅也。晤總務科長王錫瀛。云侯君去京已五六日。署務由伊代行。當出往復財部暨鐵路交涉局文電相示。結果卽護照刻難辦到。寒暄數語。卽行辭出。便道至吉林鐵路交涉總局。訪阮被之。鄭介民及傅某。阮傅均外出。鄭謂出境護照往海參崴者。由吉局辦理。赴西伯利亞者。由黑局辦理。現在中俄交涉。未經解決。恐難辦到。並云俄領此次強項。爲從來所未有。且嘆息曰。此實關於國力之強弱。日俄交涉。俄領唯命是從。卽對韓人亦加優待。可見亡國奴之不可爲而可爲也。話畢返寓。茶役進晚膳。余以病後長途旅行。聞見又皆傷心事。神疲氣促。食不下咽。倚榻而臥。腦痛心燥。頭岑岑至不能舉。若大病將至者然。

▲十一月十六日晴 住哈爾濱。早六時半起床。身體軟弱。甚不舒服。膳後王錫瀛來報謁。談數語卽去。當卽發電財部。告以護照難辦。請示行止。旋偕烈夫赴吉林交涉局。訪阮被之。適渠走訪余等。道相左。候半時始歸。阮名志光。籍江蘇奉賢。趙正平之好友也。稍敘寒暄。卽驅車偕遊道外。哈埠地方。界以鐵道。內曰道裏。爲中東鐵道附屬地域。行政各權。操自俄人。實同租界。外曰道外。爲濱江縣轄境。山東土人麇集其間。道外馬路寬坦清潔。警察形式整齊。

建築亦多西式。實較道裏皆勝一籌。余遊中外雜處地方多矣。如北京一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域。整齊清潔。絕無華街之污亂。如天津漢口九江上海杭州廣州諸埠。華街租界。尤有天淵之別。今觀哈埠。道外竟視道裏爲優。寧非大幸。余恆持論中國與他國競爭。實多不逮。與俄競爭。可望優勝。徵之於此。益信。又清時俄商多在哈埠設公司。以機器製麵粉。厥後經營失利。漸將機器售與華商。故現今製粉事業。華人實執牛耳。亦華人優於俄人之一證也。糧台街一帶。爲豆油行雜糧店薈萃之區。概華人所經營。資金各數萬十數萬或二十萬元。振興機器廠亦在其間。廠係股分公司。資本二十萬元。創辦人周文貴。恆斫指誓成此功。現有機器房二間。熔鐵爐二座。工役二百餘人。能製江輪及鐵軌。規模成績。皆哈埠實業公司中之有數者。嗣折至松江輪船碼頭。眺望江景。江已封凍。不能駛船。冰光與斜陽相映。遠峯與近村屏列。風景殊佳。足供遊賞。復曲折散步市街。商廛櫛比。貨物雲屯。繁盛之狀。埒於奉天。被之語。余曰。纔經各地地皮。十年前畝值數元或十數元。今則四五百矣。傍晚始返。甫入道裏。風揚馬糞。令人掩鼻。守望警察。多爲華人而俄制服。余甚異之。卽詢被之。謂爲歐戰起後。俄國軍警。更番調赴前敵。補充皆取自華人云。晚膳後。與被之談哈埠情形。至十時。阮始辭去。

▲十一月十七日晴 住哈爾濱。晨起頭痛如刺。靜坐稍愈。早膳味如嚼蠟。屢食屢止。飯畢。偕烈夫至被之家。邀觀道外農產貿易信託有限公司。公司資金二十萬元。以買賣定期農產物（豆麥雜糧之類）爲事實。卽日本之取引所。規模頗宏。營業場之設備。中設廣庭。四周懸黑板。爲各競買競賣者自由書價之用。項目種類。皆有定式。書滿則易一板。公司司事就板所書。類載於冊。以資比較。買入擇價低者。賣出取價昂者。聞之被之云。自有此公司以來。農

民食惠頗多。一可預賣農產物。爲資金之活動。一免外人短價卡買。受價格之損失。理事長爲牟平子衡。哈埠總商會會董也。理事三一上海黃爲鈺。一山東王不煦。一奉天白一震。遊覽畢。至五香南飯莊。用午膳。余口苦無味。僅食少許。旋又縱遊街市。且行且談。午後三時始返。此地出口大宗。爲糧食豆油。而魚類毛皮。人參三項次之。商業牛耳。魯直人執之。金融特權。俄國銀行操之。官署收支。商民交易。皆以俄國盧布（土人呼爲羌洋或俄帖）拆算。華幣流通極稀。此至可痛之事。盧布在歐戰前。價格恒在華幣上。有時華幣百元。僅能換取盧布六七十元者。今則停止兌現。盧布價落。每一千元。祇值華幣五百元左右。夜十一時。以財部回電。尙須期日。坐待無聊。藉遊消遣。乃偕烈夫搭中東火車。往遊龍江省城。鶴立車站。候至一時半。車始開。朔風嚴寒。實苦煞人。此間旅棧。每騙旅客早赴車站。以便房空。接住新客。奉天長春皆如是。似此惡習。警官宜加相當取締。以利旅人。泊淮站門。門役向乘客索俄幣一角。名曰碼頭錢。不予則阻不得進。上車之擁擠。同於長春。俄站毫無秩序。其腐敗情形。較吾國有諸鐵路。猶甚十倍。自哈爾濱至昂昂溪。二等車價。盧布六元九角。

▲十一月十八日晴。上午四時半。至對青山。俄人擬於此處築一鐵道。直達瓊瑋。歐戰未起以前。聞曾向我政府要求。尙未承允。過此沿鐵道所見。皆莽莽平原。一望蘆葦。厥土黑壤。肥沃可耕。其人烟稀少。土地荒蕪。較由奉天至哈埠沿途尤甚。南省日憂人滿。胡不結隊來茲。爲一己墾田致富。爲國家足民實邊。兩利俱存。願我南人奮起圖之。十一時半。抵昂昂溪。自哈爾濱至此。計行二百五十三俄里。合華里五百零六里。由此換乘輕便火車。赴齊齊哈爾。卽所謂江省商辦齊昂鐵道是也。二等車票小洋一元三角。路僅四十華里。車價竟如此昂。亦中外商業競爭。華商

失敗一原因也。十二時五十分抵齊齊哈爾車站。站傍軍警林立。軍樂震耳。蓋江省文武長官蒞站歡迎黎大總統像片之盛典也。自哈爾濱至此。共行五百四十六里。下車寓老官醫院胡同迎賓旅館。少息。出遊街市。商民懸旗結綵。士女填街塞巷。皆歡迎總統像片之表示。足見邊氓傾向中央之誠。中央當如何爲之裕生計。謀幸福。嚴交涉。使獲長養子孫。不受外人魚肉欺侮也耶。至南大街。爲卜魁（江省土名）第一繁盛地。商廛整齊。皮店尤多。至城內。城爲方形。關東西南北四門。督軍署省長署（門牌猶將軍巡按使）財政廳警察廳菸酒公賣局官產清理處。電報局。郵政局。羣居其間。民宅甚鮮。而高等地方兩審檢廳交涉署。龍江道署。省教育會。師部旅部各機關。尙居城外。街道頗具條理。且寬坦。惟馬糞塵沙積厚盈寸。步行沒履。求如北京華街之清潔。亦不可得。不識警察所司何事。市面通用貨幣。有官帖市帖羌帖三種。官帖爲江省官銀錢號發行。價格同現貨。市帖爲廣信公司（原爲官商合辦。嗣改官辦。資金六十萬元。現有財產千餘萬元）發行。價視現貨稍低。羌帖一圓兌官帖五角三分。兌市帖七角二分。公署收支。商民交易皆紙幣。鮮見現貨。入夜頭痛劇甚。飲虎骨酒少許就寢。流濃汗數次。衣被皆濕。

▲十一月十九日晴。晨霜如雪。住黑龍江省城。早七時起。頭痛如昨。舌苔厚而黃。詢茶役幾時開車赴昂昂溪。答稱早八時。亟僱馬車往車站。至高審廳前。行人謂車已開。且日祇一次。乃囑馬夫駕遊環城近郊。途經江浙會館。烈夫入詢彼同鄉陳藜青住址。門者謂詢經理始詳。遂至電燈局訪無錫秦曙邨。其人老邁。和藹可親。留余等早膳。復導訪交涉員范其光。囑以私人感情。向俄領辦護照。范答竭力爲之。折至大興昌旅館。晤陳藜青昆季暨孟正諸君。陳曾官財部僉事。居此辦墾。獲利甚豐。旋送余等返迎賓館。江省放債。利率極高。通常月息五分。有八九分或一成。

者。借債必須抵押。債額不得過押品所值總額二分之一。余意內省熱心作官之流。不惜鉅金運動差缺。若輩目的。無非剝民肥己。欲作富翁。苟能舍彼卑鄙齷齪之官僚滋味。集鉅資來東省。墾荒放債。坐致鉅富。不第人格高尚。消受精神上之幸福。而從政人物。亦可減去多少罪惡也。

▲十一月二十日陰 住黑龍江省城。早七時。范交涉員來電話云。俄領而稱出境護照。須經駐京俄使批准。能否長期以待。當復以急須返京。改道陝甘。此次俄拒我國官商往俄。或假道赴新。以我禁止俄招華工。藉圖抵制。而我禁俄招工。實以德奧抗議。並非厚恤華工受俄虐待。始終皆處被動地位。蓋俄招華工。用赴前敵挖壕築營壘。不啻一種工程隊。德奧謂我加入戰鬥。破壞中立。政府屈於勢。遂禁華工赴俄。然政府對於國民出國。素無稽查法令。與專吏。若他國國民出國。須持政府護照。由國境地方官吏查驗放行也者。天津上海大連青島廈門九龍諸租界。租借地。國民得自由出入國境。無論已。即陸路國境各埠。亦可自由出入。故禁華工往俄。事實上殊無效力。彼有中東鐵道。自由輸送。官吏莫敢檢查。又有奸吏莠民。爲之暗中招致。故禁者自禁。往者自往。將來德奧質問。或難倖免。誦弱國無外交一語。爲之悚然。早膳畢。黎青之弟來館。導遊公園。萬木扶疏。亭榭三五。若在夏時。度可觀覽。暖花室一間。煤氣薰蒸。不能駐視。公園後方。即俄國領事府。亦有公園。修飾整齊。勝於華有。環覽畢。步行至賈家樓中膳。

▲十一月二十一日晴 早七時。乘馬車至車站。站距城可十餘里。須四十分鐘始達。八時發齊齊哈爾。九時二十分抵昂昂溪。沿途荒原廣野。已闕者不過十之二三。中東火車。經昂赴哈。日祇一次。又在夜間。向無一定鐘點。因住站傍德興盛旅館候車。膳宿日亦小洋八角。招呼與清潔。皆遜迎賓。入夜九時。西伯利亞赴海參威火車到站。即購

票登車。俄人自與我締喀西尼密約。其勢力彌漫關東三省。突飛進步。洎光緒甲辰。戰敗於日本。乃退縮長春以北。時人所謂南滿勢力範圍屬日。北滿勢力範圍屬俄是也。日人之在南滿。潛滋暗長。橫有永作主人翁之妄念。俟另論之。茲不詳。而俄人之在北滿。雖以其政府腐敗。未有立任主人翁之實力。然所扶植。亦未可輕易視之。除假保護鐵道之名。沿途駐軍設警。實行武裝鐵道外。茲大別爲四類紀之。其一土地上之勢力。中東鐵道（舊名東清鐵道）在黑省境內。共佔土地十二萬六千餘响。（一响爲一萬六千畝）吉省境內。共佔五萬五千餘响。合計一十八萬一千餘响。其二鑛山上之勢力。俄自中東鐵道告成。藉口需煤。要求採掘鐵道附近煤鑛。清廷猶未之允。彼遂自由開採。並及他鑛。其在黑省。則有達寶諾爾煤鐵鑛。硯山石灰鑛。吉拉林金鑛（此鑛現已收回）其在吉省。則有杉松屯頭道溝。官街等煤鑛。至沿路土石。尤恣意採取。不顧我主權。厥後清廷知已無可挽回。遂許與鐵道沿綫兩方三十華里以內鑛山之採掘權。其三森林上之勢力。俄當築路之初。所需木料。類皆就地取用。吉黑兩省森林。凡在鐵道經過之處。胥被伐採垂盡。如吉思汗站、雅克山站、呼蘭河、札敦河諸地。森林面積。合達二千數百餘方里。入民國後。又強伐吉省石頭河、高嶺子、一面坡、黑省火燎溝、皮洛札敦河右岸諸地森林。其面積亦千餘方里。其四航業上之勢力。當築路之初。藉口運輸築路材料。攫去我松黑兩江之航權。迄今兩江俄輪。計百餘艘。如伯都訥、哈爾濱、米瓦伊羅舍邁、過富斯卡雅、松花江、吉林省城、黑龍江、烏蘇里江、五棵樹、西浪河、老少溝、烏拉街諸地。皆彼起卸要埠。綜上四端。俄在北滿勢力。實非可侮。惟望政府與我國民。早籌抵制之策。以消隱患而固邊防。

▲十一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十時。過松花江橋。抵秦家崗。仍寓大通旅館。譯閱財部回電。已准取道陝甘往新。擬

今晚返京。旋據賬房報告。由哈赴長。每週禮拜日禮拜三禮拜五三夜。皆小票車。只有三四兩等客座。不掛頭二等車。乃改明日起程。傍晚至被之家。請其戚蔡熙洪診病舉方。蓋連日頭痛心熱。不能不向醫藥上討生活也。哈埠實業。前記振興機器廠。與農產信託公司而外。堪紀述者。又有二家。一爲商辦福裕和皮靴廠。俄國軍民。終歲皆着皮靴。我國商民。近亦競相倣效。惟俄製者。上等每雙須銀四五十元。次等亦二十餘元。普通商民。實無購買力量。民國元年。華商福裕和設廠製靴。堅韌過於俄貨。價值又較低廉。華人固極端歡迎。俄人亦爭來購。因獲鉅利。越明年。更添購美國機器。增加股本十萬（共二十萬元）。營業益形發達。近三年來。獲利已達三十餘萬。今年以歐戰影響。原料價格。漲二三倍。表面觀察。似無利益。而俄國前敵訂購。價較常年倍增。預計利益。仍可望獲二十萬元。二爲官辦製革廠。北滿盛產皮張。以無專廠製革。多爲外人收去。製成熟貨。運來售我。一轉移間。漏卮甚鉅。民國四年。朱慶瀾任黑省長。籌資二十萬元。來哈設製革廠。製出之皮。外表不遜洋貨。惟作皮靴。容易透水。以故銷路。僅至鞋鋪。未能暢銷。此因資金不敷周轉。用硝以求速成。（用硝三月即成。洋貨須經九月）皮一見硝。無不透水。該廠總理具言其故於朱。朱去黑時。又爲籌股二十萬元。改按西法製造。現在出品。不讓洋貨。價值亦廉。各皮靴店。爭相購用。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將來發達。殆未可限量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晴。上午十二時。發哈爾濱火車。向西南行。下午十時。抵長春。以南滿南行晚車。已開。不能前進。寓日商西村旅館。候明日早車。旅館膳宿。人日二元。此間車站以內。禁止華人旅棧茶役。前往接客。視爲日人獨占事業。喧賓奪主。賂之傷心。弱國民。卽被苛待如此。亡國奴。更不識成何景況。邦人其重思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長春。火車向西南行。昌圖、公主嶺、鐵嶺、三大站。皆有食堂。出售飯菜。乘客便利。倍獲俄車。下午四時抵奉天。呼搬運夫將行李運送京奉站。候赴北京火車。此行係由哈購至北京通票。票面書亞東遊歷票。無須下寓旅館。經過磅購票種種繁瑣手續也。候車室中。遍粘南滿安奉京釜各鐵道開車時間表。與其必要佈告。關於京奉應有各件。遍覓不獲。以中國車站。呈如斯狀況。掌路務者。亦太尸位而無恥矣。奉天縮四達之會。控東省之衝。乘安奉火車。東南至安東一百七十英里。七時三十五分可達。由此換乘京釜火車。可貫朝鮮入日京。乘南滿火車至大連。二百四十八英里。十一時十分可達。由此可航海輪走青島往津滬。入夜九時。有車開赴山海關。登車未幾。即沈沈入睡鄉矣。循南滿鐵道上下。有特殊之現象。為各省所僅見者。厥為錢莊錢鋪之多。奉天省城西關內外。聞達六七十家。而各車站附近。亦無地不有此類招牌。接觸眼簾。詢其營業。皆為買賣各種貨幣。蓋本國既有大洋小洋各鈔票官帖。與營口爐銀之別。而外國又有俄國盧布與日本金票鈔票之分。（日本金票流通東省者。除日本銀行日鈔不計外。朝鮮銀行六百萬元。正金銀行四百萬元。現皆不祇此數。鈔票俗呼銀票。又名牛莊票。正金銀行所發行。與各通商口岸諸外國銀行所發銀元票相同。定額一千萬元。據最近調查。已發五百八十三萬七千元。）中以日本與中國各項紙幣暨現貨三者間之交換。為最複雜。以安奉南滿兩鐵道及其附屬地域。均須使換日本貨幣故也。邇者日本紙幣。既逐年增發。中國紙幣大受影響。迭見恐慌。彼此金融勢力。既消長異勢。而此中兌換。尤有不正當之利益可圖。故此項營業。日趨發達。而東省金融。遂益不堪過問。

▲十一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十時抵山海關。換車折西偏南行。下午五時至天津。折北行。八時抵正陽門東車站。

此行往返。共程六千六百九十一里七分。下車寓西河沿金台旅館。房飯每人每日一元五角。菜銀除外。電詢曾孝煇。知淮君已來京。寓燕台旅館。偕烈夫往訪。談至十二時始歸就寢。而頭痛心疼。舊疾增劇。展轉床褥。終宵未能成寐。政府議關連山灣爲軍港。余兩經其地。皆自車中取遠鏡視之。爲稽羣藉。成連山港志一篇。以饗世之研究軍事地理者。港位京奉鐵道連山站南三十華里。係葫蘆島環抱而成。一名葫蘆灣。葫蘆島名。始見全遼誌。明天啟中。鹿繼善。孫承宗。輩。巡視海隘。嘗至是島。明季關外用兵要地也。島長六華里。由西北向東南。微作罄折形。北銳南廣。而中狹小。斜峙海中。形同葫蘆。島名本之。四周皆山。極高峯約達四百英尺。其距海岸。有沙岡直由太陵入海。接近島之北端。若繩之繫葫蘆頸。然是岡可斷海潮。名曰斷岡。斷岡北面接島。南部向裏環抱。成大海澳。澳水中淺多灘。潮落卽成陸地。無開港之價值。島南盡處。卽葫蘆嘴。由嘴循島西南岸。迤西北至獅子頭。卽島中部突出處。再由獅子頭向北繞山角。迤北西轉。接於斷岡。成灣環狀。是爲葫蘆套。斷岡中部向南作罄折形。接連突出之山。爲半拉山。山之西海中湧石崖。卽高粱梁山。梁與獅子頭東西峙立。作環抱形。其中卽現擬開港處也。地居營口秦皇島中間。又近京奉鐵道。關爲軍港。不第軍事便利甚多。卽商業亦足握全滿轉運機關。以補營口之未逮。前清光緒三十四年。美工程師曾詳測該港。綜其要點。大別爲三。(甲)水量。高粱梁東一段。潮落時水深二丈六尺。獅子頭迤南一段。潮落時水深二丈八尺二寸。(潮漲時約四丈左右)極大輪船。皆能自由出入。(乙)冰期。港中氣候。視秦皇島較和暖。結冰時。水深處。只有冰漸隨波上下。凍封處。只近岸淺水地方。若用碎冰船排刷。嚴冬寄旋。亦無阻碍。(丙)位置。自此赴奉天。較大連近六十英里。較秦皇島近百英里。若由錦州築一鐵道。北經洮南。齊齊哈爾。踰興安嶺。以達愛

彈。北滿貨物。將皆由此出口。散佈津滬。執此三點觀之。欲於遼東灣內。覓軍港及通商良埠。無有逾此港者。惟開港前。預須計劃二事。(甲)築水堤。港口南向而寬闊。入夏西南風起。則波濤洶湧。不能寄碇。必於港口築堤一道。船舶方能穩碇。工程師秀斯相度地形。先擬自高粱梁起。向南修出二千尺。轉向正東。修出一千七百尺爲一段。東由獅子頭起。向南修出一千八百尺爲一段。兩段交錯相迴護。嗣改由斷岡起。繞半拉山高梁梁。東至獅子頭對面。修曲堤一道。長五千英尺。預算泊輪四艘。修堤經費。約需英金四十萬磅。(乙)築鐵道。港距連山站三十華里。須築枝路連絡。據工程師秀斯勘測。由斷岡起。循海岸。迤西南至望海寺山麓。沙坨雖多。施工亦易。填築海灣。亦僅數處。自望海寺折向西北。經山城子長帳房諸地。間有山岡。起伏均不甚高。過此至連山站。皆屬坦途。路線既短。需款無多。較修水堤尤易也。

▲十二月四日晴 住北京。今日服藥兩帖。病勢仍平平。身體極軟弱。是殆兩旬以來。帶病爲長途旅行。勞頓所致也。歟。上午十時。王血痕來。謂余頭痛。恐係室中燃煤。門窗緊閉。煤氣薰蒸。空氣不良所致。曷往遊雍和宮。藉吸新鮮空氣。余甚然之。乃僱車同行。經北海鐘鼓樓。出後門。至宮前。有牌坊三座。巍然屏峙。牌樓之東。有日人庚子拳變之紀功塔。吾人視之。直一國恥紀念耳。正凝盼間。忽小沙彌二三人來。謂余輩曰。先生入內瞻覽乎。僧等願爲嚮導。余喜其稚憨。笑諾之。尾之行。進昭東門。至正殿。額題雍和門。殿外銅鑄狻猊一對。高約丈餘。古色斑斕。至足鑒玩。循西垣入。至第二殿。曰雍和宮。殿前有一方亭。中建乾隆御撰石碑。字迹頗難辨認。第三殿曰永佑殿。神座下列僧冠數十。形若巨蝦。令人生奇異感想。第四殿曰法輪殿。第五殿曰大佛殿。中塑金身如來一尊。聞係沉香獨木雕成。第六

殿曰綏成殿。各殿皆有刺嘛司鎖鑰。非納遊資。不能啓視。此處若加修葺。點綴風景。亦一幽靜公園也。導者小沙彌告余曰。法輪殿東偏殿中。有歡喜佛。先生往觀。尤多趣味。惟遊資較各殿皆昂。余異之。隨而往。啟扇入視。中有金佛五尊。佛之下部。蔽以黃綾。余強喇嘛展以視。不之應。且呈不豫色焉。余甚疑異。乃力疾躍而升座。強啟視之。則一雙歡喜佛。裸體偃抱。淫態穢容。極其逼肖。坊間誨淫之春畫。尙遠遜之。余與血痕皆呼咤咤怪事。覽畢出殿。乘車歸寓。壁鐘已鐺鐺三下矣。

▲十二月五日晴大風。住北京。昨日遊雍和宮。疲勞過甚。睡至深夜。頭忽大痛。較前增劇。今晨雖略愈。猶憊不能起。以定明日啟程。急須服藥。挨至傍午。奮起飲食。中心則戚戚然也。九時。淮君來。謂准明日南歸。約同行。自京赴新。計有三道。第一取道西伯利亞鐵道。甚爲便捷。四十五天可達。第二經由張家口歸化城外蒙古古城子。是爲商道。平坦好行。取給惟艱。第三遵由陝甘哈密。是爲驛道。取給較便。道甚崎嶇。行程所須。同於商道。均非三月莫辦。今第一道既被俄使拒絕。護照簽字。末由通過。第二道歸綏蒙匪猖獗。不能經行。明日出發。屬第三道。自忖病骨殊難支持。幸平生冒險精神。及好遊天性。差足勉強與病魔宣戰耳。

▲十二月六日晴。上午十一時。扶病乘京漢車南行。頭昏目眩。精神疲乏。淮君烈夫皆爲余慮。余自忖尙覺無甚緊要也。淮君在車中爲長律二章。貽余與烈夫。詞意纏綿悱惻。不忍卒讀。詩之感人。之深。竟如是耶。下午二時半。過保定。五時過石家莊。十時五十分過彰德。沿途情狀。具前北上日記中。

▲十二月七日陰。上午一時半。過黃河鐵橋。二時二十分抵鄭州。計行一千二百七十二里。與淮君握別車中。相

視無言。殆隨園詩云無言便是別時淚也歟。下車寓第一賓館。八時早膳畢。赴汴洛車站候車。汴洛鐵道爲隴海線中之一段。係比公司借款築成者。十一時半開車西往洛陽。二等車價二元九角。三等一元五角。三十里鐵爐。三十里滎陽。四十里汜水。鐵道左右上古穴居。時觸眼簾。中原昔號文明。今猶有此。足見社會進化之非易也。汜水之西爲虎牢。又西爲成皋。中經硤道。卽古鴻溝。楚漢於茲分界。爲歷史形勝必爭之地。四十里鞏縣。漢陽兵工廠。在站西北約十里。有枝軌達之。建築規模甚宏大。能製步槍與各種彈藥。現正準備開工。當洪憲陰謀帝制之時。深恐滬漢兵工廠易爲反對黨人所有。特於豐沛故里。慘淡營茲。潛圖抵制。未睹成工。已遭天殛。一世奸雄。又安在哉。四十里洛河鐵橋。橋工堅壯。河廣而淺。帆船如織。憑窗遙望。宛有南方內河風景。過橋卽黑石關。以在洛河黑石渡西故名。其地寬坦。可駐大軍。四十里偃師。城在道南。福中總公司。位城之西。河南最大煤公司也。四十里義井鋪。首陽山在焉。迤西分金溝。有管鮑分金台遺址。又西金塘城故址。鐵路穿城基而過。四十里洛陽。計行四百三十五里。時已下午五時五十分。車燈皆燃煤油。通過山洞。暗黑無光。頗令人悶。天候已寒。又無汽管。放熱溫室。乘客多懼冷氣逼人。此皆設備上之缺點也。沿線地勢。自汜水迤東卽有土阜。疊爲起伏。故鐵道工事。遂多鑿山通道。汜水至黑石關。中間穿洞計十有一。其他劈山行車。兩岸壁立如削之處。更僕難數。下車寓東關第一賓館。簡陋不堪。直同黔桂伙鋪。

▲十二月八日晴 住洛陽。洛陽爲周漢帝都所在。史書古蹟極多。早膳畢。偕烈夫馳赴各地遊覽。藉徵書傳。至洛陽橋。橋去東門甚近。額曰鞏固藩垣。滿列攤商。行人擁擠。土人稱爲最繁盛地。旋折入城。街道污穢。店鋪矮小。商務

無一可觀。道經宮城舊址。午門三楹。半就傾圮。出西門。敗瓦頽垣。荒涼滿目。穴居民族。到處有之。據土人云。居其中。冬煖而夏涼。較之瓦房。殊適氣候。故居民沿居不改。洛陽城因宋址。周九里。爲隋城之東南隅。書載古蹟。多未寓目。詢之耆舊。亦多未辨所在。城東扎馬營。城南關帝林。兩名勝。均以道遠。未往瞻覽。乘輿而來。竟敗輿而返。日間頭痛。較昨少愈。惟耳鳴如蟬。傍晚僕人陳順來說。潼關以西多匪警。西安來客皆苦之。匪與兵通。故不懼捕。余漫聽之。仍准備明晨前進。河南田賦。均沿清制。大別其弊。約有四端。(甲)經界紊亂。地畝不明。豫省田地。向有大地小地之別。造報則用大地以合戶冊。徵稅則用小地以取利便。大地一畝。究由若干小地折合而成。漫無稽考。歷年報墾停豁。爲數復多。現在全省地畝。實共若干。究不能知。(乙)冊籍紛繁。報據無由。豫省田地。本有魚鱗清冊。屢經兵燹。蕩然無存。今所用者。全恃糧冊。是項糧冊。係由習慣而成。其間或地多糧少。或糧少地多。甚至有糧無地。有地無糧。飛灑影射。比比皆然。(丙)稅率懸殊。負擔不均。豫省田賦。雖以畝計。然輕重不等。至多有每畝稅銀二錢一分餘者。(例如滑縣民地)至少有稅銀僅止一釐者。(例如內黃之馬場地)實則稅重者。地未必皆肥。稅輕者。地未必盡瘠。(丁)銀錢並征。虧耗至鉅。豫省丁漕。向分銀莊錢莊。(征錢十六處。征銀八處)又有或銀或錢。或大糧完銀。小糧完錢。而省會附近與交通便利之區。大都納錢。近受紙幣影響。銀價陡漲。公家受虧。已不下百數十萬元云。

▲十二月九日陰。下午晴。上午五時半起。早膳畢。赴洛潼車站。購赴觀音堂車票。二等車價二元二角。三等一元一角。七時十五分開車。西行三十五里。磁礪鎮。東有漢丞相朱買臣神道碑。神字以下沒入土中。三十五里。新安縣。城倚山建。鐵道沿澗水北岸。逕城之南門。城東半里。卽漢函谷關。昔爲形勝之區。今餘頽垣數楹而已。關後數十武。

突起小山。頗據形勢。上繞石垣。望若城堡。中建亭台。土人稱爲雞鳴望氣台。故址。火車甫停。新安知事某來乘車。赴鐵門辦案。坐四輿。擁護衛。二簷紅傘。旖旎前導。腐敗情狀。無殊清也。鐵道過此。沿澗水北岸行。三十里。鐵門。東南有棋盤山。相傳爲王喬爛柯處。四十里。石河。三十里。澗池縣。城西數十武。有石碑。上刻秦趙會盟處。二十五里。英豪。二十里。觀音堂。爲海蘭鐵道已成者。最西之終點。下車。寓第一賓館。計行二百一十五里。洛潼亦借比公司款築成。現爲海蘭一段。沿線地勢。平坦居多。僅函谷關西。有山洞一。觀音堂東。有鐵橋一。枕木有以鐵棍爲之。取堅緻。與抑木少。與尙未詢悉。車中設備之缺點。車行速度之遲緩。同於汴洛。自鄭州西至觀音堂。業旅館者多鄂籍。站站有人接送。幾與清時寧波人。獨占信局。山西人。獨占匯莊。後先爭美。亦殊觀也。

▲十二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乘轎車發觀音堂。向西行。觸目坡坨。鮮見田野。十五里。駕車嶺。十里。硤石。唐於此置硤石縣。其東硤石嶺。卽南北二嶠餘支。懸崖絕壁。升降極艱。車甚顛播。晉敗秦師於嶠。其道在南。曹操始開北道。卽今澗池。陝縣間驛路。五里。廟溝。二十里。張茅。午尖。（北人呼中膳曰午尖。）市民百餘家。附近居民六七百戶。有郵政分局暨巡防隊。宛然大鎮市也。十里。衛店嶺。北通三門邨。禹廟在焉。三門者。黃河中間。有磊石。截水爲三流。水誌稱爲人門。鬼門。神門是也。十里。磁鐘鎮。其東峽道數里。兩岸高達八九丈。車行其中。不見夕陽。市民數十家。有郵寄代辦所。駐防軍一連。住。是日行七十里。沿途巨石林立。山勢雄峻。車行艱阻。無可爲喻。聞諸耆舊。清道光十八年。光緒九年。皆曾削頑石。闢新路。無如重車動。踰千觔。碎磅旬。移時又磊砢矣。有地方之責者。幸時籌修。以惠行人。

▲十二月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磁鐘鎮。向西行。山道崎嶇。十五里。橫渠集。十五里。陝縣。途遇青海王公入覲年。

班大隊塞途。陝縣爲周召二公分治之所。春秋虢國地也。城中甚荒涼。商務皆在城南二里南關。有關門二重。橫亘大道。出關行峽路。兩岸壁立。類磁鐘迤東二十二里。橋頭溝尖八里。溫塘有二土堡。林木頗多。近山有溫泉可浴。泉水出山卽冷。十五里大營村。亦有土堡。入東門。出北門。高原平闊。北臨黃河。渡河卽山西轄境。二十里。曲沃鋪。二十里。靈寶縣。住。是日行九十五里。靈寶漢宏農郡宏農縣地。今城門猶以古宏農爲額語。城中頗有商務。土產以棗爲有名。旅店概在南關。

▲十二月十二日晴。午後陰。上午五時發靈寶。皓月當空。光耀如晝。二里渡恆農河。卽唐潞水。朱溫逼昭宗東遷。過此水時。僅餘小黃門十餘人相隨。河西卽古函谷關。關上有老子騎青牛塑像。關前有關龍逢墓碑。月下未睹。詳細入關門。行峽道中。兩岸危峯高聳。有達數十丈或百丈者。盤曲如羊腸。險要視新安函關道百倍。眞絕塞也。二十里抵沙河。始見平野。渡沙河卽稠桑。虢公敗戎於桑田處也。過此仍行峽道。兩岸雖高不及前。而仰視天空。仍寬不及丈。二十里達子營。尖飛塵障天。目爲之閉。過此以西。道漸平坦。二十里闕鄉縣。地勢展開。成小平原。征人至此。如出重險。心神爲之一快。城中亦寂寥。城西有關。商賈雜居之踰關。又行峽道。二十里盤頭鎮。宿。是日行八十二里。遠則相當百里云。余旅行河南。遍東西南北。視察所及。有最可研究者二事。卽河南政治現狀。帶特殊色彩。河南人民。立於軍政之下是也。其一濫用軍法。各縣知事。皆加軍法課員頭銜。驟睹之。不解所謂。詢之當地政紳。則云此袁氏之流毒。取便殺人。夫軍法較普通刑法加嚴。專用以治軍人犯法與普通人犯軍法者。豫民果凶頑強悍。非武健嚴酷。不足勝任愉快。有懲治盜匪法。儘可適用。何必軍法爲。戰時或可說也。方今秩序回復久矣。國人通病。又好濫用。

職權。今假知事以特種權威。是獎勵之以草菅人命也。而去軍民分治之高調。益背道而馳。更無論矣。其二警政不修。各縣城邑與大小市鎮。皆駐軍隊。稽查行旅。嚴密如戒嚴時。苟無中央或該省高級官廳護照。而又對答不稱旨者。則傾箱倒篋。一一檢查。且乘便攜貴重物品以去。夫保護安寧。稽查行旅。皆警察所有事。純屬民政範圍。除戒嚴區域外。軍隊無須過問。今河南皆代以軍隊。殊不可解。以財政困難。莫能辦警察與。養此多數軍隊。獨不需款耶。余不識豫省軍民長官。是何用意。而驅此無數荷槍佩劍之怒目金剛。以威嚇一般小民也。

▲十二月十三日晴。以欲睹華陰廟古蹟。上午四時。即發盤頭鎮。月明星稀。寒風拂面。雞聲悠悠。遠從四野而來。與車聲相酬答。車夫復時發口號。彼此策應。余乃正襟危坐。莫敢假寐。舉目四望。以備宵小。此月夜旅行情狀也。車行峽道。路尚平坦。十里。十里鋪。有澗河。即酈注之全鳩水。水東有戾太子塚。夾岸有田野。過此又入峽道。十里。闕底鎮。古闕鄉縣治也。稍見田野。復行峽道。十五里。金陡關。入陝西境。出關行下阪峽道中。狹而盤曲。勢甚險阻。五里。潼關前。始稍平闊。關後枕秦嶺。前阻黃河。歷史上著名形勝地也。河廣而淺。車可涉渡。河中有風后陵。今失所在。惟餘風陵渡名。北岸即風陵司。清時由陝西設風陵渡巡檢。主船政。今裁廢。漢楊震墓亦在關前。自觀音堂至此。道途險峻。嶺壑相間。鐵道工事。甚形困難。聞峽石張茅四十里間。工費已估一百萬元云。城中商業繁盛。所製醬菜。尤爲北方有名。官廳有潼關常關監督署。鎮守使署。潼關縣署。尖於第一樓。烹食黃河鯉魚一尾。味同南產。昔人所傳。殆虛語耶。城中東隅麒麟山。形勢高聳。園亭叢建。名勝地也。出西門。道路平坦。惟多飛塵。傍有小渠。流聲潺潺。可聽。左文襄西征時。所植柳樹。時見道左。惟多凋殘不堪。五里。滿城鋪。五里。楊橋鋪。三十里。華陰廟。住。是日行七十五里。其

遠實當九十里。華陰廟爲歷代祀華嶽神處。廟基廣三百餘畝。繞以石垣。廟內古木千章。扶蔬競秀。雅有可觀。正殿東北隅。有古柏一。標名秦柏。前院西偏。有青牛樹。相傳老子攜尹喜出關時。拴青牛於其上。二樹班文古秀。頗足娛目。碑碣林立。惟皆宋元後物。聞有漢西嶽華山廟碑。遍覓未見。度早斷爛耳。正殿之後。高大建築。推萬壽閣。計三層。棟樑皆數抱木材。同於正殿。非現代所易觀者。閣正對華嶽。憑欄遙望。殘雪滿山。亂峯入雲。懸崖欲墮。如在日本箱根之望富士嶽。後臨平原。一望無旣。槐柿柳柏。縱橫隴畔。若作阡陌。不啻一幅天然圖畫。視河南地勢之乾燥粗鄙。頑惡惱人。大有文野之別矣。廟前皆食物小賣商。甚囂而穢。廟中建築。復多頽敗。不無令人敗興之處。廟去華山極頂。尙有五十里云。

▲附陶保廉華嶽遊記 客有言太華之雄奇者。余羨焉。偕友往遊。以三月十三晚至岳麓雲臺觀。爲周明堂地。宋陳希夷隱此。西有顧亭林所建朱子祠。朱子曾奉主管雲臺之命。故祠焉。登閣視西峰。半出雲表。瀑布如匹練。次日乘筇輿至玉泉院。觀希夷洞。洞外鐫三大字。曰山蓀亭。入張超谷。經王猛臺。桃林坪。娑羅坪。曲折巉石間。飛泉怒號。奇峰駭目。望見大上方水簾洞。希夷峽。皆前明登山孔道。今則陵谷變遷。不復取道於茲矣。循十八盤而上。舍輿徒步。盤屋崎嶇。愈曲愈峻。距平地二十里。豁然開朗。爲青柯坪。坪當山半。山之勝至此得十之三四。其上益險。遊人率止此。顧不踰奇險。不得奇景。余心未慊也。日已暝。宿東道院。澗水爭澗。松濤四起。濟騰徹夜。如泛滄溟。望日之卯。短衣窄袖。鼓勇猱升。輿人前導。指示崖上回心石三字。氣頗餒。不數武。瞥見英雄進步四大字。氣遂一振。無何。陡壁阻人。中裂一罅。鐵索下垂。縋而上者。可千尺。曰千尺幢。出險得平地丈餘。復入壁罅。縋而上者。百

尺曰百尺峽。蓋水經注所謂天井也。從峽口度二仙橋。過媪神洞。至犁溝。危崖右削。剝石受足。倏高倏下。亘數十丈。下望如壁上蝸涎。余面壁側足。屏息曳踵。溝盡達雲臺峰。卽北峰也。詣真武祠。道人具蔬食。憑檻縱眺。翠峰羅列。白雲油然。須臾千變。午後至蒼龍嶺。則一線羊腸。橫嶺巔數里。如龍脊。前不見首。後不見尾。兩旁劍削而下。不知其幾千仞。導者告余曰。韓昌黎至此。痛哭不能下。戒毋旁觀。余潛睨左右。雲霧不起。風來體戰。遂蛇行而過。又踰數險。至五雲峰。當華岳中央。衆峰環拱。突起突落。重疊如蓮萼。此華之所由名歟。旋登雞冠石。磴道迂迴。盤旋空際。一步一曲。饒有逸致。入金鎖關。躋玉女峰。正對東峰仙掌。乃巖石崩墮。肌理呈露。文列如掌。好事者指爲巨靈擘山之跡。不足辨也。循馬槽谷。下降十餘丈。出谷底松林。掬雪和松枝嚼之。殊沁心脾。至東峰下。升降略憊。從者昇余上觀青龍池。秦昭王博臺。下峰入南天門。登聚仙坪。觀九節椽。鐵杵插壁。綴以狹版。其下羣石劍立。人跡不到。俯視石壁。鐫華山文約四字。大踰尋丈。曩固有徑可通。出天門。過玉柱峰。入於穴。石覆如廈。自隙上出。卽避詔崖。陡壁怖人。石溜浸履。華岳志載避詔崖三字。希夷手書。夫希夷旣遜。肯自表之乎。華山古蹟志多附會。余惟賞山勢之奇而已。傍晚登南峰。宿岳廟。據華岳之極。高於平地四十里。帶黃河而礪羣山。昨在山麓望西峰。插天至是。則抑然自下。有弗敢爭高者。須臾月出。天無片雲。俯視蒲阪。馮翊諸郡邑。都歸烟霧。羣峰露半。若沉若浮。夜分甚寒。披裘就枕。次日登落雁峰。觀仰天池。黑龍潭。循省身崖。至西峰。巨石裂而未墮。有類斧劈。詣蓮花峰。高臥片時。松風拂衣而醒。折北經二十八宿潭。復至五雲峰。午後下山。晚宿北峰。次日還雲臺觀。嘗陟險探幽時。兢兢業業。無或顛躓。至平地而輿人仆仆於所忽也。青柯坪以上。小險小奇。大險大奇。奇雲。奇石。奇松。殊形詭觀。不可

以物擬向非鼓勇直上。則交臂失之矣。甚矣天下事之不可畏難也。爰泐石絕頂仰天池之旁。大書曰。光緒庚寅三月望。商邱席裕駟。秀水陶保廉。吳江陳世昌同登。

▲十二月十四日晴 上午四時發華陰廟。月下過華陰縣城。未及入觀。三十五里渡敷水。卽敷水鎮。人烟繁盛。二十里柳子尖。二十里華縣城。西關外有碑峙道左。文曰。宋寇萊公故里。聞郭汾陽故宅在少華門內。三十里赤水鎮。住。是日行百有五里。鎮西卽赤水。有石橋九空。土人云。係周處斬蛟處。周江南人。足跡未至秦中。其訛耶。沿途平原廣闊。槐柳挺秀。麥地鋪青。景緻可人。橫道無數溝渠。皆引華山之水。灌溉田地。助盡地力。左侯柳亦夾植道傍。連續不斷。遠望如峽道然。其整齊處。視日本向島之櫻堤。猶饒趣味。自觀音堂以來。由甘陝運輸皮張羊毛之商隊。無日不絡繹於途。惜皆洋商。無華商。洋商以生貨去。以熟貨來。轉移間獲我鉅利。利權外溢。可勝慨哉。

▲十二月十五日晴 上午三時發赤水鎮。二十二里渭南縣。天猶未曙。城西南七里。有灰塹。周百步。高三丈。傳爲秦始皇焚書處。四十里零口尖。十五里渡戲河。有蘭相如墓。十里新豐城。漢高五年築以娛太公。今已非其故址。半爲麥地。甚形荒涼。惟西關外頗有商務。經過時值市期。行人塞途。城東南五里許。有鴻門堡。楚項羽宴漢帝處也。十二里驪山。卽藍田北幹。其麓秦始皇墓在焉。墓形下方上圓。如陵如阜。一里臨潼縣。住。是日行一百里。南門外有華清旅館。卽唐華清宮故址。爲臨潼官有財產。修葺於民國三年夏間。正屋一楹及廊房。皆宿旅客。溫泉則在左。傍別院。泉初出爲一大池。水如沸湯。池上神像。土人香火頗盛。繼爲一小池。溫和清潔。余與烈夫浴焉。復右行爲小池二。宛如鴛鴦並列。一溫一涼。土人指爲唐貴妃春寒賜浴處。拳匪之亂。變與西播。西太后浴於涼池。光緒帝浴於溫池。

浴室布置較清潔。初入時未及見也。有女浴池。在院左隅。別院後倚驪山。前望臨潼。正中爲正屋一楹。左傍有三小間。形同書房。俯臨水池。池中建二閣。架木橋通之。池外環以小溪。溪前架樓爲游廊。可通花窠、飛虹橋及其他亭閣。太湖假山。布置盡善。足供游覽。相傳唐溫泉宮、長生殿、集靈台。皆在其地。今莫辨其方位矣。壁間刻金人詞。有云。鞞鼓數聲。打通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蓋雅而紀實之作也。館外左傍有大池一。爲貧苦土人羣浴之所。附近商店數家。日常用品皆粗備。隴海鐵道大通而後。邦人必多來茲訪古。藉以浴身。當日趨於繁盛矣。

▲十二月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發臨潼。十五里斜口。二十里灞橋。橋長三百步。計七十二空。皆石爲之。相傳係唐尉遲恭監脩。兩端有牌坊。西曰西通關。隴楚漢相爭。楚軍灞上。卽此。十里灤橋。長不及灞橋。亦石砌。西端牌坊曰長樂要津。灞灤合流。下入於渭。過長樂坡。八里。西安東郭門。三里。長樂門。時甫傍午。近郊平野中。展土厚水深。秦中自古帝王州。真不誣也。城基廣大。略等北京。入長樂門。卽東大街。前爲滿城。辛亥之役。陝人燬之。建築市街。以賃商民。整齊寬敞。租界三里。住關中旅館。是日行五十八里。自潼關西至西安。道皆廣坦。鐵路工事。頗屬易易。道傍土堡。廣大而多。皆前清回亂時。居民築以自衛者。自觀音堂至此。計程五百八十里。飯後。偕烈夫往訪警察廳長南嶽峻。右嵩未晤。返寓。傍晚。南君來訪。談至十時始去。經年闊別。亂後相逢。蓋歡聚也。

▲十二月十七日晴 住西安。上午八時。南君以轎車來。迓余與烈夫。去署早膳。作竟日談。早膳後。往訪陳柏生督軍。晤於簽押房。其狀短小和平。頗知書法。時適爲人書壽屏。言論丰采。似非治世之良才。旋赴文廟。覽碑林。有碑四百餘種。老而佳者。惟多寶塔、玄祕塔、聖教序。坐位稿諸碑。餘皆宋元後物。或翻板耳。（景教流行中國碑。老而不佳。）

漢碑十三種。皆在褒城石崖上。魏碑新出土二種。聞書家言。尙爲佳本。亦在林外。某處適有拓本。因購漢魏隋唐碑十八種而歸。次遊皇城。城方形。廣約四百畝。爲有明秦藩所築。非古代物。現存太湖石一。餘皆草地。一天然跑馬場也。返警署。就南君午宴。同席爲烈夫陳百瀾景涵九瞿蕪衡姚綠枝劉定五桂漢臣盧藹吾諸君。頗稱盛會。宴後右嵩之弟嶽岑。導余與烈夫蕪衡。赴易俗社觀劇。蓋秦中自辛亥以來。舊同盟會人。羣知欲致國家強盛。必先改良社會。遂致力於社會教育。此項劇園。卽其經營之成績卓著者。以故各家劇園。恆稱某某學社。演員皆屬青年學生。劇本皆取材愛國覺民。與有益社會之事實。描寫盡致。唱作俱工。較上海民鳴社所演。有過之無不及。視其他文明新劇。專以誨淫爲事者。則霄壤矣。社會教育之善者。無過於此。他省當倣而行之。惟白調字句太文。非一般人所能曉解。演時全用舊劇形式。則又急宜力圖改良也。

▲十二月十八日晴 住西安。傍午。同學王集中張西江華儼三君。邀赴曲江春酒敘。同席客座僅孫念先。亦政法同學。飲畢。至同學韓璠處看新娘。不甚佳麗。下午。陳百瀾招飲。以倦極未去。陝省財政。目前雖屬困難。而市面金融。尙形活潑。富秦蔚豐兩銀行與中國分行。皆有現兌。紙幣亦未濫發。據財政當局云。刻有現款百萬。便可立致裕如。以較吾湘財政狀況。優出倍蓰矣。延長石油。爲三秦第一富源。質佳光亮。勝於美孚。將來鐵道大通。運銷全國。必獲大利。勿謂秦無財也。陝西軍隊。今年獨立之初。數達十旅。尋經兩度改編。尙存五旅。老兵祇陝北及漢中二旅。餘皆新編者。省城名勝。除碑林皇城外。尙有大雁塔。小雁塔。八仙巷。牛頭寺。城隍廟等處。可供遊覽。

▲十二月十九日晴 住西安。上午。取閱前晚易俗社所演苦樂記劇本。消遣。編列結構。都屬謹嚴。惜多時調。未諳

詞曲之學。此或囿於三秦習慣也耶。傍午。張庭芝偕韓璠來訪。下午赴各處辭行。以明日西發赴甘故也。西安古雍州城。周王畿。秦內史。漢爲京兆尹。晉西魏宇文周隋唐相繼都之。五代梁改大安府永平軍。宋爲京兆府永興軍。元曰安西路。改奉元路。明改西安府。清仍之。置長安咸寧二縣。民國裁府併咸寧。留長安縣。漢惠帝築長安城。東西十三里。周六十五里。爲斗形。隋初遷都龍首川。營大興城。唐因隋舊。屢加修築。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半在今城北關外金鑾坡等地）南卽皇城。東西五里。南北三里。（今城西南二面依唐皇城）又南爲京城。東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今南關外及城東城西諸邨）昭宗東遷。長安遂墟。天祐初。韓建去宮城及郭城。重修皇城。拓其東垣。如今城之形。宋以來皆因而修之。

▲十二月二十日陰 上午八時。陳督軍派馬隊來護送。赴甘。九時。南右嵩吳光照（長安縣知事）先後來送別。一時發西安。七里。出西郭門。五里。金勝寺。唐波斯胡寺也。清乾隆時。陝撫畢秋帆。改題崇聖寺。宏壯爲西安諸寺冠。寺前平坦。龍首原西趾也。寺東北二里。爲唐休祥坊。寺東北半里。爲唐京城開遠門故址。十五里。三橋鎮。鎮西南十里。爲秦阿房宮故地。鎮東北二里。燕雀門邨。爲漢京城西南隅之章城門。東北五里。爲未央宮故地。鎮東有鎬水。古鎬池鎬京。皆在其地。二十二里。豐橋。橋長百餘步。覆土於木。形似吾湘小河之板橋。三里。河南街。以在渭河之南故名。出堡北門。至渭濱。俗傳文王造舟爲梁處。秦都渭北。咸陽宮在渭南。作長樂橋。通二宮之間。今則冬春架木橋以濟行人。夏秋水盛。則繫舟爲浮橋以渡。猶有造舟爲梁之遺風。二里。登岸。進咸陽南門。出西門。住。是日行五十四里。城中頗有商務。城北十五里。有周代文武成康諸陵。周公太公魯公諸墓卽在近傍。蓋陪葬也。咸陽在兵家爲衝。

地。西經鳳翔漢中。爲入蜀孔道。東出潼關。卽晉豫之交。西北踰隴坂。通甘肅新疆。亦四通八達之區也。西北風俗。凡服公務者。經行遠道。必以白布小旗大書官銜。高樹車左。關津睹此。不加留難。是殆官尊民卑。惡習未改也。與。

▲十二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咸陽。四望古塚累累。亘數里。行篋無書。何代陵寢。何姓祖塋。皆莫能詳。十五里。上照塘。二十五里。店張驛。尖興平縣城。在驛南三十里。二十里。維邨鋪。十里。醴泉縣北關。住。是日行七十里。城東北五十里。有九僂山。唐太宗昭陵在其上。陪葬功臣一百餘塚。東北十八里。爲武將山。有唐肅宗建陵。陪葬僅郭汾陽一墓。城中荒涼不堪。有皖人戴某。騎行赴甘肅軍署公幹。駐醴兵士。見其馬肥而佳。強欲以病馬易之。衛兵從而排解。始獲免。陝省軍隊之無紀律至此。可爲一嘆。寄語陳柏生。曷以反對李印泉之時間。而一整飭其軍政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三時發醴泉。僅有星光。車行冥冥。莫辨東西。八里東堡。折取商路。由楊家莊入山。經陸陌鎮。鐵佛寺。新店子。諸地。七十二里。永壽監軍鎮。尖。至此始合驛道。（驛道經楊洪廟。乾縣。陽峪鎮。安家營。）路較便捷。清同治初。回寇往來。官兵進剿。皆出此途。不經乾縣。乾縣城北梁山。有唐高宗乾陵。武后附葬焉。十里。永壽驛。十里。蒿店。二十里。永壽城外。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山城斗大。居民百家。落落可數。沿途山道多。平地少。密居多。村落少。飛塵多。潔地少。益以陝北歷年災旱。居民老少男女。類皆形容憔悴。遊興索然。所見飛禽。多雁與鴉。

▲十二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七時發永壽。入南門。出北門。入山。二十里。徐家車圈。迴環曲折。有似車輪。十里。底窰溝。溝中水石參半。車甚顛播。十里。秦峪鎮。尖。是地列阜如屏。民皆鑿壁以居。尖後升坡。下望似山。上實平原。十里。秦峪。衝入土溝。內陡而窄。如由金陵關至潼關一途。二十里。邠州。住。是日行七十里。城南枕函山。爲商函國地。唐明

皇以幽幽同形。詔改爲邠。後從之。城中大部分皆空地。居民雖視永壽略多。然滿目荒涼。地瘠民貧。則一沿途終日。行山峽谷澗中。卽世所謂隴阪道也。摩懸崖時。則莫敢俯窺。走溝道中。則恆凜墮崖。山皆濯濯。民多穴居。行路之難。景色之枯。較河南峽石張茅一帶。有過之無不及。窰洞怪象。遠望如蜂房排衙。富者於穴外築有牆垣門戶。貧者則否。詩稱陶復陶穴。殆卽此也。秦隴本多此類家屋。邠境特甚。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上午六時發邠縣。出西門。道左有范文正公舊治碑。范公蘇產。其先世爲邠人。己身復獲治邠。亦佳話也。十二里水簾洞。居民於石崖上倚洞爲鄰。壁竅玲瓏。雅有可觀。有棗林長十餘里。縱橫交錯。宛如畫圖。十里大佛寺。卽唐尉遲敬德監修之慶壽寺。寺依明岨山崖洞爲之。佛像亦就石刻成。居中者高八丈餘。左右二像較低。外覆樓閣四層。建築甚新。梯登絕頂。極目遠眺。涇水前繞如帶。遠山層聳若屏。煙雨迷離。景緻絕佳。連日山行。至此耳目一新。兩傍洞穴數十。皆住僧寮。或懸梯以上。或垂練以登。自遠望之。如猿猴之攀崖覓食。唐宋元明代。有聞人摩崖題筆於此。特惜字跡皆爲劣僧作灶置樞所燬壞耳。二十里黑水渡河。尖於停口鎮。尖後卽行。飛塵蔽天。如在濃霧。二十五里冉店塘。西有深坑。寬二十餘丈。繞以短垣。聯以土橋。十五里長武縣城。住是日行八十三里。城東北有隋牛宏故里。宏爲後周大將軍。降隋爲尙書。史稱宏爲大雅君子。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城中居民稀少。地多荒蕪。唐設昭仁寺。超度陣亡將士。李華爲文吊古戰場。皆在是地。蓋長武爲秦隴間高原。攻守要地。伊古以來。大戰場也。晚間護送兵士來請名刺銷差。予之而副以賞號。渠等申謝如禮。此對余輩則然。其於商民。則行同強盜。沿途強以病馬易民間良馬。計五六次。恃威劫人。民莫敢辯。以堂堂軍署衛隊。公然爲盜匪行爲。軍紀風紀。蕩然無存。

省外軍隊當更蠻橫而無忌憚。秦中將領治軍能力之薄弱。可想見矣。聞諸道路。陝省軍紀。以西路爲最壞。西路統將郭堅所部。類皆來自綠林。（俗呼刀客）陳柏生資之以獲督軍。恃擁戴功。因恣肆甚。陳不特無整飭之力。且恆存一相倚之念。以是愈出愈奇。愈演愈壞。毆警士。拘巡長。佔民財物。悍然不顧。當局懼禍。亦熟視若無睹。余行西路。得安抵隴界。不能不感陳督派兵護送之功。而沿途聞見軍隊殃民。又不能不責陳督治軍優容之過。

▲十二月二十五日晴。寒甚。上午五時半。發長武。星斗無光。寒風刮面。重裘不暖。噓氣成冰。車行高原。道頗平坦。二十五里。白楊坡。入甘肅境。五里。蜜店。自此以西。驛路兩傍。白楊成行。大可拱圍。高枝參天。夏日行人。多荷涼蔭。景緻之佳。有逾陝省西路。此皆左文襄督陝甘時。令防營所植者也。三十里。高家凹。有土堡。北門上書高公故城。尖。三十五里。十里墩。下坡。長武高原。互百餘里。至此始盡。二里。鳳翔口。（駐有兵隊）坡益峻。盤曲硤路。澗深壁陡。只容一車。地極險要。八里。涇川縣東關。宿。是日行百里。城中居民頗多。並有商務。城西北緊臨涇汭兩河。涇河黃濁。過於渭水。若非邠州以下。涇流深緩。漸清。則涇渭之辯。亦無有也。城北五里有兼山。下有共池。密康公會從周。共王遊於其地。陝人反對李印泉爲省長。以余考察。有三原因。其一。陳柏生自知才疏。恐李來難固於位。其二。軍署祕書長何某。欲作省長。因極力慫恿。陳爲反對。其三。中央某系。日謀箝制民黨勢力。曾密電陳如是如是。方今秦省庶政。所亟宜興舉者。約略言之。殆有數端。陝北荒地甚多。急宜招集流寓。從事墾殖。就其土性所宜。廣種小麥棉花。以備升科。裕國而厚民生。延長石油。乾州馬匹。皆三秦有名特產。急宜擴充礦場。改良馬種。以廣燃料。而足軍需。童山濯濯。雨水以稀。急宜熟察土性。栽植柳柿棗楊之屬。使成森林。而潤地脈。煤鐵諸礦。所在而有。急宜籌集資本。設立公司。依照

新法從事採掘。以備鐵路大通。多量煤鐵之需要。此皆落落大端。舉辦而最有利於秦省者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晴寒。上午五時半。發涇川。西北行。渡汭河。四里。回中山。絕巘壁立。一峯高秀。相傳周穆王漢武帝先後遊此。路繞山麓。行有碑屹立。大書古瑤池降王母處。山中有大佛洞。中架飛閣。上有王母宮。三清樓。文昌閣等處。瑤池在山陽。泉出石隙。滴瀝如雨。其傍峭壁石巖。黑如古鐵。二十七里。王邨市。二十一里。花家莊。尖二十里。白水驛。入平涼界。居民百餘家。三十里。四十里。鋪。住。是日行百有三里。自觀音堂以西。旅舍組織。甚特別。房飯茶水。各各獨立。非爲一家。賣茶水者有專店。如上海之老虎灶。然寢處多無門門。行李置車上。亦鮮有遺失。民風淳樸。至可欽羨。而食物粗惡。居室臭穢。面垢衣污。不堪入目。牢不改良。自同禽獸。此又其種性卑劣。令人厭棄處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晴。上午二時。發四十里鋪。向西行。四十里。平涼縣城。鐘纔七下。尖。平涼清爲府治。現隴東道尹及隴東鎮守使皆駐此。城內商務甚盛。爲西安以來第一。最可怪者。鴉片商店。時觸眼簾。幾疑身在上海租界。報紙喧傳。甘省長官明賣罌粟。似非無據。時人多謂兩廣爲煙國。余春間旅行其地。未見明賣煙膏。今平涼城。高懸商幟。曰零土分剪。曰公膏出售。沿途市鎮。又復煙館林立。吸者往來擁擠不堪。萬目睽睽。無所飾諱。稱以煙國。名實符矣。政府關於鴉片。曾與列國立約。限期禁絕。目前期已屆滿。甘省猶復如是。洋藥入口。又何能禁。中央當亟嚴令甘省長官。尅期實行禁種禁售。以間執外人之口。而竟煙禁一簣之功。城東曰東關。皆回回居之。據土人云。漢人不准回回入城。果爾。則漢回感情。行將弄壞。妨害大局。良非淺鮮。關西有清平橋。爲邵陽魏午莊備兵隴東時所建。城北五里天壇山。卽唐瑋城與吐蕃會盟被刦處。飯後。進東門。出西門。就涇水灘行。小石礙車。二十五里。頁河塘。迤西衆

山絡繹。左右屏列。皆石戴土。車行山陝。時觸小石。南山缺處。望見崆峒東峯。十五里。安國鎮。歷見諸山。細砂流注。老黃黝綠。兩色相間。下藏何礦。未及細察。二十五里。蒿店。住。是日行百有五里。自邠縣以來。沿途南北諸山。以關麥地過多。恆現平正階級狀。平涼迤西。是狀漸鮮。可知此地居民之惰於耕作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上午七時。冒雪發蒿店。下坡。卽瓦亭峽。古彈箏峽也。唐德宗時。與吐蕃於此分界。繞行澗底。兩岸皆山。五里。三關口。一名金佛峽。高峯夾水。寬僅二丈。擅一夫當關之勝。爲自來戰守要隘。有董少保故里碑。立於道左。有關帝廟。兼供楊延昭像。土人因呼六郎廟。過廟。迎面石壁高聳。上泐峭壁。奔波山水清音。山容水韻等字。昔時驛道沿山脊行。旅行多苦之。清光緒初。邵陽魏午莊駐兵平涼。督師四萬。役夫八千。以數月之力。砌石山麓。自三關口迄瓦亭驛。二十里。始慶安途。吳縣吳大澂記其事於碑。立關帝廟前。二十里。瓦亭驛。城堞高聳。望若縣治。爲渡隴咽喉之區。漢隗囂聞洛陽陷。卽使牛邯扼守此處。可以見形勢矣。北距固原九十里。亦古要隘。渡隴水。亦涇源。十五里。和尚鋪。宋使吳玠守和尚原。卽此。尖。自此登六盤山。回環峻坂。駒喘且蹶。山半。廟兒坪。有關帝廟。可資休憩。計歷十有八盤。始得橫依山脊。斜達山巔。由麓至此。計十五里。登高遙覽。峻嶒百重。絕壁萬仞。衆峯環抱。如卷蕉葉。烟雲滿岫。如在天空。瓦亭直等球盤彈丸。隴溪宛似空中遊絲。隆德固原。由此分界。有舊汎房。不見戍卒。下坡西行。雲起車下。風號叢谷。滿目陰森。令人心悸。曲折盤紆。行一時半。始抵山麓。地名楊家店。自巔至此。計行十里。時已黃昏。元史屢稱元主避暑六盤山。當時森林。必甚叢蔚。今則童山濯濯。不堪遊憩矣。眉月當中。又十五里。隆德。宿於城中。是日行八十里。自涇川至隆德。通常行四日。余以三日得達。亦不畏難之旅行家也。城中地脊民貧。荒涼滿目。

爲所經縣城所未有。道傍左柳。惟和尚鋪東數里。與隆德縣東十里。尙能成行。餘皆殘敗。三三兩兩。若斷若續。僅足表示驛路所在而已。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寒 上午五時半。戴雪出隆德西門。嚴寒襲人。齒顫作聲。雪花橫飛。路樹皆白。唐人詩云。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迎面雪柳成行。確有此種風景。凝盼出神。體溫爲增。四十五里。神林堡。尖三十二里。東峽口。路在山麓。極其灣曲。時有小石觸車。十八里。靜寧縣。卽清靜寧州治。住。是日行九十三里。城市雖不繁盛。而居民頗多。食物亦易購買。自西安以西。至此始食米飯南菜。城東五里有東山。宋吳璘命其子傑。於此築堡抗金。人故縣城亦攻守要地也。飯後散步。經閱報處前。突見報載粵督陸榮廷病歿。甘省議會去電弔唁。並休會一日。誌哀悼云云。不勝驚駭。克強松坡幹卿三公。皆擁護共和中心人物。今竟後先病歿。國難誰定。萬機誰理。思之慘然。

▲十二月三十日晴寒 上午七時發靜寧。積雪滿山。寒風刺面。渡苦水。淺而窄。踰祁家大山。上下二十里餘。高峻雖遜六盤。而縈紆過之。上陟峻坂。下臨絕澗。盤曲山腰。歷久猶是目前。幾若溯長江上三峽。朝宿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四十里。高家堡。尖十五里。界石鋪。入會寧縣境。循山麓行。車頗巔播。三十八里。青家驛。住。是日行九十五里。驛爲古寒林關。其東五里。倒回溝。有利濟橋。長十二丈。其西六里。尙家灣。有履順橋。長十六丈。左文襄公刻碑記其事。碑在全楚會館舊址西。今日驛路。多傍山麓。曲折山峽。方峻崖在前。忽深澗在側。征人至此。時有戒心。土厚無石。年久爲雨水衝刷。磋砢破碎。峭削崎零。無奇不有。

▲十二月三十一日雪寒甚 上午六時發青家驛。出堡門。車馬雪積。人作寒噤。十里。大山川。入山峽。右循山麓。左

臨深溝。峻坂陡坡。迭爲升降。道路窄狹。回環曲折。車行顛播。缺口繁多。時虞傾陷。中途有車自西來。遇缺口而覆。車馬俱傷。三十五里。翟家所尖。午後仍行山麓。渡土橋三。均名平政。升坂降坡。不減午前。惟不常臨千仞深溝。令人心悸耳。二十四里。張成堡。入會寧溝。溝長十五里。俗名七十二道脚。不乾。平沙淺水。縱橫交錯。夏季多雨。山洪奔注。恆不可行。須改道山腰。近年張督軍會將該路修治。聞頗好行。惟多迂曲。相傳溝中土壤皆赤色。今日積雪。莫能審視。而兩岸離地丈許。確多赤砂。溝口左岸。土壤剝落。亦色紅如染。是皆可供土壤學家之研究者。二十三里。會寧縣南關。住。是日行九十三里。城東道傍有碑。大書麒麟塚。明天啟時立。叔季之世。好言祥瑞。古今一轍。可勝慨哉。沿途飲水。味皆苦鹹。土人多窖藏冰雪雨水以供飲料。民國紀元。今已五祀。余度歲亦五易其處。元年在湖南國民黨交通部。二年在日本箱根。三年在日本東京。四年在上湘山寺。今年在甘肅道中。世事茫茫。未識明年又在何處。

▲一月一日晴寒甚。上午六時發會寧。殘雪在山。晨星三五。渡祖厲河。二十里。雞兒嘴。下坡。入新道溝。溝長二十五里。寬十丈餘。兩岸皆高山。凸凹不平。車甚顛播。二十里。新道溝灣。入定西縣界。尖。餅麵都無買處。僅食油條充飢。尖後卽行。五里出溝。十五里西鞏驛。過此行山間。十里渡永定橋。上青嵐山。陡峻紆迴。不減六盤。車稍重者。必解二車。騾馬併曳一車。始得上坡。二十里。達山頂。俗呼清涼山。住。是日行九十里。四圍皆山。重疊如鱗。登高俯視。羣山皆小。自山麓至宿處。盤曲上坡者十里。(周家凹)隨山脊升降者十里。共二十里。車夫則謂三十里。實遠亦如其言。宿處爲一窖洞。形如城甕。污穢視房間稍減。店伙燃馬糞於坑下。溫度過高。至不能睡。如受砲烙之刑。西北酷寒。自理論上言。土人耐寒程度。當較南人爲高。驗之暖坑。似不盡然。

▲一月二日晴 上午六時發青嵐山頂。緣山脊行。曲折下降。俯視左右羣山。殘雪半消。麥地阡陌畢現。灰白相錯。成文。雅有逸趣。行二十里。盤三十餘曲。始至平地。下坡時。車頗顛播。是山高峻。雖不及六盤。而道遠倍之。又十里。定西縣（即舊安定）東關。未入城。惟遙見新城環舊城之南而已。城北三里。有明徐達常遇春等與元將王保保相持舊壘遺址。基地廣大十八里。十八里鋪。尖鋪店整齊。可以下宿。過此迤西。驛路多在山間。幸頗平坦。二十二里。纜口鎮。民居六七十家。有二小河。截民居爲三部。夾河對峙。有二舊壘。十六里。秤鈎驛。土人以其坡斜形似秤鈎。故名。住是日行八十八里。

▲一月三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秤鈎驛。下坡。過豐橋。上車道嶺。明將徐達大破元寇王保保於車道。即此。嶺長四十餘里。祇有一路可通。餘皆絕壁懸崖。深溝窄澗。洵用寡務險之要地也。隨山脊行。數爲升降。方抵山麓。四十五里。甘草店。尖。商務頗盛。可埒涇川。土人性絕情。與之以錢。猶臥坑上。不起。燒賣茶水。尖後即行二十里。清水鎮。俗名屯軍鎮。相傳趙充國會屯田於此。鎮西南三十里。即金縣治城。其西北有興隆山。森林叢蔚。高薄雲表。大者十數圍。廣袤數十里。隴海鐵路一通。此又大利所在矣。車行平原。坦途捷便。二十六里。夏官營。宿。是日行九十六里。遠則相當百有十里云。甘草店以西。道路寬展。不帶山行氣味。午晚皆食鍋塊。甚難下咽。飲水仍有苦味。自靜寧來。左侯道樹皆瘠薄拳曲。能成行如東路者極鮮。甚至數里或十餘里不見一樹。莫識驛路之所之。豈迤西土性氣候。不宜植樹。與抑地方官吏與自治團體。未能保護培植也。

▲一月四日晴 以欲早達蘭州。上午五時半即行。下坡。依河灘行數里。渡河。循右山麓行二十里。金家崖。有商店。

六七十家。道柳參天。民居相望。邨樹扶疏。溝渠暢達。潼關以西。水利以此處爲第一。水磨淤田二者。皆有成績卓著。水磨者。引水轉磨以製麵灰。上築板屋數間。以爲屯積工作之所。據土人言。每磨一盤。一晝夜可製麵灰千斤。沿河上下。計有水磨二三十盤。淤田之法。於河灘築方圍。下方留缺口。承以石塊。自上方引水入中。清流濁淤。積久卽成水田。依法淤之。可得良田無數。變石田爲膏腴。此爲良法。各省河流窪地。皆可倣行。以盡地力而厚民生。過金家崖。復行河灘。隨河曲折二十里。登岸卽响水河尖。十里桑園子。卽明肅藩種桑處。崖右下臨黃河水。爲山東深不可知。過此行亂山中。險仄如張茅峽石。車行維艱。十里東崗鎮。入平地。十里空心墩。道右有新式營房。廣約一里。張督由京帶來禁衛軍駐焉。十八里東關門。經南大街。至侯府街。七里悅來賓館。住。是日行八十里。自西安至此。共程一千三百五十七里。今日驛道皆在山間澗底。小石嶙嶙。顛播殊甚。乘車之苦。難以言狀。賓館居停係皖籍。有電話達軍署。故謀差者羣居其間。室爲之滿。入夜七時。甘肅調查員陳子遴來。余詢以陸榮廷凶信。何時到甘。渠云陸並未死。係電局誤譯奧皇二字爲粵督。致滋訛傳。張督曾撤電局領班。以做不慎云。

▲一月五日晴 住蘭州。移寓浙江會館。陳欄、朱元鴻、趙鏗先後來會。隴省財政眉睫異常紊亂。印花稅票僅分派於各徵收局。使之違法搭貼。而應貼者轉不過問。商民至不知印花稅爲何物。田賦亦未遵章徵收。銀一兩收至一兩六七錢。補平火耗公然牌示加徵。糧一石除一六五耗而外。更益以陋規三斗。合計半倍額徵。官產賣出。實獲十萬餘。僅以二萬餘元報部。鹽稅年額可二百萬元。冊報亦祇六十萬金。產鹽池井。僅云花馬池定邊二處。（鹽務總局稱花定鹽務總局）而漳縣鹽關、惠安堡、擦漢佈魯克、白墩子、青海雅布賴、昭化諾爾、布土魯、紅溝、哈家嘴等

處。概不言及。民間積存鴉片甚多。個中人云。可供甘省人民二十年吸食。當局於各縣遍設土藥罰款局。名爲懲罰煙民。實則官膏專賣。三年以來。收入達二百數十萬金。未經明白報銷。刻若提出此項罰款。與鹽稅盈餘。復令各項陋規。涓滴歸公。不僅甘省財政基礎。可以確立。且能接濟中央鉅款。惜無公正廉明財政當局。破除情面。積極以整理之耳。

▲一月六日晴 住蘭州。早膳後。拜會張勳帛督軍。及財政廳長雷祝三。自河南觀音堂西至蘭州。以余經驗所得。爲旅行所應注意者。條紀於下。其一宜戒車夫晝寢。沿途旅店。鮮有車夫臥處。恆臥車中。又須數起喂馬。多失睡眠。故一開車。終日跨轅作夢。情本可憐。而經行之路。除潼關至醴泉一段。道展而坦。餘皆崎嶇難行。不附高山。卽臨深澗。不摸懸崖。卽走溝底。峯回路轉之處。輒有缺口。稍一不慎。立致墮陷。車馬同傷。人亦危險。遇此等處。當令車夫拉車傍裏。曲折緩行。而張茅峽石隴坂六盤祁家山青家驛迤西與青嵐山諸處。道路益險。缺口更多。尤當特別留心。勿令車夫瞌睡。其二宜攜北洋銀幣。中國紙幣。逾省不行。旅行長途。必帶現金。盡人知之。而西北土人。特喜袁頭洋錢。與北洋造之龍洋。此外銀幣。概須貼水數分。有時並不收用。其三行李服飾。皆宜樸素。馳驅山谷。車多顛播。日間飛塵蔽天。夜則宿處污穢。行李服飾。容易傷壞。若爲上品。損失尤多。故以極朴素者爲最佳。其四宜用北地僕人。沿途言語習慣。皆與南方各別。若用南僕。每多捍格。甚至飲食居處。欲求稍當意者。而亦不能。若用北僕。此弊卽鮮。此外醬菜風鏡洋燭仁丹如意油以及日用必需之品。輕便可攜帶者。皆宜購備。惟勿令車過重。重又容易顛覆矣。

▲一月七日晴 住蘭州。上午發部信數緘。下午雷廳長張督軍。相繼來答拜。且招飲。入夜。偕烈夫至澡堂洗澡。汚

穢不堪。臭氣襲人。此間又祇此一處。乃掩鼻入浴。甘肅山多田少。其田分川原山三種。山高田也。原平田也。川水田也。凡河渠溝澗有水之處。皆於上游引至河岸。以灌下游之田。甘涼以西。以雪山融化之水。開渠灌田。故天愈晴亢。水源愈旺。天寒水涸。爭水而械鬪矣。附近省城各屬。多引溝澗水灌田。天旱水缺。訟案繁興。惟渭川道屬。水多田少。不虞缺乏。隴東田高。水利較少。寧夏各屬。田多砂磧。土脈鬆浮。得黃河泥沙灌溉。苗始勃興。諺所謂天下黃河富寧夏是也。又有所謂砂田。砂田者。以河流小石。滿鋪田中。厚三四寸。蓋甘地高燥。石氣涼潤。能禦亢陽。不虞乾旱。利可及五六十年。再久則砂潤漸減。須除舊鋪新。甘肅本禹貢雍州之地。厥田上上。農業應極發達。而今則否。雖由俗惰業荒地味以瘠。交通不便。穀無銷路。而淺耕實其大弊所在。農民所用犁鏵。尖小而入地不深。浮土僅二三寸。下皆堅硬陰寒。氣脈不融。不惟不耐旱。並不耐潦。耕深則反是。牧民者當以此意日執農民而教之。

▲一月八日晴 住蘭州。上午策馬出南門。遊五泉山。卽皋蘭山。古樹扶疏。佛宇林立。紆折而上。經大悲殿。武侯祠。文崇閣諸處。至混元閣。爲山中佛宇最高盡處。憑欄遠眺。會城在望。東山麓青塚累累。爲各省僑寓墓地。西山麓官林萬株。枝柯交錯。綿亘數里。正北一面。王保保城遺址宛在。白塔山佛宇羅列。金城關磚牆矗立。九州元昊諸臺。環峙若障屏。黃河帶流。冰凍如白練。競勝爭奇。各呈逸致。大好一幅天然圖畫。扶級而下。瀏覽五泉。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土人則括呼爲東龍口。西龍口。東口水旺。其流西行。橫穿山半佛寺。合西口澗泉。折東流出山麓。以灌田園。而泉瀉流山澗間。皆結冰凍。潔白如銀蛇汨汨。自山麓遙望。彷彿立廬山下。觀香爐瀑布也。歸途便道參觀織呢總局。以久停工。無甚可觀。是局創自左文襄公。有中東西三廠。由德購置機器。招聘技師。織造氈呢。甫有端倪。

文襄離甘。卽行停止。未幾並將東西兩廠。改造學堂。機器遂多鏽壞。洎光緒三十二年。奏准重行開辦。乃擴中廠爲前後二廠。日可織呢五十丈。織氈若干條。入民國以來。以製品囤積滯銷。物料資金難籌。又復停辦。是亦因噎廢食之政策也。正午就浙館公宴後。赴張督夜飲。席設軍署後花園。門懸左文襄書聯曰。閉門種菜。開閣延賓。園南有肅藩顧顏趙三烈妃祠。而墓卽在其西。立有碑碣。臺閣亭榭。魚池假山。布置十分停妥。景緻幽然可愛。園後依城垣。卽秦築長城遺址。望河樓在其上。高出雲表。下臨黃河。額聯皆左文襄公筆蹟。額曰大河前橫。聯曰積石導流歸大海。崆峒倚劍上重霄。甘肅鮮產棉花。民亦不知紡績。衣被所需布疋。類皆來自湖北河南陝西。釐金運脚。本重價昂。中人之家。都難購買。余自涇川至蘭州。沿途所見貧家兒女。嚴寒猶未着袴。齒顫成聲。皮膚紅腫。煞是可憐。地方官熟視無睹。是誠何心。秦隴犬牙相錯。土性量無不同。秦旣盛產棉花。隴地當能種植。農民又素性服從。種棉農業。若經官府提倡。自能風行各地。一面督民使習紡織。十年之後。隴民猶有衣不蔽體。如今日之甚者。吾不信也。

▲一月九日晴。住蘭州。上午派人購備途中所需各件。此地百物昂貴。洋貨尤甚。視北京幾高二倍。下午四時。陳子遴設宴。同席有徐某者。研甫族弟也。歷辦阿爾泰軍務。及新疆軍署祕書長。以道尹分發。隨張來甘。尋改高台知事。眉睫交卸晉省。心抱不平。故於此間吏治之黑暗。賄賂之公行。皆能言之鑿鑿。嬉笑怒罵。終席不休。隴省有異產。二。甚耐博物學者之研究。其一。鴿子魚。鴿子入水。卽變爲魚。皮鱗似吾鄉斑魚。惟頭較扁而尾肥大。此地酒席。引爲珍品。有見其未變成者。爪毛猶判然可辨。其二。冰梨。土人呼軟兒梨。狀愈腐爛不堪者。愈可食。洗以涼水。肉則軟。洗以熱水。肉轉硬。故食時須以涼水洗之。消解炭毒。功效神速。土人嗜之。如北京人之於生蘿蔔然。

▲一月十日晴 住蘭州。本定今日出發西進。以雷廳長邀飲。轎車亦未雇妥。故未成行。下午四時。就雷君宴。有陸軍部委員常維楷君。新自京來。道北京政局近狀頗詳。月餘不閱京報。聆之如獲新聞。甘肅人民。於財政上享有兩大特別利益。用披露之。以饗讀者。甘省面積之廣。除新疆外。行省殆無比倫。以安西玉門敦煌三縣。即埒貴州全省。其廣可知。回亂以前。每年額糧。即僅四十八萬餘石。洎經回亂。戶口逃亡。左文襄以實徵爲額徵。復減十四萬餘石。迄今有田無稅者。所在而有。如某甲有地。長闊皆四十餘里。僅以百畝納糧。此其一也。昔人云。南省苦於賦。北省苦於徭。甘省歷無差徭。有軍務公差過境。供應皆自省庫開支。不向民間徵發。此其二也。乘此機會。苟能厲行煙禁。尅期絕吸。教民耕牧。惰者必罰。行之數年。人民納稅力必日加大。每年收入額必日加多。因勢而利導之。甘省財政。可望大發達矣。

▲一月十一日晴 住蘭州。自蘭州赴新疆。須在肅州換車。而此地車幕車簾。又皆乘客自備。車行雖可代辦。價昂而物不適用。今日以准備此項。仍未成行。晚就徐遂初夜宴於其家。西寧道屬循化縣拉卜楞寺。西寧縣隆務寺塔兒寺。各有活佛。蒙番迷信甚深。恆以每日所得十之七八。捨之該寺。以表虔敬。如日本各寺之自由獻金者然。惟彼數少而此數多。彼多銅幣。此皆生銀。彼恆取出應用。流通社會。此則積而不散。同於窖藏。據官斯土者言。該寺建立甚久。所積生銀。數約千萬餘兩。果非齊東野人之談。斯亦甘省富源所在。苟派深通佛典。而與活佛感情較好之人。前往各寺。多方游說。曉以世界大勢。國家思想。金融流通之大利。使出窖藏。辦銀行。築鐵道。或開鑛西寧。或墾荒青海。政府從而特加保護。士紳羣相予以助力。經營所及。五年小效。十年大効。蓋甘省地廣而腴。礦藏甚富。實一未闢

之天府。政府財政困難。莫能大舉開源。能得千萬餘兩現金。興辦一切。又復辦理得人。無論如何。總有幾分良好成績也。

▲一月十二日晴。住蘭州。車幕車簾未成。仍未成行。由此至肅。三套大車載重八百斤。官價銀四十兩零四釐。每百里二兩七錢四分。民價則須五六十兩。下午。張督來送行。並贈羊裘一襲。蘭州至寧夏。由黃河水程。帆船須九日。若行輪船。二日而足。前清蘭州道某。曾自德購輪船二艘。開通蘭寧航路。厥後試航。以吃水過深。莫能通航而止。眉睫張督擬行淺水小輪。以利交通。正在籌議一切。余詢之舟子。則謂中衛以上。水深流急。下則水淺流緩。本有舟楫之利。惟老兩口兒。九姊妹。旋渦。鐵照壁。四處（皆在皋蘭靖遠兩縣轄境）灘石嵯峨。水量稍淺。輒礙舟行。且虞破舟。然則欲駛淺水小輪。亦須開鑿諸處。方能通行。盡利未識。張督軍亦籌議及此否耶。

▲一月十三日晴。住蘭州。上午。至張督軍雷廳長處辭行。傍晚。赴陳材香宴。此地應酬。多沿舊俗。請客恒用全紅手本。赴宴時。須壁還。一揖道謝。否則失敬。入席之初。主人必於首二席。一一敬陳杯箸。客亦須如儀。還敬主人。蘭州商務。在西北各省。頗稱繁盛。以較東南省會。則又自檜以下。第一原因。雖在需要者少。而第二原因。則為資金難籌。交通梗阻。運輸為艱。故經營商業。首須寬籌資本。如門面欲做五千金生意。必須三倍其資。方足周轉。蓋途中存儲。出售。三項商品。各須五千元也。西北風俗。迥與南方不同。清無名氏有七筆勾一首。描寫盡致。茲附錄之。以備邦人臥遊。萬里遨遊。百二關河天盡頭。山秃窮而陡。水惡聲似吼。四月柳條抽。百花無錦繡。一陣狂風。不辨昏和晝。因此上把萬紫千紅一筆勾。堪笑儒流。一領藍衫便罷休。纔入鬢門口。文字輒丟手。扁額掛門樓。榮華已盡够。坐吃饅頭。

不向長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題名一筆勾。可惜女流。兩鬢蓬鬆灰滿頭。黑漆剛刀手。臆腥猙獰口。腿褲不遮羞。驢蹄寬且厚。雲雨巫山。那見秋波溜。因此上把紅粉佳人一筆勾。沒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冬帽尖而瘦。棉褲寬且厚。紗葛不須求。袷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因此上把綾羅綢緞一筆勾。客到忙留。乳子煎茶敬一甌。麵餅葱椒醋。鍋塊和鹽韭。牛蹄與羊蹄。帶毛隨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筆勾。未雨綢繆。窰洞低窪。盡土修。夏日曬難透。陰雨偏肯漏。土坑砌牆頭。燈油壁上溜。馬糞牛溲。腌臢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畫棟一筆勾。塞漠沙邱。土穢番回畜類稠。性情似豬狗。形容如禽獸。見了茗與茶。呵呵連拍手。國法森嚴。此地偏遺漏。因此上把禮義廉恥一筆勾。

▲一月十四日晴 住蘭州。以裝車過久。不能趕到驛站。遂改明日起程。蘭州可遊地方甚多。城西莊嚴寺。舊稱三絕。題榜書絕。佛像塑絕。畫絕也。西城外金天觀。建於有明肅藩。後代繼續增築。有阿文成祠。雷壇等處。松柏甚多。城東北隅山子石。即明肅藩凝熙園故址。累石爲山。上建亭閣。下有二地道。一由府邸通金天觀。一通五泉山。今皆梗塞矣。舊藩署中有鳴鶴園。以崆峒玄鶴翔集得名。今改若己有園。古木參天。較節園（即軍署後花園）爲勝。五泉山南有靈巖寺。其地澗壑幽深。夜恒多雨。亦名夜雨巖。南城外曹家花園。園主爲陳蘇生君。梨花甚繁。西南城外魏家花園。牡丹百餘本。幹粗如臂。城西小西湖。離城五里許。北臨黃河。又名蓮花池。實無蓮也。城西南梨花館。背依四墩坪。梨樹萬株。一入春令。花開甚盛。此外黃河北岸金山寺。北山寺。城東水洞樓。與城南左侯祠。皆足以供遊覽。此均古蹟或名勝也。新建築中。則張督新闢城西之機器局。規模完大。亦有可觀。

▲一月十五日晴 上午十時發蘭州。出西門折北渡黃河鐵橋。名鎮遠橋。計五空。長三十丈。寬二丈三尺。除石礎板棚外。大類上海外擺渡橋。鉅工也。初有明於此建浮橋。清因之。迄宣統元年始改建鐵橋。費金三十餘萬。兩端有坊。東曰三邊利濟。西曰九曲安瀾。夏秋黃河冰解。恆有皮筏自西寧裝載糧食浮河而下。一稱渾脫。以牛羊皮爲囊。鼓以氣。聯四五具。或七八具。浮水若筏。惟不能沂流而上耳。現值冬令。河皆封凍。彌望白光。幽潔可賞。三里金城關。隋唐皆設關於此。今存磚牆一道。八里十里店。自此迤西。明代邊牆斷續入望。土人則訛呼爲秦長城。有棗林。盛雖不若邠州。亦西北所不多觀。十二里石家灣。桃樹滿野。春時桃花盛開。不必南走武陵尋桃源也。八里沙溝。寬僅二三丈。兩岸亂峯高聳。路曲而平。夏秋山洪奔注。動虞漂溺。旅行者最宜留意。中有一山。頂如屋脊。麓若牆壁。方圓光潤。各極其致。遠望疑爲西式亭榭。土壤現紅砂迹。饒有別趣。十里朱家井。住是日行四十一里。遠當五十餘里云。

▲一月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發朱家井。行兩山間。路尙平坦。三里越一陡坡。卽俞家灣。土屋六七十家。三里小澗池。尖四里。原山廟。入平番境。四里琵琶台。升降高坡。十里哈家寨。山鹽滿地。旋循鎮羌河灘行。彌望羊羣。毛細而長。類寧夏灘羊。奸商有以此作灘皮膺鼎者。二十里鹹水河鋪。宿是日行七十一里。昨今飲水。味皆苦鹹。今日沿途荒蕪不堪。草木皆無。戶口亦稀。惟兩山間多紅土壤。狀若朱砂。崖巖崩坍。恍似洋房樓閣。頗足娛目。夜間土人爭鳴鞭砲。聲隆隆然。詢之護送馬弁。始知明日爲舊曆小除夕。土人歡送竈神也。

▲一月十七日陰 上午七時發鹹水河鋪。西北行。間有樹木村落。接於眼簾。不似昨日一行二三十里。杳無人煙。二十七里徐家店。一名徐家水磨。村落相望。道樹成行。土人引鎮羌河水灌田。流聲潺潺可聽。五里紅城驛。尖有土

堡。周約三里。商民近二百家。平番第一市鎮也。土產以鐵爐著名。十里鄭家墩。有寺曰龍泉。建築宏偉。蘭州以來所僅見。十里青市堡。住。是日行五十二里。沿途道柳參天。林泉在望。所見水利邨落。下午尤多。山麓羊羣。宛如雪片。

▲一月十八日晴寒 上午七時發青市堡。十八里南大通驛。有土城。周約里餘。鋪店六七十家。可尖宿。二十八里莊浪滿城。清末城守尉駐焉。城周四里。築於清乾隆四年。回亂焚燬。尋復重修。堞垣尙整齊完好。內居旗丁數百。生計維艱。城北里許有高閣。計四層。城西三里香爐山頂。有玉皇殿。竣宇雕牆。上插雲霄。五里平番縣西關。以前進無相當宿站。遂宿於此。是日行五十一里。沿途野平路闊。道柳成行。溝渠縱橫。水磨相望。隴樹成林。村堡連結。平番上腴地也。店坑清潔。爲西來第一。城垣頹敗。商務無多。居民亦鮮殷富狀。城西三里仁壽山巔。有無量寺。每年演劇酬神。士女往觀甚衆。縣境多番民。牧馬爲生。恒以馬來易茶。清設莊浪茶馬同知。專理漢番茶馬貿易。清末已有名無實。今猶有茶馬委員。坐食乾糈云。

▲一月十九日晴寒 上午五時半發平番西北行。眉月在天。星辰三五。寒風刮面。噓氣成冰。十里馬廠溝。天始大明。十五里下漢屬郎坡。循鎮羌河灘行（莊浪河俗稱）砂礫滿目。車行頗困。十五里武勝驛。尖驛西雷廟。山麓砂石遍呈硫化鐵色。其下似有礦床。四十里岔口驛。住。是日行八十里。沿途官柳存者甚鮮。邊牆斷續入眼。道多小石。車頗顛播。村堡寥落。森林杳無。廢渠極多。田野荒蕪。似昔開治而今荒蕪者。迎面遠峯。卽爲祁連。積雪滿谷。麓巔皆白。其地產馬甚佳。歲有春秋賽馬大會。遠近赴賽者。馬恆數千匹云。

▲一月二十日晴 上午四時二十分發岔口驛。向北行。浮雲蔽天。星月光微。亂峯萬疊。邊牆斷續。皆見其影而已。

二十里折腰溝。東方始白。二十五里鎮羌驛。尖驛兩祁連。遠山在望。怪石嵯峨。奇峯嶙峋。如戈矛。如旗幟。無奇不備。大類廣西桂林諸山。彼猶無此。終年雪景。土人呼爲老虎山。上產鹿麝及各種藥材。附近鎮羌諸山。多產金砂。惟皆斷崖雪嶺。機器糧食。均難運致。採鑛者率多虧蝕。作輟無恒。莫興大利。尖後渡鎮羌河。登烏松嶺。自蘭州至此。皆在兩山間行。亂山當道。此爲首見。上嶺盤紆而平坦。嶺巔有韓湘子廟。土人祈禱甚虔。下嶺卽古浪境。路頗陡峻。是山上下約十餘里。山間恒有怪風雪。旅人遇之。易受感冒。三十五里安遠堡。滿目頽牆塌院。居民甚鮮。十五里龍溝堡。住是日行九十五里。沿途人煙極稀。道樹皆爲莠民剪去。惟安遠堡至龍溝堡間。尙稍有存者。堡店皆以柴薪作燃料。爲入甘以來所僅見。堡前有龍溝河。卽古浪河上游。過此無南流之水矣。

▲一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龍溝堡。向北行十五里。黑松驛。敗壁廢垣。長約二里。土人云。此地前本市鎮。清同治初。燬於回匪。升坡入古浪峽。長約二十里。松林山在其南。上產杉樹。鐵櫃山在其北。巔有佛宇。兩山逼束。古浪河寬不數丈。形勢險要。大似河南函谷。道循松林山麓。峻坂頑石。相望於途。征人至此。多下車徒行。道傍有大白石。矗立。相傳其石粉末。力能催生。過客每敲剝少許以去。故四面班痕甚多。逮出峻口。河身更窄。巨石林立。水湍有聲。道南有石壁如門。二十三里金家灣。車陷入冰。牽挽半時。始獲脫險。車行澗上。巉石奔流。間見水磨。推磨有聲。七里古浪縣。尖城周二里許。頗有商務。時近舊歷年節。春聯輝煌奪目。四郊高原平闊。溝渠洞開。南引祁連雪水灌溉。田疇。聞夏秋間。到處流聲潺潺。尖後行未十里。迎面人來。皆云前途有番子行劫。當飭衛送馬兵。戒嚴前進。二十八里雙搭堡。入武威界十里。有土阜當道。中裂大罅。僅通一車。五里大墩。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頗有道柳與隴樹。下午

多行溝中。

▲一月二十二日晴 以欲早達涼州。上午四時發大墩。十七里靖邊驛。堡內皆頽垣。二十三里河東堡。堡已廢。僅土屋十餘戶。過此走入沙灘。車行甚艱。十七里大河驛。尖尖後道南時見祁連山脈。層峯積雪。景緻幽然可愛。三十里涼州東關。鐘已四下。住。是日行八十五里。沿途堡市多被回匪蹂躪。元氣未復。到處呈荒涼之象。明日爲舊歷元旦。此處官廳仍循舊習拜年。余卽往訪道尹鎮台。爲免明日無謂酬應也。道尹馬麟翼振吾。接談盡歡。鎮台馬麟。因公在省。入夜。武威知事康敷鎔來請去縣署度歲。辭未行。夜闌鞭砲聲響。震動耳鼓。是則商民歡喜心之大集合也。

▲一日二十三日晴 住涼州。上午康敷鎔復來邀飲。馬紹先（護理鎮印）馬振吾二君。先後來報謁。傍午策馬遊大雲寺。左有鐘樓。建築頗大。上懸巨鐘。重數千斤。聲音宏永。其酸化剝落處。色若赤金。未載鑄造年號。讀其碑記。則謂爲前涼王張氏物。五金皆備。右爲慶雲寺。寺後浮屠高十餘級。夕陽西照。其影爲倒。故俗又呼倒影塔。與大雲寺後者。若雙岑並峙。甚爲可觀。繼出北門。至雷台。有殞石二。圓徑皆二三寸。長者二尺餘。短者約長者三之二。涼州城周十二里。商務雖未甚形發達。而四郊皆廣大平野。隴樹繁密。頗徵富庶。亦隴右一都會。南北朝時。前後南北西五涼。相繼割據河西。均以涼州爲根據地。其重要可知矣。城內福音堂。卽昔兩廣總督牛鑑住宅所改。宅後花園牆壁。皆大理石鑲成。門窗以紫檀木爲之。糜費數十萬金。厥後門祚衰落。爲某學使以三千金購去。牛繼林文忠後。喪權辱國。毫無心肝。其亡也忽。殆亦上天降罰也歟。又有西夏古碑。皆西夏文字。鮮有辨者。近人頗寶重之。余以行期迫促。未及訪拓。甚爲悵然。城東北三里有滿城。居旗丁千餘。生計艱窘。同於莊浪。滿洲入主中國。旗人皆予優待。不事

生產。且習驕惰。民國代興。籌畫八旗生計。遂成重大問題。傍晚就康陶然夜宴。所食皆川味。醉飽而反。

▲一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九時半發涼州道。傍青塚累累。亘八九里。義塚歟。抑戰骨歟。莫之或知。十四里郭家鋪。砂磧廣大。頑石觸輪。車甚顛播。二十里四十里鋪。卽永懷渠。時已下午三時。以趕宿站不及。遂宿於此。是日行四十一里。沿途村落。皆家自爲壘。高建門樓。以備瞭望守禦。大類秦豫之寨堡。詢之土人。則謂明代蒙古寇邊劫掠。歲無虛日。居民築此。互爲守望。賊至閉門升樓射擊。以資抵禦。羣莊犄角。賊無所得。恒自退去。迄今相沿未改。案此法頗良。具有墜壁清野遺意。盜匪縱橫之區。皆可師以行之。宿處鋪店二十餘家。半皆崩塌。土人圍地賭博。興致勃然。小孩腰挂銅錢。互相炫耀。此皆舊歷新禧應時之點綴品也。

▲一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七時發四十里鋪。行砂磧中。石如拳卵。車甚遲滯。十里懷安驛。迤西小水無數。水皆冰冷。甚滑馬蹄。十里隆昌堡。車軸脫門。乃易騎行。十里豐樂堡。尖堡已廢。僅居民數十家。尖後仍騎行。石子塞途。如午。前二十里柔遠驛。入永昌界。十里八壩堡。住。是日行六十里。鋪店三十餘家。半皆頽塌。堡東有閣當道。曰火祖樓。塑像皆作警形。不知何故。豈鬼神禍福無憑。而故以是誚之耶。

▲一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七時發八壩。西北行三十里。三十里鋪。一名通津堡。易騎行二十里。東崗。卽十里鋪。有田畦村莊十里。永昌東關。車後二時始到。以前進須六十里。方有驛站。因宿於此。是日行六十里。沿途市堡皆塌。渺無居人。無有尖處。惟路視昨日所經。較少石子。且有道柳。飯後策馬遊城北。金川寺及海子。金川寺建於唐代。俗稱油神宮。依崗爲屋。拾級登覽。橫梁照面。二山遠峙。恍若南屏。東偏水雲觀。有亭可以坐翫。後院觀河樓。面山環渠。渠

岸紅柳成林。廣長里許。西面緊臨海子。遊鱗可數。山水清音。足稱幽絕。寺前有泉曰馬家。其流與藥葫蘆諸泉合流。經寺西。瀦爲海子。實池也。水上蒲藻蘋繁之屬。約十餘種。中有觀音韋陀二閣。通之以橋。池周楊榆蔚然深秀。夏秋清爽宜人。可以避暑。池東有龍王三教二宮。遊廊飛閣。依崗而建。布置咸宜。足供遊覽。池西崗陀起伏。壇廟羅列。關帝廟後。浮屠高聳。與在金川寺者若雙岑對峙。池水向北溢流。屈曲由石罅湍激而下。合北山諸泉爲金川水。經金川峽東南流七十里。溉寧遠堡田數百頃。爲永昌沃壤。沿河上下。水磨復以十數。水利亦云溥矣。金川北有武當山。以巔有真武廟得名。去金川寺才數里。自下而上。佛宇鱗次相接。亦足登遊。歸途便訪永昌知事閻權。接待盡歡。傍晚閣攜縣志來寓。談一時始去。志爲清嘉慶時邑人南濟漢所纂。朽腐不堪。永昌城周七里有奇。滿目荒涼。全縣人口。在回亂前有二十餘萬。現僅三萬餘人。亂後五十餘年。元氣猶未恢復。歷任邑宰。其能辭勞徠安輯之咎耶。

▲一月二十七日晴。上午六時半。發永昌。出西門西行。冰塊塞途。橫道而北。此皆夏秋南山雪融。居民引水灌田之溝渠也。十里。十里鋪。迤西道柳多能成行。爲蘭州以來所僅見。十里水磨關。明代焉支山番民互市處也。昔頗繁盛。自經回亂。塌房廢院。十居七八。下坡渡水磨河。卽金川上流。十五里大河口。有店鋪數家。西北行數里。入長闊荒磧。升降沙崗無數。遍地黃色衰草。土人呼曰芨芨。刈作繩席。山石深黑。上覆琉色。似爲鐵礦。已現苗者。十里空心墩。道左有明代將軍張臣紀功碑。十五里水泉驛。宿。是日行六十二里。沿途頑石當道。土路甚稀。遠當七八十里云。堡內居民約五六十家。空地甚多。有回回馬某。與余護送回兵友善。延余至家。饗以牛羊肉。並貽一羊羔作路菜。狀甚禮敬。甘涼鄉間自治區域。恒稱某渠某壩。如永懷渠八壩之類。亦猶吾湘之稱某團。山東之稱某莊。江浙之稱某圩。

日本稱某町村耳。

▲一月二十八日晴。上午二時半發水泉驛西行。寒風透幕。重裘無溫。二十里古城窪。漢日勒縣故墟也。天猶未曙。自是以西。即山丹縣境。十里定羌廟。天始大明。有廢堡。依邊牆。南北兩山漸相近接。車行峽中。南望焉支山。層峯積雪。蜿蜒若畫。山中產藥材三十餘種。大黃最佳。故亦稱大黃山。實祁連北支也。袤延百餘里。山麓四面。草場洞開。最宜遊牧。西南傍祁連方面。水草尤美。漢武遣將攻取祁連焉支二山。置張掖郡縣。以斷匈奴右臂。匈奴爲之歌云。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可見伊古以來。二山皆要地也。五里山丹峽。亂山環抱。頑石崢嶸。車甚顛播。盤旋曲折。約數十里。形勢險要。比於函谷。南下西寧。東取涼州。西出玉關。此皆必經之途。前清屢次回亂。匪皆先據此地。搶硝掠馬。備圖大舉。守口將士。亦恒立營山巔。南北夾峙。防匪佔領。憑高擊下。五里出峽。即峽口驛。尖有城。內外居民八九十家。城中掘井十餘丈。無水。皆賴城東石井水爲飲料。若在戰時。甚危險也。城長方形。周約三里。北垣屬於邊牆。飯後騎行。草灘高平。四望無旣。十五里豐城鋪。有店鋪十餘家。十里王城鋪。其南有土堡。無居人。迤西漸有崗阜。道尙寬平。十五里新河驛。宿。是日行九十里。自定羌廟以西。沿途皆有邊牆入眼。其完整者。高約二丈。寬數尺。無梁口。新河驛有土堡。周約三里。店鋪四五十家。稍有商務。西門外且多新屋。刻值舊曆新正。人民着滿清冠服拜年者。往來街市不絕。市中關帝廟。有二碑屹立。一義勇武安王廟。建立碑記。明宏治七年立。字跡剝蝕不可讀。一山丹北山漢夷分界碑記。清道光九年立。謂邊外六十里內。仍准漢民採牧。以外爲蒙古住牧。云。晚食米飯。米視永昌所食者爲佳。酷似台灣所產之上米。

▲一月二十九日晴 上午六時發新河驛西北行經三十里鋪二十里鋪十里鋪皆有邨堡二十里鋪店鋪尤多可供尖宿道平如砥地味亦腴三十五里折行山丹河灘中有石觸輪車行頗困五里山丹縣東關尖城周七里城北長山東起峽口西至肅州綿亘三百餘里隨地異名皆合黎也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卽此城內渠水暢流商民沿渠列市頗形殷富街道亦寬惜渠水四溢遍地結冰有礙馬行午後騎行渡三丹河卽弱水東源下流經東樂城北會洪水至甘州會西源張掖河水勢始大十里大佛寺寺依獅山東麓建於明代太監規模宏敞大佛高十丈覆屋七層登最上層（共百五十餘級）始見佛首視直隸正定陝西邠州兩大佛更大矣山丹河屈經其東北而西流合黎長山遠拱若屏左近山嘴亭榭多處景致頗佳征夫過此多登覽焉山麓瀉鹵滿地雨後經日色白如鹽三里渡河二里十五里鋪五里二十里鋪均有店鋪樹木溝渠相望於道風景近似南方西來僅見者也六里大橋寨過橋入東樂界中經砂磧十五里東樂住是日行八十二里城周僅二里半所經縣城之小此爲第一清爲張掖分縣治以縣丞民國二年始升爲縣居民稀少滿目荒涼不及南方之一小市鎮轄境南百里北十里東西各十五里云。

▲一月三十日晴 上午六時發東樂初行土溝繼走沙灘十里山陽鋪入張掖界十里夾字墩有店鋪二三十家又數里渡一河車陷於冰幾經牽挽始出七里古城子尖漢屋蘭縣清仁壽驛也街市百餘家繁盛勝於東樂十里蘇灘堡入大沙灘長廣約十里四周隴樹成林若綠垣然涉一大水十二里二十里鋪附近盛產沙棗自是迄於甘州東關四望村落不斷樹木扶疎田園肥美饒有南方景象二十二里甘州南關住是日行七十一里昨今兩日所

經道北皆有邊牆。斷續相望。甘州城周十二里。城中樹木茂密。遠望恍若森林。商務繁盛。可比蘭州。皮毛氈毯藥材。大米。皆出口。大宗。地當羌夷要津。河西孔道。故清駐甘肅提督於此。今猶甘省四大繁缺（天水、皋蘭、武威、張掖）之一。自涼州西抵肅州。南境山脈。皆爲祁連。冰雪深積。終年不消。每歲春夏稍漸融化。萬壑成溪。聚流爲河。居民分引多渠。灌溉田畝。爲利甚溥。北史崔浩謂雪液裁能斂塵。何得通渠灌溉。是真一孔之見。不知天下水源。資雪者恒十六七。吾楚昔人詩云。巴蜀雪消西水來。可謂能紀實矣。

▲一月三十一日晴 上午十時。謁提督上元焦大聚。字凱泉。係左文襄部將。豐鑠和藹。誠篤人也。甘省西路武職。概沿清制。提鎮協參遊擊管帶守府諸名目。當局不爲釐正。是亦內政污點。或謂西北民性愚魯。性於積習。非此不足以資震懾。此殆曲爲解說耳。繞道至宏仁寺。俗呼大佛寺。創建於西夏。重修於有明。正殿偃臥大佛。長約十丈。首高丈餘。山丹而後。又一大佛也。寺後有塔。內列同形小塔無數。各藏偶像。排列整齊。頗有可觀。寺前有小寺。土人呼玲瓏寺。其西數十武。爲木塔寺。實無塔。亦一巨寺。中有銅佛。古色爛然。繼至甘泉寺。寺枕城垣。建於泉上。前有大圓井。一繚以雕欄。中架飛杠。水清攝影。遊魚可數。圓井之前。小方井二。居民於茲汲取飲水。方井之前。有龍王廟。廟後有大滂池。寬廣數畝。甘泉尾閭在焉。刻已冰合。白光可鑑。井右卽甘泉書院。院左有五雲樓。高踞城垣。全城在望。風景極佳。復出西門。至西王母宮。建築亦壯麗。西王母本唐虞時番夷部落之名。猶唐之東女西女。元之八百媳婦。今塑爲美女。被以後代后妃服飾。創斯舉者。亦太不學矣。下午一時啓行。繞城至西門。西北行。道路平坦。渠邨樹木。連綿不斷。十五里謝家灣。折北。循黑水東岸沙灘行。河不甚寬。卽弱水西源。又名張掖河。非禹貢所謂黑水也。渡木橋。

一長五尺寬丈餘。每歲春夏祁連雪消。山洪奔注。河水泛濫。橋輒冲毀。故至秋末。重須修整。以濟行人。此在甘涼皆然。不僅此橋已也。過此向西曲折行沙灘。卽黑河故道。廣二三十里。長半之中。涉小溝無數。皆黑水分流。踏冰而過。車行頗困。十里崖子堡。俗稱二十里鋪。人家八九時已黃昏。住是日行二十五里。

▲二月一日晴 上午五時發崖子堡。過河西行沙地。車無磷磷之聲。輻起沙瀉。如磨吐粉。廣長均十餘里。四周有遠樹。二十七里沙井驛。入撫彝界。鋪店二三十家。可尖宿。自是而西北。村堡隴樹。時入眼簾。二十里涉沙河。卽響山河。下流入弱水。車又陷冰。以十餘人牽挽抬積。始得出險。登岸卽沙河堡。尖附近村落稠密。尤多梨棗。尖後經大灘。灘彌望皆白。如落重霜。長約二十里。廣三之一。道北遠望。村舍樹木。斷續不絕。二十里廣屯堡。俗呼小屯。十里古寨堡。過此入沙山。土人呼沙窩子。馬蹄無聲。飛沙蔽目。十里撫彝縣。宿是日行八十七里。未出玉門。已經兩度流沙。流沙豈僅沙州有也。城周一里四分。視東樂更小。荒涼亦如之。清爲廳治。駐通判。民國改爲縣。城內外居民二百餘戶。轄地聞頗肥沃云。

▲二月二日晴 上午五時半發撫彝西北行。沿途斥鹵彌望。十五里雙泉堡。五里魯灣墩。入高台界。其地有大草灘。夏日附近村民羣牧於此。五里渠口堡。村落漸密。十五里高台縣。尖高台城周五里半。白楊滿城。繁秀參天。居民稠密。頗有商務。今日值迎春期。近郭鄉民均來觀覽。街衢巷口擁擠不堪。城西三里。有月牙湖。彌望沮洳。築堤架橋。夏日遊觀。饒有清趣。飯後西行十五里。台子寺。爲西涼李嵩臺址。後人建寺其上。地勢頗高。縣名本此。過宣化樂善。安定三堡。至羊達子堡。皆有村市。自渠口堡以來。村落連結。隴樹縱橫。溝渠夾道。熟田滿原。盛產稻米。比於甘州。城

西夏人烟稠密。隨在可以尖宿。亦河西繁盛地也。十七里擺浪河。卽羊達子河。道左爲大荒野。道右遠處有村堡樹林。十八里黑泉驛。宿。是日行九十里。堡周三里三分。居民二三十家。堡南有三泉湧出。水色深綠。驛名所由起也。

▲二月三日晴 上午六時發黑泉驛西北行。道左爲廣大荒原。道右有遠村隴樹二十里。入大沙崗。荒沙連積。如垣如阜。四里花牆堡。居民四五十戶。地甚沮洳。有草結實如球。中產蚊蚋。夏秋旅人經此。不堪其苦。十二里紅寺坡。寺在高阜。牆墜紅土。沙厚澀輪。車行維艱。盤曲上坡。如登六盤。升至高處。北望弱水。盡成堅冰。白光一道。環繞合黎。幽逸可愛。十里山嘴墩。下坡入溝。十五里深溝驛。尖店鋪八九。食物草料。皆自遠處運來。價值特昂。尖後行鹼灘。四望無旣。路尙寬平。間有水草。三十里鹽池堡。住。是日行八十六里。民居七八十家。鹽池在堡北里許山下。東西長八九里。南北寬約里許。夏秋池水蒸發。結晶成鹽。土人取之。運銷各處。

▲二月四日晴寒甚 上午四時發鹽池堡西行荒原。道平而坦。兩傍鹼厚如霜。土鬆沒脛。四十里雙井驛。尖居民十餘家。灰麵麩料。皆來自肅州。本地一無所產。飯後仍行荒原鹼灘。十五里營兒堡。土屋三四五里。界牌墩。入酒泉界。二十里黃泥堡。始見人烟樹木。連日荒烟蔓草。極目蕭條。心悶欲死。驟睹此境。精神爲之一快。二十里臨水驛。宿。是日行一百里。沿途地平多草。南阻祁連。北至土山。廣達數十百里。莽莽平原。似經先民開闢。而歲久荒蕪者。有賢邑宰。招民教耕。廣開溝渠。南引雪水。以資灌溉。熟田萬頃。當不難得。驛中民居八九十戶。附近村落亦密。頗有商務。各項徵稅局卡。皆具。酒泉東方一市鎮也。臨水卽紅水。下流合討來河。北入弱水。驛名本之。

▲二月五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臨水驛。涉三土橋。皆跨臨水。樹木繁秀。村落稠密。溝渠熟田。連綿不斷。十里雙橋。

墩多廢屋二十九里。永固橋橋臨討來支流二里。入酒泉東郭一里。城內住是日行四十二里。自蘭州至此共程一千四百六十里。城周七里三分。中建鼓樓高入雲表。四向有額。曰東迎華嶽。西達伊吾。南望祁連。北通沙漠。商務亦頗發達。比於涼州。明日爲舊歷元宵。街衢密樹木坊。飾以顏色雕刻。甚爲美觀。上題火樹銀花。玉街馳馬。金錢買夜。春明富貴諸語。商店民家。又皆張燈結綵。燃放鞭砲。復有高脚戲隊。（扮演生日丑淨。縛木於足以代步。）遊跳飛舞。布紫長龍。滾地高蹈。鼓樂聲曲調聲相間而作。紅男綠女。觀者填巷。表面觀之。遍呈歌舞昇平之象。南方鬧年。未能望其肩背。祁韻士萬里行程記。極言肅州繁華。其殆專指新年也歟。飯後乘馬訪潘道尹齡臯。張鎮台和遜。迎送皆升砲奏樂。全然滿清舊習。使清代逸臣睹此。定興故宮禾黍之感。繼訪酒泉知事王炳。並晤禁煙委員劉某。

▲二月六日晴 住肅州。上午張謙齋潘齡臯王炳三君相繼來報謁。午正出游街市。鄉民鬧燈更盛。昨日屋頂街沿人山人海。車水馬龍。肩摩踵接。笑語喧譁。令人頭暈。鄉間婦女多乘牛車來觀。村裝野俏。鬪媚爭妍。迄於深夜。猶未少休。甘肅土人男多結辮。虱積如蟻。污穢不堪。女皆纏足。膝行操作。等於禽獸。執政者不聞曉諭紳民。教民剪辮。令女放足。聽其自生自滅。下墮劣等民族。又奚貴有此牧民者耶。而貧家兒女多未着袴。囚首垢面。望之作嘔。隴西更甚於隴東。官紳亦視若無睹。至佛宇神廟。則極其壯麗宏大。金碧輝煌。萬金一擲。毫不之吝。卽在東南富省。亦非多觀。是雖邊民迷信過深。自甘窘窶。作此無益。苟上等社會。不爲提倡。釀錢於民。亦未必肯如茲浪費也。自生計上言。與其集此鉅金。獻媚偶像。愈苦吾民。孰若以之廣開工場。多造需要之品。以利民用。積久成俗。未始無庶富之希望。余自西來。每睹民居之陋穢。神廟之宏偉。輒憐平民之愚魯。而痛官紳之不學。幸望甘省當局力矯舊習。出而救

濟之也。

▲二月七日晴 住肅州。甘肅西南兩路。皆有土司雜處。部落甚多。其著稱者。惟臨潭（舊洮州）楊土司。與平番魯土司。楊土司世居卓泥堡。清同治時。有楊元者。以助勦回匪有功。政府獎以頭品頂戴。其子作霖。亦以軍功得職。如父。代增勢力。日益強大。四近土司皆弱小。鮮不舉土歸附。以故洮南西寧之間。與夫四川松潘所屬土司。皆歸管轄。封疆千餘里。儼然牧伯。其於所轄土民。阻遏讀書。魚肉備至。地僻官遠。控訴無從。官以舊章優待土司。控亦莫申。冤屈。土民長困水火。甚爲可憐。平番魯土司。居縣城西百四十里之連城。明清兩朝。代有達官。頗知文學。所轄土司。南至皋蘭張家灣。導河思家台。碾北之川口等處。北至鎮羌喜鵲嶺。西至西寧冰溝口。地廣亦數百里。又上馬爾等番民八族。（青海遷來）與納糧番民華藏上托等十一族。及貢馬番民羅家等八族。亦歸兼轄約束。其於土民。鮮聞虐待。此蓋貴而知書。殘忍刻薄之習。潛移默化。有以致之也。惟茲土司。無論何部。風俗習慣。多與漢民懸殊。前清徒事羈縻。益與國家主義。背道而馳。幾致不可收拾。眉睫若能改土歸流。固爲上策。否則亦須採取干涉主義。制限其權力。損益其政俗。代興其教育。使之漸就範圍。隱歸同化。決不可漫存優待。任其自由。長爲化外頑民。下午乘轎車出南門。遊陳家花園。園分桃李杏三圃。基址宏敞。雜植羣卉。花徑草蹊。區劃整然。惜皆落葉植物。枯枝老幹。無可觀賞。若在夏時。必饒趣味。入門。左有廳事。額題可園。足供坐翫。前進十數武。爲一覽亭。全園在望。頗極幽雅。其東卽凝香齋。已傾圮。園中牆垣多頹。花畦蕪萊。是宜亟加修葺者也。遊畢。入城。瞻覽左公祠。金公祠。左祠旁南門城牆。敗瓦頹垣。不堪入目。正殿鳥糞滿地。甚形荒涼。文襄建功西陲。肅州爲其大本營所在。駐紮頗久。身亡未幾。廟敗如斯。

本地士民崇拜英雄之心。無乃太薄弱乎。金祠祀忠介公順。清伊犁將軍也。棟宇輝煌。廟貌猶新。入夜就張和遜潘錫九王笏卿三君公宴。

▲二月八日晴。住肅州。甘肅西南地鄰青海。甘涼肅三屬南境。與西寧府轄邊縣。類皆雜居番族。而循化貴德兩屬。番族幾十之七八。（貴德番族。強半爲循化所轄。）族依所居水山。別其名號。各尊一人爲酋。稱曰洪布。（漢語官長。）多世及其經。報部承襲。與載於官書者。卽爲土司。洪布大者曰昂鎖。或稱浪借。羣若干族。戴一招提。（漢語曰寺。）以司兵刑錢穀。寺有呼圖克圖。（漢語活佛。）執行政務。活佛冠蓋服輿。悉黃如帝者。其貴賤強弱。視所統番族多寡而差。位不世襲。強執番童。謂之轉世。冠以舊名。歷世不改。權利所在。人爭趨之。轉世佛童所在。出現。搆訟行賄。百弊叢生。及其結果。轉世之佛。總在昂鎖有財力者之門。執政喇嘛。利立幼佛。稍長。益以聲色。智者倖存。愚者不活。嗚呼。佛亦苦矣。活佛之牟利也。假金番民農商。倍重其息。而農商每歲所獲。又以金額三分之二。獻於活佛。受戴哈達。歸誇儕輩。羣相倣倣。青海漠北各蒙古。亦不憚跋涉。遠來貢獻。拉布楞隆務二寺之藏。擬於金穴。有自然已。番俗樂爲喇嘛。民十而僧五。問其部族。數寺以對。詢其戶口。數僧以對。循化南番各寺。拉布楞最大。有僧五千。其次曰黑錯。曰卡家。曰阿木撥。曰合隆哇。曰沙溝。曰上火力藏。曰下火力藏。曰白石崖。僧三四百。或六七百。西番各寺。隆務最大。有僧二千。其次曰朶楞。曰邊堵。僧三五百。其他小寺無算。僧數十。或一二百。貴德番族各寺。工巴最著。其次曰白佛。曰國巴。曰思得六。曰恩古魯。曰迭纏。凡二十餘所。番族俗事。畜牧。畋獵。耕者不及十一。山多地寒。穀只青稞。粟麥。茶布。仰給內地。交易以尺布或錢二十五文爲一陌。性多愚樸。間有點者。苟挾其詐。卽驚爲佛。赧顏不辯。此猶

勝於漢人也。下午以明日啓行出關。至鎮道縣三署辭行。繞道登北門城樓。全城在望。前有祁連。層峯屏峙。後有討來。曲折縈繞。西瞻峪關。要塞天然。東望驛路。蜿蜒一線。憑欄極目。境界頗寬。曩左侯西征。曾留攻城砲三。鎮此北門。現爲鎮署移去。列之大堂。下樓出北門。循討來支渠。繞城而東。長楊成行。流聲悠悠。至酒泉官廳。入門。卽清勵樓。左文昌閣。右奎星樓。皆有雕欄飛橋相通。棚板頽缺。步履心危。進二門。有大字橫額。題古酒泉三字。內卽澄清堂。額曰大地醍醐。聯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卽學佛。有卽學仙。皆左文襄手筆。後院酒泉在焉。古稱泉味如酒。今飲其水。不甚甘冽。泉爲方形。水甚清潔。北流入池。池北有亭。曰摘芳。亭後復有大池。廣約二畝。圩堤外繞。蘆葦內殖。層冰映白。景色極佳。院中亭榭就頽。院周牆垣多圯。無人修葺。滋可惜耳。聯語甚多。佳構不鮮。其中權作醉翁亭。一場清風。留小酌。何須醒酒石。百年幾日引流觴。與中聖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二聯尤余所愛。東偏有小花園。花木無多。樓曰酒醒。亦屬破屋。西距數十武。有五塔列峙。皆曰白骨。其下則回亂時。攻取肅州陣亡將士忠骸之叢塚也。

▲二月九日陰。住肅州。大風飛沙。黃塵彌望。以車未齊。莫能成行。甘肅全省。漢回錯處。回居十分之四。（河州寧夏則十之七八。）婚姻不通。教育各殊。爾虞我詐。仇怨相尋。睚眦小故。動釀大變。積隙甚深。融洽匪易。前清甘省回亂。間世一發。愈出愈烈。殊堪浩嘆。順治五年。甘州回將米刺印反。狄道（舊臨洮）回衆應之。戕官據城。蔓及鞏昌。擁立僞延長王朱識錄。副將馬寧。遊擊張勇。擊平之。同時米黨丁國棟。跳據肅州。糾合塞外。莠回。立哈密。魯巴拜之子土倫泰爲王。河西郡縣爲之動搖。總督孟喬芳討平之。斬國棟。土倫泰。暨塞外回將六人。乾隆二十六年。定西（

舊安定)回族馬明心創立新教。幾釀動亂。四十六年春。循化撒拉回(撒拉以羌而奉回教。回得撒拉愈有所挾)蘇四十三爭教肇變。陷河州。攻省城。據華林山。大學士阿桂來討。六月乃定。越三年。固原所屬新教回民田五叛。破西安堡。掠靖遠。總督李侍堯勦敗之。田五傷斃。餘黨張文慶等。糾衆聚通渭縣北之石峯堡。福康安督師。阿桂繼進。自夏至秋。僅而克之。此猶亂之在一隅者。若同治回亂。其禍最烈。全省皆遭蹂躪。河西尤無完土。茲略紀之以知其慘。同治初元。陝回肇亂。河州回匪響應。狄道、金縣相繼殘破。河西諸回蠢蠢欲動。甘涼漢人乃盡戮回子。謂之洗回。其幸脫者。東走鞏夏之金積堡。南遁西鞏之大通。煽動諸回。作亂復仇。四年二月。河西南山獵回叛。陷嘉峪關。肅州諸回相繼叛變。六年八月。河州回匪進犯蘭州。安字營營官陣亡。調河州鎮三營擊却之。十一年正月。河州回酋馬占鰲遣悍黨兩敗左文襄大兵於安定之三甲集。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戰歿。陳湜各營皆退舍。省會大震。嗣以馬會來降。幸得撫定。十二年二月。陝回白彥虎之黨四千人。自湟中竄扁都口。出山掠甘州。撫彝高臺鎮夷而西。聲援肅回。左文襄令部將楊世俊等迭敗之。白逆由間道出塞。十三年冬。馬占鰲黨閔殿臣復叛於河州。擊潰各路防營。勢甚猖獗。西甯道劉錦棠間關赴援。累戰平之。此次回亂。以左文襄之雄才大略。猶用兵十萬。費時數年。始得平定。亦云劇矣。余自度隴以來。無日不睹回匪蹂躪之跡。蘭洲西迄肅州。更頽垣塌院。相望於途。亂已五十餘年。猶復荒涼如是。當時塗炭情形。甯堪設想。夫回教之在甘肅。甘人以其語言衣服。皆與漢同。呼曰漢回。亦稱小教。其逃回入漢者。彼族謂之反教。改從青海蒙古者。謂之駝毛達子。漢人從回者。謂之隨教。俗尊阿渾若帝天。阿渾(即禮拜寺主)倚其掌教之權。得扑責回民。回民有吉凶事。必往禮拜堂誦可蘭經。而平日於阿渾又皆有賄賂。金粟畜產。無

物不納。亦猶番寺活佛之聚斂。於是阿渾爭立新教。名目繁多。河湟尤甚。大率杜撰欺人。詢以摩罕默得源流。茫然罔曉。惟喋喋焉互爭門戶。官若詰問。則又合而抗官。其刁頑類如此。金縣清水驛。有創新教回民馬元裝。彼族尊爲聖人。其誕辰全國回族皆來祝賀。土耳其民亦有至者。魔力偉大。幾甲西戎。回民不啖豕肉。（本草言豕性寒損人。）不嗜鴉片。勤樸尙義。勇敢善鬪。戒飲酒。戒吸烟。是皆勝於漢人之處。而無識之徒。往往自詡華族。賤視回民。詬爲異類。不知今之華族。如北方金劉石苻元李安蕭趙諸氏。其中皆雜戎種。又何厚彼而薄此乎。余願秦隴士民。本張子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心。蠲其小忿。厚遇回民。採其所長。教其所短。誘令漸就同化。勿再閱牆傷國元氣。亦望陝甘諸回。師元代廉希憲受孔子戒。漢唐時諸番請將改姓歸化之旨。自泯畛域。與漢通婚。受漢教育。輸誠內向。作國良民。勿自外於五族共和。則幸甚矣。

▲二月十日晴 上午十時發肅州。出北門過稅關。中俄條約開嘉峪關爲商埠。而貿易實在肅州。據稅員云。上年稅收之銳減。一因俄國軍興。工廠停工。無貨輸出。一因販賣鴉片。利息較鉅。普通商貨。鮮人運買。五里過討來川。依河灘行。碎石佈地。車頗顛播。二十里丁家壩。有土屋數家。自是迄嘉峪關前。一望戈壁。石如拳卵。車行其上。顛播不堪。三十四里嘉峪關城。住是日行六十里。東南距蘭州一千五百二十里。關北平岡。有嘉峪山。卽關名所由起。關有內外二城。內城甚小。僅容衙署。外城較大。周二百二十二丈。居民三十餘家。近郊共百餘戶。城居山坡。南據紅山。祁連。北依黑山。牌樓。關適居中。繞以邊牆。形勢險要。足資扼守。清於此設遊擊。駐兵四百餘名。屢經裁撤。今餘三十餘人。且皆疲卒。近調紮肅州巡防營。兵額亦僅兩哨。兵單如斯。一遇寇驚。恐難爲守。况新疆孤懸西陲。逼處英俄兩

大之間。是關又其後路第一衝地。不有重兵長駐。遠不足壯天山南北之聲援。近不能懾番回之跳梁。尙望軍政當局。及早一注意焉。傍晚以車中晝寢。傷風寒熱交作。不能晚膳。擁被入寢。閱遊擊周管帶來謁。亦未起與酬酢。

▲二月十一日晴大風。出關以西有宿站。無尖站。車多夜行。上午七時。周炳南請去營部早宴。以病辭。八時發嘉峪關。出西門。道右有碑。題天下雄關四字。迤西積阜累累。忽起忽伏。高逾數尺。車疲升降。四十里。雙井堡。舊有土城。甚大。居民六十餘家。淘金過活。今則塌房廢院。滿目荒野。所僅存者。土屋二三。有老兵一人。治茶以售。過客七里。入玉門界。四十三里。惠回驛。住。是日行九十里。實不足八十里云。沿途戈壁遼廓。渺無邨樹。北負長嶺黑山。南望大小紅山。皆屬童山荒嶠。又復風打車篷。瑟瑟有聲。冷氣逼人。不敢啟簾。蓋戈壁四望平闊。障蔽無物。風來迅烈。較內地爲利害也。驛中居民二十餘家。白楊河經其東。水清而甘。老楊數十株。成行而秀。黃草白沙中。忽然睹此。心神亦快。驛東半里。卽惠回軍塘。土屋十餘。皆謫戍及營勇流寓於此。(清制軍塘屬標營節制。驛站由府縣管轄。)驛西土堡。亦有居民十餘家。回亂以前。堡中皆回民。今絕種矣。清同治回亂。其攻破嘉峪關者。卽此堡回民。與南山獵回所爲。

▲二月十二日晴。上午六時發惠回驛。仍行戈壁。培塿起伏。盤旋登降。御者呼爲九溝十八坡。滿地皆黑色碎石。蓋太古火山噴燄所致也。十七里。鬪馬城。卽晉驛馬縣故墟。十三里。火燒溝軍塘。民居十一家。有新開尖店。白楊河經其左。水流頗大。可引渠溉田。十五里。膝膊蓋子卡。過此草灘寬平。廣數十里。最宜遊牧。並可耕種。二十三里。赤金湖。土屋八九。甚形貧瘠。車夫護從於此。燒茶小憩。自此南行。八日程。大紅溝。小紅溝。盛產赤金。清光宣時。土人歲裹

餽糧往探者。達千餘人。今猶年有數百。茶後西北行二十里。道南四五里間。村樹叢蔚。詢卽赤金堡。唐玉門縣也。居民數十家。其東南數里有石油河。產石油甚豐。德人曾攜往上海化驗。純油有百分之五十。惜在窮荒大漠。交通梗塞。坐睹大利遺棄耳。十七里赤金河。源出祁連山中。西北流經鴉兒河口。上赤金紅山寺。赤金堡。赤金峽。瀦爲花海。子河左邨樹啣結亘數里。五里赤金峽。宿是日行百有十里。沿途間有土路草灘與白楊土屋。不似昨日一望戈壁。峽地險要。明代戍邊將士常據此禦賊。居民二三十家。白楊成林。河水繞流。塞外有此亦稱佳地。

▲二月十三日晴 上午七時發赤金峽行戈壁。東西寬八十里。南北長倍之。碎石整砂。車聲嘹嘹。四十里高見灘。有石碣。字跡剝落不可辨。二十里三十里井子。有井深十丈。馳目四望。恍若海洋。不見邊際。回顧赤金峽。則入地平。僅在隱約中矣。二十里渡鞏昌河。蘇賴河之汊也。稍見村樹。五里大東渠軍塘。五里玉門縣南門。宿是日行九十里。玉門城周三里三分。只南北二門。城中人烟頗密。老楊極多。古幹數抱。皆數百年前物。出關以來所僅見。同治回亂。此城幸全。所以有此。西北各地商店。貨櫃橫塞店房。出入皆躍而過。商貨多冠南字。如南紙南糖南酒南式點心之類。 (陝境尤多) 而蘭州以西。計算帳項。更有滿錢虛錢之分。滿爲十足。虛則九折。此類商業習慣。又南方所無有也。

▲二月十四日晴 上午八時發玉門縣。出北門。西北行。渠水村樹。猶形豐美。四里過城河橋 (卽蘇賴支渠) 復行戈壁。長五十里。寬約三十里。堅砂卵石。鋪地成青。右顧遠樹成行。左眺遼廓無邊。冷風撲面。寒氣逼人。二十六里西井子。屋類井湮。西往者呼三十里店子。東來者呼二十里腰站。道北遙見村樹。詢係頭道溝莊。二十里渡二道溝。

河入安西縣境。卽三道溝街。宿。是日行五十里。在回亂前街市及附近居民。四五百家。今僅百家左右。商務可比玉門縣城。楊榆滿野。古樹在市。安西東方大市集也。市西有堡。清設都司。今猶未裁。有疲兵十餘人。皆住市內。傍晚大風怒號。如萬馬奔騰。聽之可怖。

▲二月十五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三道溝。道傍樹木茂密。熟田頗多。間有古樹。近似關內氣象。渡三道溝河。下坡。行四道溝沙灘。二十里。柳溝驛。漢淵泉縣舊址。堡空無人。稍東卽二十里鋪。亦僅頽垣一片。十一里。六道溝。有關帝廟及土屋二三。可以茶尖。七里。七道溝腰站。古楊數株。土屋一家。車夫護從。在此燒茶食餅。四十七里。布隆吉城。宿。是日行八十五里。自二十里鋪以西。草地平闊。南北達百餘里。土厚而沃。又有溝流。最便開墾。而由七道溝迄布隆吉城。地尤沮洳。水富草豐。可闢水田數萬頃。布隆吉城。周六里三分。清雍乾時。曾屯田養兵於此。回亂前。居民八百餘戶。甚形繁富。今僅七八十家。瘠貧不堪。城內四分之三爲空地。惟古楊數十株。合抱參天。頗有可觀。城外四望皆草地。草深歿馬。色黃若雲。登高遙覽。彷彿江南秋季觀稻畦也。

▲二月十六日晴 上午二時。發布隆吉城。西行草灘。五里。過布隆吉水。十八里。月牙湖墩。南有草湖。爲野馬溝所瀦。十四里。過窟窿河。卽古胡盧水。唐玉門關地也。西岸爲雙塔堡。卽唐瓜州晉昌縣故址。堡僅一門。內外土屋二三十家。附近白楊成林。車夫護從。就店吃辣麵小憩。八里。南北兩山。對峙如門。南山雙塔矗立。北山一墩高聳。自遠望之。若邊門大啓。過此入亂山子。山低路平。四無草木。砂礫皆灰白色。十五里。渠口軍塘。迤西數里。田疇樹木。夾道相望。十三里。小灣堡。尖內外居民二三十家。古楊徑圍。耕戶散處。牛羊成羣。是堡東門。其小如竇。不通車馬。自布隆吉

至此八十六里。本爲宿站。以安西至哈密。沿途草料。必在安西購備。須耽延一日。乃再趨程西進。十里楊家莊。紅柳成林。溝渠交錯。地質肥美。甘草叢生。十四里黃渠橋。水寬丈餘。渠流四出。平原敞闊。皆可墾種。十五里北甘溝。村樹茂密。野平山遠。西走砂磧。長十餘里。二十五里安西城。宿。是日行百有五十里。城周六里七分。城內五分之四爲空地。滿目瘠貧之狀。四郊楊柳成林。可比涼州。唐詩云。羌笛無聲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證以目歷。殆非信史。

▲二月十七日晴。住安西。上午策馬訪知事楊昌祿。路經鼓樓。有泉當道。土人呼爲神泉。古淵泉也。口徑尺許。四周皆石砌。深二丈餘。上繞欄杆。中有一柱。上通樓底。有二水龍。張口蜿蜒。繞柱而下。似欲入井吸水。然者。吸泉煮茗。味甚清冽。午正楊昌祿來報謁。西安在回亂前。有二千四百餘戶。頗形富庶。今僅九百左右。故入境以來。甚覺地廣人稀。學堂惟城內一高等小學。學生十餘人。猶經知事幾度勸諭。強迫始達此數。（甘省全省大小學校。共只百餘所。）清嘉道時。縣境產金甚旺。四鄉金廠林立。城內有金鋪數家。嗣經停採。而金店亦歇閉矣。藥材則產甘草。鎮陽二種。甘草大盈握。土人刈其枝爲薪。而留其根。卽爲甘草。鎮陽形似南方小紅蘿蔔。味甜。壯陽之聖藥也。境內天候特別。終歲多風少雨。甚至露滴也無。田畝灌溉。皆恃各地泉水。疏賴河水。及南山雪水。而雪水之利尤溥。故土人恆以冬季降雪之多寡。以卜明年豐歉。去年關內人民。攜帶家眷。經此往新開墾者。數逾萬人。籍甘肅河州者居其半。餘則天津河南山陝諸地之人。似此新疆曠野廣原。萬里沃壤。猶有開闢之希望。聞之欣然。城西南二里有清乾隆時築之廢城。白沙飛壅。高與城齊。十餘里外。卽望見之。下午偕烈夫散步。繞城一週。入夜大風狂發。聲如山崩河瀉。附漢玉門陽關古道路程。元和志。玉門故關。在壽昌縣西北一百十七里。（按壽昌故城。在今敦煌西南一百四

十里。巴彥布喇汎。謂之北道。陽關在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謂之南道。漢以二關爲西域門戶。自敦煌至鹽澤。按卽羅布淖爾。往往起亭。唐宋以後。淪入流沙。今赴新疆。必道哈密。不能逕達于闐。於交通上阻礙實多。前清新撫劉毅齋魏午莊。先後遣人裹糧探南北道。各有圖說。惜皆艱澀不可讀。茲分記其程途。并集諸說。加以疏證。以備留心西域路政者之參考云。

(甲)玉門北道 出敦煌西門。渡黨河。西北行戈壁中。七十里。鹹泉。五十里。大方盤城。廢垣無人。漢玉門關故址也。四十里。小方盤城。長四五十丈。亦無居民。三十里。西湖。一名後坑。有邊牆遺址。及烽墩數十。七十里。清水溝。(以上六站有水草。惜多鹵。)折西北。七十里。蘆草溝。西望大漠。杳無居人。漢之白龍堆沙也。西行六十里。五顆樹。有胡桐。五。掘地得泉。砌堆立桿。上書地名。西南行六十里。新開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溝。掘井得鹹水。南望沙漠。無際。北百里外。有小山如弦月。長數百里。過此爲新疆界。西南行八十里。星字山。皆鹹灘。土阜數十。遠望若星辰。羅列有柴草。無水。八十里。土山臺。皆潮鹹戈壁。途中獸迹縱橫。有土堆如頽廢城郭。漢樓蘭國東境也。有柴草。無水。掘井水鹹。西北行七十里。野牲泉。多沙。鹹。有紅柳蘆草。泉味苦。野牲多飲於此。西行九十里。鹹水泉。途中有土墩。形如牆。高數尺。或一丈。均生鹹沙。坡下有鹹泉。坡旁可挖窰洞。九十里。蛇山。有鹹水。紅柳柴草。九十里。土梁子。沙磧。鹹灘。相間。有柴草。水味鹹。七十里。沙堆。八十里。黑泥海子。羅布淖爾東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馬難近。水鹹。有蘆葦。四十里。蘆花海子。沿途鹹塊如堅石。駝蹄流血。(以上二十站。無人。皆堆石立桿題字。)九十里。阿不旦。有回民十餘戶。以捕魚遊牧爲生。自敦煌至此。共千四百里。道路平坦。可以通車。由此正北行。三日程。有古城。疑是樓蘭故都。并泥城。

址。水經注云。龍城故姜賴之虛。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再折西北行。四次渡塔里木河下流。六站。共五百十五里。都納里。唐西州蒲昌縣境也。各站皆有回戶。東北行九十里。浣溪河。卽開都河。自博斯騰淖爾溢出之下流。又七站。共五百七十里。阿節克。沿途皆戈壁無人。九十里。魯克沁。西北行一百里。吐魯番。漢車師前庭也。自安西出玉門至吐魯番。共三千有三十五里。由此隨北山波河西行。卽與今驛路合。

(乙)陽關南道。自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臥卜。七十里。南湖。卽陽關。一名龍頭山。四周皆沙阜。無高山。路西北有泉。農民約五十家。尙多可墾之地。其西曰古銅灘。又北一里。紅山口。爲陽關廢城。有於此掘漢磚者。路南有唐壽昌城。故址。清於此處設巴彥布喇汛。西行戈壁七十里。推莫免。有荒村。七十里。胡盧斯台。廢屋無人。有泉水。荒田數頃。北有通大方盤城路。七十里。毛壩。或曰冰溝。途多石子。難行。有水草。青海蒙番。間來遊牧。三十里。安南壩。沿途有土山。泉水草灘。一名下營盤。亦稱廟灣。有古壘。周三里。北有河水。頗清。多紅柳。東南數里。又有上營盤。古壘。皆清康熙中建。以防準夷者。均無居民。西行八十里。野馬泉。皆沙泥平地。多野馬。有水草。可屯田。西北行一百里。白山泉。一百二十里。深溝。沿途有水。有山。有平原。有甘泉。有胡桐十餘株。有獵者所築藏身之石圈。四十里。龍尾溝。卽沙泉。無水。泉。高坡壁立。過此卽新疆界。一百二十里。聚水溝。卽石頭灣壩。南倚高山。有甘泉。路多在山峽中。其窄處須施斧斤。駝乃得過。九十六里。一碗泉。水味甘。沿途黃沙。山溝相間。七十里。雙泉子。北山下有二泉。回說曰。伊格布拉克。華言雙泉也。中經石子溝。長三十里。與長坡。長二十里。六十里。野馬溝。無水草。經大石山。雙峯插雲。路甚險峻。六十里。紅柳溝。山下有泉。味鹹。山上有古卡。周二十餘丈。鐫字於壁。曰東至敦煌。南赴西藏。卡東南二百十五里。噶斯。

池。爲赴青海要道。以上所經。道北皆漢樓蘭國地。道南皆漢婼羌國境。八十里紅柳溝口。路東有水。由東而西。約二百里。時伏時見。六十五里。雙石墩。無水草。途多土阜乾溝。以上皆堆石刻字。七十五里。大土墩。土名乾站。按婼羌知事廖振鴻於民國六年四月。在此新開一井。水量可飲百驢。其東泉水性毒。不可飲。沿途皆以黑石作磊。數十爲記。間有紅柳。自敦煌至此。共一千三百一十六里。間有崎嶇。須加開闢。方能行車。又西行一百二十里。密阮。沿途皆鹹灘戈壁。有古城。周三里。附近水草豐美。居民八十餘家。近駐汎兵。北距羅布淖爾一百里。疑卽漢鄯善國之伊循城。與唐之七屯城。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有古城。周十五里。新唐書地里志。七屯城西八十里。石城鎮。漢樓蘭國。亦名鄯善。辯機西域記。折摩馱那國。卽沮末城。東北千餘里。至納縛波國。卽樓蘭也。唐以後淪入沙漠。近百年來。始漸開闢。今置婼羌縣治。一百里。甜水泉。一百里。凹石峽。有古城。周三里。唐之弩支城也。八十里。茄絆卡的。二十里。沁克里克。入且末縣境。六十里。布古里克。渡卡牆河。卽水經注之且末河。源出于闐東南。託古茲達坡。東北流千餘里。入羅布淖爾。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敏託海。一名店里多海。七十里。英蘇。一名雅沙。八十里。塔得朗。有回民莊。六十里。卡牆。卽且末縣城。有回民八九百戶。舊名策爾滿。西北有古城。周十餘里。漢且末國故都。唐之播仙鎮也。由卡牆西至和闐。有二路。偏南者傍山多險。偏北者在積砂中較平。五站四百一十里。安多羅。或作安得悅。疑爲漢之戎盧國境。又西行戈壁。四站三百四十里。尼雅。卽古尼壤城舊址。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克里雅莊。卽于闐縣城。漢扞彌國也。其西南爲漢渠勒國地。而自卡牆以西。取道偏南一路。五站四百里。卡拔小金廠。又五站五百一十里。艾野。其南山爲大金廠。又三站二百三十里。于闐縣。與北路合。再由于闐西行。五站四百五十里。和闐縣城。漢于闐國故

城在縣西南十餘里。自安西出陽關至和闐。共三千七百七十六里。今驛路由安西繞道哈密至和闐。共六千八百餘里。迂遠過半。蓋新疆精華。多在南路。苟能復關陽關古道。縮短與關內交通之程途。商民便利勿論已。卽有事徵調。亦甚快捷。以謂戈壁難行。而纏回恒由此入關。且詔時短費省。以謂開路需費。而做軍塘舊制。所需亦祇此數。余甚願掌交通者。極力籌而闢之。

▲二月十八日陰大風。住安西。狂風怒號。如海潮洶湧。終日陰霾。如在濃霧。午正。楊受百招宴署中。同席七人。皆本地各行政官吏。有鄒某者。蜀人而受百之戚。談辛亥四川革命事甚悉。甘肅入民國來。有二稅政。足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內務方面。則凡前之糧廳分州分縣。一律升改爲縣。如洮沙。紅水。漳縣。西固。莊浪。鹽池。（花馬池分州）東樂。撫彝。金塔。（王子莊分州）毛目之類是也。按之政象實際。多爲失當。此十縣中。有田賦所入。用供本縣政費而不足者。有教育司法各機關。皆無基礎而須新設者。今概升置爲縣。不徒無益於民。而且重民擔負。某知事語我云。毛目一縣。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全縣人口祇百餘戶。比之南方。特一小市集耳。亦設縣治。不亦僨乎。或謂候補知事太多。特闢此途以資除授。吁。國家行政區域如何重要。而可如此兒戲也耶。財政方面。則頭會箕斂。竭澤而漁。徵收機關。名多於鱗。土藥罰款也。皮毛公賣也。百貨釐捐也。煙酒公賣也。駝捐車釐也。夷稅（番子貿易稅）集稅（市場稅）也。自縣城以迄鄉鎮。無地不備。無物不徵。無稅不苛。又有所謂籌款局者。機關獨立。不歸財廳管轄。亦一括搜民財之所。蚩蚩編氓。其何堪此。或謂甘省乃清受協省分。改革以還。不第協餉告絕。且須接濟中央。每年專款七十萬元。（公債除外）一出入間。收支懸絕。非如此稅。經費無着。雖然。亦當於歸併賦目。培養稅源二者加

之意耳。

▲二月十九日晴 上午八時發安西。出北門六里。蘇賴河。卽漢地志之藉端水。嘉峪關外大河也。楊知事遣嚮道二人。導車踏冰而過。此處河底皆浮沙。車一陷入。多被淹沒。每年封凍解凍之初。冰薄不能載車。最易失事。旅行視爲畏途。恆倩土人識途者。領至安全地方以渡。河源出肅州祁連山南平地。西流。經五個山南。及烏蘇達坂南。又折而西北。經魚兒渾及九個達坂之西。至大壩。會昌馬爾河。過壩北。歧爲二。東北流者曰鞏昌河。經上東渠。下東渠。塔兒灣。潞爲草湖。入於沙。西北流者卽正流。經大壩西北。爲四道溝。鞏昌河之支渠曰城河。自東來會。又折西流。五道六道至十道諸溝。以次入之。又西。至布隆吉城。受布隆吉水。又西。經雙塔堡。受窟窿河。又西。至安西城東渠口。塘引爲多渠。以溉縣南諸邨堡。又西。至敦煌北境。黨河自南來會。又西北。潞爲哈喇淖爾。是河每年夏秋。以沿河居民。遇流溉田。恆無滴水。冬春有水。又皆凍合。而水聲淙淙者。僅一二急流處耳。渡河。卽得勝坡。前清勅建龍王廟在焉。過此行大戈壁。小石如卵。鋪地成青。平曠無垠。如泛洋海。車行嚶嚶有聲。五十四里。石窰子。沙阜傍。有廢土屋數間。車夫護從。於彼少憩。迤西沙阜紛起。車時升降。惟尙平坦。三十里。白墩子。宿。是日行九十里。其遠可當百里云。車店三。居民四。驛北里許。有草灘。長數里。可耕牧。惟斥鹵滿地。收益或不豐耳。

▲二月二十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白墩子。西北行戈壁。道傍小山。環繞若屏。不能遠望。途遇黃羊一羣。唧唧穿道而南。皆野牲也。聞有野驃一種。亦生長沙漠中。尙未之見。四十里。獨山子。有廢屋古井。無居人。道傍見死馬一。蓋不能負重致遠。爲車夫虐待擊斃而委棄者。迤北山勢漸高。去道亦漸近。車曲折行其中。若在山峽。三十里。紅柳園。實

無柳也。宿是日行七十里。沿途黑沙鋪地。羣山亦成黑色。不生草木。其高坡上恒有過客堆石如小塔。用以敬神而祈福禳災。並謂心虔則歷久不塌。有蒙俗鄂博之遺風焉。車店四。民居三。糧食草料皆自安西。或敦煌運來。路北有關帝老君二廟。過客省旅費者。多下榻其間。自炊自食。店坑驢甚。夜臥車上。驛東北五十里許。前山後山。西北六十里。花牛山。皆產鉛。西北三十里。土山子產金。均以交通不便。器具糧食。轉運艱難。人煙稀少。工價昂貴。莫能開採。棄利於地。滋可惜也。自安西至哈密。得程千里。無田疇樹木。惟有水處設軍塘驛站。以掘地不盡得水。故各站相距。遠近亦殊。

▲二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七時發紅柳園。西北行戈壁。兩傍小山環拱。皆呈黑色。碎石當道。又多沙坡。車頗顛播。三十五里。道傍有土穴。洞外列石塊數十。可供過客坐憩。十五里。小泉。廢屋二三。前有泉水。過此山。遠野闊。間有鹹灘。叢生旱蘆芨芨。及拳曲之短茨。遠望芄芄。近視則數步一叢。地仍沙鹵。不可耕植。蓋戈壁中少水分。祇生此三卉。若移他處之草植此。卽不能活。二十里。大泉驛。宿。是日行七十里。車夫呼八十里云。車店四。民居二。關帝廟中有郵政所。性質或同信櫃。而不售郵票。住郵差二人。專遞往來郵件。若清之驛卒然。詢之土人。謂自安西至哈密。中間十站皆如此。

▲二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七時二十分發大泉。西北行。戈壁平坦。二十里。上坡走山間。路頗坎坷。二十里。道左有廢屋基址一。圈青羊數頭。覓食草地。護從槍擊之。未命中。其體大於黃羊。毛亦較長。其皮可製褥毯。以生長石山。又名石羊。亦野羊之一種。十二里。道左有白石山。蜿蜒數十里。石子皆潔白透光。若似玉石。其東麓山坡。過客所堆祈

禳石塔。以數十計。遙望路北。白光滿野。若爲湖川。詢之護從。則云瘴氣。行人觸之。立致怪疾。戈壁中此氣恒多。旅行者宜加注意。過此爲大曠灘。寬廣數十里。荒草叢生。牛羊成羣。盛產鎮陽。大者如藕。馬蘭草亦多。其葉似葇。夏開藍花。土人訛呼爲馬蓮草。八里馬蓮井。宿是日行六十里。車夫又云七十里。車店三。民居無。安西在此設土藥罰款分卡。道北小堡內。有土屋數間。郵差居之。堡傍有關帝廟。自白墩子至此。前清各駐外委。一汛兵十。今則每站僅安西警備隊兵一人。邊塞交通要道。守望如此輕忽。是可傷也。宿店土牆。低僅及肩。垂頭出入。屋頂黑煙灰塵。累累下掛。若滿架藤花。西北旅店多污穢。此處尤甚。入夜大風。

▲二月二十三日晴大風。上午八時發馬蓮井。西北行戈壁。踰石坎無數。車頗顛播。二十里金窩子。小山環路。頑石更多。十里咬牙溝。有廢屋基。無居人。甘肅新疆交界處也。自肅州至此計程九百五十五里。自涇川白楊坡至此。共行甘肅境內三千四百三十里。過此山環路曲。崎嶇難行。星星峽口。山勢益近。祈禳石堆。山坡爲滿。四十里星星峽。宿是日行七十里。峽中亂石錯落。故名星星。長約三十餘里。曲折如羊腸。兩山皆砂石。無土。實新疆之東門。用兵西域。此其爭地。大店三。小店二。民居一。草料糧食。皆自沁城運來。道南有土堡。駐排長一。駐兵四。其東數十武有關帝廟。香火頗盛。廟對面石崖。怪石穿空。凹凸崎嶇。積亘數十步。下有回回蓋氏。相傳唐時回回教皇。遣蓋偕挽葛無愛二人東來。報唐皇之聘。客死葬此。故爲一小室。門恆扃。闔者啓視。骸骨中陳。上覆布帛。層積盈尺。五色跋。還頗爲美觀。聞皆信徒所敬獻。若吾湘神廟上之袍。然骸骨亦帛裹。土人謂尙未朽。亦一木乃伊也。故前有禮拜亭。懸漢回文字布額甚多。題款皆稱爲西方先賢。不識何據。或曰唐大將某西征回紇。俘七人歸。其一歿於途。葬此。後屢著

靈異好事者爲釀金建屋覆其壘。至今回漢經過必拜之。有所輒應。

▲二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星星峽。西北行細砂滿途。如行河灘。七里大坂。有關帝廟。過客祀禱甚虔。聯額滿廊廡。相傳此處多魔。建廟後始安靜。神案前陳水晶石二方。精光爍爍。瑩澈可愛。周皆盈二尺。戟芒圭角。儼若削成。其晶大者可製眼鏡。俗傳此石能催生磨水飲之立產。道士告余曰。是石出距廟十餘里星星洞中。白黑雜叢。斂掘卽得。驛路繞廟左。鑿石爲道。巉巖陡峻。恆易覆車。廟前有碑。上泐小心坡路危險。以戒行人。余乃舍車徒步。下坂後始再升車。初峽路崎嶇。僅能騎步。清雍正間。大軍駐哈密。因轉饗。始稍稍修治。厥後過者。猶數折輪。損人畜。泊劉錦棠撫新。再鑿新路里許。然石骨嶙峋。終不可平。下坡行沙溝中。盤曲而有坎坷。兩傍山石。色皆焦黃。山麓遍露石炭礦苗。拾取小塊。投火卽燃。將來鐵道開通。此亦大利所在也。三十三里山漸低小。道漸寬平。十里小紅柳園。有關帝廟。住道士一人。傍有廢垣數堵。草地數頃。井泉亦旺。若招農民耕牧其間。兼設旅店。以供行人尖宿。亦可成一驛站。過此沙阜甚多。並有石坎四十里。沙井子。回語曰。庫木納克。言有沙有水也。宿。是日行九十里。荒店三家。郵政所一。無居民。泉水頗旺。自安西至哈密。各站店主。皆曾爲營勇之人。而籍湘蜀者尤多。

▲二月二十五日早雪日晴夜仍雪 上午七時半發沙井子。過草灘。入戈壁。左右皆小山綿亘。二十五里。牛阿溝。頑石觸輪。山多紅砂。五里腰站子。一名疙瘡井。舊有兩店。今皆塌矣。建關帝廟。守以道士。護從於此。燒茶小憩。過此山遠路平。戈壁寥廓。安西紅柳園以來所僅見。道南數十里外。地平上露山頂四五。皆不見麓。此又陸地足證地圓者也。四十五里。苦水驛。回語呼阿及他蘇。宿。是日行七十五里。車店三。郵政所一。草料糧食。購自沁城。本地一無所

出泉深八尺。水味特苦。餐用飲料。則自沙泉攜來。南行六百里至甘肅燉煌。舊有車路。今僅能行駱駝耳。附近二百里內。恒多黑風。飛沙走石。自安西至哈密。水味多苦。且每站祇有一泉。車夫急飲渴馬。矢溺交下。泉卽不苦。亦穢極矣。幼讀漢書耿恭傳。窄馬糞汁飲之。是特濾去水中馬糞。方爲飲料。史官不知戈壁情形。過侈其說耳。連日道傍。迭見驟馬倒斃。肉腐皮爛。慘不忍睹。皆因道站太遠。水草中絕。負載過重。力不能前。車夫虐待。動加鞭撲所致也。

▲二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發苦水驛。西北行。戈壁路闊沙平。碾雪而進。二十五里。道北遙見層峯積雪。高插雲霄。土人呼小天山。巴里坤天山之南支也。二十五里。天生墩。有紅土阜。屹立高三四丈。其西十里。卽腰站子。有關帝廟。住道士一人。廟後有井。可吸水燒茶。若設旅店一二。便可成一驛站。七里。道北有土屋石碑。土人呼五十里井子。屋後二井皆涸。傍近水脈頗旺。昔曾擬在此處設驛站。十三里。道傍土屋一間。傍有廢院基址。後枕土山。紅色若丹。下坡卽沙溝。寬半里餘。過平岡。黑砂鋪地。遠望若洞庭水平。廣長達數十里。四十里。格子烟墩。蒙語呼噶順沙陀。宿是日行百有十里。車夫呼百四十里。哈密縣實測。又止八十三里七分。余以平時車行速度與時間約計。姑如上數。舊驛在迤東二里。土屋烽燧。刻皆存在。惟無居人。今驛爲回亂以後。徙此者。大店三。小店二。南阜上有龍王廟。四近草地頗多。可資耕牧。土人云。若開渠引水。可安百戶。執政尙未籌及。深可惜也。清光緒初。左文襄用兵新疆。以驛路戈壁。水草維艱。乃由三道溝。經橋灣營出邊。走蒙古草地。至黃蘆岡。始合驛路。道雖稍迂。爲計甚得。苟由戈壁前進。一遇敵人阻撓。全軍皆處絕地矣。

▲二月二十七日晴大風 上午八時發格子烟墩。西北行。飛塵迷目。車簾恒垂。過大沙岡。路甚平坦。三十五里。腰

站子。有泉水草灘。十五里。道北有郵落及牛羊羣。詢係回莊。居民四五戶。雜樹十餘株。傍近水草亦豐。自安西以來。七百里不見一樹。驟睹樹木。爲之色喜。十里長流水。蒙語曰額帖木兒。宿是日行六十里。車店七。民居六。駐排長一馬隊五。附近皆草地。牲畜成羣。西北坡上有泉水。水旺且清。流爲上下兩池。兩池皆繞木欄。上供吸飲。下爲他用。關帝廟居其上。階前陳大刀。重八九十斤。過廳有深井。水味甚甘冽。環街白楊胡桐。達二三十株。茂密可觀。中有老楊二株。其大數圍。狀甚古秀。

▲二月二十八日晴。仍大風。上午七時半。發長流水。乘風西北行。草地平曠。旱蘆叢生。惟多斥鹵。頗礙耕牧。三十里。腰站子。道右有廢院基址。一圜。其北二里。草灘中有方泉。寬深皆丈餘。環泉鹽場甚廣。上覆沙土。下皆塊鹽。二十三里。大泉灣。水草豐美。牲畜彌野。道北數里有村莊。漢回民各數戶。二里黃蘆岡。回語曰賽烏拉克。宿是日行六十里。民居十一。車店四。白楊十數株。種地八頃。前有大渠。野多旱蘆。北數十里。雪峯聳峙。卽小天山。東一百九十里。沁城。蒙語呼塔納勒沁。農民百餘戶。熟田四千餘畝。自星星峽至長流水。各站糧食草料。皆採自彼處。哈密東北一沃壤也。傍晚風息。夕陽甚佳。夜臥熱炕。不能成眠。

▲三月一日晴。上午七時。發黃蘆岡。西行。草地寬廣。皆可耕牧。十五里。一顆樹。有渠水來自天山。溉地極廣。纏民三十餘戶。漢民僅五六家。有小店二。五里。入沙窩。車行無聲。三十里。新莊子。回語曰克子胡木。渠水淙淙。楊榆成林。村莊亦密。漢民三十餘戶。各種地百畝。餘皆纏民。自是迄於哈密東門。田疇相望。雜樹縱橫。蔡湖莊。莊民羣居焉。十四里。上阿雅爾橋。回王沙木胡索特等。迓於官廳。于此換乘轎車。兩傍道樹成行。三里。下阿雅爾橋。一里。哈密東門。出

西門。(城周三里半)二里。住店。是日行七十里。自肅州至此共程一千四百六十里。膳後入城。至馮楊王牛諸君處報謁。傍晚至新城(周里許)關帝廟。赴本地紳士公宴。主席爲商會會長李開仁。與勸學所長李瀾。同席爲馮牛王諸君。有戲佐觴。係秦腔中之舊戲。無甚可觀。

▲三月二日晴。住哈密。上午至回城報謁回王。(回城位漢城南二里。城周四里)沿途溝渠二三。水流悠悠。雜樹茂密。縱橫有致。道路平坦。風景絕佳。安西以來。長途戈壁。忽焉睹此。無異仙鄉。王府在回城西門內大阜上。高冠全城。王襲鑠(現年六十餘)和藹。能操漢語。談新疆情形頗悉。其受封始祖曰額貝都拉。一傳郭帕。再傳額敏。三傳玉索卜。四傳伊薩克。五傳額爾德錫爾。六傳伯錫爾。七傳邁哈莫特。八傳卽今王沙木胡索特。世食采邑。且有國俸。哈密膏腴土地。大半歸其管轄。現有熟地四萬畝左右。(未墾荒地甚多)人民十三蘇木。(每蘇木百五十戶。男女約五百餘人)蘇木猶言部落也。權力富力。皆爲回部諸王公冠。初哈密吐魯番王暨南路阿奇木伯克。皆轄回民。清光緒八年改行省。設民官。裁伯克。缺回民歸地方官管轄。回王勿預。惟哈密則仍舊焉。城內回民四百餘戶。深目隆準。軀幹雄偉。圓帽革履。服飾皆殊。文字橫行。語言侏儻。乍見疑是西洋人。所異者目睛黑耳。婦女身衣紅袍。首蒙巾。長及於肩。酷肖印度女子裝束。幼童習經者。書之牛骨。成誦則拭而易之。至一回寺。有古楊樹。大幹爲九小枝。無數。枝幹糾紛。穿墻踰壁。盤旋成蔭。約十餘丈。俗呼九龍樹。相傳龍形無根。實則老楊臥地。處處生根。無足異也。出西門。瞻回王陵。陵爲伯錫爾王所築。費時二十年。始告成工。高三四丈。下方上圓。墻垣皆花磁方磚。極其壯麗。通事啓門。入左右二碑。屹立。上刻可蘭經典。踰重門。卽王陵所在。皆長方形。上覆彩帛。數之十。兩傍小塚亦十餘。據

云大者爲今王之祖與祖母。父與母后。及其伯叔祖父母與伯叔父母。小則同祖兄弟與同父兄弟。質言之。今王之祖以下。皆叢厝於此。新陵左傍。復有四陵錯處。則其曾祖以上諸王所在。建築若大亨榭。壯麗遠遜新陵。諸陵之後。有大禮拜堂。規模宏敞。可容千人以上。詢係過年回族大祈禱處也。平時禮拜。則在城中小禮拜堂行之。扶梯登屋頂。憑欄遙矚。四周皆回塚。若衆星之拱北辰。漢回三城。歷歷入望。一大觀也。返寓作致財部函電數件。卽赴王式如知事晚宴。馮牛王李皆先到。飲頗盡歡。是晚演唱秧歌。佐觴。演員皆鄉裏人。衣紅衣。扮生旦丑角。且舞且歌。類似吾湘之花鼓。特鄙俚不堪。同席多樂之。可見哈密地僻無音樂矣。

▲三月三日晴 住哈密。上午至商會詢商業現狀。繼至王君仰英處報謁。食哈密瓜。清時用以進貢。味亦平常。不若傳說之佳。瓜形橢圓。皮有花紋。肉色淡紅。仁若西瓜子。民國二年。王君曾攜其仁至北京。囑農商部友人。詳按哈密氣候土性。種之農事試驗場。及其結實。形味皆變。幾不可食。江橘淮枳。遷地弗良之說。或可信與。回王亦云。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然瓜子亦須用灰培養。置之不濕不燥之空倉。愈久愈佳。有久至十餘年者。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其味不美。得氣薄也。下午。副將馮柱臣設筵。肴中有鯽魚。種爲左文襄西征時所帶來。塞外得食鄉味。亦異數也。聞尙有鱸魚。亦湘種。而爲新疆向來所不產者。土人以爲蛇。恒不食。席中回王兩走淨處。誦可蘭經。狀極虔敬。信仰之深。無可爲譬。摩罕默德魔力。亦大矣哉。中國語言固各省不同。而文字訓解。亦南北有異。如高平曰原。南人多以爲邱陵。而關中之原。有廣踰數十里者。南人以流水爲川。而秦人呼平地曰川。如秦川。輞川之類。南人以汪洋千頃者爲湖。而陝甘沮洳多草者曰草湖。如赤金湖之類。又如孟子書子產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一語。亦非躬歷北地。莫能索解。北方河流。夏多盈。冬多涸。漲則浩瀚奔騰。淺則揭履可過。故能濟人以乘輿。若南方地平流緩。雨多源旺。冬夏河皆有水。自非舟不能渡。趙營平曰。百聞不如一見。亮哉。然此猶其小焉者也。

▲三月四日晴。住哈密。晨間回王送贈鹿茸、和闐毯、哈密瓜乾、葡萄乾、四事。堅却不獲。且招午宴。傍午赴席。王雖自不飲酒。而勸觴極勤。筵席如昨。日式回王信教最篤。不食漢味。漢官請渠。必倩渠家廚治饌。否則渠不赴席。故昨馮宴係回席。哈密環城皆有大渠。流水潺潺可聽。過城東者曰庫申巴圖水。源出天山。西南流經城北八十里之石城子莊。廟灣。賽巴什諸地。繞城東南。至小南湖。入於西北來之蘇巴什水。源出城北四里土坡下。數泉并涌。匯爲大池。南歧三渠。流經漢回城間。雜樹繞岸。急流不冰。三十餘里。至小南湖。與庫申巴圖水合流。至大南湖。入於沙。回語名阿里庫爾。庫爾者猶蒙語淖爾也。距城約八九十里。以水道遷徙伏流。涸爲長溝。清同治十三年。逆回白彥虎竄據新莊。伏賊溝內。以敗官兵。卽此兩渠沿岸卑濕地方。皆可開爲稻田。安民千戶。惟係回王采邑。非稍加強迫。莫能成功。僅憑口舌。斷難奏效。若實行屯田。更爲上策。前清湘楚兵勇佔地屯田。卽成漢地。蓋有先例在也。

▲三月五日晴。入夜小雨。住哈密。上午偕烈夫式如諸君。督查印花。下午赴牛崧亭營長家宴。以回王在。仍回餐。哈密漢伊吾盧地。爲匈奴呼衍王庭。明帝取伊吾盧。置宜禾都尉。其後漢常與匈奴爭此地。以制西域。三國屬鮮卑。西部東晉時。前涼張駿取伊吾。復置都尉。北魏屬蠕蠕。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內附。後魏

置伊吾。旋爲鄯善人所據。兩屬於鐵勒及西突厥。隋大業六年。置伊吾郡。隋亂。復臣於西突厥。唐貞觀四年。其酋舉七城降。置西伊州。六年。改伊州。天寶初。爲伊吾郡。乾元初。復爲伊州。轄伊吾柔遠。納職三縣。廣德後。沒於吐蕃。領州者陳氏。自唐開元迄宋初。傳十世。雍熙以後。並屬西州。阿薩蘭回鶻。元時稱哈密力。屬火州之畏兀兒。後以封宗室。幽王喃忽里。明永樂中。其酋安克帖木兒來朝。貢。封忠順王。賜金印。四年。立哈密衛。後又封其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自是二王並貢。正德後。爲吐魯番酋莽肅爾所據。閉嘉峪關。棄哈密。後復內附。清興。哈密衛輝和爾都督入貢。及土侖泰爲王。助河西回丁國棟爲亂。被誅。絕其使。尋復許通貢。康熙二十六年。其酋額貝都拉。俘噶爾丹子及其屬以獻。賜札薩克印綬。地始內屬。乾隆時。設哈密廳。光緒初。改行省。升直隸廳。民國改哈密縣。東西一千一十五里。南北二百五十五里。地當山陽。廣衍沃野。園林蕃庶。泉甘而氣暖。爲新疆東路冠。領莊三十五。城東北二百餘里。有莊曰東山者。草木叢生。禽獸繁殖。雪水溉灌。歲有餘糧。恒輸出鎮西蒙古一帶。纏民聚落富庶處也。人民三種。雜居。而纏爲土著。回王治之。自清咸同軍興以來。閭戶衰減。及左宗棠規畫新疆。漢民販繒帛。稍稍隨大軍出關。久之。關疇殖穀。流亡還集。三十年中。增至五六百戶。而漢回之來自秦隴者。亦百有餘家。光緒初。大軍屯哈密。人衆多。取用宏。商賈駢至。罷兵後。滯頓之物無所委。折閱者多。初。哈民好服斜布。斜布之利。傾一市。其後俄商販藻布。五色玢麗。若濯錦。出斜布上。遠甚。人爭取之。斜布壅遏不可行。於是商旅大困。獨羊毳之輸出者。歲尙多額。民國五年。約達二十萬斤。瓜果饒多。其乾者。或售諸遠方。然其細已甚。而俄商網取土物。歸而機製之。以倒輸本境。其利恒倍蓰焉。地居四達。羈旅失業之氓。僑留者衆。多無賴。爲姦利。健訟博習遊食。相爲竊攘。膏腴之土。多屬回王采地。(地三萬

三千七百畝。故回富而漢貧。回民懦巽。事上恭謹。凡興大役。舉大事。出財粟趨而奉上。若恐後焉。其王故畏兀兒種也。轄城六。曰哈密（即今回城）。曰蘇木哈喇灰。曰阿思他納。曰托哈奇。曰拉珠楚克。曰哈喇都伯。其采地沃腴。多葦蕩。豐水草。牛羊馬皆脂臙異於衆。有蘇拉滿廠者。其馬爲回部冠。其地原泉灌注。森林際天。尤多老柳。有千餘年者。

▲三月六日晴。住哈密。上午偕柱臣烈夫。策馬遊城北龍王廟。廟爲清光緒三年。哈密辦事大臣明春。飭其部兵所建。傍有明公祠。觀音洞。及劉猛將軍廟。建築皆壯麗可觀。其地後枕高阜。前臨蘇巴什湖。湖形長弧。水清澈底。遊魚可數。（湖中產鱧魚。鯽魚及水鴨甚多）。敗蘆叢生。色若熟稻。中建二亭。一曰養元。一曰鏡涵。有橋通岸。有舟涉水。長堤環繞。老楊成行。堤外渠水。雜樹夾岸。吸水煮茗。味極清冽。爲西來所僅見者。小憩明公祠。北望天山。積雪盡白。南眺漢回三城。歷歷在目。風景之佳。不啻塞外一西湖也。歸途遠眺東北隅數里外。有旋風捲砂成柱。搖曳天空。遠望若海船火車。煙筒放煙。復游回王花園。亭榭數處。布置都宜。核桃楊榆諸樹。拔地參天。並有芍藥桃杏紅蓮種種。惜未及時。無可賞玩。西傍城根。有官廳三楹。頗宏敞。其右數武。有禮拜堂。卽回王每日五次誦經之所。堂前建藏經閣。頂如覆釜。上層闢四門。每朝黎明。回王令阿渾立其中。引吭高呼。全城回民。聞聲起誦經典。無或後者。哈密城內。僅容衙署祠廟。商民數家。城外西北隅。有鎮番得勝二街。商賈皆集於此。漢人五六百家。餘皆回民。全市無車行。欲赴迪化。苟無肅州預僱之車。官吏則由官廳咨回王指派。自行發價。（章程每百里百斤三錢八分）。商民須俟省來回頭車。茫無定期。甚爲困難。此爲旅行新疆所最宜注意者。近郊有菓子園數十處。產蘋果白果核桃。而蘋果

特多。

附哈密二大歧路

(一)經阿拉善蒙古草地至包頭鎮路程 自哈密東行六十里黃蘆岡北行六十里鹹泉子又折東行八十里河尾七十里胡桐窩子百二十里雅字泉八十里胡桐大泉百里明水。(有唐墩破城廢銀礦)八十里羊池七十里蘆岡子五十里條湖百里沙泉子三十里白疙瘩四十里峽坡井七十里石夾子八十里苦水河三十里胡桐子四十里梭梭井百一十里半盪井百二十里五道明水百三十里股東子廠百一十里鄂勒斯河百里芨芨湖九十里胡桐井。(以上均有泉水或井水)七十里砲爾叢及百二十里打來苦墩九十里草湖八十里愛懇(以上四站有沙窩)六十里烏可烏蘇七十里石那呼路蘇八十里柴湖墩八十里三個九十里紅山井八十里永裕隆八十里青山頭七十里西林湖墩六十里吐海木隆四十里大苦湖墩(自郭勒河以東均有蒙古人)百里迭水八十里大山號九十里黃牙湖墩八十里柴井河七十里天德元八十里阿奢期六十里阿山七十里塔布河七十里西山嘴七十里河拐七十里紫泥泉八十里包頭鎮(自大山號以東均有戶民)

(二)經札薩克圖汗部至烏里雅蘇台路程 自哈密北行八十里沙溝峽八十里三塘湖古城子東通歸化城必經之途也。二百餘里蘇海圖又北入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共十四程至烏里雅蘇台所經站口曰海爾罕布拉克曰蔡罕迭斯曰錫林曰巴爾魯克河折東北曰毛海曰車臣淖爾曰那林曰伯勒滾曰奎素曰諾爾木垓曰畢齊克淖爾過札布噶河曰胡吉爾土曰化領諾圖曰烏里雅蘇前清同治四年回亂大作新疆道梗曾於此路安

設台站事平卽廢

▲三月七日晴 上午八時至馮牛王諸君處辭行。九時俶裝。以王式如就寓餞別。延至午後一時始首途。入西門。出南門。過馮武軍故壘。(卽設學校其中)回城。及回王陵。至官廳。馮牛王諸君及回王章京皆來此遠送。向西行。鹹灘二十里。屹塔道傍泉水。可資灌地。有雜樹數顆。纏民一戶。二十里西一顆樹。古樹一。無居民。有泉水。十里。五屯河壩。涉小渠二。皆流水未冰。十里頭堡宿。是日行六十里。土堡甚小。僅容一驛。一廟。車店三家。漢民五戶。回民七八戶。纏民十八九戶。纏民呼此地曰蘇木哈喇灰。以明代哈喇灰人曾居於此。東南數十武。有二泉水。匯爲一池。池南堤柳成列。下流溉地數百畝。種地纏民二三十戶。散處其間。

▲三月八日晴 上午七時發頭堡。西行。鹹灘。荒草彌望。十里。西貢伯。道南有村莊。居纏民十餘戶。十里。二堡。纏語曰阿思他納。謂先賢墓地也。村樹成蔭。渠水瀉地。有纏民二三十家。漢回民各五六戶。過此。戈壁草地相間。三十二里。白楊溝。泉水溢路。可資灌地。八里三堡。纏語曰托哈齊宿。是日行六十里。堡已塌。車店三。官店一。漢民十五戶。回民十二戶。纏民二十二戶。東半里許。道南有地藏廟。道北有回教堂。其傍回塚累累。有上覆圓形建築。如蒙古包者。西半里許。道北有白骨塔二。乃清同治五年。官兵爲回匪戰歿諸忠骸之叢塚也。西南十五里。四堡。纏語曰拉布楚喀。明代刺木城遺址在焉。又十五里。五堡。纏語曰哈喇都伯。哈喇黑都伯。吐番也。其地在唐時曾爲吐番所居。新疆改設行省。已三十餘年。而未墾荒地。猶在在而有。蓋當清末。策名筆籍者。志在輕一死。以圖金帛。令之屯田。奈彼無田。舍翁思想。謫戍之徒。又習於遊惰。勸令力穡。輒思潛逃。纏民食用。乃瓜果與牛羊。粟麥非所重。有餘力始藝之。蓋

畜牧簡易。不憂水旱。習俗已深。殊難驟改。洎入民國。楊蓋臣省長。注意殖民。以墾政爲知事之考成。年來頗具成績。循此以往。或可稍望開發。以拯財政之窮也。雖然。前清同光之交。葉伯英撫秦。檄延綏守吏開荒。嚴定功過。有司急於邀名避過。各報新墾地若干。既經咨部。繼任者不敢云復荒。乃分攤其糧於舊戶。貽害人民無窮。楊君精明強幹。或無是弊發生。

▲三月九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三堡西行。驢地十里。柳樹泉。渠水迴流。村樹銜結。土屋數家。皆纏民。正北有哈木爾達坂。卽古俱密山。哈密之名所由本也。自此以西皆戈壁。無居民草木。其北二十里外。雖間有農戶。亦若曇星。升降長坡四次。六十里三道嶺。纏語曰塔勒奇。謂有寄居人也。宿是日行六十里。車店五家。漢四回一。纏民一家。其後有桃園。園後坡上有關帝廟。廟左側有大泉。泉自沙湧出。泡影重重。若吾鄉稻田中鱔魚鰕魚之營巢。水源甚旺。可灌地三四百畝。自哈密西赴迪化。此爲窮八站之首。須至木壘河。方入富八站境界。西北十五里沙棗園。有回莊。纏民二十餘戶。西南二十里有煤窰。產煤甚多。歲祇舊歷冬季三月可採。餘時封閉。以交通不便。哈密境內。銷售祇此數耳。煤窰屬回王采地。前清用兵新疆時。湘軍掘以供軍用。事平後。湘軍舉其礦歸湘人某甲經營。獲利頗鉅。回王稔其利。以六百萬金贖去。迄今二十餘年。所得礦利。已達百萬左右。湘人好近利。不能大發展。此類是也。

▲三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發三道嶺西北行。戈壁十二里。鴨子泉。纏語曰惡而台克。有樹兩株。纏民一戶。草地數畝。三十五里。梯子泉。傍近皆草地。漢民一戶。雜樹數株。大泉一小泉五。若加墾闢。可成驛站。折西南行。三里紅莊。破屋二院。古樹一株。亦有泉水。自是以西。沙梁起伏。車頻升降。起處若坡。碎石彌望。伏處爲溝。沙棗樹成林。棗實大如

指其色淡黃。皮厚味澀。爲塞外沙磧中之特產。余過東樂。曾購食焉。經沙墩子。墩在道南。其下有水草。纏民一家。四十里。瞭墩宿。是日行九十里。大店四。小店二。纏戶一。統稅分卡一。有汎兵。東坡上有關帝廟。廟左泉水甚旺。流爲大池。其周有楊樹十數株。自驛北行六十里。橙槽溝。出哈密境。接鎮西縣上肋巴泉驛路。今鎮哈郵遞。取道於此。

▲三月十一日晴晨間大風。上午七時半。早膳畢。御者云不可行。至九時。風稍少。方發瞭墩。兩行戈壁。溝坡相間。碎石極目。是因天山雪水。挾石南下。歷年久遠。浮土刷淨。僅餘碎石。下午三時。風又大作。砂射車篷。其聲鏗然。馬乏而喘。數步一息。閉簾靜臥。不敢外窺。迨抵一碗泉。鐘已六下。宿。是日行七十里。破屋三四。皆無居人。僅官店一家。荒涼極矣。入夜風勢更厲。據店夥云。此風已刮十餘日。猶屬小風。至其大者。可倒車馬。此地東西百餘里間。向來終歲多風。俗稱小風戈壁。然視十三間房一帶之大風戈壁。則平穩多矣。北距天山。祇六七里。白雲鎖頂。高插霄漢。山嵐與天光一色。昔人稱爲天山。或曰白山。皆紀實也。唐書薛仁貴傳。征鐵勒。發三矢。殺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卽此天山東西綿亙三千餘里。起葱嶺。止沁城。隨地異名。

▲三月十二日晴寒甚仍大風。上午十時。冒風發一碗泉。西行。扣簾靜臥。莫敢外窺。惟覺升降坡。堦車時顛播。風吹砂石。擊車篷。如雨雹而已。二十里。入鄯善界。三十六里。車籬輻泉。御者苦寒。曳馬力竭。遂止宿焉。是日行五十六里。車店三。官店一。居山峽中。峽長十餘里。山皆不毛。南山巖石。壁立多竅。玲瓏可觀。自店遙矚。頗似陝西邠州水簾洞。鄯善營長馬存德來迓。謂山南刮風愈大。山北雨雪愈深。日來如此大風。中路所經之大石頭地方。不能行車。公須改道鄯善吐魯番進省云。

▲三月十三日晴風稍小。上午八時發車。縮轡泉西北行。出山峽。下長坡。走沙磧中。一望平闊。尋入草地。廣長皆數十里。可墾地萬餘畝。惜微有鹵。多胡桐。高不及丈。根則合抱。枝幹虬曲。祇中柴薪。塞外小樹也。土人訛呼爲梧桐。歲經樵採。枯薪彌野。抵七角井。宿。是日行五十八里。民店四。官店一。民居三。汎兵十。西北數里有官開坎井一道。水源極旺。可灌地四百畝。膳後與烈夫策馬往觀其工程。初見一大澇池。置閘便積。放傍有屋。居農官。司閘之啓閉。其上承水渠。長百餘丈。流聲淙淙。更上則數丈一井。次第低降。通以陰溝。上掩沙土。以妨壅塞。操工者云。井愈多。水源愈旺。有連綴至十餘里者。好井三年一淘。劣者歲須修治。漢書溝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卽是此類。新疆多有之。傍晚。奇台縣役來云。大石頭雪深阻車。天候嚴寒。有二苦力經其地。足皆凍裂。現匍匐行返木壘河醫治。然殘疾已成矣。自哈密赴迪化。大道凡三。北出南山口。經鎮西。奇台爲北路。天山積雪。寒威凜人。行宜於夏。西至七角井。經鄯善。吐魯番爲南路。道傍火山。夏令酷熱。行宜於冬。而自七角井西北入天山。經頭水。至色必口。合於北路。俗呼中路。又名小南路。雖深邃逼窄。而沿途不甚荒涼。旅行多出於其途。今爲雪阻。莫能經由。中心甚悒悒然也。

▲三月十四日晴寒仍有風。上午六時發七角井。西北行草灘三里。迎面有分路碑。上刻西北達奇台。西南至吐魯番。過此入戈壁。間有沙阜衰草。二十九里。東鹽池一名胡桐窩。僅一官店。住分運官鹽委員及局丁。店右有回回墓。纏語曰麻扎。頗靈異。附近居人不敢食豬肉。回教徒來茲祈禱者甚衆。後枕高巖。卽天山南出支脈之麓。東西數十武。皆有湘軍舊壘。鹽池在正南。烏克塔克山麓。產鹽極多。分三層。上硝鹽。中白鹽。下青鹽。白青皆色潔味純。遠勝淮鹽。惜交通不便。不能運銷遠地耳。在此小憩。風復大作。垂簾而行。二十里入山。遍地碎石。車行遲緩。盤旋斜上。漸

上漸高三十里。惠井子驛。有塌院一圈。無居人。自此走山峽。兩傍懸崖陡逼。僅容方軌。頑石塞途。車甚顛播。曲折升降三十里。路始平坦。沿鹹灘行十五里。西鹽池。宿。是日行一百二十七里。四圍皆山。祇南山麓。有一旅店。無民居。樹木。鹽池在北山內。以色黑味苦。銷行不暢。久已停採。北山麓有草地數十畝。芨芨草彌望。芨芨即古席萐。李賀塞下曲曰。秋盡見旄頭。沙遠席萐愁是也。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有高至三四尺者。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沙磧中多產之。而新疆特多。尤以焉耆城東清水河子地方所產。爲最上品。其心堅實。以之作箸。狀擬象牙。

▲三月十五日晴。上午六時發西鹽池。南入山峽。曲折陟降。狹處形同永巷。所在碎石撼車。十六里出山。入大漠。滿地碎石。極目無旣。無人烟草。木九十里。土墩子。荒店一家。廢驛數間。白楊二本。小泉一井。自西鹽池至此。已行百有六里。尖後騎行。仍戈壁。廿里入草灘。過廢壘十四里。七克騰木。回語齊克塔木。言得泉水也。宿。是日行一百四十二里。車店三。民居六。泉水甚旺。坎井亦多。大小計二十餘道。附近農戶八十餘家。漢民七戶。餘皆纏民。種地二千餘畝。未墾荒地（合蘇魯圖一帶）尙有九千餘畝。上年楊省長飭鄯善縣在此挖坎井二道。今秋竣工後。又可增闢熟地千畝矣。自驛東行一百三十里。十三間房。一名闊什。一百二十里。三間房。一名鄂塔爾奇瑪。七十里。胡同窩。九十里。瞭墩驛。即舊驛路。恒多怪風。能飛砂石。甚者並人馬捲去。渺無蹤跡。劉襄勤率師西征時。改由今路。遵商道也。

▲三月十六日晴。上午七時發七克騰木。西南行草灘。漸上微斜之坂。十八里。英子樹。纏語曰。拉而布拉克。有村舍樹木。八里。六十里。墩。纏語曰。特斯。入平地。無居民。十六里。蘇魯圖。十八里。三十里。墩。纏語曰。哈克吐兒。有稅卡一。纏戶四五。自七克騰木至此。沿途地多可墾。遙望數里以外。時有村舍樹木。過此。坎井累累若串珠。散列戈壁。渡小

渠三。皆坎井。流聲淙淙。沿渠白楊成行。沙磧中竟得有此。人力未始不可奪天工也。是地當前清時。魯克沁回王。以彼有坎井在北。禁人開挖。洎入民國。楊省長注意墾政。與王嚴重交涉。始行開放。十六里柳樹泉。迤西一帶。雜樹成林。邨莊相望。十二里八柵。（回語街市。卽鄯善城東關外）人家櫛比。漢回錯居。二里入鄯善北門。住勸學所。官場之褥禮繁文。視哈密有加。頗苦酬應。是日行九十里。城周二里七分。商店居民。城廂共三四百戶。膳後偕烈夫抽查印花。依法多過貼者。此緣新疆印花。出自派銷。縣令以多銷爲能。對於貼用規則。多不詳告人民。不止鄯善一處已也。余恐商民誤會。目爲國家苛征。逐一詳加說明。圖近功者。或不以爲然。與城南約四百餘里。有蘇爾塔什山。盛產水晶。質大而佳。西南二百餘里。有廢古城。房舍氈毯。猶有遺跡。土人呼爲唐城。或曰破城子。暇當參稽載籍。辨爲誰氏之物。城北百四十里。通木壘河間道。山峽中有地。曰對紅塘。人馬至其地。日光返照。相視皆呈紅色。是亦足供光學家之研究也。城東九十里頭一工。有古麻扎。曰蘇他勒列耳斯阿魄。爲回族最先來新之人。而麻札之最古者。相傳伊與蒙人爭地。戰死於此。後人爲之起壘墓。今纏回來茲朝拜者。歲絡繹於途。鄯善故闢展地。漢爲車師前國東境。北魏以後爲高昌白棘城。唐爲柳中縣。屬西州交河郡地。宋爲六種。亦稱寶莊。屬高昌。雍熙間頻入貢。後入於遼。元魯克察地。明爲柳城。清末設縣。民國因之。東西五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一十里。地分八臺。南梁北梁兩台。（皆在魯克沁）其沃壤也。纏回爲土著。有多羅郡王（袁氏晉封爲親王）者。領回部事。今稱葉親王是也。纏回劬於農。漢回徙自關隴。視纏民十一。漢民十九。皆雜居縣鄙。而聚族於附郭之東八柵。及七克騰木。魯克沁。漢墩。連木沁諸處。七克騰木者。形勢險曠。前清回亂。安集延所據以抗官軍者也。土宜來弁棉桑。井渠鱗次。無飢饉之虞。山出煤炭。

水晶。熊狐之皮。以褐裘。襖。牛馬之革。以爲鞮。鞜。鞞。鞞。獨羊。羴羊之毳。以索。絢。組。羚羊之角。以合藥。餌。往往獲奇羨。而葡萄。棉花。尤出產大宗。惜無織布造酒公司。自製熟貨。運銷各處。多將生貨。西賈於俄羅斯。棉花歲有百六十萬觔。 (百斤值銀二十餘兩) 上品曰艾木干。 (漢語曰洋花) 色白絨長。勝吐魯番所產。據俄人調查。其種來自美國。纏民相傳。則謂自土耳其基。葡萄乾。歲率百萬觔左右。 (百斤值銀六七兩) 實大而色白。歷史豔稱之。葡萄美酒。實由是以釀成。而東湖甜瓜。魯克沁梨。亦近來之有名者。特產額少耳。

▲三月十七日晴 住鄯善。車折軸不能行也。傍午知事張銜耀設宴署中。招梨園佐飲。此地十年未演劇。各界觀者如堵。學生皆着制服尙整齊。而辮髮垂垂。彷彿徐州辮子兵。 (漢語學校之纏生。則自來祝髮) 全縣大小坎井三百餘道。熟地十四萬餘畝。人民九萬餘丁。國民學校二。漢語學校一。學生共百餘人。魯克沁城。在城西南九十里。繁庶過縣。城地極低窪。鄯善菁華萃焉。葉郡王居此。王受封始祖曰額敏和卓。一傳素賚瑞。再傳伊斯堪達爾。三傳伊魯斯。四傳皮爾敦。五傳邁瑪薩依特。六傳阿克拉依都。七傳瑪木特。八傳即今王葉明和卓。王有瘋疾。蓋禁治產者也。其福晉即哈密沙親王女。閨闈有穢聞。去年已夭。新新疆開省以前。此地回王亦掛札薩克印。管理土地人民。如哈密回王。自經新撫劉錦棠聯魁。前後嚴加削奪。一切實權。盡歸政府。即其采地千八百畝。與祖遺私產。亦同齊民。一體納稅。囊者回族頭目。皆囿於部落思想。奴使其民。陵削無藝。以故鄯吐兩屬纏民。自政府取消郡王札薩克權後。自漸致富。無有不能自給者。哈密纏民。聞風興起。兩度圍城。反對回王差徭。願作漢官百姓。終以王工結納。與其父有殉國之功。莫能裁撤其權。出纏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惜哉。

附鄯善歧路

城南三十里樹柏溝。西南經大沙灣。踰北渠。至魯克沁。漢柳中地。長史所居。宋以後訛爲柳陳。元史作魯古塵。今爲回郡王所居。由此折南。四十里沙白特坎兒。又呼馬廠。有人家五六十。多獵戶。第二程東南行。無地名。過此無人烟。第三程英都爾哥其。第四程毛拉艾買提。第五程迷拖克生。第六程托和爾布拉克。（直西五程。通破城子）南有大山。循山北麓。折東南行。第七程伯什托和拉克。第八程阿提米什布拉克。第九程布魯頭。第十程烏魯鐵漫吐。又東南行。通甘肅燉煌。若干程不詳。清光緒三年。陝回餘匪數百人。由燉煌掠糧出此道。至破城子。休息逾旬。西合於安集延。而哈密吐魯番守兵。皆不之覺。（按此途即漢元始中。出玉門通車師後國磧道。）又自沙白特坎兒西南行。三十餘里。入覺洛塔克山峽。七十里克子里山。八十里阿習布拉克。一百七十里烏尊布拉克。西南入孔木達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額爾。六十里阿子桿布拉克。轉西南六十里。托和奈布拉克。五十里營盤海子。西南四十里。浣溪河。渡河東南行。合今尉犁婁羌間驛路。四百三十里。羅布村。四鏡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稱牢蘭海。今回語曰哈喇佈朗庫爾。蒙語曰羅布淖爾。黃河初源至是伏流者也。

▲三月十八日晴。上午七時。令車先行。八時半。策馬出北門。過一渠一坡。村莊樹木。夾道相望。十里入戈壁。平曠無人。烟草木。北山爲烟雲所遮。在虛無縹渺之間。道南沙山綿互。嵯峨崢嶸。無奇不有。土人呼爲神沙。以無論何方風來。皆不北流故也。二十三里。道北高阜下。有窰洞。以憩行人。過此北數里外。邨落樹木。銜結成線。即漢墩也。以有漢時烽墩遺址故名。涉渠三四。皆自漢墩流出之坎井。水聲潺潺然可聽。二十里。二工回邨在野。桑楊夾道。十里。連

木沁尖。張馬二君祖別於此。車店四。商鋪數十。纏戶百餘。前清於此設學校。尋以經費無出停辦。其地水泉甚旺。積流成溪。下流百餘里。以灌魯克沁東湖之田。飯後西行。泉渠村舍不斷。九里入壁戈。過一土峽。二十三里。蘇巴什。邨莊渠流。雜然呈目。其西七里。卽吐魯番界。自二工至此。圓阜累累。遙視若叢葬之義塚。皆坎井也。由此西行。曠野鮮莊堡。二十二里。勝金台。回語曰森尼木。六里。道傍有樹木村落。入望南山。漸逼近。陟降坡坳。道路窄狹。澗水淙淙。觸目古壘六七。或在峯頂。或在山腰。二十里。勝金口。回語曰愛克斯。宿。是日行一百三十三里。車店五。官居一。無民居。駐馬隊營部。前後皆山。一澗中貫。源出北山木頭溝。下灌二堡。（居民千餘戶）三堡之田。三堡距驛東南十五里。居民八百餘戶。其南有峽曰玉門口。亦名磨子城。卽高昌壁。或以爲漢之玉關誤也。清宣統二年十月。巡檢張清來。三堡掘取古蹟。得唐張懷寂墓誌碑一。（現藏迪化江浙會館）並見懷寂尸身。尙屬完好。修軀大首。覆以五彩絲緞。墓室以土築。似城甕。深四五丈。四壁及頂。密畫佛像。五彩班斕。尸不用棺。下薦葦蓆。尸前泥人泥馬。持矛吹號。尸傍堆積衣衾常御之物。吐魯番同知王秉章聞之。戒土人勿妄動。仍覆以土。僅將墓誌碑輦歸省垣。而先後內外人士。在此掘獲唐經與古物。無慮數十百種。余以急須到省。未及躬往遊觀。試掘古物。頗滋遺恨。

▲三月十九日晴。上午八時。發勝金口。西行。戈壁平曠。二十里。吐魯番新舊知事來迓於途。三十里。腰站子。窮民一戶。二十里。始出戈壁。迤西村莊回墓相望。過回寺。傍有塔。高三四丈。爲魯克沁回王蘇剛所建。故名蘇剛塔。形如圓頂磁瓶。堆砌精緻。可觀。涉沙河。源出北山。南流爲葡萄溝。經城南之牙爾巴什莊。入於沙。入吐魯番東門。出西門。五里。住農林試驗場。是日行七十五里。場地平曠。建築西式。高敞光明。爲度隴以來所僅見。晚有筵。同席爲舊知事。

陳繼善。新知事張馨。統稅局長熊瑾儒。遊擊李華楨諸君。吐魯番。漢車師前國狐胡國地。車師服屬匈奴。漢屢征之。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王莽時。匈奴大擊北邊。西域瓦解。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前王內屬。又降北虜。十七年。竇固破白山戎。擊降後部。前部亦降。和帝永元二年。遣子入侍。三年。置戊己校尉。居前部高昌壁。安帝延光中。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魏仍置戊己校尉。晉初車師王居交河。而高昌爲校尉治。成帝咸和初。前涼張駿。置西域長史。而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立田地縣及校尉營。孝武太元以後。苻秦加車師前部王彌寔爲平西將軍。西域都護。並置高昌太守。後涼北涼因之。北魏及周隋皆爲高昌國。其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名也。唐武德初。麴伯雅死。子文泰嗣。貞觀五年入朝。尋阻貢道。助西突厥擊焉耆。十四年。命侯君集等討之。文泰悸死。子智盛降。太宗置西州。領五縣。曰高昌。柳中。天山。蒲昌。交河。尋升安西都護府。二十二年。徙都護於龜茲。高宗永徽初。都護還治高昌。顯慶三年。復移治龜茲。改置西州都督府。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並置天山軍。天寶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西州。貞元中。陷於吐蕃。宣宗大中時。吐蕃衰弱。號稱收復。懿宗咸通七年。回鶻大會僕固俊。自北庭取西州。回鶻旋分三部。曰和州。回鶻。曰阿薩蘭。回鶻。曰高昌。均服屬於遼。兼貢於宋與金。後西遼又封吐谷渾之裔畏兀兒於交河。其酋曰月仙帖木兒。亦都護也。(王號)其子巴而朮阿而特降元。太祖使尙公主。時高昌阿薩蘭並存。尋並入畏兀兒。三傳爲火赤哈兒的斤。至元十二年。都哇破火州。徙屯於哈密力。北軍平之。設霍州畏兀兒按察司。鎮北庭都護府。和州宣慰司。仁宗封紐林的斤爲高昌王。三尙公主。還火州。復立畏兀兒城池。元末分爲火州。柳城。土魯番三部。皆設萬戶府。達魯花

赤明初仍舊稱萬戶。正統後並於土魯番。其酋居樂安城。自稱速檀。亦僭稱王。數爲邊患。萬歷中復入貢。清興貢獻如初。旋以助逆回丁國棟絕其使。後復叩關請貢。然與準噶爾爲鄰。常服屬之。乾隆中內屬。開省後置吐魯番直隸廳。民國改爲縣。東西五百一十里。南北二百九十里。領莊二十有一。地當孔道。爲南疆門戶。自前代以來數用兵。清同治初安集延酋帕夏父子襲據之。光緒三年北路大定。劉錦棠遣兵破其壘。城遂復。回衆之脅從及流亡皆反耕。而漢民牽車服賈者亦強至焉。初吐魯番有溉田久萊蕪。雲貴總督林則徐謫戍伊犁。始濬托克遜及伊拉里克等渠。復增穿井渠通水。（卽坎井）民用溫給。而同時遣戍有故布政使黃冕者。復大開伊拉諸渠。然皆未竟而罷。其後軍旅數動。耕者益寡。又官司如傳舍。不遑暇。故水利弗大興。然土宜五穀。重繆蔬果。棉桑之屬。而木棉葡萄尤大宗。棉歲產額率三百萬觔（百斤值銀十八九兩）葡萄亦二百餘萬（百斤值銀七八兩）二者皆由陸運以賈俄國。本省及關內銷售其鮮也。葡萄古者用釀美酒。今所釀不中食。蓋古法不傳久矣。每歲桑甚熟時。土人就樹下擷而啗之。以當飯。或三月不火食。其地敲蒸。曩昔當暑。皆竈地以居。夜出作事。近來水利森林次興。氣候雖稍變溫。和然炎威猶不減於閩粵。北山恒噴煙霧。鬱攸不熄。傍城山皆赭禿無寸綠。故元以其地爲火州。更北則盛夏積雪不消。卽天山也。北魏之時高昌王麴嘉好儒術。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於室。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置學官以相教授。正光元年又遣使奉表。迄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燮爲博士。其後乃拜浮屠。奉天竺法。招提寶刹。節比駢羅。逮於有明。又改奉天方。信可蘭之教。禮拜誦經。爭相朝汗。（朝汗爲新省一漏卮。另專論之）告之以詩書。則痛心疾首。駭而欲走。開省以來。設學校。拔黝黝者教之。而鮮有所成。然勤於耕作。故四民之中。農得十七。工商

得十三。蓋麴氏之流風杳矣。初麴氏表求內徙。詔曰。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積世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故。由是觀之。魏以前高昌皆漢族也。而其王張孟明馬儒輩。又皆華產。故其俗重儒。五代以後。其地入於回鶻。麴氏之澤既斬。浮屠之說風行。數百年中。梵宇至五十餘區。故杜佑曰。其俗事天神。信佛法。其後二千餘年。而瑪木特玉素。始至喀什噶爾。稱聖裔。可蘭之說熾矣。又高昌舊俗。習尚音樂。行者必抱樂器。自唐滅高昌。樂工散亡。其後沒於吐番。據於回鶻。畏兀。至於宋明。更姓迭主。疇昔侏離無復存者。今回部所有八器三曲。衡以隋唐讌樂。不逮其半。又名實繁淆。莫由訂正。乃知西域古樂。不傳者多也。

▲三月二十日晴。住吐魯番。日中偕烈夫督查印花後。參觀兩等漢語國民三校。學生共百七十八人。校舍教授。均有可觀。前陳知事提倡之力也。新舊二城相距四里。商鋪居民。城廂共千餘戶。舊城卽漢城。官署局所具在。新城爲回城。百貨聚散之區。商務在新疆稱繁盛。有俄商七八家。皆以洋貨來易棉花葡萄者。貿易額歲約二百餘萬金。輸出超過輸入恒百餘萬。此爲新疆所僅有。他處胥輸入多也。自縣城東南抵魯克沁。西南至托克遜。二三百里間。終歲罕有雪雨。農作皆特坎井與泉水。以見風雨爲荒年。棉畏風而葡萄畏雨。葡萄色白而肥。中無仁。地球各國除南美巴西而外。鮮有此特產。吐魯番纏民。其祖先多由漢族吐蕃回鶻蒙古諸種人混血同化而來。故性質較他處纏民特異。他皆巽懦恭謹。此則刁頑好犯上作亂。他則顯愚固陋。此則開通。頗能模倣新式工藝。其阿渾（教主）恒與官吏交通。亦他處所鮮有也。全縣人口二十三萬餘丁。坎井八百餘道（官井七道）熟地二十四萬餘畝。纏回迷信摩罕默德。深不可拔。歲恒爭走土耳其朝汗。犧牲財產生命不少。惜當朝汗時。必以黃白敬獻寺中。以爲功。

德。富者耗數萬金以爲常。貧者亦數千或數百。及至諷經。又必多屠牛羊。施給附近窮民。富者二三千頭。貧者亦必一二十頭。新疆纏民之歲。往朝汗者。絡繹不絕於途。現金之輸出。平均每年約達五六十萬兩。自歐洲大戰發生。道路梗塞。莫由而前。新疆無形中。不知增存幾許流動資金矣。朝汗之地有二處。一麥加。卽摩罕默德降生之地。其地有大黑石。周里許。相傳爲數千年前自天而降。饒有靈迹。作殿其上。規模宏敞。殿中開瓦樞一。使日月之光透臨聖座。牆周一百五十丈。高七尺有奇。正殿門四十有一。燃玻璃燈以六七千計。地鋪氈氍。廬苑相屬。附殿多建禮拜寺。四面浮屠七。中空有路。可盤旋而上。凡進殿禮拜。必沐浴裸體纏白布。殿側甘泉湧流。謁聖者又必先飲而後膜拜。四方往朝男女。每歲無慮數十萬。叩祝以五日爲期。距殿六十里許。有一山曰兒勒巴特。有大阿渾乘白駝獨上絕頂。團坐念經。往朝者皆羅拜其下。傍晚咸還憩於距殿四十里之山曰蜜喇。叩祝之日。天氣清明。雖雨必霽。殿內侍香火者三百人。燃燈拂塵者千餘人。斂屍骸者七百家。並有乙麻目（率領念經之住持）三百六十人。墨總（發念經之衲子）七百人。皆由土耳其政府按給衣糧。額設防兵三千。並派土著頭目協治。殿宇三面依山。一面瀕水。沙淤土瘠。不產五穀。惟松柏槐楊葡萄棗果蔚然扶疏而已。一默德那卽摩罕默德墓塋所在。其地城郭高聳。周四十餘里。塗以白堊。雉堞以赭石砌之。門十。皆衣以鐵。風景人物。與麥加略同。惟地臨海灣。半屬沮洳。藪澤終日朝羶。數至。觸之生病。五穀亦不甚生。相傳摩罕默德葬時。斂以鐵棺。經久不朽。墳上以銅鐵鑄欄杆圍之。上建重閣。環建禮拜寺。各高十丈。并豎玉柱十八根。四面寶塔五座。晚間內外燃琉璃燈以三千計。墳前設巨燎二。各重五百斤。鐵架肩之地。鋪絲毯千幅。華麗炫目。寺內乙麻目與墨總七百二十人。侍慕閣官三百人。燃燈掃地鋪毯者一千五百

人收屍斂骸者百人。尋常禮拜領拜者三百六十人。侍茶水者五百人。額設防兵一萬二千人。防兵餉糈。侍墓人役。衣糧暨油燭器用。皆出自土耳其政府。此二處彼教均稱爲聖地。教徒以得瞻拜爲榮。男女往朝者謂之阿吉。在死者爲獲神佑。生還者謂之假阿吉。俗不以爲重也。

▲三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吐魯番。騎行過新城。城爲安集延會所築。頗廣大。二十里。雅爾崖。沿途官柳莊村。泉渠樹木。斷續相望。下高坡。對岸頽垣彌野。皆前清征討安會大軍之廢壘也。或謂卽交河故城。爲漢車師前王治所。（唐書西域傳。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清光緒二十七年。吐魯番同知文立山於城中掘得唐開元十年蓮華經一卷。書法逼近二王。二里渡雅爾河。下流二十餘里。伏於沙河。廣五六丈。水流甚小。直同井渠。雜樹叢生。石子塞途。車行困難。二里升陡坡。入土溝。浮沙盈尺。最費馬力。左右土阜圓扁層累。散處若餅。若土屋。皆上古洪水漩流而成者。出土溝。行戈壁。涉乾溝。三四三十里。根特克。（蒙語）漢人呼經溝。官店一家。廢院一。小樹細泉。俱在東南溝中。陳張李三君在此餞送。飯後乘車西行戈壁。登降小坎無數。二十二里鹽山口。道左敗屋數間。二十四里頭道河。宿。是日行九十八里。自雅爾河至此。皆在戈壁中行。不見草木水泉。小石鋪地。頗礙車行。車店一回。教徒公館一所。東涉泉水小溪。（泉出北山下）有一拱拜。卽回墓。墓後有屋一楹。回教徒多來此誦經禮拜。南有間道通托克遜。夜間大風。

▲三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六時半發頭道河。西北行。戈壁平曠。十里漸上坡。八里三角泉。店二廟一。別無民居。迤南山下出泉成溝。沿溝草地廣數里。過此遍地小石如卵。撼車輪。澀馬蹄。十六里道左土山迤邐環拱。衆山皆黑色。

惟此有白壤。易騎行。十里。過山峽。十里。度廣磧。一四里。白楊河。不見有河。車店二。汛卡一。南赴喀什大道。於此分途。距小草湖三十里。附近山麓。產石膏。小憩卽行。穿長峽。陟降坡坳。踰二乾溝。緣沙梁行。南北兩山。多赤赭色。二十里。過一窄道。鑿石如門。下坡。又一乾溝。右有間道。越達坂。至達坂城。較繞後溝。近二十里。可騎行。十五里。後溝。水流頗大。入新以來。所僅見。源出達坂城北山。諸溝合流。過達坂城汛卡。繞博克達坂西南麓。又東南流。經吐魯番之托克遜。合西北來一水。入於覺洛庫爾。李氏西域圖考。直名爲托克遜水。是矣。河岸拳柳荒草。茂密入望。北負博克達坂山麓。有一荒店。陋穢不堪。其南七十里。卽小草湖。有間道。可通。小憩樹陰。復向西循河灘行。頑石堆積。甚礙車行。右岸有破屋三間。三里。折北入山。紆迴斜上。不甚陡峻。七里。小達坂巔。鑿山通道。壁峭如門。下峻坂。須徒步。谷風刮面。陰氣逼人。征夫偶不留心。卽易傷風。車行至此。卸曳馬。遵坡徐降。坡盡處。廢屋三間。獵者牧者。休憩所也。左望後溝。一線如帶。復登大達坂。陡峻倍前。降之坡。攀轅而行。行且息。莫敢回顧。六里嶺巔。石峽如門。右高三四丈。左半之。再下。極長之坂。亦峻極。不可乘車。自入山。至出山。長不過二十里許。車行須三四小時。上大達坂時。且須更迭加驂。清光緒末。湘鄉潘効蘇。巡撫新疆。費金萬餘。修築自後溝。循河岸。行至達坂汛卡。平道。不越達坂。一時行人稱便。未幾。爲蛟水冲毀。續修無人。仍須踰此重險。誦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不禁低徊於成周太平之盛軌也。邇來其路。祇暮春初夏。可以行車。餘時不苦冰滑。疲馬。卽困山洪。奔注耳。八里山口。道左有車店一家。下坡。渡河。水深幾及馬腹。近左岸有洲。基皆岩石。上有廢壘。周約二里。清同光時。安集延酋帕夏父子。築以抵抗官軍。進規南疆者也。左岸山麓。有稅局汛卡。水流其下。聲淙淙焉。五里。達坂城。宿時已五時。車十二時始到。是日行一百二十二里。城名嘉德。建於清

乾隆時。周三里半。雉堞皆平。以清官軍克復此城於安會之時。曾經開花彈轟毀。尋遂未加修葺。然地當天山南北孔道。四面皆山。有險可守。亦兵家之爭地也。今駐馬隊一哨。營房在西門外。商店居民六十餘戶。附近農民五百餘家。甘回居四之三。有糧倉。駐迪化縣委員。就近徵糧。（歲千餘石）儲倉備用。四望平曠。水草皆饒。可墾之地尙多。東北百餘里三角山產銅。西南四十里產鐵。鑛脈均富。惜交通不便。大利仍藏地中。

▲三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七時發達坂城。道傍樹木茂密。五里入戈壁。遙望南山麓。白光一片。綿互甚長。卽達布遜泊。土人呼鹽海子。卽有名之達坂城鹽池所在。三十里破城子。流水橫道。土屋二家。其南二。三里有熟地七八十畝。涉小流二。皆南入於海子。十里土墩子。墩在北坡。已圯其半。店一。居民一。窮民赴海子撈鹽者。多憩於此。飲茶小休。易騎行。五里海子中有平沙一段。恍若長堤。路通南山。荒草芃芃。羊羣唧唧。頗可觀聽。而迎面道傍。培塿累累。又若叢塚。東北山北。有大小銅溝。均產銅。三十里路左有老樹一株。南北二土屋。夾道遙遙相對。望見鄂門。淖爾。波濤澄綠。南山積雪。層峯皆白。迤北草灘。拳曲紅柳。黃色岌岌。相間叢生。益以北山青色嵐光。五色相映。天然文章。立馬凝盼。饒有幽景。五里柴俄堡。宿。是日行八十五里。大店五。小店二。官店一。民居十六。傍近草地廣數千畝。皆可墾也。南距海子里餘。海子東西長二十餘里。南北寬十餘里。灘渚淳汎。鹽鹺極多。掬手可得。此與達布遜泊。皆無出口。蓋地文地理所稱爲死海者也。

▲三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柴俄堡。草灘平曠。漸見砂磧。道平如砥。最便車行。一天然馬路也。三十里道傍廢屋二院。先後入眼。迤南岌岌草湖。綿延十餘里。色黃若四月之麥。十里大鹽池。西南山麓。有圯墩塌屋。過此升降。

坡坨十里。岌岌槽前後皆山。車店一。民居一。回墓一。無草木。迪化知事屠文沛省長代表涂貢球來遊。尖後西行。泥濘盈寸。殘雪滿山。十里。升坡入羊腸溝。頑石塞途。泥濘更甚。峽路迂曲。實如其名。兩傍山石。多呈二酸化硫之色。十二里。始出溝。下坡。道右有頽垣一。圉。清時汛卡遺址也。七里。十七戶。有土屋數家。雜樹一線。自是迄烏城近郊。村莊樹木。斷續在望。十里。南梁。騎兵營房。陸軍小學。俄商租界。連續其間。三里。南關。折右進老南門。住舊學署。街市汚泥甚深。車底馬腹。醃醢不堪。是日行九十五里。自咬牙溝至此。計行一千九百三十三里。迪化漢卑陸劫國。卑陸後國。郁立師。車師後國。車師後城長。車師都尉。蒲類。蒲類後國。單桓。烏貪訾離。東且彌。西且彌。十三國地。兼有匈奴屬地。及烏孫東境。武帝時。山北皆車師國地。其王居北境石城中。屬於匈奴。宣帝時。侍郎鄭吉擊降之。後分爲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東漢初。郁立師。單桓。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復立。時稱前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兩屬於漢。及匈奴。明帝時。竇固耿秉擊車師。後王迎降。和帝後。時服時叛。三國時。東西且彌。單桓。卑陸。蒲類。烏貪。並屬車師後部。治於賴城。魏賜王益多雜王印。號大都尉。晉屬鐵勒。亦曰高車。高車初役屬於蠕蠕。北魏太和中。遣使朝貢。其後大破蠕蠕。走其王。後周屬突厥。隋大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強大。鐵勒諸部皆臣之。處羅徵稅無度。鐵勒叛。共推契苾部人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汗山北。及西突厥射匱可汗復強。契苾部去。可汗號以臣之。而鐵勒回紇之屬。東突厥者。分統於阿史那社爾。唐太宗貞觀時。率衆內屬。及侯君集滅高昌後。乃置庭州。領金滿。輪台。蒲類三縣。賀魯仍有耶羅斯川。未幾內附。以其地置瑤池都督府。處庭州。莫賀城。高宗時。賀魯叛。寇庭州。蘇定方等分道出金山。大破之。賀魯跳渡伊麗水。庭州以安。增置馮洛州。輪台州。叱勒州。各都督府。分治庭

州界內。統隸於安西大都護府。武后時。設北庭大都護府。以諸蕃州都督改隸北庭。並置燭龍軍。尋改瀚海軍。與庭州同城。開元初。東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闐北庭都護。郭虔瓘禽斬之。旋置北庭節度使。天寶中。增青海軍。肅宗保應元年。改金滿曰後庭縣。後增西海縣。代宗時。復於輪台置靜塞軍。貞元後。其地屬吐蕃。後又屬西州回鶻。後唐爲契丹所破。宋爲高昌北庭。臣服於遼。南宋時。屬西遼。元時。爲回鶻五城之地。曰別失八里。元末。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爲瓦喇國。明永樂時。分三酋。皆受封爵。瑪哈木最強。數寇邊。傳子脫歡。併三部爲一。奉脫脫不花爲元主。而自爲丞相。傳子也先。稱太師。淮王。役屬哈密及諸蒙古。正統中。寇大同。英宗親征被虜。史所謂土木之役也。景泰初。也先弑脫脫不花。而自立爲可汗。遣子入朝。嘉靖間。爲吐魯番所敗。後分四衛。拉特。居烏魯木齊者。爲和碩特部。明末。固始汗徙青海。此地屬額魯特。蒙古。準噶爾。清興。屢破其衆。乾隆時。其地內屬。初設烏魯木齊同知。尋改迪化直隸州。同治初。陷於回亂。光緒二年。始復其城。十年。建行省。以其地爲省治。升爲迪化府。民國裁府留縣。仍舊名。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三百五十里。有莊九十九。其地居天山之陰。山河鞏塞。形勢隴阻。而膏沃宜麥穀。藥有枸杞。多葭菘。檉楊。胡同。草薦。蕃畜牧。饒煤炭。歲出以億計。經途四達。利盡西北。北路一大都會也。當全盛之時。屯戍相望。華戍商賈。挾資斧往來。聚族列闔。而錯居以萬數。百賄玩好。皓侈駢闐。嘉道之際。稱極盛焉。其民或以關內下貧。或以報怨過當。而學士大夫之遺戍者。往往出於其間。故其俗躋駁。或侈靡相高。清光宣時。湘楚人爲最多。而秦隴亦無慮數千戶。惰遊失業。逋負者半之。仕宦數湘楚。滇隴。大賈推津沽。有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負販。今之大較也。纏商列市南郭。其俗奉十葉教。天方教在東土者。禮拜誦經。漢裝回率。徒自關內。執賤業。屠牛羊。深目而聳準。好勇樂禍。

宗教與纏回同。而稍變其禮數。南郭之外。則俄商所集。皆受成於領事。而蒙哈冒眦之遷引者尤衆。故其種族雜厝。風俗不齊。又冠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競趨巧僞。婦女戴金玉。羞不相及。尙巫鬼。飾寺觀。每歲四五月。晴燠多雨。卽賽神樹下河濱。徵歌演劇。男女雜坐。車服炫奢。纏民男則賣漿。張帟幄。繼杜達（狀類阮咸。以木爲之。銅絃二）探布（銅絃四）鼓敦巴克。謳胡曲。使婦女數人。曳綺殼。振袂赴節。僂郎以爲樂。僂郎者。纏女跳舞之名。猶蒙古俗之背柳也。其遊氓之逋蕩者。則聚而博奕。強者拔刀相向。弱者或破產。吏不能禁。每七月中旬。出城隍行像三日。盛陳鹵簿。設鼓吹雜劇。來住通衢。觀者如堵。否則多天札也。

▲三月二十五日晴 住迪化。自哈密以來。習聞漢回纏三民雜居一語。而詢土人以戶口。亦列舉漢民纏民回民各若干。以對。驟聞之。殊不索解。豈漢回二族之外。又有所謂纏族耶。詳詢士夫。迺知回民纏民。皆屬回族。以服裝殊而異其名稱耳。纏民圓帽革履。類近歐人。頭恆纏布。俗呼纏頭。散居天山以南。雜有匈奴回鶻西羌畏兀兒大食回回突厥契丹蒙古浩罕波斯諸種。回民衣服語言皆同漢人。文言之。可名爲漢裝回。多入居關內陝甘各省。雜有回鶻匈奴氏羌諸種。而回鶻之後特多。夫回回回鶻畏兀兒。古昔本屬三種。今皆混呼爲回回。爰取史乘疏而別之。回回者。古大食之種也。舊唐書西戎傳。大食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曰。穴中有黑石白文。讀之便王。果見石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劫奪商旅。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皆爲所敗。永徽二年。遣使朝貢。其王名噉密莫末膩。有國已三十四年矣。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衆立爲主。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謂之白衣大食。十四代後。改爲黑衣大食。至德

初代宗爲元帥。用其兵以收兩都。遼史部族表有回回大食部。明史天方傳。天方又曰默伽。回回教祖馬哈麻葬焉。又默德傳云。回回祖國。其初國王謨罕默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爲別譜拔爾。猶言天使也。於此可見回回種族出於大食。宋元以來。中國人因回鶻皆奉摩罕默德教。遂被以回教之名。其摩罕之民來自大食者。則名之曰回回。而元明二史於回回回鶻一族。初未混同也。回鶻者。唐書謂匈奴部落袁紇。散處磧北。亦曰烏護烏紇。至隋曰韋紇。臣於突厥。唐初稱回紇。破突厥始強盛。德宗時。其汗自請改名回鶻。武宗以後。回紇內亂。酋長來降。入居中國各部。龐特勒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宋仁宗時。爲西夏所破。其散處磧西者。皆服屬於蒙古。元史太祖紀。王汗走河西（指西夏）回鶻回回三國。列傳諸臣有回鶻人。回回人。畏兀兒人。區分類別。則顧亭林所云回鶻即回回者。誤也。畏兀兒者。木吐谷渾素和貴之裔。後訛爲和貴。爲畏吾。爲畏兀。非回紇人。但音近耳。宋神宗時。王韶取西寧。畏兀主懼。遷於瓜沙。徙入交河。降於西遼。封交河王。爲畏兀兒國。其後亦都護降於元。俞浩西域攷古錄。力辯畏兀非回鶻。引證甚確。而趙子昂云。回鶻即畏吾兒者。亦誤也。

▲三月二十六日晴 住迪化。新省軍界。在清改練新軍（光緒三十三年）以前。統屬兩湖勢力。蓋左文襄劉襄勤收復全疆。所率皆湖湘子弟故也。以後則新軍皆秦隴。巡防仍湘楚。歧而爲二。日相仇視。宣統三年。袁大化來撫新疆。於新軍將領。概易腹心。及伊新戰起。卒賴以生還玉門。足見我國軍隊。去國軍程度尙遠。迄今猶有岳家軍楊家將之遺風也。其時楊督軍以消滅湘楚秦隴衝突。維持新疆秩序。不可別無兵力。乃招土著回隊。馬步五營。民國元年。庫倫獨立。阿科宣戰。又添招回隊三十餘營。三年春。着手裁撤。今存者十餘營而已。內地軍隊。易招難散。此間

則適成爲反比。蓋內地兵士月餉甚優。物價又廉。而傭工過活。恒憂窘苦。人樂爲兵而不喜作苦。此間兵士月餉概發官票。數僅四兩二錢。持票往市兌現。所得又減其半。益以百物昂貴。駭人聽聞。而種地苦工。月得工資。最少亦六倍於兵餉。幾埒軍民兩署二三等科員。（二等四五兩三等三四兩）以故各營兵士。一至春夏。率多逃亡。傭工於農莊。須到冬初。方能易名入伍。此緣地廣人稀。（全省面積四百五十萬餘方里。人口才二百萬餘。）交通不便。工價極昂。（大工每日一兩五錢。小工亦七八錢）謀生較易。有以致之也。政界在前清時。湘楚人居十之九。散軍留此種地者亦多。當時有小湖南之稱。改革以來。多數相繼攜眷入關。今所留者。皆不作歸計。或欲歸不得者。其人數雖不下於秦隴。而政治上之勢力。則不勝有今昔之感矣。

▲三月二十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至財政廳。商救濟新省金融之策。談次。知坎巨提回部。今尙來貢。我國藩屬。此實碩果。歸閱史志檔冊。窮日夜之力。成坎部概略一篇。坎巨提回部。在今新疆蒲犁西南邊外。東西寬約二十里。南北長約六百里。兩面皆山。峻削壁立。中貫棍雜大河。爲出入南疆要道。都曰棍雜。城廣三里。北瞰溫吉爾山。人民八千餘人。領莊二十五。大小頭目一百四十七。產牛羊馬匹糧食菓品。無布帛。盡衣毛褐。無市廛。無賦徭釐金。清乾隆二十六年入貢。曰謙珠特。定例三年一貢。砂金一兩五錢。賜賞緞綢銀茶各項。恒值五六百金。其往來喀什噶爾。沿途並須支應。至道光時。爲克什米耳戰敗。媾和。歲貢克部犬馬各二匹。克會賞以油啤。（印度幣名。重二錢五分）千五百元。同光之交。英取克什米耳。坎部遂爲中英兩屬之邦。其後亦與俄通。受俄賞賜。光緒十七年。英謀假道坎部入帕米爾。坎會賽德。戛里罕抗之。失利。兩次赴喀請援。清吏皆不應。敗遁色勒庫爾。（卽今蒲犁縣治）明年七

月。薛福成自英奏請與英會立賽會之弟買賣提艾孜木爲坎頭目。自是坎部實權全操自英。我國僅擁朝貢虛名而已。二十五年。英人與我議劃印度克什米爾與新疆邊界。並欲獨領坎巨提。經我樞臣嚴重交涉。得延殘喘。至今取西域圖志。胡氏一統輿圖。及清時憲書所頒地名。參互詳審。則中國昔年所屬回部。實遍印度庫什山南北。中央亞細亞全土。（如哪格爾。格里格提。巴達克山。什克南。浩罕。基發。布哈爾。阿富汗諸部。）皆以道光咸同回亂。邊政廢弛。盡爲英俄蠶食以去。厥後新疆雖經收復。而逼處兩大之間。不亦岌岌可危乎。

▲三月二十八日晴。住迪化。早膳後。偕知事警長督查印花。午後始畢。纏商過貼。一如哈密鄯善吐魯番諸處。新疆全省人民二百萬餘。漢民僅二十之一。纏民居十之七。專誦可蘭經。不讀漢書。故凡官廳布告。須用纏漢合璧文字。方鮮隔閡。印花票面分數。未用纏字表明。彼遂無從分曉。示之以顏色。則誤赭爲紅。以藍作綠。告之以數字。則當時了解過後茫然。益以頭目鄉約。（猶內省之團總地保。）相習愚民。對於國家徵稅規程。尤祕而不宣。以便上下其手。近經楊省長痛加滌除。雖風氣一變。而積習過深。未必全無漏網。余恐纏民誤會。以良稅爲苛稅。囑各主管機關。取通用紅錢價格。爲印花分數標準。（紅錢三文印花一分。）刊印纏漢合璧通俗布告。散給商民。似此辦理。或可少除積弊。推行以盡善焉。全省印花銷額。前年以准商民購帶入關充匯兌。銷至十四萬餘元。上年部飭禁止。卽形銳減。僅銷八萬餘元。傍晚偕烈夫遊覽江浙會館。建築宏大。冠於烏城。戲台右偏。壁嵌唐懷寂碑。蓋由吐魯番知縣某得自三堡土中。獻之袁大化。而袁留之。此間者。夜發財部一電。

▲三月二十九日晴。住迪化。上午。取閱清光緒八、九、十三年勘界各檔。案照約文。又復迭襲邊隘。竊嘆當日勘界

諸人庸劣異常。誤國喪地。罪豈容誅。不第不曾據約力爭。並未處處躬親勘測。甚至受外人之愚弄。糊指某某山梁爲界。依違兩可。貽害後人。而沙克都林札布。不辨山之餘支。水之方向。又不細察明誼所繪界圖。不研究曾氏改訂約文。鹵魯從事。喪地尤多。茲舉其鉅且大者數條。披露於世。(一)改訂約(光緒七年中俄改訂之約。後倣此)第九條有云。俄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國特派大員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等語。現管云者。以當時國力所及爲度。正當的解釋。中國收復全疆。征服安會。則凡安會阿古柏所轄地方。自應全屬中國。當時歐美輿論。亦以爲然。攷廓克沙勒山之西。喀什噶爾正北。有察提爾庫里。四周平原。地味膏腴。北有阿特巴什山。爲南北分水界嶺。其地向爲阿古柏耕牧之地。是應據約力爭。劃屬中國。乃光緒八年。沙氏南路東北界約。竟割與俄。且誤以天山支阜爲正幹。致通天山南北之烏什貢古魯克間道。與阿克蘇河。札拉爾特河。阿克賽河。諸水發源之地。皆劃在界外。(二)改訂約第七條有云。中國伊犁地方與俄國地方交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入伊犁河處云云。又第八條有云。自奎屯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云云。則自別珍島山至薩烏爾嶺。屬塔城西南一段。必仍同治三年舊界。無有勘改明文可知。乃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升泰無端勘改舊界。割棄巴爾魯克山外一帶平地。且締俄借巴爾魯克山十年以居。俄籍哈薩克人之約。使無長庚等執約力爭。收回借地。(光緒十九年)則巴爾魯克山至今猶爲俄有。而扼我精河塔城伊犁三城往來要地也。(三)改訂約第七條有云。自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乃光緒八年。長順伊犁勘界約。既改建圖。賴河爲蘇木拜河。又移喀爾達坂舊界。而溫都布拉克水源。且劃爲俄有。蹙國何止百里。雖爭回格登山。

一片石。其功亦不足補過也。（四）改訂約初議時。俄以逆回阿古柏。曾許南界止於瑪里他巴山口。請於曾紀澤。紀澤嚴詞拒絕。而光緒十年。沙氏南路西北界約。更逾瑪里他巴之南二百餘里。止於烏仔別里山口。於是乾隆大軍。追逆會霍集占兄弟。至霍爾庫魯克大戰之地。遂非我有。於是帕米爾諸地。亦以俄界轉西向南。中界轉爲正南。界以紅線。迤東屬中。迤西屬俄。數語。暗中斷送矣。下午。訪易式。皆楊紹周（商會會長）二君。詢實業事。並至戴步。麒。劉。福。恩。劉。士。楨。安。瀾。諸君處。報謁。夜發財部一緘。

▲三月三十日晴。住迪化。竟日披讀李源昺勘界公牘。海英調查帕米爾報告。與英人楊哈思班及戈登。俄人康穆才甫斯基諸人遊帕筆記。論帕風土人情甚詳。省地志所未有。因節爲帕米爾地理一篇。帕米爾居葱嶺之脊。爲世界第一高地。其中平地。亦埒歐洲阿爾伯士高峯。地形類桃。縱計五百餘里。橫將八百里。四周均有大幹山脈。皆本於葱嶺。一由克克突聿克達坂北趨李闊羅。轉西至烏仔別里山。折西南至塔什庫爾干。迴環二千餘里。一由波咱拱拜西行。至塔什庫爾干交會前幹。蜿蜒亦近千里。其間起伏者三。伏處爲全境水所從出。水道三。一大帕米爾河。源出搶庫爾。匯羣支西流。出乙更阿拉魯山口。入瓦罕境。一小帕米爾河。源出苗子塔什。匯羣支西經雅什庫爾。出布勒滿山口。一六爾阿烏河。正源出奇喇堡海子。東北流。匯丕伊阿克塔什。自東來。倭駝別里庫伊里克。自南來。各傍源。西併伊斯里克水。同流至六爾阿烏境上。匯從西北來之阿克巴伊塔爾河。分繞六爾阿烏山。至合流以西。爲六爾阿烏河。卽麥爾根阿布河。由塔什庫耳干山峽出口。以上兩河。俱入什克南境。帕中雖萬山交錯。然多坦迤。而少銳削。故兩山豁分。而平地較廣者。卽成一帕。隨地異名。計爲八區。由葱嶺之塔什庫爾干。自近者始。曰塔克敦。

巴什帕米爾。居全帕東南。自瓦呼羅特山口以東爲一水。渾楚鄂帕山口以北爲一水。二水會合於伊烏扎拜庫爾干。左右平地皆屬之。其間伊里蘇山口。爲入塔帕要道。曰小帕米爾。居塔帕西。有阿克蘇河。自鄂伊庫里出。屈而東北流。其左右平地皆屬之。或謂此平地。迤北止於阿克蘇河匯阿克拜塔河處。小帕轄地。當以是處爲界。其間尼若塔什山口。則出入小帕之要道也。曰大帕米爾。又在小帕之西。凡北流之伊什提克河。西流之帕米爾河左右。皆其地也。曰阿爾楚帕米爾。在大帕之北。自察提爾塔什以西。雅什里庫里以東。左右皆其屬地。至雅什里庫里以西。卽爲全帕西界。過此則山勢陡絕。地勢漸下。湖流逼束。注入什克南境。曰薩雷茲帕米爾。在阿帕之北。穆爾格阿布河左右。曰朗庫里帕米爾。在薩帕之東。朗庫里四周。及阿克拜塔河左右。皆其屬地。以上六帕。清光緒中葉猶我屬也。曰和什庫珠克帕米爾。在薩帕之北。喀里庫里之南。早爲俄國費爾干省地。庫里之北。爲後阿賴嶺。全帕極北界也。曰瓦罕帕米爾。在大帕之南。小帕之西。自布才拱把什以西。瓦罕蘇河左右。皆其屬地。巴達克山所屬瓦罕居此。巴部附庸阿富汗。阿被保護於英。又英屬地也。南近印度庫什山。爲全帕極南之界。其間巴洛哈爾山口。爲帕米爾南出要地。和什庫珠帕米爾。近喀拉庫里湖。阿爾楚帕米爾。近雅什庫里湖。清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討霍會和卓木兄弟。一戰於和什庫珠。再戰於阿爾楚爾。三戰於伊西庫爾。勒銘於庫爾迤北十里之蘇滿卡。帕境內屬。固已久矣。逮夫同治之初。安集延會跳據回疆。我適內訌。未遑遠略。至光緒五年。國軍收復全疆。劉錦棠卽設黑孜吉牙克卡。六爾阿烏卡。巴什滾伯孜卡。圖斯庫爾卡。雅什特拱拜卡。阿克素睦爾瓦卡。塔敦巴什卡。以治邊境。後十年更設蘇滿一卡。審其形勢。黑孜吉牙克。可扼俄人入帕。蘇滿可扼阿富汗人入帕。塔敦巴什。可扼坎巨提入帕。與塔什霍爾

罕城。蓋皆險要所在也。自光緒十八年總理衙門。曲徇英俄之請。電咨新撫。撤退各卡防兵。二十一年。英俄遂私分其地。今惟塔敦巴什一帕。尚存蒲犁境內。其他皆不復我有矣。帕境恒年積雪。土瘠風高。不產五穀。民資遊牧爲生。食以牛馬乳及乳餅爲常品。間宰羊食之。麥麵則珍甚矣。無樹木。炊以糞蒿。無房宇。居處蒙古包。無市集交易。遊牧人所需食用。非東逾赫色勒。購自薩雷闊勒。卽西下山。購自什克南。山間產銅。苗不甚旺。有溫泉十數處。居民極鮮。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遊牧人。皆夏往而秋歸。人性愚而多詐。俗無可採。

▲三月三十一日晴。住迪化。新疆省城。係併漢滿二城而展築者。（清光緒三十二年）周十一里五分二釐。關七門。東曰承曦。西曰慶豐。南曰肇阜。北曰憬惠。東偏南有新東門。曰惠孚。南之左有新南門。曰麗陽。西偏北有新西門。曰徠遠。城廂居民二千餘戶。商務在東大街。藩後街。南大街。南關諸處。南關多纏商。南大街多晉商。藩後街多津商。東大街則衆幫雜處。京商販運京洋廣貨。資本雄厚。交際敏活。商業知識。亦富於他商。其執商務牛耳。非無故也。晉商多金融營業。民國以來。關內無協餉至新。其利益雖受損失。然資金多。改營他業。勢力亦不可侮。纏商多屯積居奇。不尙門市。觀其表似非富有。實則規模甚宏遠也。茶爲新省銷場大宗。昔屬湘商朱乾益升專賣。全省皆其引地。辛亥改革。茶引破壞。匯兌不通。現金缺乏。購兌俄幣。損失甚鉅。商運遂停。商引亦卽撤銷。俄商乘機而起。俄茶因以充市。而與國茶爭利矣。華茶以資金微。釐稅重。運費昂。貨不時至。邊民常有望梅之思。現今銷路。猶未盡爲俄商奪去者。則以蒙哈諸民。性富守舊。購買磚茶。形狀牌號。多舍其新而舊是謀。華商不急起厚集資金。組織公司。自運自銷。挽回利權。再過十年。新省茶利。必盡歸俄人之手。設令俄商製茶。改倣我法。不用新形。喪利更速。失今不圖。後

無及矣。南關之南。南梁以北。中有俄國商埠。洋樓櫛比。商貨雲集。以布帛鐵器皮革爲大宗。其商人多俄籍纏頭。老蓋衣二族人。真正俄人。蓋無幾也。城內街道。歲值仲季二春。泥濘恒深數寸。行必車騎。否則亦須革靴。蓋天候酷寒。冬期冰雪層積不消。道傍冰溝凍而不流。欲除此害。須辦衛生警察。冬期多用清道夫。垃圾車。一遇冰雪。隨時掃淨。載之野外。然非所望於此間之官商也。財力太薄。人工太貴。舉此鉅工。實非易易。

▲四月一日晴禮拜。住迪化。日間無事。入夜。潘鹿磧廳長招飲。盡醉而散。余于役來新。沿途借觀關於西北界務羣書。不下四十餘種。惟新疆國界志。與伊犁將軍長庚請設阿爾泰山專官奏稿。言喪地事頗詳。爰參證節刪成篇。補余前編喪地史西北過略之缺。

其一烏梁海科布多沿邊。初四衛拉特分牧於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之南部。自爲長和碩特駐烏魯木齊。準噶爾駐伊犁。杜爾伯特駐額爾齊斯。土爾扈特駐雅爾。在今塔城西約二百里。同治三年界約。劃隸俄屬。清康乾用兵。準部皆分西北爲兩路。平定而後。設將軍於伊犁。設都統於烏魯木齊。設參贊於塔城。而雅爾亦築城。一名肇豐。周二里四分。駐重兵。獨額爾齊斯未設專官。然理藩院則例。不准哈薩克潛入烏科地方游牧。責成卡倫嚴查。其時每歲夏季。塔爾巴哈台於齊桑諾爾西北。置輝邁喇呼卡倫於額爾齊斯河西。科布多置霍呢邁拉扈卡倫於額爾齊斯河東。冬季科布多於齊桑諾爾東南。置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於額爾齊斯河北岸。塔爾巴哈台置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於額爾齊斯河南岸。交相守望。以禁俄人及哈薩克之出入。乾隆以來。雖准哈薩克依卡度冬。而夏令展卡。仍驅之卡外。不復聞問。嘉慶十六年。俄人至塔城哈達蘇卡倫外。向哈薩克索取安集延人口。伊犁將軍晉昌。

檄協領哈芬布。出卡數十里。傳兩部頭目開導議償。廷旨申飭。不應越界管理。着將軍晉昌議處。於是卡外爲界。外而歷年巡卡官吏。又以邊卡荒涼。飲食不便。私將卡倫移於近邊之地。於是卡界日縮。洎嘉道間。科塔兩城先後移撤卡倫。將夏季展放邊卡之地。委爲哈薩克常年遊牧之區。俄人乘隙而入。習見我國以卡倫爲國界。於咸豐十年。乘我北京有事。與我立自沙濱達巴哈起。直至齊桑諾爾。以常駐卡倫爲界之約。夫我國邊徼卡倫。向分三等。有常設移設添撤之分。歷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是謂常設之卡倫。住卡官兵。有時在此處安設。有時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有其地。雖有卡倫。而過時卽裁撤者。是謂添撤之卡倫。卡倫之設。本祇幾禁游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夫界址。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里。俄以常駐卡倫畫界。可謂巧於侵地矣。厥後同治三年。明誼本北京約旨。勘辦西北界務。立塔爾巴哈台記約。其時雖與俄官雜哈勞再四辨論。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爲界。無如我國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莫能挽回成約。而阿爾泰山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部諸部。迤北千餘里。可耕可牧之地。與科布多烏科克卡倫以西。喀屯河源。布克圖爾馬河源。及山前之齋桑諾爾。迤西。愛古斯。各哈薩克牧地。亦千餘里。全隸俄屬。迨同治九年。建立塔城界牌時。俄人又將察罕鄂博界牌。建於中國界內。侵入百餘里。斷我塔爾巴哈台赴阿爾泰山之要道。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又謂同治二年所訂齋桑湖迤東之界未妥。請由兩國特派大臣勘改。而齋桑諾爾全湖。與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佔去。烏科蒙哈生計。因以日蹙。民國肇興。庫倫獨立。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外蒙又締協約。許可外蒙自治。自實際言。外蒙不啻中俄兩屬之邦也。其自治區域。按照一千九百十三年（卽民國二

年)十月二十三號。中俄聲明另件第四條。以前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爲限。其與中國界線。以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屬。東與呼倫貝爾。南與內蒙。西南與新疆省之戈壁。西與阿爾泰。接界之各蒙旗爲界。中國與自治外蒙之正式劃界。應另由中俄兩國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會同辦理。並在本協約簽字後二年以內。起首會勘。屆時二年期限已滿。參謀部派測新蒙阿科境界委員。猶在途中。新疆官署。關於參考界圖。正在編繪。以往事測將來。如此茫無準備。貿然從事勘界。或有喪地之虞。甚望勘界諸公。勤於職務。雖險阻之區。必躬親勘驗。雖咫尺之地。必據約力爭。而於水之方向。山之幹支。尤宜詳加辨識。勿蹈沙克都林札布以支山作正幹。無形中喪地數千百里之覆轍也。

其二新疆沿邊。自清乾隆蕩平天山南北。闢地二萬餘里。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先後內附。凡昔日漢唐建牙戍守之所。悉歸囊括。故曰新疆。當時新疆去俄尙遠。邊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俄人於巴爾開什湖南。建闕拔勒。及維爾訥兩城。治哈部。中國官吏。無過問者。咸同而後。海內多故。俄人乘隙。誘我藩屬。進寸謀尺。狡啓戎心。故咸豐九年。因四國構兵。議及疆事。遂約以常駐卡倫爲界。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淪失至數千百里。洎夫同治三年。執京城約旨。立塔城之約。而西界一變。同治十年。全疆淪陷。俄人據我伊犁。至光緒七年。立中俄改訂之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十年。立喀城之約。而西界三變。因塔城之約。而有同治八九年勘界之約。而有光緒八九年各段分立界牌之約。因喀城之約。而有光緒十八九年勘帕界防帕界之事。統計前後。立約十餘次。而要以三約爲原起。三約之中。又以塔約爲提綱。改訂約爲樞紐。喀約爲結束。此其大較也。方乾隆之勘定西陲也。大兵追討阿睦爾

撒納。至哈薩克境。於是左右二部內附。討霍集占兄弟。至葱嶺巴達克山境。於是布魯特東西十五部內附。初哈部舊境。在齋桑諾爾西北之額爾齊斯河。河北流約二百里。爲科塔兩城設卡倫之處。稍南爲布昆河。右部哈薩克王度夏之處。此中俄西北舊界。科塔分防於此。幾禁俄商。蓋當日藩封故壤也。其南包沙色爾圖和賴湖。沿巴爾喀什湖南岸。至湖西南角。沿哈什塔克河。繞挪滾泊西。沿吹河。繞特穆爾圖泊之西南。轉爲正東西橫線。沿納林河之北。天山之頂。迤西包納林河。包安集延。又爲南北線。包和什庫珠克嶺。哈拉庫里湖。又南包喀楚特。（卽坎巨提）是爲西南老界。過喀楚特。又轉爲東西線。至呢蟒依山。哈拉哈什河源。接西藏而止。當是時。諸藩入貢。藩界卽國界。與卡倫無涉。設卡倫所以幾禁商賈。分別遊牧。有常設有暫設。亦與國界無與。迨京約以常駐卡倫爲界。塔約雖力爭而不能得。而哈爾巴哈河布昆河。皆劃於界外。其科塔兩處。值額爾齊斯河分設之卡倫。又久已不存。故新界縮至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之地。此北界蹙地之始也。竊觀塔約十條。其關乎界址者三。（一）自沙賓達巴哈起。至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止。乃烏科之界。（二）自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起。至阿勒坦特布什山止。乃塔伊之界。（三）自阿勒坦特布什山起。過特克斯河。依天山頂至浩罕止。乃伊犁喀什噶爾之界。其時旣遵京約。以常駐卡倫爲界。而地圖紅線。又出俄人之手。故損失疆土。自額爾齊斯河至天山。無一處不變更舊圖者。同治八九年間。於所議烏科之界。定立牌博。塔城亦依三年界約。建立牌博十處。自瑪呢圖噶圖勒干起。至哈巴爾蘇止。地名較詳於同治二年界約。而於界址尙無出入。時伊犁均爲賊踞。伊犁未及建牌。而同治九年。俄人乘亂據我伊犁。延至十三年之久。於是議交地。議改界。而界約改訂。又從此起。光緒四年。崇厚使俄。議交還伊犁之事。俄人要索割特克斯河。截天

山南北孔道。光緒七年。改命曾紀澤往俄都重議。是爲中俄改訂條約。蓋同治三年之約。統議西北全界之約也。光緒七年改訂之約。擇段改移之約也。今舉兩約一一比較。塔約第一條。順大阿爾泰山至齋桑諾爾北。又轉而東至瑪呢圖噶圖勒干卡。第二條由瑪呢圖噶圖勒干卡。至阿勒坦特佈什山。改訂約第八條。卽由奎屯山過喀喇額爾齊斯河。畫一直線。至察罕鄂博。始合塔約舊界。塔約第三條。順圖爾根河爲界。改訂約第七條。則順霍爾果斯河爲界。而其第七第八第九三條。遂爲後來各約之所本。於是每次條約。有明改。有暗侵。而失地從茲愈多矣。按改訂約第八條云。同治三年塔城所定界約。齋桑諾爾迤東。界有未妥。應由兩國大臣會勘。於是有大臣升泰。光緒九年七月。哈巴河上之約。及八月阿拉克別克河口。邁克普奇蓋之約。總之改同治三年之曲線爲直線。由奎屯山過喀喇額爾齊斯河爲新界。迤至察罕鄂博。方歸原界。而齋桑諾爾左右膏腴之地。悉割去矣。此改訂約第八條之結局也。其第七條云。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其河入伊犁河處。再過伊犁河。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自此往南。循同治三年舊界。蓋由別珍島山分界。則伊犁河南北。如博羅呼吉爾春濟等卡倫。俱劃歸俄境。此光緒七年約明修改者。而光緒八年訂伊犁界約云。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噶起。至伊犁東北喀爾達坂止。共立界牌三十三處。又不遵七年改訂之約。故廓里札特村迤南。以達圖拉河爲界者。至是又改爲松別河。初廓里札特村南。有格登山者。同治三年劃歸俄界。長順於伊犁立約時。抗詞力爭。格登山復歸於我。自特克斯河劃一隅。縱橫各五六十里。而烏宗島山東北。爲錫伯營屯田水源。西南爲纏回圩。七年改訂約。在廓里札特村東。包屯田水源。而俄官必欲由烏宗島山畫界。爭之再三。始允如約。此改訂約第七條之結局也。又有強援第九條更訂界牌者。七年改訂約第九條云。以

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交界地方。從前未立界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安設。此兩條所指之地。不外伊犁之東。齋桑諾爾之西而已。與伊塔交接處無涉也。乃光緒九年。俄七河巡撫奉命至塔城。與升泰立約。謂同治三年內開自喀拉達坂起。至哈巴爾蘇止。共立界牌二十一處。按同治三年塔約第三條。首云依阿拉套大嶺。順阿勒坦特布什山往西。而阿拉套嶺之正幹。在哲拉那什赤庫里之西。庫里又在巴爾魯克山之西。今此約既由巴爾魯克山分界。已非依阿拉套大嶺舊約。而又借巴爾魯克山十年。更約外之枝節矣。第九條又云。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由兩國特派大員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此爲光緒八年十年兩次喀什噶爾界約所本。曾紀澤在俄都繕進和約稿本。曾註明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分界之事。宜由勤明剛正通達和平之大員。細意履勘。蓋知此界之不易勘也。光緒八年。分界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依改訂條約勘分喀什噶爾東北界。自那林哈勒哈河上遊起。至別疊里山口止。光緒十年。又勘分喀什噶爾西北界。自別疊里山口起。至烏仔別里山口止。同治三年塔約。過特克斯河。順納林河。依天山頂爲界。自此往西南。由特穆爾圖淖爾。汗騰格爾薩及巴齊。貢古魯克。喀克善等山。統曰天山之頂。名目疏闊。是未經履勘遙計之詞。凡山有正幹。有支阜。既云天山之頂。必以分水爲定。此帖列克山以南。水皆南流入札納爾河。山以北。水皆北流入特穆爾圖淖爾。別疊里山口迤西曰阿特巴什山。山南之水。皆南流入阿克蘇河。山北之水。皆北流入納林河。所謂天山之正幹也。乃分界之時。既未詳細履勘。又無圖籍與之比較。卒以俄人所劃紅線爲憑。於是截阿克蘇河。札拉爾特河。劃帖列克山於界外。是知同治三年塔約。原以天山正幹爲界。後之勘界者。不辨山之脈絡。水之方向。又不察明誼舊圖。致無端而棄數千百里之地。殊可痛也。

當八年定界之時。督辦軍務大臣劉錦棠奏云。烏什通貢古魯克一路。地界八城之中。且約文明言天山之頂。非指烏什之貢古魯克山麓爲言。乃於貢古魯克山口。及別疊里達坂中間。相距二十三丈五尺。埋立中俄界牌。心殊叵測。請責成分界大臣。勿稍遷就。然後由烏什達貢古魯克出卡達伊犁之路。足可索還。九年添派長順。妥慎辦勘。卒以改約爲難而止。考中國圖。貢古魯克至喀克善山之路。實包烏什各水源於內。而汗騰格里山正在納林河之北。據塔約而論。由貢古魯克達喀什之路。不難索回。但紅線出自俄人。不依原約。其所立界約。含混粗略。各山嶺以人不能到。俱作爲天然之界。兩國大臣並未詳勘。然山脈之差。實在穆雜爾特山口。蓋由此向南作弧線。即非天山正幹矣。長順既辭界務。沙克都林札布仍會俄官向西履勘。光緒十年。自別疊里山口起。至烏仔別里山口止。約三小段。自別疊里山口至蘇約克山口。共十四處。自蘇約克山口。至伊爾克什塔木。共十四處。自伊爾克什塔木。至烏仔別里爲末段。言明兩國界線。至此山谿爲止。俄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釋其文義。言兩國界止於此山口。過此則向西南與向南者。各不相謀。此結束語也。時督辦軍務大臣張曜。奏伊爾克什塔木。與現管之界。舛錯太甚。其處地勢平行。既不沿葱嶺。又不依浩罕。而現管之帖列克達灣。係葱嶺正幹。必收回此地。然後可以換約。時長順按劉錦棠張曜咨送輿圖。均於總署所頒圖紅線外。添畫一線。稱爲現管地方。沙克都林札布商之俄官。堅不肯允。長順遂以勢難力爭。奏聞。尋伊犁將軍金順。亦奏片。壤不足重勘。總署又是長非張。於是照約定界。按十年喀約原文云。喀喇別里達巴罕。自此不到喀喇灣庫勒。卽順山分脈。向東南行。自克則勒蘇河。至伊爾克什塔木河。固兩可語也。方曾紀澤改訂條約之時。俄人請以瑪里塔巴爾山口爲止境。紀澤不許。謂崇厚議約未及之地。斷不能

復有增加。乃十年分界。俄人乘我不覺。竟越瑪里塔巴爾山口南。侵入二百里。至烏仔別里山口。此佔我和什庫珠克及喀喇庫里湖。並侵蝕各帕米爾之狡謀所由啓也。光緒十七年。俄兵遊弋帕境。揚言各帕均歸俄屬。英人聞之。亦侵入坎巨提。以固印度藩籬。新疆巡撫陶模。乃具圖與俄費爾干巡撫。英印度總督。據理詰問。咨商總署。爭於英俄使臣。又請駐英使臣薛福成。駐俄使臣許景澄。爭於其外部。英曰防俄。俄曰防英。訖無成說。十八年。俄兵築壘於讓庫爾。及六爾阿烏。英人唆阿富汗遣兵至蘇滿波孜納。而俄兵又有向色勒庫爾進發之音。陶模派兵駐其地。以固門戶。旋奉總署掃數撤兵之檄。於是蘇滿各卡防兵一退。而阿俄互爭。蘇滿舊界從茲淪失矣。方英入坎巨提之年。曾勸我速分帕地。其意蓋欲我支格其間。阻俄南下之路。我既不允。英遂不得不唆阿據帕之中心。我遲之又久而欲分阿所已取之地。晚矣。至二十一年。英俄私分帕界。漠然置中國於度外。而弗我與聞。雖俄駐英使。照會英外部。文有界中國地。須三國共分之語。然終未聞與我商訂也。今閱蒲犁鄉土志。稱西北界俄。西界阿富汗。南界坎巨提。足徵帕地已侵蝕無餘矣。然阿克塔什以西。究係未分之地。不得爲定界也。帕之東南坎巨提者。本中國舊屬。一統圖之喀楚特也。圖載其地。本在中國界內。光緒中葉。又爲中英兩屬之邦。二十五年。英使照稱印度新疆之界。尙未劃清。請我讓坎部專歸英屬。英亦代坎讓塔敦巴什及喇斯庫木等地。全歸中國。所擬之界。見洪鈞中俄交界之圖。夫洪圖譯自俄本。經線尙由俄都起。其得失當然俄人任之。而新疆南界。俄人本不甚悉。其誤亦無足異。英遂指爲中國自定之界。藉收坎部爲己有。亦狡甚矣。夫會典載葉爾羌南界圖伯特。一統圖載卡拉胡魯木達坂以南。爲退拜特界。（圖伯特退拜特本一音互譯。近英人名其地曰拉達克。）是南疆邊要。典籍昭彰。洪氏束書不覲。襲人

誤本。遂遺無窮之患。所爲鑄九州之鐵。不能成此大錯也。歷考古今圖志。自明鐵蓋達坂東南行。至昌器利滿達坂。重山巨嶺。皆葱嶺正支。洪圖爲喀喇穆嶺。直接西藏者也。嶺外所通者。不止一部。由明鐵蓋達坂及星硤達坂南通者。爲坎巨提。又東南爲穆斯塔格山口。通巴勒提路。又東南。卡拉胡魯木達坂。又東南爲昌器利滿達坂。皆通條拜提（卽拉達克）路。其巨嶺西北之水。均歸葉爾羌河。東南之水。均歸印度河。此中外天然界限。亦卽當年老界也。

▲四月二日陰傍晚雨。住迪化。出京已四閱月。今始見雨。不勝歡然。日中至軍署。囑易廳長紹介熟悉阿爾泰山情形者來談。囑潘廳長調取全省五年度收支各款計算書。新省徵收田賦。南北不同。南路本折參征。北路全征本色。曩在清末。吏治黑暗。百弊叢生。民間完納糧草。恒數倍於額賦。民國以來。楊省長派委主計專員。分赴各縣。將從前一五公耗。二五私耗。淨提歸公。並將淋尖。躉斛。飛灑。樣糧。種種陋規。通令革除。以增收入而養稅源。又派監收委員。馳赴各縣。以杜抑勒情弊。然此皆人治之策也。從根本上解決。當從財部統一征收方法之計劃。一律改徵折色。或謂新省交通不便。輸送艱難。駐兵之地。多非餘糧之區。商場購買。恒不得糧。必須官倉預儲。按月按人。扣價俵發。（每人斗餘。扣銀六錢。較市價廉五之三。）方免無食之憂。卽有餘糧地方。亦難令兵自購。民皆顛愚。奴性最深。公家有所需要。和平價買。倍值莫獲。由官派探。不費而納。兵自購糧。仍須官探。且邊兵腐敗。素無程度。賤價勒售。於中取利。弊竇百出。防不勝防。權衡輕重。究莫如徵收本色。儲備兵食。可絕擾民之累。假令改折。而兵糧又必須官探。商民一旦居奇。省庫損失更鉅。加之閉糶道遠。在在堪虞。其征本色是矣。惟是倉糧變價。每年收入頗鉅。則歲有存糧必多。似應斟酌情形。取足兵食。明定本色數目。餘皆改折。以期漸收劃一之効。或又謂天災流行。何地靡有一遇荒

年安可無備。萑苻間發。撲滅須兵。千里裹糧。難期神速。緣茲種種。亦難改征。此則非所敢知也。

▲四月三日雪。住迪化。新省圖法。紊亂極矣。硬貨則有制錢。紅錢。銅元。銀元。普爾。天罡。七種。紙幣又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龍票之別。合之俄帖。俄元。印度貨幣（俗呼油啤）計達十有餘種。（蒙古哈薩猶在實物經濟時代）制錢。紅錢。銅元。均輔幣。銅元。依於普爾舊式。制錢。俗呼麻錢。子鑄以黃銅。攪和鉛沙。時價八百文。值銀一兩。紅錢。範以紅銅。其質最佳。多被俄人收買。改鑄俄國銅貨。以之兌銀。市價恒高於法價。（法定銀一兩。值紅錢四百文。市面只三百左右）此新疆特有情形。不能執輔幣原質價格。必視本位貨幣為低之普通原則推測也。銀元。創於左文襄。其式因乎天罡。而規模較大。有五錢。四錢。三錢。二錢。一錢。五種。視關內銀元。重量形式皆別。金元。始自王樹枏。用以抵制俄元。重價居奇者也。有一錢。二錢。兩種。亦曰餉金。（上鑄餉金二字。每錢值銀三兩）今皆流出省外。鮮有見者。普爾為回部舊幣。鑄以紅銅。其式小於制錢。厚而無孔。上刻厄魯特汗名。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天罡為逆回阿古柏所創。其質為銀。重五分。中無方孔。徑二三分。少圓整者。伊帖為伊犁將軍所發。塔帖即塔城參贊所發。官票為民國省庫所發。老龍票為清藩司所發。其價格塔帖最低。（每兩值現二錢或二錢餘）伊帖次之。（每兩約四錢）官票又次之。（每兩六錢餘）惟老龍票最高。（票銀九十兩。可兌現銀百兩）蓋是票發行之初。曾經兌現。不若其他紙幣之濫發。故在市場極有信用。而印刷亦精美。纏民多寶而藏之。綜上所述。新省幣制紊亂如斯。是宜亟謀整理。整理之方。無出改用國幣右者。國幣流通。不第全國幣制藉以統一。而新省徵收田賦。改征銀元之計。劃亦易實行。其他金融與簿記之種種便利。更無俟論。

▲四月四日晴 住迪化。楊督軍招飲於鎮邊樓。樓在軍署東偏花園課屯軒之後。就定遠亭塌基而建之者。建築係西式。計三層。上年八月方落成。登樓頂。全城在望。其北二里。山上有舊式砲台。俗呼一砲成功。以劉襄勤收復烏魯木齊。由彼一砲破賊故也。西北四里有紅山嘴。峭壁懸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坡直上。西南與福壽山。僅隔一路。上建佛宇。每歲四月八日。居民商戶。雜技百工。羣集於此。酬神賽會。士女如雲。堪稱勝會。又有浮屠七級。與福壽山所有。如雙岑對峙。地形險要。烏城西北一屏藩也。東南博克達山。爲天山絕頂。望之如在目前。實距二百餘里。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稱雪海。三峯高插雲霄。削如太華。下豐而上銳。上有大龍潭。周數十里。水清而甘。深不可測。山麓有小龍潭。周亦十餘里。山間耕牧者二百餘戶。人跡所能至者。惟會仙台。天柱石。達摩崖。福壽寺。東嶽廟。諸勝。皆其支阜。至所謂三峯。則堅冰老雪。好遊者百計探之。不能達。數年前。有德國人某。登最高處。以大力遠鏡望之。云有動物往來其間。或卽雪蛆。雪雞之類。與有奇草。狀如芙蓉。六十年始華。名曰石蓮。嗅之頭痛。產藥材二三十種。雲母石亦多。烏魯木齊河（俗呼西大河）繞城如帶。楊柳滿堤。亦有足觀。席間楊督軍云。昨晚伊犁來電。俄國改建共和。俄領事已正式宣布。證之此間領事。近日來文。不稱帝國。僅云大俄。其事或確云云。聞之欣然。爲俄國革命黨浮一大白。俄國革黨之組織。遠在吾國同盟會之先。以舊政府防制過嚴。久無成功。猶憶辛亥之冬。滯留滬上。見俄黨人。無不羨我成功之速。而自懟其無能。今乘政府對外戰敗之餘。一呼而竟數十年未成之功。語云。精神一到。金石爲開。洵不誣已。

▲四月五日晴 住迪化。中曆清明。今之植樹節也。上午。前阿爾泰民政局科員王佑文。營務處文案楊仁壽。以易

君式皆之囑託。來談阿爾泰情形。得遍觀阿爾泰開辦諸檔稿。下午赴楊紹周宴於其家。楊津商迪化商會會長也。入夜檢閱西域圖志與新疆識略諸書。當清盛時我國勢力十倍於今日。不禁掩卷而長太息也。案新疆識略所載邊外諸部。有瓦罕。什克南。達瓦羅斯。綽禪。羅善。差呀。普塔什干。渾都斯。噶泥窩什。安集延。瑪爾噶浪。霍罕。納木干。塔木干。科拉普。濟雅克。拜蘭哈。布哈爾。黑斯圖。濟乾竺特。博洛爾。拔克達山。愛烏罕。坎達哈爾。巴特哈。普隆克。什米爾。拉爾虎。溫都斯坦。凡三十三國。極邊距葉爾羌六十站止。乾隆間大軍定回疆。大小和卓木擁殘衆而西。謀襲巴克達山。巴克達山酋素爾坦沙與兵拒戰。擒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安集延諸國。皆遣使來庭。咸豐元年。俄羅斯通商約成。遂於伊犁博羅呼。濟爾卡倫邊外。阿里瑪圖地方。設立商埠。三年遣兵自倭連步南下。直抵阿里瑪圖以西。哈薩克境內。築立礮臺。四年於塔爾巴哈台東北。額爾齊斯河西岸。輝邁拉呼卡倫以外之地。設立斜米拍拉廷斯克巡撫。塔什干之哈薩克。與霍罕世讐。霍罕因哈薩克之受役於俄。攻之。俄伐霍罕。降其衆。同治三年。又奪塔什干城。四年奪霍占。阿里瑪圖。設斜米烈厘斯克巡撫。擊敗布哈爾兵。復於塔什干設立土爾齊斯坦總督。六年以兵下薩馬爾干。設立雜拉夫山省。與布哈爾定界。僅留霍罕一城。與其民居。居民怨之。潛通基發。十一年俄發兵問基發罪。定約以阿母河爲界。復滅霍罕。建費爾干省。於是葱嶺以西屬國。半爲俄有。而巴克達山。魯善。什克南。瓦罕。諸小部。則皆服屬於阿富汗。爲英屬國。英之大勢。亦駸駸由印度北嚮。有與俄爭雄之意矣。帕米爾者。向亦服屬中國。俄外部告我使臣許景澄。欲會同勘界分疆。惟英於帕米爾。本無分地。不使與聞。英亦欲劃清阿富汗界。使中國收帕米爾地。以限俄之南下。我外部則擬作三國公共之地。英俄皆不以爲

然商迄未定。於是遂有坎巨提之役。坎巨提者。近喀什噶爾西南界。在葱嶺西南。厥地縱橫數百里。戶口約近萬人。歲貢中國沙金一兩五錢。例賞大緞兩端。蓋卽新疆識略之乾竺特。距葉爾羌十六站。一統輿圖之喀楚特。同音而異譯也。既又服於英屬克什米爾。英印度總督。歲給坎巨提經費。名助防務。而實際收其內政之權。旋以兵力脅坎巨提。坎巨提頭目連戰不勝。遂率其衆逃詣卡外求援。英兵修築一路。直貫坎境。北抵印度庫什大山。意在據此山隘。以杜俄衆南侵。而保印度門戶。坎巨提頭目興兵阻之。復爲英兵擊敗。其所居之棍雜城。已爲英人占據矣。時我出使大臣薛福成。詰諸英外部。英外部答以無滅坎意。語言閃爍。既乃稱選得舊會之弟買賣提艾孜木。可爲坎巨提頭目。擬請中國派員會行封立。總理衙門電告新疆巡撫。派員前往。至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其事始定云。

▲四月六日晴 住迪化。發部緘三件。新疆百貨抽稅。始清光緒初年。左文襄以餉源不濟。倣各省釐金辦法。征收釐稅。及開行省。劉錦棠修訂章程。定爲常稅。厥後陶模撫新。以俄有暫不納稅之約。（光緒七年中俄條約。准俄民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關外之天山南北兩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再由兩國議定稅則。）且受華商賄託。肆意包庇。甚至屬中回民。冒稱俄人。俄領事復含混庇護。喪失國權。不一而足。奏請停止。迨辛丑和約告成。各省攤解賠款。新亦歲認四十萬元。旋復興辦起落兩稅。考其性質。蓋在釐金統捐之間。至光緒三十三年。度支部議改釐稅爲統捐。新疆遂於次年實行改辦。沿用迄於民國。其稅則值百抽三。從量多而從價少。所謂新省擔頭章程是已。（粗貨二百八十斤爲一擔。細貨二百四十斤爲一擔。）近年以來。省庫圖收入增加。將所有統稅。改由商民包辦。上年收入達二十五萬餘兩。（中含有二五商捐之附加稅。）稅局有迪化伊犁塔

城。奇台。哈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喀什噶爾。莎車。巴楚。和闐之十二處。各地皆有俄商包庇。交涉橫生。通商章程之通商票。（票由俄領給發。中國外交官簽字其上。以爲各稅局稽核之證。）多廢而不用。僅以俄國商約（即商總）手書小條。強制通過稅關釐卡。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甚有纏民無知。以一紙通商票而變更國籍者。其害最烈。

▲四月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陶明樾來。以烏蘇柳花相贈。花尖瓣重疊。與葉同色。以之代茶。勝於龍井。色綠香清。而性最涼。能滌腹垢。消三焦邪火。清乾隆時。及光緒二十八年。曾以之入貢。烏蘇縣所屬東至烏蘭烏蘇。二百餘里。皆產之。然每處不過數叢。以花最小者爲珍品。尤以奎屯河所產爲最佳。下午赴易式。皆張子俊。張賓於。張述侯。四君公宴。食冰魚。其魚盛產於額爾齊斯開都二河。額爾齊斯河所產白魚。其味尤美。開都河魚。有重二三十斤者。即山海經鮭魚。其味腥。魚子食之。令人腹泄。取魚之法。鑿冰爲孔。至夜燃火。其傍魚見火光。皆躍而出。一夜有獲數千斤者。是即賈子耀蟬之術。

▲四月八日晴禮拜 住迪化。楊督軍種樹於水磨溝。邀同行。上午八時。策馬出新東門。過營壘三四五里。官廳。又五里。水磨溝。山下出泉。積流成溝。水大流急。寒冬不冰。下流三十里。至古牧地。入於沙。雜樹夾岸。水磨七八盤。錯處其間。若一村。落坡上建龍王廟。有二三道士供香火。廟前亭榭數處。皆新撫潘效蘇及清室載瀾公爵（時流戍新疆）所建。以供釣遊之娛。景致極佳。爲迪化近郊勝地。聯額多帶疆臣頌聖。流人思君意味。無甚足觀。廟左數百武。山峽深處。有巨泉湧出。泡高數寸。若濟南之豹突泉然。對面新建一亭。可以坐玩。流聲潺潺。更覺幽絕。拂衣上山。繞聖龍王廟後曠地種樹。余亦手植一木。於潘鹿磧廳長所植之右。誌以煉磚一端。植樹畢。午膳於機器局。規模宏敞。

前清於此鑄銅元銀元。今則專製步鎗野砲所需之彈子。其發動機全恃水力。非若上海漢口天津諸製造局之用電氣也。坐室有聯曰尋水望山。率情便去。幕天席地。縱性所爲。不啻爲余年來行徑寫照。誦之怡然。飯畢。攝影於局前之水溪。返寓時。已午後四時矣。

▲四月九日雪 住迪化。吾湘有恒言曰。清明斷雪。穀雨斷霜。新疆氣候不能適用此原則也。日午。室中尙然火取溫。實是駭南人之聽聞。烏垣附近皆產石炭。其質勝於甘肅靈州鎮番之煤。然之之時。須待全體皆紅。黑色退盡。方無薰閉眩暈之害。新來斯士最宜注意。否則立受煙毒。並無甘省軟兒梨得以即時消解。須至室外吸呼空氣。聽其漸愈。然寒氣逼人。最易致病。又足慮也。富貴之家。多用洋爐。導煙流之室外。室溫而無煤氣。纏民則砌六稜高爐於屋角。烟突外出。法同洋爐。而地中火洞。用以燒坑。其法尤關內北省所不及。迪化蔬菜品類繁多。自平回軍興以後。湘人之從征者。捆載芽菜。移植茲土。津人踵之。庸次比耦。阡陌相望。津人以藝唐花之法。冬月掘地爲窟。播種其中。微火烘之。取葦桿密護四圍。上覆蘆箔。以禦風雪。俟春融凍解。則移植畦間。故春初之菜。無不應時入市。且所治畦畦。整潔有序。湘鄂之民。皆弗逮也。

▲四月十日雪 住迪化。下午。赴陶菊緣宴於其家。閱津報。獲悉今年正二月國狀。頗爲欣然。此間欲閱京滬各報。普通寄付。須四五閱月始達。（余接到各處報紙。皆上年十一月杪十二月初者。陶君係用信封作快遞寄來。）新聞皆成歷史。有時且爲政府扣留。并此歷史而不得見。新疆士夫多渾渾噩噩。嚴守閉關時代政策者。職此故也。天山南北相通捷徑。伊古有四。皆自伊犁出發。蓋伊犁昔爲將軍所駐。西域政治中心所在地也。其一。自那拉特卡倫。

經珠勒都斯山。察罕通古山。以達焉耆。（回稱喀喇沙爾）漢時烏孫爲西域強國。唐置鷹娑都督府。皆依此路爲重鎮。清乾隆討阿睦爾撒納。亦以此路爲往來要道。今則曠廢已百餘年。陵谷變遷。道路梗塞。現除每歲夏間。焉耆蒙民尙有由此往來伊犁販賣馬匹皮毛而外。其他商賈旅行。鮮有出其途者。誠以地勢既非適中。疏通亦匪易易。其二。由特克斯川踰冰達坂。以達阿克蘇。漢唐以來。爲南北往來孔道。清同治七年。俄人經營納林河地。完障駐兵。造梁通堠。以規取我喀什噶爾。其時冰達坂路。猶荒而未治。及光緒八年。俄人交還伊犁。嗣由此路勘界。暨博。乃發民夫鑿冰梯。凌險阻。冒不測。而絕者復通。二十二年。復調兵民大治之。行旅稱便。厥後官兵換防。纏民貿易。皆取道於此。惟峭壁森立。艱阻萬狀。夏秋冰渙。尤爲危險。其三。出伊克哈布哈克卡。越貢古魯克山。以達烏什。地界八城之中。爲南北相通第一津要。清道光初。那彥成德音阿。指爲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者也。道里瑯於伊犁至阿克蘇。而所經布魯特遊牧地方。道路平坦。絕無冰達坂之艱阻。乃沙克都林札布勘界時。誤以天山支阜爲正幹。立界於貢古魯克山麓。於是伊犁通烏什之捷徑。遂非我國所能問津。（上年俄國哈喇湖逃哈。由衣布拉引卡入烏什。復取此路。逃至伊犁。）而天山南北徵兵饋餉。通郵經商。皆須繞越冰達坂山路。或焉耆達坂城迪化大道矣。其四。西南出鄂爾果珠勒卡倫。一百三十里。踰善塔斯嶺。五百五十里。踰巴爾渾山。一百八十里。渡納林河。四百五十里。至烏蘭烏蘇河。以達喀什噶爾。路可行車。卽三冬亦無雪阻之虞。清乾隆時。兆惠由此追討大小和卓木。至巴達克山。道光初。德音阿奏言。較冰嶺一路。平坦易行。其後伊犁兵士南赴烏什換防。皆出是途。足見納林河域。昔日皆我疆土。不知何時棄爲甌脫。致屬俄人扼我天山南北之要衝也。披覽圖籍。不禁泣然。今不急謀交通。縮短南北程途。以便商

旅往來。出師轉餉。一旦有事。南路入城。恐非我有。喀什噶爾尤必先亡。而新疆危矣。蓋全國精華。悉在斯土。無喀什。卽無新疆也。

▲四月十一日晴。住迪化。殘雪消融。簷流有聲。王懋卿來招夜飲。以日來勞頓過甚。辭未赴。新疆廣輪二萬餘里。一縣所轄。幾比東南一道區。曩者郵電未設。軍書文報。多隔閡滯滯。私人書函。更無從投遞。上下交苦之。今雖郵件。恒有遺失遲誤。電報恒多錯碼梗阻。（政界人云。阿爾泰與新省交涉。電郵同時並發。往往電遲於郵。）辦理未臻完善。而視昔日。則公私便利多矣。郵政始清。宣統元年。以俄領事（塔城伊犁迪化喀什噶爾設有俄國郵局。今尙存）欲進而代謀全省郵政。乃裁驛站經費之半。開辦郵局。越明年。南北各局。次第告成。章程悉倣關內各省。線路卽爲驛路。惟是就地籌款。與北京總局不相隸轄。又明年。郵傳部直轄郵政總局。始收歸國辦。而各項郵資。仍沿其舊。昂於各省。郵政章程云。凡新疆省內互寄之郵件。應按第二資納費。若由新疆往來各省。經由甘肅轉寄者。均按第二資加倍納費。經由西伯利亞轉寄者。均按第三資納費。歲由省庫補助票銀六萬三千兩。尙入不敷出。遂於今年四月一日起。信函新聞兩類。又增郵資。其往來省內者。照第二資加倍。而往來省外者。則照第二資三倍矣。目今省內各縣及縣佐。皆有分局或代辦所。且北及於阿爾泰山。現雖開辦限制匯兌數處。而快遞尙未計及。電報設立。早於郵政。清光緒十九年。先後由部撥銀二十四萬兩。創設電局。二十二年春。南北電桿。一律蒞功。而伊犁塔城喀什噶爾三處。皆與俄線銜貫聯屬。厥後二十九年。由迪化展設至奇台。宣統二年。由綏來展設至阿爾泰山。民國二年。由奇台展設至元湖。現有迪化（總局）奇台。元湖。哈密。吐魯番。綏來。承化寺。烏蘇。塔城。伊犁。焉耆。庫車。阿克

蘇。巴。楚。疏。附。十。五。局。疏。勒。伊。寧。精。河。和。什。托。羅。蓋。依。爾。克。什。他。木。五。報。房。電。局。關。防。曰。新。青。電。政。監。督。實。則。青。海。尙。未。設。立。電。桿。也。近。聞。交。通。部。有。展。設。由。喀。什。噶。爾。至。于。闐。電。桿。之。議。果。見。實。行。則。新。疆。全。省。交。通。機。關。又。增。一。番。靈。便。矣。惟。眉。睫。電。政。異。常。腐。敗。電。桿。時。有。倒。折。報。生。手。法。生。疎。亟。宜。積。極。加。以。整。理。耳。電。局。收。費。各。自。爲。政。不。相。統。一。有。遵。部。令。以。一。兩。作。一。元。者。有。遵。省。令。以。一。兩。作。一。元。五。角。者。電。報。收。條。多。不。粘。貼。印。花。間。有。貼。者。須。發。報。人。認。資。據。最。近。調。查。除。迪。化。吐。魯。番。奇。台。三。局。外。餘。多。入。不。敷。出。此。緣。土。著。纏。民。不。知。通。電。僑。寓。漢。人。發。報。亦。鮮。僅。以。官。公。等。電。爲。收。入。大。宗。故。也。

▲四月十二日晴 住迪化。下午。潘廳長易廳長先後來談。逾時始去。新疆在前清時。歲受各省關協餉二百九十二萬兩。（內伊犁三十四萬塔城十六萬）嗣經新撫潘效蘇奏減一成。猶有二百六十萬餘。民國成立。一律停止。至二年。雖由中央核准年協六十萬元（塔城十二萬伊犁各二十四萬）然多由新省中央專款（二十七萬）與官產變價（十萬元）兩項。就近抵撥。自國庫支出者爲數無多。（塔城除外）視前之鉅額解協。不勝今昔之殊。以故楊省長銳意整頓。圖財政上之自立。於元二年。派遣主計專員。分赴各縣。搜提陋規。以充國用。近年歲入。遂較清末增至五倍有奇。其時五十餘萬兩。今則二百五六十萬兩矣。除菸酒牌照稅一萬元。印花稅八萬元。爲新稅外。餘皆人民向納之舊額。未嘗從事加賦。不過官吏私囊。無以爲中飽耳。據某知事云。現惟喀什道屬各缺。尙可歲獲數千或一二萬。祇及前清十之一。阿克蘇道屬。尙可相埒。歲獲官俸之額。至迪化伊犁塔城（新設轄塔城沙灣烏蘇三縣）三道所屬。則搜括殆盡。多無俸外收入。甚有須出應得官俸以彌補開銷者。宋儒有言曰。不加賦而國

用足。楊省長殆得之矣。

▲四月十三日晴。住迪化。下午陶菊緣來約明日偕遊紅山鑑湖。新疆轄地極廣。去京師極遠。由京至新。取道陝甘或蒙古草地。均須三月內外。假道俄境。亦須月餘。由省城南至喀什噶爾。莎車和闐。非兩月內外不達。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犁。東至哈密。北至阿爾泰。各須兼旬方到。交通遲滯。不第歐美各國所無。即在本國行省之中。亦屬鮮有。戰時調兵饋糧。平時行政通商。困難萬端。莫可罄述。今幸俄國多故。無餘力來經營我。均勢猶存。英亦難遽事鯨吞。苟延殘喘。得保歲月。否則久爲波蘭帕米耳之續矣。建築鐵道。需費浩繁。財政困難。刻難辦到。修築砂土馬路。駛行汽車台車。所費實非鉅額。據多數人調查。由迪化東出蒙古草地。至歸化城。接京綏鐵道。入嘉峪關。抵蘭州。接海蘭鐵道。駛行汽車。每路所需平路建站。購車開辦諸費。約在四十萬元內外。且草地一路。津京貨物運脚。嘉峪一路。郵件輸送經費。皆足資以養路。此與關內聯絡者也。其由省城經庫車阿克蘇巴楚莎車至于闐。由于闐北逾戈壁至庫車。由莎車南至蒲犁。西至喀什。由巴楚西至喀什。由阿克蘇西至烏什。由庫爾勒（焉耆縣屬）南至婁羌且末。由托克遜東至吐魯番。共約一百三十餘站。由省城經綏來西至伊犁。由伊犁越冰達坂南至阿克蘇。（中有一二站。難駛汽車台車。）由烏蘇北至塔城。由綏來東北至阿爾泰。共計六十餘站。通行四輪台車。所需修路建站購馬開辦各費。共約五六十萬元。汽車日行可千里。祇以八百里計。則往來迪歸。七日半可達。往來迪蘭。五日半可達。台車以日行三百六十里計。（各站換馬不換車。如清驛站遞軍報然。）則由省城十六七天可經阿克蘇以至於闐。（由庫車南踰戈壁只六七天。）四五天可西至伊犁。北至阿爾泰。西北至塔城。其他行速。由此類推。程途縮短。交

通便捷。關內資本家。企業家。勞動家。勢必爭來此土。開洪荒蘊蓄天府之區。爲利國實邊之舉。卽不幸而有對外戰事。本省調兵應敵。關內拔隊來援。各項輸送。皆甚快捷。決無今日道路迢遙。交通阻滯。坐而待亡之憂。故余以便利交通。爲開發新省第一急務。又新疆金融生死大權。久操俄人之手。以故省票價格日低。百物日益騰貴。今幸歐戰連年。俄帖濫發。（俄國紙幣前在塔城伊犁喀什三道勝分行發行。祇百萬盧布。上年增發至五百萬。）價格暴落。商民多蒙損失。爭用省票。益以近年勵行紙幣收回。（新省發行大小省票。九百八十四萬二千五百一十一兩。近年後先收回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七百零二兩。）嚴禁賦稅徵收現金。大宗現銀輸入。（近年新省流民。多往俄屬哈喇湖薩瑪種植鴉片。歲產巨額。多東賈甘肅。易取現銀。）種種方面之助力。省票價格。遂日增高。在昔民國三年。以紙幣購現。每百兩須三四五十兩。今則百六七十兩。卽可購得矣。表面觀察。新省省票高價。似皆上述三者所造成。實則俄帖流通額減少。省票進而補充之。需要漸增。供給日減。（指今收回紙幣）爲促省票高價之大原因。此稍諳經濟學原則者。皆能知之。勿俟曉曉辨也。今宜乘此機會。籌集資金。設立銀行。以銀元紙幣換回銀兩省票。謀國幣之統一。以整頓后歲入總數。爲發行紙幣標準。（約五百萬元）嚴濫發之制限。特訂鎔化銀元罰章。（纏民喜用銀塊。多鎔銀元之弊）保國幣之常存。辦理各處匯兌。利商民之貿易。更採行低利借貸。挽已失之利權。（俄商收買皮毛葡萄。皆先借金與賣主。預定最廉之價）附設土貨囤棧。杜俄商之卡買。多方並進。竭力經營。庶金融大權。可還故主。對外貿易。或不吃虧。全省財政。得藉整理。各項實業。不難振興。不然。歐戰一停。俄國進而整理戰後財政。首謀紙幣信用之恢復。俄鈔價高。商民必又仍前行用。而省票流通額一部分。必爲所奪。本需要供給之原則。省

票價格難保不再低落。至匯兌營業。方今戰時。尙操俄人之手。平時當更發達。全省金融。必無自爲活動之餘地。吾恐十年以後。新疆必亡於俄人金融勢力之下。此余以設立銀行爲新疆第二急務之微意所在也。

▲四月十四日晴 住迪化。上午偕烈夫菊緣策馬出新東門。過老東門。至農事試驗場。門額曰說園。其中羣卉雜植。地勢寬敞。夏令遊觀佳處也。當中正屋三間。額曰不繫山房。聯曰異種千年。苜蓿秋風思漢室。長城萬里。桃花流水夢秦人。皆王樹枏方伯手筆。其前有亭曰一葦。霞照樓居其左。晴照軒在其右。右院西偏有夢魚亭。左垣東隅有花神廟。建築皆中西合璧。雅潔可觀。出園過北門。經乾州會館。值演戲。士女環觀如堵。有七八處積人成堆。則皆賭博說書搬把戲之類所在。此間下級社會之情狀。畢現於斯。至紅山。佛宇聯接。拾級而上。登塔傍高處一望。當前懸崖千仞。令人心悸。河西平野中。有老滿城。四周土垣。巋然猶存。惟經回亂。廬舍邱墟。據土人云。其間盛產枸杞。皆爲碧血所化。實碩而甘。勝於甘肅中衛之水枸杞。歲出值三四萬兩。爲滋補聖藥。其東北山嘴。有關帝廟。屹立牆垣。墜以紅灰。俗呼紅廟子。爲關外土人羣稱迪化爲紅廟子所由起。亦猶伊犁之以金頂寺著稱於世也。下山渡鞏寧橋。(俗呼西大橋)至鑑湖。一名西湖。其地爲一小湖。中建水閣。通之以橋。閣前數丈。水深不可測。歲有溺人之事。右爲龍王廟。左有回民馬正元新築水磨。房屋西式。規模宏大。磨麵機器。購自俄人。日可磨麥四十石。今由省庫提銀二萬兩。收作官營。所獲餘利。用充教育經費。後爲馬隊營盤。楊柳合抱。成行湖周。流水淙淙。震耳成韻。眼界廣遠。雖遜紅山。而清幽過之。興盡而返。進北門。街道泥濘沾衣。若晝遠地叢草。太陽蒸發臭氣。令人掩鼻而過。余游中國地方多矣。市街污穢。此爲第一。警廳熟視無覩。頗爲怪事。午飯於迪化縣署。

▲四月十五日禮拜早電日晴有寒風 住迪化。上午九時。偕烈夫至財政廳。檢查金庫。于闐之玉。于闐且末之金。累累之紅錢銀塊。固封之金元銀元。羅列其間。值數十萬。新疆素稱貧瘠。藏鏹乃多於東南富省。實吾人夢想所不及。余欲一觀回部舊普爾。帕夏銀天罡。而庫皆無存。心殊悵悵。有絲織大龍地氈。係有清慈禧太后七十萬壽貢物。（運至蘭州。以停止進貢折回。）前年袁氏將謀帝制。政事堂曾授意新省長官。取以進貢者。長三丈六尺。幅二丈五尺。其地黃色。上織二龍戲珠。和闐纏民之上等工藝品也。又坎巨提貢金。裹以黃綾。中爲十五小包。合重一兩五錢。俗稱十五塔哈貢金是也。其物雖無可觀。而滿清理藩政策之尙虛榮。與民國猶存之惟一藩邦。皆足令政家深長思焉。覽畢。至紅山。就楊督軍望祭博克達山。午筵。清以博克達山爲新疆鎮山。載在祀典。每歲清明前後。由京頒發藏香。令巡撫望祭於紅山。以祈晴燠。民國以來。歲多寒候。土人僉謂未祭博克達山之故。楊督軍徇其請。於今日破題兒爲之。吾國普通社會。本多迷信鬼神。而新疆尤甚。如理纏民之訟。令其抱經。哈薩之訟。令其宣誓。一語而決。若治以新刑律。轉數訊而不能服。此固初民之特徵。理官亦不能不利用其迷信以斷獄也。

▲四月十六日晴 住迪化。下午。訪楊督軍。與商便利交通之策。京綏全路。將次竣工。海蘭鐵道。成約修築。新省當由蒙古草地至綏遠。或由哈密肅州至蘭州。修造馬路。駛行汽車台車。與之銜接。縮短關內外聯絡程途。有事則徵兵饋餉。無今日遲滯之虞。無事則運銷鹽煤石油。爲新省關無窮之利。蓋鹽煤石油三者。皆人生必需之品。而煤之爲用尤廣。新省遍地鹽煤。俯首可得。無俟開挖。石油亦屬盛產。其質之佳。埒於陝西延長。今皆棄利於地。甚爲可惜。楊深然之。擬先籌築哈密至蘭州一路。分段興工。同時並舉。奇台至哈密一段。由商股辦。由官補助。哈密至安西一

段。責成哈密回王。肅州至蘭州一段。商請張勳伯督軍爲之。惟安西至肅州一段。苦思莫得承辦之人。余告之曰。刻無須慮。三大段路工一興。彼小段自有人出而承築。楊君談次。出其致友人論新疆近年情形函稿。謂余曰。某年來治新困苦。與致謗原由。略見於此。余接閱一過。證以見聞。謗之者。或有過當。非足以折楊君之心。以余觀之。楊之爲人才識幹鍊。能大有爲。惟惜腦筋太舊。成見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爲向上之發展耳。

▲四月十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戴驥衢與兩湖會館理事楊慶南來。邀遊兩湖會館及左文襄祠。會館供奉禹王。其基址昔爲葦湖。用石炭填築而成。春間多潮濕。建築宏敞。惜多頹朽。右院有堂戲廳。可容數百人。前清末年。會館公立湘鄂小學。有學生四十餘人。民國初元。教員學生多數相繼回籍。遂爾停辦。現正籌備規復。大約明春可望開學。館右有定湘王廟。爲湖南一省會館。（湖北亦另有會館。曰孟蘭公所。）規模亦大。房舍整齊完好。勝於兩湖會館。定湘王本長沙城隍。而陝甘新疆處處廟祀。初莫得解。詢之耆老。則云曩者左文襄劉錦棠。削平陝甘。收復全疆。所率軍隊。皆湘中子弟。竊取神道設教之義。祀定湘王。（相傳洪天王攻長沙時。恒夜見巨人坐天心閣。指揮守禦。洪軍知不可克。遂引去。）於軍中以鼓勵前敵士氣。厥後所向克捷。遂歸功定湘王之靈異。而廟因以遍設。回纔復祀禱甚虔。故祀事至今弗衰。左祠在兩湖會館左近半里許。建築與頹敗狀況。視兩湖會館略同。正殿供左公雕繪二像。啟幕觀之。猶凜凜然有生氣。令人低徊嚮往。回憶肅州左祠之塌廢不堪。又不禁黯然神傷矣。

▲四月十八日晴 住迪化。下午張述侯招飲於外交公署。後有亭園。可供遊覽。同席爲林烈夫。常篤生。牟晉川。錢玉亭諸君。入席之先。六人合攝一影。張君精寫真術。怡情山水。所攝照片滿四壁。官場中之風雅士也。五時席散。至

郵政局。應賈琛之茶敘。賈閩產。居長沙郵局最久。謂湖南爲彼第二故鄉。夜間。李叔臯來談。謂新省若設中國分銀行。即可就地發行銀行債券。或有獎儲金。新疆纏民。固多殷實而鮮貧瘠者也。當舉公益票事爲證。公益票者。彩票之變名。而新省標買官物之特別方法也。清末民初。新疆抄沒官吏與官吏虧欠公款。抵押物服。前後值數萬金。服多清制。購用無人。久存庫中。容易腐爛。潘廳長特襲彩票辦法。發行公益票。售之各界。票盡開彩。已舉行二次。甚形暢銷。現正爲第三次之發行。官物亦於此次盡矣。此間理財當局。恆豔稱之曰。官物皆以原估得錢。購者又以極微之資金。獲巨大之利息。（票一張。售銀一兩。頭彩值七八千兩。）公私兩無損而皆有益者也。不知開彩射利。政府例禁久懸。已蹈犯法行爲。而猶自相稱許。可謂不識時務者矣。雖然。新省交通沮滯。官物無人估買。偶假此以達標賣之的。又當略其迹而原其心也。

▲四月十九日晴 上午將楊督軍貽贈新疆圖志暨西安自購碑帖。包封投郵。寄回長沙。以將西去伊犁。越冰達坂。南遊漢三十六國故墟。避長途之累重也。郵政章程。發寄書籍印刷品。以法衡二千格蘭姆爲限。合吾國庫平五十三兩六錢。余以市秤估折一包。遣僕持去郵局。試以法衡。作爲標準重量。自謂得計。乃猶往反數次。以市秤家各不同。愈鬧愈錯。最後總持至局。一一先爲秤好。始行封寄。以最平常細務。繁擾至於半天。可謂天下無易事矣。吾國度量衡制度之紊亂複雜。窮年莫殫。屢世莫究。卽一市之中。經紀老商。亦有不能悉知一市之度量衡者。奸商取巧。欺騙鄉愚。百弊叢生。商民咨怨。某報謂亡國之徵。遍於禹甸。吾謂度量衡實其一端。方今度量衡法公布已久。農商部度量衡製造所亦已成立。而此間商民。尙茫無所知。執政者亦未聞開導進行。是可怪也。下午。周玉峯招飲於其

店同盛和周爲津商八大家之一。其人亦津商中之佼佼者。席間某甲言焉。耆庫爾勒某阿渾（卽回教中之掌教者）有妾三十九人。每晚以二人值宿。日間猶向外間獵豔。至教門幼女。例開窟窿。亦無不實事求是。（回俗女子至十歲左右。卽送請阿渾誦經。爲之破瓜。彼俗稱爲開窟窿。否則無人承配。幼女舉行此典。恆數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潰爛至成廢疾者。上年楊省長特申禁令。非至十四歲。不得開窟窿。爲嫁娶。）又有某甲曰。前清雲南開化鎮台某。蓄妾至九十九人。分居於其轄地各驛。彼則巡遊盤桓。周而復始。歲以爲恆。又有某甲曰。南疆某縣有一纏婦。正式會事百夫。無當意者。桑間濮上。無慮數百千人。居恆快快不快。右述數事。舉坐皆咤爲受天地之間氣以生。具有特別強固之精神。爲之捧腹不置。余曰。是皆人妖。宜殺勿赦。

▲四月二十日雪舊歷穀雨節也。住迪化。下午常篤生設讌於其家。常君精俄語。任喀什道尹兼辦交涉。力護國權。不稍退讓。英俄領事交訴於外部省長。因以撤任。夫任免文武官吏。乃一國最高統治權之發動。議會而外。無傍人置喙之餘地。我國對於外交官吏。率以外國公使領事意旨爲進退。喪權辱國。莫此之尤。且對外交涉。利害相反。彼之不利。正我之大利也。當局竟無人注意及此。殊堪浩嘆。豈真弱國無外交。惟強權是從也歟。茶菓中有杏子。若桃核而大。有松子似豌豆而小。皆產自巴達克山。其地去喀什尙數十站。現歸英屬。人民風俗習慣。宗教迷信。視南疆纏民無大殊焉。席間張外交署長云。今日俄總領事來辦逃哈交涉。（上年俄國徵兵。哈喇湖地方哈薩克。抗不聽命。逃入我國各處。政府以妨害人民收耕。屢促俄國收撫。）請求展限三月。逐召回牧。詢彼國近狀。皆不言。惟謂塔什干七河斜米三省督撫官銜。刻皆取消。改稱可米撒。譯猶吾國之特派員耳。又俄臨時政府。我國於上禮拜已

正式承認云。

▲四月二十一日雪 住迪化。楊督軍邀午宴。席間楊謂新省有兩大慮。一會匪滋多。二財政困難。而蒙回纏哈。可保數年無事。財政困難。尚可開源節流。徐圖整理。眉睫中央能借一百萬元。收回溢額紙幣。（擬定發行五百萬兩。現有紙幣七百二十餘萬。）便可以新省歲入。應付歲出。勿煩中央接濟。會匪方面。雖經連年痛加懲辦。嫌怨不辭。目前獲慶安甯。不致發生民國二年到處戕官。儼然匪國之危險。而若輩愍不畏死。甘心破壞。防範稍鬆。即乘機竊發。此最可慮者也。飲畢。又檢示各項機要卷宗。傍批眉批。密圈密點。大類入股家之閱文章。以有嚴守秘密義務。未便披露其內容。（此項卷宗。即軍務政務兩廳長。亦於今日始見。）聞之署中人云。譯電處。門恆扃。啓閉皆楊君躬爲之。譯生皆深居簡出。即出亦禁與外人攀談。故一切機要。惟楊君獨知。僚屬皆不得聞。上年正月。於酒席中殺軍署衛隊營長夏鼎李榮。事前無一人知之。其機警慎密類如此。

▲四月二十二日雪禮拜 住迪化。上午。牟晉川設早宴于其家。同席多連日共飲之人。盡歡而散。下午教育科長安瀾來。談新疆全省學校。不及東南之一府。目前計之。省立初級師範一。學生四十餘人。縣立高等小學六。學生共約百六七十人。國民學校五十六。（內私立三）學生共約一千五六百人。漢語學校三十一。學生共約八九百人。女子國民學校一。學生二十餘人。全年教育經費。幾經籌措。僅獲官票九萬餘元。折合內地實洋。不過五萬餘元。與吾湘一省立中等學校相埒。有時或不及焉。

▲四月二十三日雪 住迪化。上午。取圖籍與烈夫商定旅行線路。一由伊犁南踰水達坂經阿克蘇喀什和闐于

闐渡沙漠至庫車。經焉耆。至迪化白楊河。取道四道橋山路。抵古城子。一由伊犁東越珠勒都斯至焉耆。經庫車。阿克蘇。喀什。和闐。且末。至塔羌。取道博斯騰淖爾東方小路。抵吐魯番之桑樹園。合驛路。至迪化之白楊河。折由四道橋山道。抵古城子。究以何路爲便。俟到伊犁。詳加考察。始能決定。下午。屠椿庭招飲紹興酒。連日家中然火取溫。炭屑滿室。塵灰滿架。午夜風作。屋內走石飛砂。彷彿車行流沙中也。

▲四月二十四日陰 住迪化。上午。檢點行裝後。至財政廳交代一切。又電部。報告前往伊犁南疆一帶。調查財政。兼查印花。下午。至督軍以下各機關辭行。在外交署。與述侯烈夫三人合攝一影。在迪化縣署晚膳。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雪下午陰寒 上午八時。自迪化寓舍坐轎車。冒雪出北門。繞至西門外西大橋頭官廳。潘鹿磧廳長。張子俊處長。屠椿庭陶菊緣兩知事於此送別。換乘四輪車。渡鞏甯橋。俗呼西大橋。橋在烏魯木齊河上。河出烏可克達坂。東曰庫爾齊勒河。西曰阿勒塔齊河。會而北流。是爲烏魯木齊河。北流逕迪化城西紅山之麓。東引爲鑑湖。博克達山水。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折西流百五十餘里。昌吉河（卽頭屯河）自西南來會。合流滙於固爾班托羅泊。過橋西北行。平野空闊。村樹不斷。雪亦漸稀。三十里。大地窩鋪。又名三十里墩。塌墩一座。廢垣一圈。附近農民數家。十五里。小地窩鋪。小店九家。行人多於此吃麵小憩。三十里。頭屯河。迪化昌吉交界處也。源出孟克圖嶺。東北麓。東北流逕昌吉城東。又東北會洛克倫東支水。（卽三屯河）滯於古爾班托羅泊。（一曰白家海子）九里。昌吉縣東關。知事徐文彬遊擊楊錦侯來迓。文武不合。各備茶座。知事設某纏商家。建築爲洋式樓房。潔淨可觀。一里。縣署。住。是日行九十里。以四輪車行迅速。下午三時卽達。城周三里五分。建於清乾隆中葉。（曰寧邊城）

城廂商店民居約二百戶。商務皆在東關一帶。縣南八十里有頭屯煤窰。昔年日出萬餘觔。近漸告罄。日僅數百觔。掘時多逢火燄流出。殆已掘近火山脈歟。本縣陋規。在張馨任時。尙歲有二三千元。近爲楊省長聞知。節經分別提。取或豁免矣。昌吉漢爲單桓。東西且彌。烏貪訾離地。晉屬高車。魏入蠕蠕。周突厥。隋西突厥。鐵勒地。唐屬北庭。元屬回鶻五城。明屬衛拉特。清乾隆中葉。置昌吉縣。民國因之。東西八十里。南北三百九十里。領莊五十一。其民漢纏回三種雜居。而服賈力穡。則漢纏較多。地負人稀。有稗販而無大賈。故其俗纖嗇。齷齪目守。然土沃宜大小麥豌豆。省治多資之。而纏商近歲販牛羊皮。賈伊犁塔城。多至五千皮。且有日進之勢。

▲四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八時發昌吉西北行。徐知事楊遊擊分途送於郊。八里過三屯河。卽洛克倫河東支之入白家海子者。現無水。迤北有廟四里。小西河十里。洛克倫河正流。皆無水。洛克倫河有二源。一出孟克圖嶺。一出格珊圖山。東北流。經昌吉城西。折西北流。會於呼圖壁河。八里蘆草溝。有廢堡。東西門牆。今尙歸然。其東門外夾道有二民居。十五里榆樹溝。民居麵店共十一家。行人多尖於此。市東有舊壘。清駐把總。今無人。十二里過橫水橋。入呼圖壁縣佐境。三里三十里墩。居民數家。二十里頭工。十里呼圖壁南崗。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樹木入眼不絕。不似哈密迤東西彌望戈壁景象。城周約二里。築於清乾隆時。城垣塌頽。衙署卑小。縣佐于采芹。髮辮尙垂垂也。城內荒涼。商務皆在南關。大小商店七十餘家。轄境民居。回亂以前。二千餘戶。今僅千六百餘戶。南山有俄籍哈薩克數幕。偷牧其間。驅之不去。屢起交涉。聞持有前昌吉知事匡時私照。咄咄怪事。匡前年以言國事爲楊督軍鎗斃。其罪狀未識加入此款否。城西呼圖壁河上流金廠溝。昔時採金之夫。恆數十人。近以產金甚微。成色亦低。無人過問。呼

圖壁。元古塔巴地。清乾隆時築景化城。清末設縣丞。民國因之改縣佐。其轄境東西一百五里。南北七百餘里。領莊二十五。其民漢纏回哈四種雜居。漢纏最多。哈薩最少。回民則皆河湟產也。其俗鄙吝。然好稼圃。孳畜產。故多小麥。稻梁蔬果。繁畜牛羊。儼然西路一縣治也。（按現已升爲縣）

▲四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七時發呼圖壁西北行。道左有坎園。雜樹叢蔚。幽整可觀。八里渡呼圖壁河。源出松山之陰。北流經呼圖壁城西。折西北流。會羅克倫河。又西北注於阿雅爾淖爾。河幅頗廣。灘石撼車。十二里。五工台。農民十餘戶。十里亂山子。居民四五家。過此行曠野中。三十里大土古里。卽圖古里克。商店民居共十餘家。市東有渠。流聲淙淙。市西有關帝廟。五里乾河子。五里入綏來境。其地曰深溝。二十里樂土驛。商店民居共三十家。上下行旅不趕程者。可宿於此。二十五里塔西河堡。有廢堡。昔駐千總。今無居人。其北二十里有樓莊子。居民五十戶。遠望之。只見樹木一線而已。渡塔西河。源出南山。東北流經塔西河堡西。又北踰孔道。止不流。又東出一支。北流曰澄槽渠。並入於沙。刻乾無水。僅餘石灘。二十里包家店。商店民居約二十家。二十四里靖遠樓。樓南有學校。現任綏來知事何耀燊。改建張班二侯祠。並自以長生牌位陪祀。自奉可謂不薄矣。一里東關。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沿途地味膏腴。渠道縱橫。樹林尙多。村堡則稀。麥地鋪青。草花在野。饒有春意。不似迪化近郊。尤是三冬氣候也。抵此時間尙早。當偕何知事抽查印花。多未貼者。詢之商民。則謂官廳向未督催。綏來有三城。南曰綏寧。協署縣治在焉。北曰康吉。中曰靖遠。關邊城。城周皆三里餘。均清乾隆時築。至光緒十年始通爲一城。當同光之間。逆回妥得璘索煥章竊據斯土。嗣經金順劉錦棠克復。傷亡至數萬人。收復全疆大決戰也。商務在中城與東關一帶。商店三四百家。天津人

爲多。本地惟史培元稱最。史有資百餘萬。擅富名於天山北路。家蓄牛馬駱駝以千計。民國二年科阿戰事。新疆援阿軍隊。後方輸送甚賴之。城東二百餘里。有地曰馬橋子。清同治初。居民避兵於此。築堡跨洛克倫河。賊至則扼險以守。賊退則耕田而食。其地肥美。每種一石可穫七八十石。及賊平。避難者皆歸故里。田隨荒蕪。此在省聞之常篤生道尹者。渠幼曾避難其間。故言之鑿鑿如是。城北有通阿爾泰官道。詳後。城南有路通焉耆北山。每歲春秋。焉耆土爾扈特蒙民。運馬來綏出售者。皆取斯途。馬行七八日。即達綏來。漢爲烏貪訾離。及烏孫東境。三國烏孫。魏高車。周突厥。隋西突厥。鐵勒諸地。唐爲西突厥處密部。內屬隸北庭都護府。宋元爲回鶻地。明爲衛拉特。清初爲準噶爾。呼拉瑪部遊牧地。清末開省。設綏來縣。民國因之。東西一百三十二里。南北三百餘里。領莊十地。當孔道。數被兵。其民族五。漢回纏蒙哈。相錯而居。漢纏爲大。哈薩克最少數耳。漢民多軍流苗裔。兇悍而鮮知敬上守法。知事非幹練有才。輒爲所制服。其俗與昌吉類。重農事。脩黌校。生徒恆數十百人。商務在伊犁新疆之間。稱繁盛。菽麥果瓜金玉膏油皮革鹿茸之屬。皆其產也。東賈秦晉隴蜀。北賈科塔。殷庶爲奇。台亞。

▲四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綏來。西行。過磨河渠橋。二里。達格大路。傍土阜高三丈許。諺謂綏來爲鳳凰形。達格大其首。西北兩城其翼。靖遠樓其尾。云。八里瑪納斯河。河寬里餘。灘石塞途。有水處才丈餘耳。夏間南山雪消。水勢盛漲。旅行恆有滅頂之憂。須坐水車以渡。水車官設。若南方之義渡然。河有二源。皆出衛和晶勒嶺。固爾班多博克。一源自西南來。固爾沙濟海。一源自東南來。會以北流。經綏來城西。歧爲數渠。又西折北流。合入阿雅爾淖爾。其水清。產玉石。又名清水河。玉色黝碧。有文采。大者重數十斤。河東岸有城壩舊址。周十餘里。卽海屯紀程之仰。

吉八里克。西書稱爲昂吉八里者也。十里六工。附近居民二三十戶。二十里石沿子。店鋪民居二十餘家。爲綏來鄉鎮第一市。西道北里許。有瓦房村莊。詢卽史培元住宅。十五里三個店子。店鋪民居六七家。八里花樹林子之南。十五里頭埠。二十里烏蘭烏蘇。車店二。商店民居二十餘家。其北地勢低窪。一望無涯。中有海子。西南里許。有守備營卡。及郵差住房。住。是日行九十八里。大路則由石河子直取花樹林子。以達烏蘭烏蘇。今日以大路須經草湖。泥淖難行。特迂迴繞曲。如是。自石河子以西。雜樹菁密。草地碧翠。路徑幽折。如在園林中行。杳無戈壁景象。

▲四月二十九日早陰午晴。上午八時發烏蘭烏蘇。一里道左有白骨塔。道右有營壘。遍地皆皚白如重霜。四里西樹窩子。入沙灣境。十五里五顆樹。民居數十家。十里頭道河。道傍多青塚。場院十里。三道河。小店居民約二十家。十五里五道河。場房一片。惟一廟尙完好。自此以西。皆在樹林中行。五里五道灣梁。童山濯濯。道右遠樹連綿不斷。二十里東樹窩子。十里安集海。住。是日行九十里。有東西二街。中隔一河。東街短而貧。西街長而富。車店三。商鋪民居約四五十家。有稅局。市中井水鹹不中飲。飲水多從十里外山泉運來。有專爲賣水營業者。道南有廢壘。清同治間。回匪曾於其地殲烏蘇滿軍。今駐汛兵數人。沙灣縣治。設於民國四年。爲新疆阿爾泰塔城通聲援也。沿革民俗。悉同綏來。縣署建於小拐附近河西地方。南距綏來五站。北距阿爾泰十一站。其附近移戶渠。馬家龍口。新盛渠。各地皆由軍隊前往開渠墾田。其轄境東西一百三十八里。南北五百餘里。面積估約九千方里。領莊十三。皆撥自綏來。現有人民七百餘戶。熟地三萬四千畝。額糧一千七百六十三石。牲稅一千四百一十兩。縣治東北唐朝渠。其東有鹽池。長四丈。廣三丈。產鹽味純。色兼黃白。其南有鹽池。周約二里。色同。味稍減。蒙民取以運銷蒙部及阿爾泰。

初定每駝馱稅銀一錢五分。每驢馱稅銀五分。尋以銷數無定。稅收無多。停辦。又本年新設和什托羅蓋縣佐。即歸沙灣縣轄。其主旨聯絡阿新通道。而兼撫輯蒙民。保護郵電之任務。其轄境東南至烏魯木河。西北至額爾齊斯河。即舊土爾扈特部落所轄蒙境。南距沙灣四站。北距承化寺七站。地勢適中。爲由新赴阿必經之途。聞之新補縣佐劉福恩云。設治之地。現僅蒙古氈房數幕。衙署民居。皆待建築。是真所謂披荆棘斬草萊者矣。有郵政及電報局。無稅收。

▲四月三十日晴風。上午八時發安集海。西行十里。夾道有場院。過此入沙梁。十五里雙石井子。二十里石壘。沙灣烏蘇於此分界。五里四十里井子。破店一家。四十里奎屯驛。車店一小店。三附近有矮樹。迤北有遠村。烏蘇縣役來此設午尖。飯後仍西行。道傍漸見樹木。三十里奎屯河東岸。河出托羅滾山北流。西合南來之沙格得里水。北流逕烏蘇城東。又北爲庫爾哈喇烏蘇河。折西北流。濟爾噶郎河自南來會。又西北左受固爾圖水。折西流。匯於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河幅甚廣。現無水流。聞上下皆有水。渡處特伏流耳。灘石如卵。甚礙車行。十里奎屯河西岸。三十里烏蘇縣。近郊道柳斷續成行。柔條萌茁。青翠宜人。知事鄧纘先迂於官廳。進北門。住縣署。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城周三里一分。築於清乾隆中葉。商店皆在北關。城廂民戶僅數十家。西北兩門皆閉。城北三里蓮花池。白蘋蔓生。亭亭池面。挺出水中。長或丈餘。一異產也。縣境礦產。金鐵煤硫磺石油石臘石膏皆有。石油礦在獨山子。距縣東南七十里。質佳苗旺。惜製煉不解新法。坐令大利棄地耳。又縣東北六十戶地方。與縣西謝家莊太平橋等處。水旺土沃。皆可開渠安插新戶。烏蘇兩漢三國爲烏孫地。北魏爲高車國地。周爲突厥。入隋屬西突厥。統葉護。突厥旣分。

咄陸建廷於鏃曷山西。又屬咄陸。初居是者爲處木昆部。附於賀魯。唐永徽中。蘇定方出金山北。擊處木昆部。破之。賀魯平。設郡縣。屬崑陵都護府。統隸於北庭。復設葉河黑水二守捉。開元中。置瀚海軍十六番州。隸焉。此地屬葛邏祿部。大漠元池二都督。後稍南徙。在金山北庭者。自稱葉護。是此境也。後唐同光初。役屬於遼。宋南渡後。西遼建國伊犁。此爲北路重地。入元爲回鶻。明爲衛拉特。清初爲布爾古特。台吉呢瑪遊牧。呢瑪內附。後附阿睦爾撒納。乾隆二十二年。擒而誅之。遂入版圖。設官駐防。同於內地。光緒十二年。置庫爾喀喇烏蘇廳。民國改爲烏蘇縣。東西三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三十五里。領莊九。其民漢回纏哈四種雜居。而蒙古舊土爾扈特。黃教喇嘛。復孱俾其間。〔察罕烏蘇新寺四百人。將軍溝寺二百人。月牙台承化寺四百人。〕故其族類雜糅。趨向多歧。地膏沃。五穀馮戎。芻收蕃息。而柳花爲珍產。柳花者。老柳叢生。入夏著青綠花。小葉襞積。若治齋。淪之。味微苦。可以當茗。中熱有宿醒者宜之。人呼柳花茶。其他金銀煤鐵石油硫磺之祕諸山川者。不能出。或出之以土法。則折。故民皆皆窳偷生。而無積聚。

▲五月一日晴 上午九時發烏蘇出北門。折西南行。一里關帝廟。鄧知事送別於此。二十九里乾河子。破店一家。四近多紅柳。地亦可墾。其西北三十里寶家莊一帶。有熟地六七十戶。向未升科。惟清末舊土爾扈特蒙王帕勒塔。以是地渠水。來自南山。須經蒙部轄境。歲收每戶買水銀十餘兩。〔渠道仍民自修。〕積弊相沿。遂成習慣。今年三月。鄧知事呈請省長豁除蒙部買水陋規。限期升科納賦。尙未奉批准行。然辦法則甚正當也。十三里道北十餘里外。有清伊犁將軍金順所闢屯田。二十七里。普爾塔車店。二小店。民居八九。四圍渠水溢流。土壤沃黑。大可墾闢。以安戶民。過此行樹叢中。十五里。渡濟爾噶郎河。河有三源。曰額布圖嶺。曰恰克圖嶺。曰古爾班嶺。衆水匯流而北。爲

濟爾噶郎河。鄂壘扎拉圖水。西南流入之。又北流。經普爾塔台西。布爾噶郎水。西流入之。又西北流。會於庫爾喀喇烏蘇河。渡口河幅廣四五里。盛夏南山雪消。始有水流。現涸。只餘灘石。撼輪耳。五里。四顆樹。車店五。商廬四十餘家。烏蘇西境。大市集也。住。是日行九十里。道南三里。蒙部帕王府在焉。飯後。偕烈夫策馬往遊。帕王留京未歸。其福晉鄂爾勒瑪與母后揚金接見。服裝結束。效女學生。嫵娜有致。殊鮮蒙俗鄙野氣。鄂福晉曾隨帕王遊學日本。頗解日語。揚后久居北京。頗知漢話。遂以中日合璧語言。與之接談。無須舌人通譯。遊牧烏蘇境內。蒙部爲舊土爾扈特東部落二旗。自爲一盟。曰烏訥恩素珠克圖盟。東路。昔隸庫爾喀喇烏蘇大臣管轄。伊犁將軍節制。民國裁將軍。改鎮守使。遂與西南北四部落。直隸新疆督軍管轄。二旗各有牧地。一駐此間。爵親王爲盟長。領蘇木四。人民氈房五百幕。一駐將軍溝。爵貝勒（名德沁恩）爲副盟長。領蘇木三。人民氈房六百餘幕。其地沿革。漢爲烏孫國地。北魏爲蠕蠕地。後周入於突厥。唐爲西突厥地。後爲噶鹿州都督府地。明爲衛拉特地。清初爲準噶爾各鄂拓克與各台吉遊牧。乾隆平準部。地屬烏魯木齊大臣統轄。尋賜舊土爾扈特東部落爲牧地。東界奎屯河。南界南山。西界烏蘇舊時屯田。北界官道。東西袤四百餘里。周積九百餘里。水草豐茂。地味肥沃。甲於烏境。

▲五月二日晴。上午八時。發四顆樹。西偏南行四十里。敦木達。廢屋一圈。舊驛站也。道北有泉。三十里。古爾圖。車店一家。別無居民。抵此時。方午正。以馬乏。站遠。不能趨程。遂宿於此。是日行七十里。沿途荆棘叢密。足中柴薪。黃蘆滿野。白蘆匝地。道路平坦。頗利車行。惟天候驟熱。汗流如珠。未攜羽扇。無以爲涼。大足悶人耳。傍晚無事。引土人數輩閒談。獲悉烏蘇境內。如謝家地。毛家窩。閻家壠口。馬家梁。汪家渠。寶家壠口。杜家地。八分地。十三戶。甘家潮諸處。

昔皆漢纏戶地。後爲蒙部佔領。轉租哈薩牧放。拒絕漢人耕植。守斯土者。宜與蒙部交涉。索還而闢墾之。以殖戶民。而增國賦。

▲五月三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固爾圖。五里。道左有關帝廟。駐汛兵。渡固爾圖河。源出額布圖嶺。五水會以北流。經固爾圖驛。西折西北流。與庫爾喀喇烏蘇河會。渡口河幅廣約五里。不見水流。彌望灘石。二十里。塌橋子。一名太平橋。有水來自南山。流聲潺湲可聽。其東數十武有廢垣。舊驛站基址也。三十里。華樹林子。烏蘇精河於此分界。有廢壘。昔駐汛兵。今無居人。是地與昨日所經敦木達。固爾圖三處。皆辛亥改革。伊犁民軍與新疆官軍交綏之地。三十里。托多克。官店一家。外無居民。有汛卒。二十里。四季卡子。僅荒店一。房舍頹穢不堪。板櫬坑几皆無。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沿途樹木蘆葦。入望不斷。道路亦寬平利車行。

▲五月四日晴 上午二時。發四季卡子。輾月西進。二十里。龍王廟。有舊壘。建於清光緒季年。流沙積與牆齊矣。四十里。沙泉驛。官店一家。外無居民。山泉頗旺。流水若渠。抵此雖正十時。然炎日常頭。砂礫返熱。汗流如珠。不能前進。遂於此午尖。店後有被官廳驅逐返俄逃哈十數幕。途宿於此。飯後偕烈夫至其百戶長家。一覘風俗。其人容貌居處。略同蒙古。語言服裝。近似纏回。男皆祝髮而戴皮冠（形同哈帽）。女皆辮髮而幪白巾（惟露面部）。少女則垂雙辮。繫貨幣以爲飾。戴平冠（形如滿清朝冠而無纓頂）以爲別。娉婷風韻。類歐婦焉。下午三時。迎日西行。熱不可耐。三十里。黑山頭。道右有營壘。無汛兵。兩山壁立。一綫中通。精河東面一要隘也。五里。下坡入戈壁灘。八里。灘盡。始見草地樹木。七里。入精河東門。住縣署。是日行一百一十里。沿途童山無樹。卽駱駝茨紅柳白茨三種之矮小。

植物亦不多觀。又積沙成阜。狀如驚濤。遇風則流。乍聚乍散。車陷馬滯。數步一息。行程之艱。不啻二百里云。知事何允春少梅。湘潭人。城周二里二分。築於清乾隆時。闢四門。衙署卑陋。視烏蘇尤甚。商店皆在東關。商務遜於烏蘇。而近郊樹木叢蔚。新綠可賞。又爲烏蘇所不及。城東三十里。過黑山頭。偏北戈壁中。有鹽池。廣長各十餘里。面結堅壳。隨處起壳。皆有清水溢出。鹽浸水底。深達二尺。撈以鐵鈹。卽足運銷。瑩白如雪。味純而鹹。經撈有年。未形少減。又城西四十里。永集湖。城北二十里。忙各布魯。亦有鹽池。產額均富。財廳於此設官運局。採取行銷本治。及綏定伊甯霍爾果斯諸地。精河者。地以河名。漢魏爲烏孫地。晉後爲鐵勒部所居。魏書稱金山以南諸部是也。隋唐爲西突厥。唐書所謂經黃草湖大漠小積。又地理志稱渡石漆河。蓋卽此地。元爲曲兒只地。明爲衛拉特。屬準噶爾。其博羅塔拉屬綽羅斯。明末和碩特併烏魯木齊。而此地又屬和碩特。清乾隆初。策妄阿拉布坦既有準地。而此地復爲所併。及將軍兆惠禽布爾古特台吉渾齊於此。地始內屬。初築安阜城。復建豐潤堡。後置精河直隸廳。民國廢廳。改爲精河縣。東西三百八十里。南北二百一十里。其山礮礮。沙積三百餘里。自大小鹽池外。彌望皆瀉鹵。垠無居人。故其地石留澱漏。聚落稀疏。領五鄉。漢回纏之民。不盈三千。其俗褊急。巧僞趨利。薄恩禮。好生分。而蒙古舊土爾扈特遊牧境內。食封爵。長子孫傳十一世。至今貝勒有衆二千七百。穹廬毳幕。隨畜逐水草。好飲酒。不事耕作。而察哈爾營復牧治城西北。立營守邊。轄地二萬三千方里。有衆一萬六千二十三人。鮮知稼穡。儕于蒙俗。以故博羅塔拉及大河沿一帶。肥野沃壤。皆爲所佔。任其荒蕪。幾同棄地。有議設官招墾。前清則將軍固執成例。格不得行。民國復拘牽優待滿蒙條件。莫肯當機立斷。滋可惜也。

▲五月五日晴 下午五時發精河。一里官廳。何知事茶餞於此。三里渡精河。源出哈喇古顏山陰。三源並導。合而北流。經精河城西。又北流。入於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渡口河幅廣二里。亂流而渡。深浸馬腹。聞之何知事云。此時水流尚淺。若舊歷六七八三個月間。南山積雪盛消。河水汗漫。須由官設嚮導。引車以渡。二十里。八家戶。附近有農家。十六里。永集湖。車店二。小店民居共八九家。有汛卡。駐汛兵。有間道向西南行。經登努勒台。（即登努斯口）入山峽。踰博羅布爾噶遜山。折東南出峽。即伊甯北境。峽長二百餘里。旅行頗艱。清同光間。俄人竊我伊犁。曾依乾嘉軍台舊址。大加修治。預備行車。今則廢圯多處。只可騎行。快馬三日可達伊甯。爲精河鹽運要道。三十里。黃土梁。五十里。大河沿。即托里驛。大小商店約三十家。民居八九十家。有郵政代辦所。暨牲稅分局。爲精河第一繁盛市鎮。蒙哈漢纏互市處也。抵此東方已白。計行一百二十里。沿途蘆葦叢生。故多蚊蚋。農事正興。渠水滿道。迂迴繞折。里數頗多。市中關帝廟後。古樹參天。何止百株。遊息其下。心爲不悶。

▲五月六日晴 舊歷立夏節也。馬乏將死。不能前進。休息一日。精河東境。除托多一隅。餘皆沙窩。不可耕牧。西境腴壤。又多察哈爾旗兵與舊土爾扈特蒙古牧場。其屬縣轄殖民之地。僅附城二三里許。及永集湖四近十餘里間。與西至大河沿沿途官道左右一綫而已。今宜倣清光緒十六年奏准劃撥滿營旗地。與綏定甯遠兩縣爲民地。成案。以山內爲牧場。山外爲民地。劃大河沿一帶歸精河縣轄。於博羅塔拉別設縣治。（按現已設博樂縣）關萊任土。足民實邊。固兩利俱存之道也。大河沿一帶。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六十里。河流長瀉。夙號膏腴。可墾之地。約十餘萬畝。現漢民纏民。承佃蒙地而種熟者。二三百戶。然皆市廛近處。其距市較遠之區。仍荒蕪自若。蓋蒙民習於牧放。

不諳耕稼。故不能盡其地力也。博羅塔拉地居博羅塔拉河流域。袤延六七百里。橫亘三百餘里。土肥水沃。甲於精河。南北兩山。樹木葱蘢。大河中貫。嚴冬不冰。炎夏不涸。遍地伏泉。掘卽得水。濬渠開田。甚爲易易。土宜稻穀。下種一石。上地可獲六七十石。中下亦三四十石。誠土壤之腴區也。現在彼中蒙旗私招漢纏耕種者。近三百戶。貿易者亦六七十家。漸有成聚成邑之勢。四方客民。惟因憑空承種。不能永爲己業。尙多觀望不前。否則幾無曠土矣。其間屬土爾扈特蒙古牧地者。曰濤灘。曰精河窩堡。曰哈拉木墩。曰脚坑。曰福春渡口。曰下拉井子。曰西泥塔拉。其屬察哈爾營牧地者。曰大營盤。曰小營盤。曰下拉泊河。曰夾河子。曰塔斯海。曰梧桐迓塔。曰沁達浪。以大營盤爲最繁盛。居民衆多。商廛成市。（業油酒水磨者。達數十家。）將來縣治卽可設此。舊土爾扈特西部落盟長郡王諾爾博爾丕勒。昏昧無知。幾不能自辨姓氏。察哈爾有左右翼領隊。一爲富某。辛亥改革。曾持異議。尋遂亡命俄境。今尙未返。一曰索泰。卽今管理旗務者。頗拘成見。要之博羅塔拉。五方雜處。已成逋逃之藪。緊邊強俄。時啓鯨吞之心。形勢險要。伊塔關鑰。清康熙中葉。噶爾丹東犯。策妄阿那布坦潛回博羅塔拉。遂得伊犁全境。雍正中。兩大將軍出兵討賊。皆以此間爲屯兵要地。乾隆二十年。征西之役。兩將軍會兵於此。晝攻取之策。厥後阿睦爾撒納叛。亦在博羅塔拉集衆。毛拉用兵伊犁。此爲要津。伊古有然。不自中俄定界而後。始見重要也。開省之初。劉襄勤有見於此。擬設巡檢。旋以恐礙遊牧生計。事擱未行。姑息之策。烏足以言治邊。今不及時設官招墾。守撫其地。不逾十年。將有起而代謀者矣。

▲五月七日晴。前年今日。中日交涉。日本送最後通牒。懾我政府。上午七時。發大河沿。五里。過庫森木什水。源出庫森木什達坂。下流伏於地。三里。過覺洛海水。十二里。過渠立海水。皆南流入庫森木什河。道傍芨芨彌望。間有黃

蘆野薙飛鳴其中頗可觀聽。十里五台。卽托霍穆圖驛。車店一。汛卡一。泉在道北數十步外野中。是地爲伊犁塔城精河三處咽喉。中俄分界以來。距界僅五十里。敵軍最易以輕騎斷我通路。籌邊者所急宜未雨綢繆者也。過此入山南北相距二三十里。中皆戈壁。草木不生。碎石佈地。甚礙車行。四十里。腰站子。有頽廢房基一圈。爲昔日武營會哨之地。精河綏定於此分界。四十里。四台。卽瑚索布圖克驛。荒店一家。場穢不能容足。宿於汛卡。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頑石阻輪。車行甚滯。遠當百四十里云。卡後有山泉一道。以木槽引自二十里外之南山。數月一疏濬。數年一修理。鉅工也。水流甚大。可溉地數百畝。惜皆戈壁。無地可種。清冷而甘冽。自哈密龍王廟迪化水磨溝以外。所僅見也。卡前有路通博羅塔拉。馬行一日卽達。此處麩料糧食。皆自大河沿運來。本地一無所出。

▲五月八日晴 上午六時發四台。南北山益接近。其窄處不及里許。漸行漸高。衆山當道。土人呼亂山子。四十里。舊有武營會哨之處。今餘石址一圈。三十里。下斜坂。地勢廣闊。車行極速。二十里。三台。卽鄂勒著依圖博木驛。住。是日行八十里。有汛卡。車店二。小店住戶共九家。道南有關帝廟。頗靈異。聯扁盈廊廡。前臨海子。卽賽里木淖爾。又曰西方淨海。隕籜隄羽。不入於波。水色清碧。莫測其深。陽焊不耗。陰霖不濫。每日潮汐。若應子午。昔有閩越客善泅者。欲探其淵。入水數十武。卽返。言下有氣吸呼。人不得前後。有俄人入探。云內不產一物。惟有風洞。未知信否。海子南。銳北豐。周約二百餘里。環海皆山。雪峯倒影。景緻幽絕。東南隅有島嶼三。近南者大。上建龍王廟三楹。甚爲壯麗。爲新撫潘效蘇知伊犁府時所築。凍解無舟。未往觀瞻。東北隅有小池二。土人稱爲海耳。海中恆起大風。力能吹岸上。行人或羊羣墮水。經其地者。當天色昏霾之時。不宜冒險前進。入夜。廣仁城隊官王子祥率隊來迓。

▲五月九日晴 中日交涉國恥紀念日也。上午五時發三臺南行一里。升坡循山腰俯臨海子。勢甚險峻。四里過一關門。倚山臨海。僅通一車。擅一夫當關之形勝。下坡沿海岸行三十五里。松樹頭有汛卡一小店。一於此小憩。步升陡坡二里。至巔俯視海面。煙霧迷茫。渺無涯際。大風橫吹。陰冷逼人。有察哈爾營索領隊新建武廟。高不逾丈。上覆葉鐵。四周多栓馬椿。其傍別有小屋。狀如方盒。牆皆整段松木鑲成。上蓋土塊。爲行人避風休憩之所。下坡陡峻。過迪化大小達坂五里。紅水泉有土屋。駐保路隊數人。於此登車。沿溪下坡四里。陡坡盡入溝峽。有水曰察察布拉克。自東來。流勢澎湃。半里有烏蘭烏蘇水。自西北來。會入里半一臺。卽鄂博勒奇爾驛。有汛卡車店二。小店居戶五六家。有伊犁林木公司查驗處及保路隊十里。六道橋有汛卡。駐保路隊二十里。廟灣關帝廟一小店二。五里頭台。卽塔勒奇阿滿驛。有汛卡及保路隊十五里。出口入平野。自松樹頭至此七十里。皆在山峽中行。寬不數丈。下坡多而平路少。俗名果子溝。爲迪化伊犁間現今惟一通路。密邇俄境。守邊者當如何加意防護也。夾岸峯巒峭聳。卽塔勒奇山。上多藥材。松林陰森。彌望蒼碧。果樹雜生。羣花競放。濃碧嫣紅。步步引人入勝。山泉成澗。積流爲河。奔騰洶湧。或類瀑布。曲折彎環。幽境如畫。山水之奇。勝於桂林。巖石之怪。比於雁宕。昔元太祖西征。鑿山通道。於溝刊木架橋。四十有八。清乾隆時。保文端公因其遺址。改建四十二橋。其六道橋一處。峭壁懸崖。寬纔一丈。每值春融。雪霽。或逢陰雨。連綿橋輒爲水冲折。旅行視爲畏途。光緒丙申。伊犁將軍馬亮。傍山鑿石。新闢一路。始化險爲夷。今餘大橋十一。小橋七。伊犁鎮守使署於沿途駐保路隊兵。專事修葺道路橋梁。而傾圮頽廢。在在而有。蓋監督之未力也。沿道草場。兩岸林木。皆爲鎮署管轄。綏定所屬。僅頭二臺官店二處。如同插花地面。亦此間之特有者也。出山

口平野曠闊。五里山口卡子。水草豐秀。青綠相間。二十里蘆草溝。卽廣仁城。爲伊犁九城之一。城多崩塌。內駐巡官。外駐防卡。有綏定牲稅及統稅分局。與國民學校。城廂店鋪民居約二百餘家。住營盤。是日行一百四十里。有歧路。西行二十里至瞻德城。卽清水河。亦伊犁九城之一。民居百餘家。有汛卡。

▲五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發廣仁城。東南行二十里。上中三工。居民數家。有汛卡。地味之沃。甲於伊犁。過此陟降。沙梁無數。塵沙眯目。視昨日行萬花谷中。不啻人間天上矣。三十里地窩鋪。有汛卡。二十里綏定北關。知事李榮督帶昔維嶽暨紳商十餘人來迓。入北門。小憩縣署。卽偕李知事督查印花。尙多合法。城周四里有奇。亦伊犁九城之一。商務比於綏來。店鋪皆在南大街及南關。南關皆纏商。城內多津商。南關前年燬於火。市廛皆新築。樓房俄式。整齊可觀。街道亦寬廣。午食於縣署。綏定唐黎山都督府地。前清設官。爲伊犁府附郭首縣。民國裁府留縣。東西約百。里。南北二百四十里。當清光緒二十一年河湟之創亂也。其良懦有挈挈來居者。往歲俄復歸我。漢回及塔蘭奇（本地纏回名）諸族。皆與漢民雜居四境。其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四愛曼。及蒙古哈薩克。環居境外。隸伊犁鎮守使管轄者不與焉。土沃宜稻麥。然僑雜浮食者衆。農所出粟。不足取給。工商多窳敝。無所勸。俄人出其奇袤。蚩眩以射姦利。而耗漏不可詰。歐戰以來。京津貨頗暢銷。然非單純國貨。未足以挽回利權也。縣西九十里。爲霍爾果斯。卽拱辰城。清伊犁府之分防廳。無轄地。民國三年。楊督軍激於國防。乃劃撥綏定轄地。與索倫營地。設霍爾果斯縣。東界自小西溝心。順渠水。折南。折東。抵妖魔山。沿山脊。折南。順大乾溝。至綏霍大路之頭道河。折西。至二道河。折南。直抵伊犁河沿。西界霍爾果斯河。與俄接壤。南界伊犁河。北界索倫營新劃草場。東西八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居

不盈二百戶。商務未興。招民闢萊。實邊固防。蓋今之急務也。下午四時發綬定。出南門南行。夾道楊榆。綠陰足蔭。行人六里。過烏河。卽沙拉布拉克水。源出塔勒奇東山下。流入伊犁河。亂流而渡。十里。惠遠新城北關。道樹整齊。參天過於陝甘官柳。入北門。住天福居。是日行八十六里。傍晚。偕烈夫乘馬車訪鎮守使楊飛霞。楊曾留學日本。談吐尙有新知識。旋晤參謀長牛正中。中校參謀林汰非。皆青年軍人。

▲五月十一日晴。住惠遠城。上午。牛正中。林汰非與警察處長（卽清理事同知改設）常國英少校參謀彭澤霖。軍需官陳忠誠。先後來會。正午。楊太虛招飲。三時。席散。楊君邀遊鎮署後花園。楊榆合抱。芍藥匝地。丁香花殘。枝三五。果花瓣積地盈寸。亭榭荷池。蔬圃萄架。布置有序。樹梢烏鴉。羣噪晚風。雌雄野鴿。拍拍齊飛。景緻清幽。最宜避暑。歸經鎮署附設學校。入視講舍頗大。有學生百八十九人。滿生五之二。哈生四之一。漢生五之一。蒙生十餘。纏生無有。以強迫之反響也。校舍右偏有敗瓦頽垣數十間。卽清伊犁將軍署陸軍督練公所及講武堂所在。辛亥改革。燬於將軍志銳被戮之後。其殆無意識之舉動歟。返寓。偕常警長督查印花商民尙知貼用。城周七里有奇。爲清光緒八年所移築。稱惠遠新城。（舊城亦在伊犁河北岸。距此尙十五里餘。建自乾隆年間。嗣爲河水所浸。漸就頽圮。）商務皆在東大街。北大街及東關。城內多京津商人。城外則纏商羣居。曩在清時。伊犁將軍駐此。理事同知與各領隊協領佐領衙門。新舊滿營隨駐。全城房屋。半爲衙署。益以伊犁將軍缺優全國。（次爲四川將軍。）不賺不貪。一年百萬。幕遊上客。恆數十百人。文酒風流。盛極一時。有小北京之目。而會芳園天福居兩酒樓。遂相繼而起。規模宏敞。幾勝吾湘曲園。大吉祥。秦豫諸處。改革而後。機關裁撤。風流雲散。衙署一虛。滿目荒涼。（現全城五分之二爲

空屋。雖二酒樓門面尙存。然不勝今昔之感已。夜間。楊太虛君以余取道珠勒都斯山徑。前往南疆。所經皆哈薩蒙古遊牧。特飭墾牧局備文傳知各該遊牧長官。沿途照料。並派科員長明爲通驛。送至焉耆。約十六日在雅瑪圖地方取齊。

▲五月十二日晴 住惠遠城。楊太虛今日納妾。屬僚送戲慶賀。邀余觀禮。成禮於後花園之亭。採文明結婚儀式。其妾鄧姓。蘇產。結束時髦。豐韻尙佳。自迪化西來。於途中作總報告。行則風塵困頓。息則案牘勞神。沐浴久廢。面垢首囚。引鏡自照。幾不相識。取水洗身。精神爲奮。伊犁自兩漢迄晉。皆爲烏孫國地。北魏爲悅般國。有樂舞。又爲高車國地。周爲突厥地。隋爲西突厥及石國地。唐爲西突厥及回鶻地。有數部。皆隸北庭都護府。又西境爲突厥施烏質勒部。爲西突厥。斂赤建國石國地。大歷後。葛邏祿居之。宋爲烏孫。遜於遼。元爲阿爾穆爾王。諸海都行營處。明爲衛拉特地。清初準噶爾建庭於此。乾隆中。準部平。始於伊犁河北。分建九城。以將軍守之。同治初。回亂。九城不守。俄人以兵數百襲據之。擅其利者十有三年。光緒初。清兵收復天山南北各城。獨伊犁不下。是時督師左文襄駐哈密。欲分兵五路。爲進取計。而廷議難之。其後卒以俄幣九百萬元收還。而天山西北邊要之地。遂以界約蹙損至數千里。亦可謂得不償失矣。（西域圖志載伊犁東路屬地十有八。西路屬地六十有二。今西路除一霍爾果斯。其六十一皆俄屬。可嘆也。）清末駐將軍分防。民國初設鎮邊使。尋改鎮守使。今存之地。東西約千五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地表裏山河。物產豐饒。多富商大賈。西陲一大都會也。有九城。曰惠遠。今鎮守使駐之。曰綏定。今綏定縣治。曰甯遠。今伊甯縣治。曰拱辰。今霍爾果斯縣治。曰廣仁。故烏克博爾博羅素克。曰瞻德。故察罕烏蘇。曰塔勒奇。曰惠甯。故巴彥。

岱。曰熙春。故哈拉布拉克。自分界以來。中外之勢。若處一堂。其地曠野平原。無關山險要可守。一旦有事。而孤懸遠塞。徵兵輓餉。累月不能卽至。而彼之鐵軌。勢成包圍。（近俄議築由塔什干經薩滿至斜米鐵道。由薩滿分一支綫至我伊甯。路綫早經測定。）朝發夕臨。利鈍遲速。不可以道里相計。名曰收復。不啻空城。就新疆西北大勢論之。烏蘇當東西上下之衝。宜屯重兵。爲伊犁後援。而復於博羅塔拉果子溝登努斯口諸處。重設關隘。以固門戶。開通道。路以利輸送。於特克斯。崆古斯。喀什三流域。籌設縣治。移民實邊。庶幾進可以戰。而退可以守。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策邊者宜早爲之計也。今歸鎮守使直轄。人民務耕種者四。曰錫伯營。居伊犁河南。轄地面積三萬六千方里。人口一萬九千二百。其人種相傳爲吳三桂軍隊苗裔。曰索倫營。在霍爾果斯縣境。轄地面積三千六百方里。人口一千八百四十八。曰新滿營。轄地面積二千二百方里。人口二千二百八十六。曰舊滿營。轄地面積一千八百方里。人口一千四百二十八。其地均在托古斯塔流一帶。業遊牧者三。曰額魯特。其地散在特克斯。崆古斯。喀什三流域。而以喀什河域爲最多。面積共五萬二千六百四十方里。人口二萬五千八百八十九。皆準噶爾部遺裔。曰察哈爾。其地在精河縣西北博羅塔拉。面積二萬二千八百方里。人口一萬六千零二十三。皆自張家口外遷來駐防。曰哈薩克。自清光緒八年收復伊犁之後。逃亡哈薩克。節次自俄來歸。安插生聚。有衆八萬八千四百三十九。其住牧地方。卽在四愛曼營地之中。別無專管牧地。

▲五月十三日晴。住惠遠城。上午。偕烈夫。夢蘭。烈時。策馬出南門。微偏西行。二十里。伊犁河沿。又名月牙湖。清嘉慶間。俄人曾於此地設貿易廳。與我通商。今有義渡。以濟行人。花草雜放。彌望無涯。水鳥鳧江。野兔穿林。哈薩氈房。

縱橫碁布。牛羊馬羣。牧放其間。復有漁夫數輩。結廬江澚。舉網而漁。一網恒數百斤。牧謠漁歌。互相唱和。立馬觀聽。大有瀟灑出塵之想。旋買鯉魚數尾。就烹哈薩氈房。以下攜來之酒。高談闊論。極其快活。覺昔人恨不十年棄官。日飲滄州酒。洵非虛語。午後一時。策馬而歸。折經天壇樹陰夾道。進東門。至鎮署。就楊太虛夜飲。席間有楊某者。鎮署牲稅經理。旬日前以三千金置一妾。于歸宴會。費亦不貲。一末秩而豪侈若此。得勿於征收中。迭有弊混乎。此間軍隊。有前清訓練之歷史。諸下級官亦粗解軍學。形式頗有可觀。而兵士挑自四愛曼。與蒙古哈薩諸族。帶有徵兵性質。逃亡缺額之事。亦較他處爲少。迪化伊犁間之電桿。已十二年未修。（章程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一遇朽倒。恆截原桿重豎。因陋就簡。以迄今日。自綏定迤北。與俄綫（俄屬薩滿有電杆通我伊甯）並道而南。彼則下夾石礎。高插霄漢。我則高不逾丈。腐敗傾斜。相形之下。欲哭無聲。且又嘗梗不通。幾同虛設。俄領事每笑比爲駱駝電綫。可恥亦可憤也。伊犁官有森林。向由人民自由砍伐。任意偷售。年由公家抽取山稅落地稅。山稅在民國三年以前。歸前鎮邊使徵收。落地稅歸伊甯縣徵收。收入總額。不過伊票二千餘兩。除外經徵人員開支。所入無幾。而俄民每年偷伐。爲數甚多。無法禁止。自楊太虛創設林木公司。每年稅收。皆歸鎮守使署經徵。歲約伊票一萬兩。又與俄領交涉。禁止俄民越境運伐。四年分。公司營業。尙屬平穩。五年以後。受歐戰影響。中俄商民。鮮人新構房屋。俄國木料。又復私運來伊。公司營業。日趨減少。銷售價額。聊敷開支。遂議停止包伐木料。今所售者。皆係四五兩年已經砍伐積存木場之木。一俟售盡。公司卽暫停止營業。而國家木稅收入。六年分恐難如數經徵也。

▲五月十四日晴 上午。偕烈夫。夢蘭。烈時。乘馬車。出東門。店舖門首。均懸國旗。又以水瓶高插柳枝。柳枝搖曳。國

旗飄蕩。煞有可觀。詢之夢蘭。則謂此間苦旱已久。今日官紳舉行祈雨舊典云。至博果園。園廣數畝。爲清協領博某所建。渠水中貫。上起亭榭。可以坐聽流水之音。再南正屋三楹。額曰四宜。讌會處也。古木時花。清蔬佳果。雜植滿園。葡萄尤多。若在盛夏。日攜二三良友。遊息其間。亦足樂已。（北關亦有果子園二三。惟皆不及此園之壯麗。）出園驅車至大校場兵房。爲清長庚三次任伊犁將軍時所築。周可十餘里。房舍之多。足住混成一旅。操場之廣。可行全師教練。規模宏大。爲出京以來所僅見。惜自改革而後。兵額裁減。偌大營房。空無人居。半就傾圮。再逾數年。恐只有遺址可訪耳。正午。夢蘭烈時。就余行館設宴餞行。下午三時。飲畢。至鎮署辭行。四時。發惠遠城。出東門。向東行。商壓櫛比。道樹稠密。中有回民新建禮拜寺。甚爲壯麗。尙未落成。一里。東關市口。十二里。標營卡子。有汛兵十五里。板橋舊有防卡。今無居人。十五里。脊梁子。有汛卡一。小店民居共八九家。清同治三年。回匪之亂。伊犁軍隊兩次赴援惠甯。皆爲賊退敗於此。過此。卽伊甯縣境。道右十里外。有七里溝。回亂以前。村落稠密。今餘頽垣一片。望之神傷。二十里。五端營。五里。巴彥岱。俗呼八音台。廬舍二十餘家。市西里許。卽惠甯廢城。甚廣大。皆頽垣。十里。城盤子。卽熙春城。城內居民二三十家。與惠甯均伊犁九城之一。七里高橋子。有製革公司。每年營業。達七八十萬金。二里沙河子。有卡房。稽查俄商往來貨物。國威不揚。有名而無實也。一里。伊甯北關。夾道翳林。俄商羣聚。俄領事署。卽駐此間。俄人呼是街曰諾威噶爾特。譯言新城。直視爲彼領土。華人尙夢夢也。進北門。住縣署。知事趙國樑。京兆人。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所經。多昔年皇渠灌溉之地。（皇渠長百七十餘里。東南起哈什河。西北接濟爾噶郎水。爲清嘉慶二十一年。將軍松筠奏鑿。故云。）回亂而後。全經荒蕪。前年伊甯俄國道勝分行。要求集貨百萬盧布。重爲疏濬。且延長至

霍爾果斯境內所溉之田。二十年內。由彼征收水租。期滿以無條件歸還。當局恐多膠轕。拒未之允。上年楊太虛許幹臣二君。會商本地紳商。集股二十萬兩。組織水利公司。從事疏鑿。尋以俄屬逃哈交涉突起。議遂中止。現未繼續進行。聞之楊太虛云。渠成能安七千餘戶。是可於伊甯綏定間別設一縣治也。由迪化至伊甯計程一千六百九十四里。

▲五月十五日晴 住伊甯。上午訪道尹許國楨幹臣。就詢伊犁財政。與國防諸事。繼至商會。集商民勸導推行印花。有纏商名裕三巴依者。當場指說縣署。素無此項公布。語氣蠻橫。其刁悍為纏族所稀有。詢之趙知事。則謂裕三上年爭包牲稅。與彼意見甚深。今日特與彼故意搗亂云。下午許道尹來報謁。略為酬應。即偕趙知事至東關北關一帶。督查印花。多數尙知貼用。惟有裕三發單數紙。未經粘貼。當交趙知事依法罰金。便道登東梁高處。訪金頂寺遺址。僅餘土阜。他無所見。又值大風。飛砂眯目。縣屬八十四圩。皆在虛無縹渺之間。下坡繞至南關。居民數百家。可比烏蘇精河全縣人口。折入北門。歸寓。此地上年歉收。今年又久不雨。糧價奇昂。且無糴處。（常年小麥每斛伊帖四五兩。現則十六七兩。猶無人賣。）貧民恆不得食。日由縣署平價散售官麵三千斤。糖餅六千枚。以拯餓莩。俄領事暨俄商民。亦正釀金數萬。辦理平糴。地方官紳。更徇迷信。籌備祈雨。人心頗現驚慌之象。伊甯舊固勒札城。亦稱甯遠城。為伊犁九城之一。清末於此設甯遠縣。與伊塔道同治。隸伊犁府。民國改今名。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三十餘里。領圩子八十四。當天氣清明之日。登城東東梁高處。可歷歷數也。地當邊徼。內纏回而外蒙哈。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近歲俄屬纏民來占籍。多至千餘戶。而業工商者各三百餘家。山出馬牛羊狐狼鹿狍。俄商歲取皮毛以

爲氈毼染襪鞞韜之屬。銜鬻於市。以與我角逐。彼常贏而我常絀。纏民性塞懦。服未擾薰習宗教。往往通斯拉夫族。語言哈回之狡者。倚俄爲奸藪。殺人攘貨。愍無忌畏。一旦興訟。外人包庇。常不得直。故居其地者。時有其人其鹿之憂焉。

▲五月十六日晴 住伊甯。趙知事設午筵。襲用西式。以彼卒業北京俄文學校。時與西人接洽。頗習西俗故也。同席爲許道尹。暨纏回各商領袖。清同光間。俄人乘我內亂。據我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嗣經收回。又訂伊甯爲自由商埠。以故市面商權。皆握俄人之手。又有彼郵局電局及道勝分行。以助競爭。其勢愈雄。華商惟纏商稱最。而裕三尤首出。有資二百餘萬。雅和普次之。亦六七十萬。雅和普尙急公好義。（民國初元。以私人維持伊犁紙幣。鎮邊使廣福曾爲保獎四等嘉禾章）裕三則一毛不拔者也。商場用器。度曰當子（值我一尺）衡曰哈塔克（當我十一兩）皆俄器也。賬簿算盤。銀錢貨單。皆俄式也。發售俄國商品。沿用俄商習慣。求之形式。無一有類華商。洵可悲已。自歐戰以來。俄國工商業停歇。無貨輸入。纏商巴依。影響最大。（纏語商人曰稍塔干。大商曰巴依）津貨頗形暢銷。惟是蒙古草地。旣苦蒙匪。陝甘大路。又困厘金。成本過重。百物皆昂。歐戰一停。俄貨重來。無稅賤售。終恐難與彼爭上游耳。又此地處亞洲大陸之脊。當東西交通孔道。若由俄屬中亞鐵道。展築達我漢口。聯絡京漢川漢粵漢三綫。與長江水運。較北由西伯利亞鐵道。南由紅海南洋水程。皆短一萬餘里。東西往來。勢將羣出此途。伊甯適當其衝。商務發達。將與香港上海諸埠並駕齊驅。俄人知之最稔。故於民國三年夏間。調集中亞三省軍隊。會操薩璠。休息霍爾果斯河上。聲言與我將有重要交涉談判。意在取我伊犁全部。歸彼版圖。幸歐戰旋作。兵隨撤回。得倖存以至

今日袁氏夢夢不知乘歐戰期間。力圖自強。轉謀子孫帝王私利。死有餘辜矣。新疆中俄民籍混雜已臻極點。要以伊犁爲尤甚。伊犁自清同治回亂不守。俄人藉詞代收。官房市肆均爲所佔。散漫而居。至交還時。因有俄民田地照舊管業之約。於是城廂內外園莊地址。鄉村牧地。種地俄民有留戶頂戶兩種。俄民留種華地曰留戶。俄民頂種華民之地曰頂戶。共計一千餘戶。均與我漢回纏民錯雜而居。往往欺壓平民。爭佔水利。抗納糧稅。攤抵債務。煽誘投俄。違約滋事。種種弊竇迭出。叢生而地方官每以事成交涉。多所遷就。故凡刁狡之民。騎牆兩籍。肆其奸僞。趨避自由。屬中屬俄。莫能究詰。而蚩蚩邊氓。遂生外嚮之心。相沿成習。愈廣愈多。外人相率而操縱。以致南北各城。俄人駐足之處。均有此種情形。英人於我南疆一帶亦多從而效尤。特未如俄於伊犁之甚。然查新省俄人通商各處。照約本有給與少許曠地。以便牧放牲畜。但當時並未指定地段。卽原約亦僅限於喀什塔三處。乃俄民任意越界遊牧。漫無限制。在昔新省中俄國界未定以前。常有俄民越界遊牧。故劃界之時。俄卽藉詞謂凡俄民遊牧之地。盡在俄界以內。幾費磋商而猶未能挽回。蹙地不少。厥後俄民越界遊牧。每於深山僻壤。別開馳境。漸入腹地。來去自由。而我邊地守界伯克。多與此輩串通。私收規費。明知故縱。常因此釀成別故。雖屢經查明驅逐。仍復絡繹而來。此不僅於我人民遊牧生計。大有妨礙。特恐日後釀成爭界交涉。流弊滋多。覆轍前車。可爲殷鑒。卽以國防關係而論。亦應早爲慮及。甚望守斯土者。於疆理之責加之意焉可也。

▲五月十七日晴 上午九時發伊甯出東門。天微雨。衆喜形於色。趙知事卽促余返。余仍前進。不數里。一輪紅日又當頭矣。十五里濟爾噶郎有稅卡一。水磨三。農民數家。過水循伊犁河灘上坡。三十里兒密圩子。農民四十餘家。

某鄉約備茶尖於其家。氈氍鋪地。襪而登席。猶有太古遺風。三十二里。偉滿巴依圖海。道旁有小店一家。農民二家。附近農民六十餘家。鄉約於店烹羊備午尖。二十六里。下阿克密唐。附近農民二十餘戶。道右小店一家。鄉約在此備茶尖。下馬小憩。十里。沙哈圩子。農民一百三四十家。上阿克密唐。附近農民二十餘戶。道右小店一家。鄉約在此備茶尖。下馬小憩。十里。雅馬圖。蒙語二水合流處也。（特克斯河會嶠古斯河西北流。於此會喀什河水。稱伊犁河。）住於河北某纏民家。是日騎行一百四十里。晚烹日中獵鴨下酒。其味甚佳。附近居民二十餘家。有伊犁林木公司查驗處。河南亦二十家左右。並有小店。可供尖憩。

▲五月十八日晴。晨間伊犁鎮署通事長明。偕哈薩千百戶長四人。牽烏拉馬渡河來迓。九時飯畢。騎行三里。伊犁河渡口。距喀什河與特克斯河合流之處。才數十武。水勢甚大。比於吾湘沅湘二流。而湍急過之。有官設義渡二艘。蒙民纏民。各操其一以濟行人。伊犁河有三源。一為特克斯河。一為嶠古斯河。一為喀什河。源出汗騰格里山北麓。自蘇木拜卡倫入伊甯境。東流經諾海托蓋山北。格登山南。又東逕霍洛海台南。又東北逕木尼克得山南。又北流。至額林哈畢爾噶山南。嶠古斯河自東南來會。嶠古斯河源出鄂敦庫爾嶺。西北流。經丹布哈什山北。昌曼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北流。逕額林哈畢爾噶山南。特克斯河一源。自西南來匯。合西北流。至雅瑪圖山北。會於喀什河。喀什河源出哈喇古顏山。西流。經十二圍場之南。傍北山。又西流。經齊齊爾罕托羅海。又西。經喀什回城南。又西。至雅瑪圖山北。嶠古斯河合特克斯河兩源來匯。合而西流。是為伊犁河。又西北流。經察布察爾山北。分枝南流。醜為錫伯渠。又西。過伊甯城南。又西。經熙春惠甯城南。又西。經惠遠城南。烏拉果克水自北來入之。又西。經塔

勒奇城南。匯磨河之水。又西流。莫霍圖河。自北來入之。又西。經拱宸城南。霍爾果斯河南流來匯。又西流入俄境。又西北匯策集河。齊齊罕河。薩瑪爾河。奎屯河。圖爾根河。喀喇河。察林河。格根河。庫隴癸河。車里克河。古爾班奇布達爾水。古爾班阿里瑪圖水。喀什柯楞水。庫魯圖水。喀什塔克水。諸水流長七百餘里。（指在俄境言）而注於巴勒喀什。淖爾。過河。憩於某纏民店。半時。行李裝畢。別趙知事。向東行。循山麓。五里。下坡。行小徑。以距托古斯塔留過遠。今日不能達。哈薩克於前面河干備宿站故也。十五里。宿幕。臨特克斯河。是日行二十五里。當地哈薩克千戶長曰。體里米斯。領百戶。長八。有牲四萬餘頭。宿幕。即蒙古包。內鋪和闐絨毯。陳木製方榻。被褥皆入以雁羽。溫輒勝鴨絨。幙以繡屏。俗呼坑圍。爲女子嫁奩品。陳設華麗。視東來旅店穢劣不堪。直天壤矣。晚以羊羔常飯。無烹調。無箸。余頗不慣。而哈俗以非上客。不宰羊。食之津津有味。其以刀割肉之妙。恐古庖丁解牛。亦不過如是耳。

▲五月十九日晴。上午六時起程。東南行牧場。五里。合大路。折正東行。五十二里。破房子。哈薩冬時住處也。附近氈帳數頂。某百戶長於此備午尖。尖後仍東行。微偏南。過一大沙梁。一大鹹灘。五十三里。托古斯塔留。住副千戶長。概拉克拜所備宿幕。是日行一百有十里。道右里許。有新滿營營盤。又曰小營盤。周約三里。四門宛然。城內民居二百餘家。皆滿人種地者。城外東關。小賣商漢回纏民共二十餘家。常受滿人虐待。建築必須立約借地。務農絕對拒絕。夏令且有禁吸飲水之無意識舉動。其東十二里。曰大營盤。亦新滿營轄地。城周祇小營盤四之一。（大小營盤皆清長庚爲伊犁將軍時所築。）以駐佐領。故稱大營盤。城內居民百餘家。附城三十餘戶。皆種地滿民。新滿營地方廣闊。六年輪種一次。地味亦沃。上地每種一石。能收六七十石。相禁轉租。漢纏耕種。任其荒蕪。殊堪痛恨。大營盤

東南十六里。曰老滿營。俗呼皇工。種地滿民四十餘家。纏民租耕一百六十七戶。分四圩子。曰莫因苦扎勒。曰烏圖布拉克。曰爾勒格特。曰阿依塔姆。而莫因苦扎勒莊最大。戶口幾居全額之半。托古斯塔留一帶。回亂以前。有農民一千九百餘戶。方今未及三之一。荒地之多。概可想見。宜就小營盤地方。建設縣治。正名曰滿營縣。招民墾闢。以實邊隅。不可拘牽優待滿蒙條件。長聽荒棄。使他人進而經營之也。此地有間道。南踰雅魯博克沁達坡。至特克斯川。道路平坦。可行車。

▲五月二十日晴 上午八時。發托古斯塔留。東偏南行十三里。大營盤。駐屯長。卽清佐領所改。有兵八人。專司渠工修理。屯長者。制猶民戶各村農官。由人民推舉。而縣知事任命之。餼食則派諸農戶。戶歲輸麥二百斤。或銀數兩。其職司察田畝高下遠近。以時啓閉渠水。更番引輸。農戶皆如期約。村莊遼闊之處。更置水利一人。爲之副管。其有遇流壅利相訟爭者。皆赴農官。平其曲直。蓋古時田畯之遺也。（小營盤與老滿營另有屯長。）小憩於滿人吳某家。其人曾任佐領。善漢話。談新老滿營現狀甚詳。十八里。老滿營營盤在南山麓。距大道約二里餘。二十三里。莫因苦扎勒。譯言莫因背。苦扎勒馬鞍也。以東有達坡。形如馬鞍。故名。農民七十餘家。鄉約羅札阿渾。備茶尖。下馬小憩。十里。克縐布拉克。譯言克縐紅。布拉克泉也。泉在莫因苦扎勒達坂西麓。某百戶長於此。備午尖。尖後升達坂。頗陡峻。一里稍平。緣山腰行。升降坡坨無數。三十里下坡。極陡峻。五里坡盡。住於特克斯河西岸。卽莫因苦扎勒達坂東麓。是日行一百里。對岸有大濟爾噶郎水。自東來會。又有土屋十數家。皆哈薩窮民之種地者。地方官乘機獎而誘之。不難進哈薩克爲居國之民。而藉闢曠土也。此間特克斯河上流數里。爲哈拉齊格與莫因苦扎勒兩山所束。下

流數里。爲甲拉斯與莫因苦札勒兩山所束。水口灣環。皆極緊密。遙望之。不知河流由何方來。向何方去。

▲五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七時發莫因苦札勒東麓。八里過特克斯橋。皆整段松木架成。高險可觀。兩端以灘石砌級。最礙步履。西岸有土屋一家。住二漢人。司保橋之事。東岸鑿石如門。只容一人行走。貨車經此。須將貨物卸下。以空車浮水而過。八里哈薩麻札。升坡。坡不甚高。六里下坡。樹窩子。樹木稠密。鳥巢千數。鳴聲噪耳。花香撲鼻。人行其中。彷彿公園。山腰舊有路。今崩塌不可行。十里千戶長大魯隈來。迤於途。備茶尖。十里濟爾噶郎水南岸。住。是日行五十里。大魯隈領百戶長四。有牲三萬餘頭。附近商店二十餘家。漢纏商民合。只數家。餘皆俄屬老蓋依人。並有種地者。內地任外人自由居住貿易耕種。亦吾國所特有也。可爲浩嘆。務農者纏民二十餘家。漢回十八九家。哈薩克亦百家左右。漢回皆自河湟亡命而來。兇悍成性。恆以武力奪佔哈薩克牲口與其熟地。哈薩克人見血卽懼。莫敢與爭。官廳寔遠。（鎮署總稽查常駐特克斯川。馬行須四五日。）控訴需時。有時案情重大。悍回一見控官。知難逃法。且乘而襲殺其家。遁而之他。哈民以是愈不敢控。今宜設縣托古斯塔留地方。劃大小濟爾噶郎。歸其轄治。就近生聚斯民。似爲得計。小濟爾噶郎距此只三四十里。其地土壤肥沃。種地之家猶多。宿帳後臨穆柯溝。源出雪山北麓。西北流三十餘里。至此入濟爾噶郎河。午食後策馬往尋其源。至十餘里松樹林。以時將暮而返。夾岸樹木。合抱蔚然。水流有聲。幽然成韻。氈房無數。散處其間。哈薩少女。（哈語曰克矢。若漢人之稱閨女。）歡笑俛郎。（哈薩歌唱之名。）姿首佳麗。比於江浙。按轡沿觀。至足樂也。清乾隆時建設伊犁駐防。分徙達什達瓦之衆於伊犁。是爲額魯特上三旗。遊牧伊犁南境。今特克斯川流域。其自哈薩克布魯特中投回伊犁者。是爲額魯特下五旗。又土爾

扈特投誠時。自額濟勒攜來準噶爾額魯特。及喇嘛之沙畢那爾額魯特。亦附入下五旗。遊牧伊犁東境。今哈什河流域。當時牧地。東接舊土爾扈特西部。西接布魯特。南踰天山接珠勒都斯。歸伊犁將軍管轄。

▲五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六時發濟爾噶郎。循河南岸。正東行三十三里。過濟爾噶郎橋。架木爲之。傍無欄杆。寬不三丈。水流澎湃。聲激若雷。灘石磋砢。狀極可怖。岸皆懸崖。北面猶陡。偶有疏失。卽足喪身。過橋折北行。微偏西。十里。升陡坡。此處有路通濟爾噶郎。較過橋近十餘里。近以冰消水漲。未敢冒險。曷渡五里。阿克布拉克。譯言濁泉也。千戶長沙脫巴勒提。（領百戶長十一。有牲二萬餘頭）於此備宿站。以時太早。尖畢復行。初折東入山。山谷幽邃。比於函谷。漸行漸高。五里。烏魯布拉克嶺巔。下陡坡。更斜下極陡之坡。右臨澗底。何止千仞。鳥道一綫。寬不盈尺。設一墮崖。人馬立碎。一里。危坡盡。地稍平。有泉匯成澇池。蘆葦叢挺。青翠可觀。循左山麓行。下長坡。右臨深澗。其岸壁立數丈。如地新陷入者。兩山哈薩所築冬窩土屋。無慮數十。十二里。地勢漸闊。一望新葦。彷彿仲夏江南之稻畦。三十二里。山口。道左半里。有哈薩坎地二圈。折東南。循右山麓行。左望皆嶠古斯河流域。三十五里。塔兒特。茶尖於副千戶長魯克特伯克之家。建築陳設。一倣纏俗。此地哈薩多進化。有上等住房八家。水磨五盤。纏商六家。附近種地者亦百餘家。尖後折正東行。三十三里。恰克魄。住。是日行一百七十里。千戶長曰馬克蘇脫。（面龐酷肖陸幹卿。而肥過之）領百戶長十四。有牲三萬三四千頭。宿帳臨恰克魄水。圖志作昌曼河。西北流十餘里。入嶠古斯河。嶠古斯流域。俗稱嶠古斯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里。至二三百里。平原廣衍。山環水束。地味膏腴。草場豐美。爲伊犁東南最要地方。卽唐西突厥南庭所在。舊爲準噶爾額魯特霍爾博斯鄂拓克遊牧之所。現爲哈薩克分撥牧地。土曠

人稀。急宜設置縣治於塔爾特。正名曰嶺古斯縣。就現有種地哈民（全川約五百家）獎誘擴充。更招南疆纏民墾闢其地。按耕四牧六。切實進行。數年而後。當斐然成大縣也。

▲五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八時發恰克魄。過恰克魄水。深及馬腹。正東行。涉渠水六七。一望平原。三十五里。伯失脫保。譯言伯失五。脫保土阜。以其地有土阜五也。茶尖於某台吉家。（即馬克蘇脫之父。已故。僅母存）二十五里。阿失兒布拉克。譯言謙泉也。某百戶長於此備午尖。三十五里。阿兒曼布拉克。譯言果子泉也。住是日行九十五里。千戶長阿兒斯巴依。領百戶長十。有牲四萬頭左右。阿兒曼布拉克在恰克馬山中。三源並下。分流北入嶺古斯河。南山一帶。松林蔓野。大皆合抱。高逾十丈。近百年來。始稍斫伐。交通不便。未及萬一。其根枯腐。恆多自焚。日中遙見山間延燒廣闊。火光燭天。初猶以爲人爲之也。入夜出帳立觀。仿若夜坐長沙天心閣上。看全城燈火萬家。或謂其地爲火山。又曰馬糞經年。一見日光。卽能生火。未知信否。哈薩克頭目人俸薪。皆自其所轄之民攤派。千戶長歲羊二百頭。副千戶長八十頭。百戶長四十頭。副百戶長十八頭。五十戶長十頭。又哈民窮無牲畜者。亦知種地。耕犁之法。效倣纏民。其犁一具。駕以二牲。田無疇列。但橫斜畝曲。揪土而播其種。迎風颺灑如繁星。旱田一犁之後。任其自長。水田犁行一周。布籽泥淖中。用耙覆之。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弗刈弗耨。及其蘊繁。並廢灌溉。待日曝龜坼。草盡枯莠。乃引水溉苗。苗輒復活。亦間有俱槁死者。聞諸道路。南疆纏俗醇樸。一村一莊。必有催耕之夫。朝旭乍升。其人則登陟高阜。引吭長呼。警告同井。旋趨東作。農功視天山北路較勤。及其秋成。旣刈。委積疇隴。高粱若壙。未嘗置守。瞭望亦無盜掠之虞。場圃之內。置碌礮以治穀。置碾以治麥。家有其具。特羸不中程式。纏民性愚惰。苟給粗糲。卽

驟業而嬉。不爲儲蓄謀。必飢而始耕。寒而始織。薄治田產。求足租稅。免催呼而止。此其弊也。

▲五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九時發阿兒曼布拉克。正東行二十二里。嘔里克阿拉克。譯言嘔里克杏子。阿拉克平路也。千戶長之兄毛刺某。備茶尖於此。毛刺者。哈薩士人之通稱也。十二里。渡嶮古斯河。幅廣半里。水流湍急。馬腹爲沒。渡時甚覺危險。聞盛夏水漲。馬渡更難。源流具十八日記中。十里。喀拉額蘇。譯言喀拉額松樹。蘇水也。千戶長阿斯的米斯。於此備午尖。三十二里。阿拉土依布。言平地有土阜也。又曰恰可依特。言平地有草也。住。是日行七十六里。其北數里。巴顏珠魯克地方。有土屋數椽。爲此地哈薩克人公共禮拜寺。其南嶮古斯河灘。樹木葱鬱。遊息其中。暑氣全消。

▲五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八時發阿拉土依布。正東行十二里。折而南。渡嶮古斯河。灘廣一里。水流甚急。深浸馬腹。三里。塔雅蘇山麓。小憩登山。山頗陡峻。盤旋而上。六里。山坡平處。立馬望嶮古斯河。只見岸樹葱綠。蜿蜒一綫。而水流轉在虛無縹渺之間矣。過此。斜循左山腰升坡。二里。坡盡。下小坡。一里。松樹窩子。條達合抱。何啻萬章。因風吹折。或根枯自焚。入眼皆是。長春真人有句云。橫截天山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移詠此間松林。尤爲切當。惟惜交通梗阻。不能斫運他處。供建築之需。而聽其朽腐於此深山之中耳。旋又上坡。一里。嶺巔。小憩。下長坡。十里。抵平地。二里。崑國。譯言日照也。道左坡上有纏民一。張幕屯麵粉。發售蒙民。過恰克魄水。卽昌曼河源。出焉。耆北境。西北流。經昌曼卡倫南。又西北流。經達哈特嶺。（哈語呼達額。蒙語曰達格爾。）北。那拉圖達額水。自南來會。其合流處。立馬可指而望之。彌望綠草如茵。馬蹄無聲。茫茫平原。廣達數十百里。草場之豐美。爲經行以來所僅見。天候已夏。尙

無牧羣。足見曠土之多。二十二里。達格爾山麓。臨達額水。支帳而住。是日行六十里。踰嶺卽舊土爾扈特蒙古南部落牧地。哈薩牧地盡於此矣。哈薩克者。漢康居種人也。散處阿爾泰山塔城伊犁諸地。無城郭。鮮廬室。逐水草游牧。四時結穹廬。其地藉以諸色絨毯毛氈。臥則鐵床木榻。各異其式。（鐵床購自俄國。木榻皆自製用。）茵褥重疊。厚至數尺。多藉以駝氈。枕則方圓各一。著以天鵝之臍。眠時覆以薄被。入門羸三尺。設火爐。傍置鋼罐鐵鍋。（皆俄貨）烹茶煮食。燃料少用柴薪。多以牲糞。羊糞爲上。駝糞次之。馬糞爲下。以其一燃卽燼也。其俗喜食薰燔諸肉。而馬臘腸爲款客上品。馬臘腸者。殺馬駒三四歲者。切細膾。以五味和之。實諸馬腸。長三尺餘。以筋束其兩端。烤而乾之者也。其男女所服之衣。貴賤不分。名曰袷袂。圓襟窄袖。不結紐。長施於膝。男敞前衿。以左衽掩腋。以皮帶嵌金銀珊瑚珍寶。左懸皮囊。右佩小刀。婦衣較長。當胸多以金絲編緒。綴以環紐。衣之前後。繫繫小囊。盛零織什物。便於取用。男女衣皆以黑色爲上。白次之。雖盛夏恒裋襦。襦複以蔽日光。春冬則外襲皮裘。厥名曰恫。富者以貂獺狍狽諸皮。貧者羊裘澤身。襯白布及五彩禪襦。有袖而無衿。女之襦衣。下圍如繞領。其長曳地。男子著皮帔高帽。內襯幪頭。女子皮帽。方頂闊簷。嫁後則以花巾斜繫頭上。逾一二載。其姑爲換戴白布面衣。名曰雀落什。其製以白布一方。斜綰如袋。蒙首至於額。而露其目。上覆白布圈。後帔檐檐然下垂肩背。（長二尺餘。）見者知爲婦裝也。皮靴謂之玉底克。皮襪謂之黑斯。皮鞋謂之克必斯。皆以牛革爲之。婦女較窄小。踵底之木。高二三寸。連鞞鐵釘。踏地錚然作響。斯爲美耳。其入室也。脫之門外。室中人數視履而知。婦女出門必騎。以花巾爲幘。此古禮之厘存者。富女髮辮。金寶繽紛。而不施脂粉。喜著臂釧。（左右各具一式。不必成雙。）女子耳貫珠環。婦人有面衣。去之不復着。多以寶石珍珠嵌

爲約指。（有一指四五枚者。）其頭目人以銀製約指。鐫回文名字其上。書立約券。多以加蓋爲證。若日本普通人之用圖章者然。其俗向無冠禮。嬰孩四五歲。父母擇日徧告戚友。延毛刺誦經。行割禮。（卽割勢皮一周。）諸戚友相率饋物致賀。富家大族。則殺羊馬饗賓客。爲賽門跋之樂。婚姻喪葬。僉以此爲盛舉。過此無恙。始得論婚學騎馬。教之控縱坐踏諸法。（五六歲時。騎之馬上。以小袋插股於鞍韉兩傍。上下以帶繫之。執繩者導之。騎法。至十幾歲。銜勒緩急。無不嫻熟。）故其部人以善騎著名。縱馬疾馳。率能起立馬背。作盤旋舞。聳身拾物於地。其伎捷如此。俄國可薩克騎兵稱強。卽自此項天然馬隊訓練而成者也。少年卽不薙鬚。惟常剪唇髭。使湯飲。十日一薙髮。三日一削爪。同於西俗。兒童小帽謂之克擺什。以五色絨絲組織之。上繫馴狐之毛。名曰玉庫爾。避邪祟也。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緞及雜色綢布。製爲小幘。四時均加皮帔高帽。謂之突馬克。其式六方。頂高三四寸。後帔長尺許。皆皮裏也。戴時露口眼於外。冬日以禦霜雪。夏亦帽。無露頂者。大小頭目進謁官長。皆戴祝帽。胸懸政府給予徽章。（如嘉禾章。名譽褒章等。）以示尊異。其婚嫁之禮。惟同乳不相妃。妃者不問門戶年歲。視聘資多寡。富人往往致馬千墩。牛千足。駝百峯。銀二三千兩。媒妁入女家。議定財聘。偕其父若母或其昆弟。爲踏水之禮。踏水者。至河干躍水而過。示無悔心。有因此跌折肢體而不恤者。過此則女家時時往索銀畜。交償逾半。其婿得朝夕入女家同寢餐。爲夫婦。（交納財禮之數。如已逾半。其婿則入女家拜見外舅外姑。留食留宿。夜間由嫂氏送女於婿臥處。家人僞爲不知者。一宿之後。其婿隨時往來。儼成夫婦。不復顧忌矣。財禮交未過半。而性慾急者。以羊十五頭。購衣料。馱以馬。又銀五十兩。二歲馬駒一匹。攜往女家。至其近處。誰見之。卽將馬駒饋誰。受者卽爲治餐。呼女來同食。唱歌爲樂。入夜偕往女

家以銀與外姑。以馬與外舅。以衣料與女。亦可如前式同寢。唯交不盈數。則終身不得迎娶。女如有身。設法墮之。親迎之日。媒攜新婿納采帛。次第進見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爲禮。婿家男婦聯騎而行。猶漢俗之伴郎。肉食而後返。其見外姑。則別以良馬奉之。酬乳哺之恩也。女子將出門。辭父母。握手接吻。以至親之人。抱持上馬。紅巾幃面首。並騎以行。至門。扶入氈房。毛刺高捧潔水一盂。口喃喃誦經。飲新郎新婦。猶漢俗之飲交杯。並普飲。同座者。夜則諸男婦雜沓調笑。吹彈唱歌。跳舞爲歡樂。猶漢俗之鬧新房。盡興乃各散去。次日。嫂氏爲改婦裝。梳合十數小辮爲兩大辮。稍結紅繩。長垂齊足跗。一彩巾帕首。拖背後。服黑色袷裱。繫紅裙。嫂氏扶見姑。新婦握生牛油。擲爐中。光焰滿室。以爲吉祥。鞠躬就座。姑置木盤堆積肉食。嫂氏操刀代割奉姑。復徧敬座客。環匝而食之。敬聽姑訓辭。俾躬親灑掃諸事。姑率新婦周歷家中。先使灑掃火爐。爲婦職之始。此後入姑室。揭氈簾問安。入門倚左立。問安。至火爐側問安。出門則以紅巾幕面而去。其俗以翁媳不相見爲禮。遇則背立帕掩其面。貧者亦三二年後始得相見。男子娶婦。不許過四人。嫡妻執家政。諸妾同操作。以生子爲尙。不嚴嫡庶之分。夫妻反目。願離異者。則延頭目戚鄰論是非曲直。其夫指應出條事。賠嫁費遣之去。其妻請離異者。則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衆反覆論之。不聽。乃立離書。摹手足頭目用戳印爲據。謂之土耳其兒。若女均歸其夫。婦不復問也。夫死。婦不得嫁異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願再醮者。亦弗之強也。其俗親死不居喪。不奠祭。惟舉哀而已。死則速葬。不逾宿。人病。延毛刺誦依滿經耳。側。經言死後復生善地之意。既歿。取淨水洗尸。以阿和乃哆。即細白布。密繖而堅擦之。奠板上。撫以常服之衣。毛刺率其家人往拱拜。猶漢人之義園。竈地爲長方穴。昇尸入其中。頭北而足南。面西向西向者。朝汗之

意也。○（亦有傍開一穴。安放尸身。墓門閉以木板者。）○塋門壘土爲墓。會葬者誦經而後返。其墓或圓如蒙古包。或長如棺形。或作方塔高三四級。無定式。而方塔形特多。其禮未葬。衆不得飲食。既葬。始大嚼。毛刺且擻死者衣服。以去。葬後四十日內。皆誦經。毛刺多者。至二三十人。少亦三四人。竣事各酬五歲馬一匹。亦有報以銀者。富者初周年。設宴會親友。殺馬駝以敬。至者賻貨財。賻牛馬羊駱駝。量力大小。自潔氈幕。聯結墓左右。爲騎馬鬪捷之戲。是日也。童子不盈十五者。跨馬至會所報名。以次編列。萃集數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聲起。馭駝飛馳。疾如驚矢。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騎而止。第一酬銀畜值千金。其下獎各有差。遠近慕羨以爲矜寵。其俗夫死。婦皆毀容。戚友弔唁者。對之痛哭。以抓面流血爲戚。否則鄙笑之。以爲無情。婦之於夫。子女之於父母。喪服無定制。類持服四十日。不出門。不宴樂。無慕祭。然時延毛刺誦經。以薦亡人。蓋亦追遠之意也。其俗朴誠簡易。待賓客有加禮。戚友遠別相會。必抱持交首大哭。儕輩握手摟腰。尊長見幼輩。則以吻接脣。嗚嗚有聲。既坐。藉新布客前。設茶食醢酪。○（新布呼打斯塔拉干。相傳爲古時哈族一少女之名。其人佳麗。且善敬客。後世以其名新布。義取敬客。）○貴客至。則繫羊馬戶外。請客覘之。始屠以饗客。馬以菊花青白綫臉者爲佳。羊以黃首白身者爲上。殺牲先誦經。血淨始烹食。然非其種人宰割。亦不食也。每食淨水盥手。頭必冠。儻事急遺忘。則以草一莖插頭上。方敢就食。否則謂爲不敬。食掇以手。謂之抓飯。其飯米肉相淪。雜以葡萄杏乾諸物。納之盆盂。列布毯上。主客席地圍坐相酬酢。割肉以刀。不以箸。禁烟酒。忌食豕肉。呼豕爲喬什罕。見卽避之。性尤嗜茶。以其能消化肉食也。客至門。無論識與不識。皆留宿食。所食之肉。如非新割者。必告之故。否則客訴於頭目。謂其寡情。失主客禮。以宿肉病我。立傳其人責而罰之。故賓客之間。

毋敢不敬也。其教祖摩罕默德。不祀天神人鬼。以敬上帝爲宗。富者橐金走謁摩罕默德墓。謂之朝汗。歸牧後。去帛服布衣。名曰阿吉。以白布重疊匝纏其首。名曰賽里特。尊異之。謂自汗所來也。遊牧夥人爭訟者。皆就折之。無不唯命。晨起。男婦趨水濱。浣手滌面浴下體。一日五誦經。遊牧無寺院。面西方禮拜行路者。屆時覓水盥沐。無水則撮淨土代之。禮拜誦經。無日敢怠忽。紀年無甲子。數之以十二象月。不置閏。以三百六十日爲一載。有長齋期。一月始畢。期內早晚不飲不食。必日落星燦始敢授餐。禁食之末日。開齋過年。謂之小年。越七十日始過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相往來。依麻目率衆西向誦經禱祝。（公舉毛刺熟經典者爲之。）禮畢。握手相慶。三日之內。唱歌跳舞。相與爲刁羊之戲。刁羊者。剗羊擲於地。羣年少子弟飛騎拾之。擲諸馬上。彼此馳逐相攘奪。支解血肉。赫然剝落。衆人隨之以攫一瓣。致親友爲吉祥喜事。受者必亦厚報之。其族素不講宗法。無譜牒可稽。父業子受。無子者繼親族兄弟之子爲後。父死則均其財產。子與女共分之。其俗與纏民大略相同。自祖以上無稱述之者。回人之言曰。厥初一人。生二男子。一子強狠好盜竊。不事耕作。其父逐之。是爲哈族之祖。一子巽懦畏事。是爲纏族之祖。其說乃好事者爲之。未足以爲徵信也。中俄畫疆。人隨地轉。二國之民。非其朋黨。卽其親戚。彼此相倚爲奸藪。控馭失術。則挺而走險。適足爲敵人叢毆利耳。官斯土者。宜勤求撫字。使漸進而與於進化之途。勿以其爲非種。去留無足輕重。日魚肉而刀俎之。俾敵人用以爲前驅也。

▲五月二十六日晴。上午七時。發達格爾達坂北麓。東偏南行。過達額水。三里升坡。循山梁行。左臨溝澗。水流成聲。六里山口。頑石塞途。馬行甚滯。過此。右傍山。左緣澗。漸上漸高。兩岸奇峯插天。餘雪滿谷。澗中冰雪。厚五六尺。谷

聲陰冷。羊裘不溫。（自雅馬圖以來。日衣棉衣。今早易老羊皮。）嵐氣濛濛。午日無光。七里過澗而左。（澗亦將盡。）升陡坡一里。折南。傍左山腰。上斜坡。六里分水脊。冰雪當道。按轡徐踏而過。若在冬令。大雪封山。深不可測。旅人咸爲裹足矣。而氣候亦怪異。盛夏晴日。猶時雨雪。出此途者。又不可不準備嚴冬服裝也。過分水脊。盤旋左山腰。下坡不甚陡峻。頑石更多。馬行石罅中。鐵蹄觸石。錚錚作響。四里路。右臨澗。坡漸陡峻。一里陡坡盡。緣澗行。漸下漸低。八里左折行山腰。有平地一圈。遙望珠勒都斯河。蜿蜒一綫。宛若白練。下馬小憩。復下坡。折東南。循左山腰。升降陡坡一。斜坡一。六里。土爾扈特南部落盟長汗王福晉色爾濟布吉特。遣佐領某偕通事來迓。三里抵平地。六里過一小水。升降一坡。六里汗王夏帳。卽巴音布拉克山北麓。住。是日行五十六里。印務處巴雅爾偕二協領先在寒喧畢。敘談蒙旗近狀甚詳。未幾福晉送羊麵茶米諸件來。以前進須裹糧也。固辭之。乃各攜二之一以去。此間通焉耆有大道一小路二。皆須騎行。大道向東偏南行。第一程哈拍塔烏蘇。第二程沙拉喀莫。由此越可托可達坂。不甚陡峻。第三程惡保木。過此渡哈布齊陔水。正流支渠。無慮十數次。夏間水漲。馬渡極難。且多危險。第四程察罕通古路平坦。第五程焉耆縣城。小路一由沙拉喀莫折南。逾哈哈達坂。再馬行三程。卽達焉耆。惟達坂高峻。頗不易行。一繞大道之南。亦東南行。過達蘭達坂。快馬三日可達焉耆。達蘭蒙語七十也。升降七十達坂。山徑又皆崎嶇。出是途以赴焉耆者。頗不易易。又向西南行。有山徑通庫車。快馬三四日可達。爲阿克蘇庫車一帶商販。懋遷伊犁及大小珠勒都斯各蒙旗間之通路。擬明日取道於此。以印務處與諸協領皆以是道相勸也。傍晚活佛自巴爾根台喇嘛寺歸。從者數十騎。皆喇嘛而黃衣冠者。優孟鬻與。然有可觀。竊嘆上年袁氏拚命謀叛民國。帝制自爲。蓋有以也。盟長汗

王布彥蒙庫。於今年正月以家庭變故。被酒暴死。嗣子滿楚札布。年未一齡。眉睫旗務。由福晉協同汗王之弟班第。達多布棟策楞車敏（卽活佛）治理之。

▲五月二十七日陰。日中微雨。住巴音布拉克。福晉以余等騎行經旬。不無勞倦。留住一日。以資休息。此間蒙衆。春冬則出山插帳開都河岸。呼曰冬窩。夏秋則還牧大小珠勒都斯河源一帶。是爲夏窩。王帳數日前。才自冬窩遷來。故環帳而居。刻僅辦公官吏與喇嘛共二三十幕而已。民房尙未有也。環帳喇嘛。整日鐃吹。喧唱佛號。官廳房舍。皆供佛像。大小員役。各手唸珠。迷信之深。埒於纏哈之信回教。而潔勤信義。則又十倍遜之。佛教信徒。人格敗壞。若此。宜其祖國印度之見墟於英吉利也。帳南里餘。小山屹然。曰巴音布拉克。上有亂石疊成之塔。（漢曰鄂博。蒙語達格爾恭。）族神廟所在也。每年陰歷六月初二十六兩日。土爾扈特南部落四旗五十四蘇木。皆來致祭。祈福禳災。音樂歌唱。貫跣馳馬。繁華熱鬧。盛極一時。案焉耆蒙古。別爲二部。一爲土爾扈特南部落四旗。盟曰烏納恩素珠克圖。此與烏蘇東部落二旗。精河西部落一旗。塔城北部落三旗。皆自俄羅斯復歸故土。經濟高宗分授牧地者也。本末詳乾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與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中。今有蘇木五十四。蒙古包約三千。人口萬餘。汗王之下有郡王一。（獨管二蘇木）鎮國公一。輔國公一。（各管一蘇木）協領五。佐領十。協領轄蘇木十。猶哈薩之千戶長也。佐領轄蘇木五。猶哈薩之百戶長也。牧地東至烏沙克他爾。西至霍霍烏蘇。南至紫泥泉。北至達格爾。東西距馬行七日。南北距馬行五日。土地之廣。幾埒東南大道區。轄地之中。有曰紅札。曰老鴉溝。曰阿烏塔哈。昔皆金廠。荒山積雪。每歲祇夏秋間一二月可往淘採。今皆停矣。二爲和碩特三旗。共爲一盟。曰巴啓色勒啟勒圖。和碩特

支庶。向在青海游牧。清康熙間。早已內附。此則其族僭土爾扈特游牧俄之額濟勒河。乾隆時隨渥巴錫來歸。賜牧者也。同光之間。劉襄勤用兵南疆。屢獲該部衆嚮導偵探之力。今盟長桑吉甲譜。管理左右札薩克。共有蘇木十一。 (盟長轄四左札薩克四右札薩克三) 人口九百餘。轄以貝子一。鎮國公一。牧地東至烏沙克他爾。西至小珠勒都斯。南至開都河北岸。北至察罕通古山。焉耆蒙民牧地。古屬西戎。漢及魏晉屬烏孫。北魏屬高車。周爲突厥。隋爲西突厥。唐爲鷹娑都督府。宋屬西州回鶻。明爲回部所據。清乾隆平回部。地屬喀喇沙爾大臣轄境。尋賜舊土爾扈特南部落。及中路和碩特爲牧地。歸伊犁將軍節制。民國改隸新疆督軍。

▲五月二十八日晴。正午雹。夜微雨。上午八時發巴音布拉克西南行。五里過烏蘭烏蘇河。無水。升坡。行草阜。十二里下坡。過達格爾水。草地平曠。涉小水。三南山雪厚而遠。北山雪薄而近。二十三里夾道有二小山。迤邐達里許。過此地復平曠。六里西北天色昏黑。密雲欲雨。大風橫吹。冷氣刮面。雷聲旋轟轟天空。昔人謂新疆爲無雷國。殆不可信。又二十里急雨驟至。奔避於道旁蒙古包。甫及門而雹四下矣。移時雨止。天霽。神爲之爽。乃整裝折西行。微偏南。草地鬆浮。馬蹄時陷。不能馳騁。似昔爲湖沼積淤。而經年未久者。徵之圖籍。卽爲巴倫阿拉。二十七里過大珠勒都斯河上流。河不甚廣。水亦不深。五里玉律阿拉。住。是日行九十里。附近窮蒙數家。其帳房之醜醜。殆與禽獸巢窟無別。

▲五月二十九日晴。大風。夜雨。南山雪。上午十時發玉律阿拉西南行。一望草原。寬廣約在百里以外。漸南草漸茂密。馬行其上。如履重茵。惟雪消未久。尙帶多少衰黃色澤耳。五十五里下小坡三次。三里渡扣克乃克河。水流湍

急深淺莫知。呼彼岸逃哈牧童。前導以渡。折正西。循河岸行十二里。大風驟起。冷氣刺骨。急更羊裘。偏南馳行。風力甚猛。馬幾倒翻。五里。避入逃哈帳幕。旋自支帳而住。是日行七十五里。其地卽名扣克乃克。迤西迤南一帶。爲土爾扈特窮蒙冬窩。水草豐美。惟氣候較寒。扣克乃克河。爲察哈沙拉與牲根二水合流之名。牲根自西來。察罕沙拉自南來。其合流處。卽在住帳左近數十武耳。

▲五月三十日。早陰午晴。南山雪。住扣克乃克。以嚮導喇嘛。昨日逃去。既須另覓。而烏拉馬乏。又待催換。阻滯一日。一蒙古汗王命令。効力不及哈薩千百戶長之傳呼。其內容之腐敗。不堪問矣。住帳環居。皆俄國逃哈。共計八十餘家。六百餘人。牲口四千餘頭。其人自呼克兒格斯。土人則稱爲黑黑孜。蓋布魯特回部之一支。而古之吉利吉斯之遺裔者也。日中散步河干。牛羊滿野。馬駱四放。頓憶北魏斛律金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行國風景。盡於是矣。下午。福晉遣一協領。兩佐領。率蒙兵十餘人。來攆逃哈出境。不由逃哈所來庫車烏什方面。改經伊犁。噶古斯特克斯二川。以原路水草早經告罄。伊犁水草尙形豐美故也。（省長命令。須由來路攆回。）此非佛性慈悲。中有賄託情弊耳。

▲五月三十一日晴。上午六時。發扣克乃克。向南。循察罕沙拉水東岸行。蒙語察罕白。沙拉溝也。六里。過勃律忒河。蒙古呼磨刀石爲勃律忒。以其河產磨刀石也。河自東南來。入察罕沙拉。十四里。過一山溝。水流頗大。下入察罕沙拉。十三里。升降小坡。二。察罕沙拉水自西南來。和屯沙拉水自南來。山溝自東來。合流於此。自此循和屯沙拉水東岸。六里。升降小坡。過水。循右山麓。五里。下坡。循左山麓。三里。下坡。過水。循右山麓。三里。下坡。過水。又上坡。三里。下

坡。通常赴庫車。由此向南入山。越阿拉切拉克（譯言柏樹）達坂。馬拉克切（譯言觔斗）達坂。與由此循和屯沙拉水路會。再越的諾賣提達坂。其路近十餘里。而達坂險峻。升降艱難。因向西南循和屯沙拉水前進。沿岸多鷹鳥。甚肥大。重達二十餘斤。據從者云。能啄一歲嬰孩。飛翔空中。過水升坡。二里下坡。過水循河灘行。三里。當道石山壁立。萬仞。有小水自西南來會。自此折南入峽。兩山壁束。高插雲霄。崖石弔懸。勢欲飛落。河流窄小。不見午日。人行其中。如在永巷。中有數處。冰厚盈丈。水流其下。湍急有聲。馬經其上。蹄滑時蹶。曲折環紆。極目不見數十步以外。幽邃險阻。平生未睹。三里。亂石寒流。嵯峨可怖。馬行極難。且慮危險。下馬摩石。蛇行而過。其遠雖不過數十丈。然足疲而氣喘矣。六里。折東南循山溝。鉅石對峙。儼若石門。折南入的諾賣提達坂山口。亦有山溝。其越達坂。不繞河流之路。卽於此合。循溝繞進。愈進愈高。七里。折西南升陡坡。愈升愈陡。斜度只七十度左右。步行者須牽馬尾。騎行者須抱馬項。斂心前進。勿敢迴顧。一里半。達巔。人汗馬喘。席地而休。大風橫吹。冷氣侵骨。幸值天氣晴明。否則恒遭雨雪。疆凍之災也。蒙民從者。皆疊小石。口喃喃唸佛。禱謝神助。下坡亦甚陡峻。須持尾繩。緊踏馬蹬。身體後仰。按轡徐下。二里。坡盡。接升第二達坂。較前稍斜。中經小坡。二里至巔。焉耆庫車於此分界。下馬休憩。風力益猛。俯視溝澗。心寒足顫。下坡陡峻。不減升第一達坂。斂氣凝神。或恐失墜。一里。危坡盡。斜度漸大。同行皆色喜。如由重慶乘船。東下巴東。三峽之得至平喜壩也者。自此折循右山腰行。十二里。坡盡。循山溝西行。微偏南。左山古松。何只萬章。沿溝新楊。亦極叢蔚。溝水淙淙。時伏時流。甫經險地。獲此勝境。趣味甚濃。九里。道左有售麵灰纏民一家。其室皆整段松木鑲成。上覆土塊。甚爲堅實。十三里。道右山麓。有牧房一所。倚岩架木。狀如窰洞。滿野羔羊。如白雪片片。松楊益茂。蒼翠宜。

人。奇峯高聳。巔皆積雪。海子揚波。夕陽返映。風景佳絕。一天然公園也。三里海子傍。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馬行一十三時始達。勞神搖精。數倍平時日程。海子周約數里。水無出路。三面環山。南崗較低。其傍產鹽。蒙民常採取之。住帳傍有甘泉。流若小渠。中產小魚。圍圍洋洋。坐觀頗樂。

▲六月一日晴。上午八時。啟程南行。微偏西。三里半。升降一小達坂。萬年良材。積腐於野。若似木柵之傾頽者。然甚爲可惜。二里半。登哈拉蓋（纏語松樹）達坂主峯。坡亦陡峻。惟在樹叢中行。不覺危險。二里半達巔。常道有鬮一堵。與山麓海子南端崗上土堡。皆安集延酋帕夏竊據南疆時。築以防禦清兵進剿者也。下坡不其陡峻。二里半。平地。道右有倚石架木牧房一間。半里。又升坡。半里至巔。三里坡盡。至的克拉克水濱。道右有土屋。無居人。過水。升小坡。纏民呼其地曰可干。有帕夏舊壘。周約半里。夾岸高山。皆有瞭墩。的克拉克水自西來。兒息克把息水自西南來。會流於此。曰哈拉諾水。東南流入龍口河。龍口河一名扣克乃克。卽古龜茲東川水。源出庫車東北迭拉爾達坂。西南流。經扣克乃克。卽西。有塔里克水。自其西北南流來。會又西南流。十里。受哈拉諾水。又西南流。八十里。經銅廠山口。朶托水。自其西來。東流會之。又西南流。至庫車城北。分爲三支。西一支曰密爾特彥河。東二支曰烏哈爾薩依河。曰葉斯巴什河。尋復合流。東逝。瀦爲沙雅里克湖。安西舊壘。適當的克拉克水與兒息克把息水合流之交。扼由天山北路伊犁。襲取庫車之惟一孔道。極佔形勢。今住纏民二家。下馬小憩。折循兒息克把息河岸行。雜樹葱鬱。足蔭行人。山石奇秀。極有可觀。七里。道左有木屋一。住牧者數人。三十五里。過水。折南入山。循溝行。樹林中。漸上。漸高。風雪交作。卽欲往避。苦無水草。十二里。折西行。一里。當道有木屋一。爲夏間牧人所居。支帳其傍而住。是日行。

七十里。地當喀扎勒忒達坂之腰。松林環繞。茂密可愛。腐壞良材。入眼皆是。內地修築鐵道。枕木皆購自外洋。利權外溢。無慮鉅萬。不知先築西北鐵路。輸運國產。挽回利權。殊爲可惜。願秉國者熟籌而審計之。

▲六月二日晴。傍晚風雨旋止。上午七時啟程。向南循山溝。行松林中。六里。過木橋一。五里。達山巔。一覽羣山。皆在眼底。小憩下坡。雖較的諾賣提達坂傾斜少許。而曲折處頑石塞途。偪臨絕澗。又鮮樹木以爲屏蔽。人行其上。時有戒心。三里。陡坡盡。徧西循山溝。行乾河無水。惟餘石灘。十二里。道右有纏民一家。旋入溝峽。流水淙淙。兩山壁立。蒼翠皆松。九里。折南。兩山逼束。不盈二丈。縈紆曲折。彷彿前日行和屯沙拉水道中。惟此間樹木叢蔚。崖石奇秀。水流深處。且產小魚。山水明媚。勝彼數倍。十七里。山勢稍展。而無樹木。河灘較廣。而水伏流。十二里。伏流復出。泉湧成溪。紅柳雜樹。密生道左。風景復佳。十七里。出峽。山勢漸寬。東西相距可二三里。道傍漸見種熟之地。三里。喀述和屯。纏民三家散處其間。且耕且牧。衆馬皆乏。不能前進。支帳而住。是日行八十四里。

▲六月三日晴。上午七時半。發喀述和屯。向西行。升坡。旋折南行。彌望土山崩塌。千奇百怪。或如亭樹臺閣。或如太湖假山。種種形狀。惟妙惟肖。十二里。升坡。行戈壁。九里。戈壁盡。入山峽。山色殷紅。峯巒奇特。饒有可觀。二里。出峽。地名忒馬克。渠水麥地。青白相映。有種地纏民二家。七里。下小坡。行山峽。兩山逼束。一綫中通。道坦如砥。細砂平鋪。天然馬路也。漸行。地勢漸低。山峯愈奇。岩石愈秀。徑路愈曲折。人行其中。疑在港滬洋場。二十里。出山口。地勢漸曠。一里。道右廢院一圈。前臨龍口河。土人呼銅廠河。詢係前清紅銅煉廠。冶爐七座。尙皆完存。惟無居人。此間產銅甚旺。銅質亦佳。停辦至今已十五年。民國二年。庫車知事馬紹武。曾派兵士開掘。得不償失。旋即停工。今年營長楊慶

明。又來試掘。尙未著效。蓋掘鑛斯土。容易達泉。以無機器吸水。往往功敗垂成。下馬小憩。環顧四圍山峯。殷紅其色。怪特其形。如以顯微鏡看巴黎柏林倫敦紐約諸市街之寫真。低徊往復。樂焉忘倦。昔人云。五岳歸來不看山。此又非五岳所能比也。自此循銅廠河右岸行。三里。對岸有農民數家。楊營長所派鑛夫。亦支帳其地。（鑛在山內二里許。）二十三里銅廠莊。青青麥隴。綠綠渠楊。嬉嬉農夫。謳謳田歌。自崆古斯以來。不走牧場。卽行山峽。不睹耕家風景。久矣。忽來此境。無異登仙。不僅耳目一新已也。三里。住於鄉約鐵木耳家。是日行七十里。鐵木耳轄農民一百三十四家。附莊只八九十家。餘尙距離遠也。

▲六月四日晴。上午八時。發銅廠莊。循銅廠河西岸行。兩山逼束。危石欲墜。十六里。出山口。地勢平曠。極目前望。茫無際極。不復有山行氣味矣。七里。兩庚莊。農民八家。憩於某纏民室。饗以桑葚。色白而肥。味甚可口。少坐復行。二里。夾岸有安西帕夏所築廢壘。十八里。庫車知事陳宗器以轎車來迎。頑石阻輪。顛播不堪。腰背振痛。二十五里。河灘盡。（實卽戈壁。）桑樹成行。極其茂密。惜未用以養蠶耳。樹下臥纏民甚多。初以爲是彼乘涼。細詢土人。則謂不事工作。在此求食。蓋纏民性愚惰。苟可得食。卽輟業而嬉。而南疆饒瓜菓桑葚葡萄之屬。從夏至秋。纍纍遍原野。貧民率售其釜餽。攜毡藁。就瓜田桑下。仰啖俯啜。坐臥其間。秋盡實落而後去。歲以爲常。至冬始典衣購爨具。其贏三日糧。則足不出戶矣。六里。陳知事哈遊擊來迎。經回城入漢城。五里。庫車署縣住。是日行七十八里。自伊甯至此。計行一千四百七十一里。和闐新知事陳源清。以其妻產兒。尙滯此間。飯後來訪。相見歡然。由京至迪化時。曾在吐魯番相識故也。庫車者。古龜茲國也。在焉耆縣西九百四十里。漢通西域。始內附。初武帝末。遺扞彌王子賴丹屯輪臺。

賴丹前質龜茲。其貴人姑翼勸王殺賴丹。及常惠使烏孫。發兵數其罪。路斬姑翼。時龜茲王絳賓娶烏孫公主女。自喜得尙漢外孫。及與公主女入朝。皆得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絳賓死。子承德嗣。成帝哀帝時。往來尤數。建武二十二年。莎車王賢攻殺龜茲王。而以子則羅王其地。又分龜茲爲烏壘國。而王其貴人駟鞬。其後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求王於匈奴。匈奴立貴人身毒爲王。自是屬匈奴。明帝中。龜茲王建方強。攻殺疏勒王成。以其左候兜題爲王。及班超使西域。乃劫殺兜題。而立成兄子忠。無何。龜茲降。以白霸爲龜茲王。白氏之王龜茲自此始也。晉太康中。爲焉耆所併。後復立。東晉時。臣於呂光。魏太武時。數寇邊。萬度歸討破之。歷梁周隋。皆入貢。唐太宗朝。來獻馬。復以其助焉耆。命將平之。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高宗時。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龍朔初。吐火羅款塞。乃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悉置都督府。督州八。縣百二十。軍府百二十六。皆隸都護。號稱極盛。儀鳳中。陷於吐番。武后長壽初。王孝傑收復四鎮。仍於龜茲設都護府。中宗時。突騎施娑葛與闕啜忠節交惡。怨朝廷使第遮弩以兵五千人出安西都護。牛師獎死之。元宗朝。遣其弟孝義來朝。自漢以來。皆一姓。安史之亂。徵兵入援。此後更無都護。宋眞宗時。數遣使來貢。其王自稱師子王。南渡後。臣屬西遼。元明爲別失八里西境。城曰苦先。清初。準噶爾強盛。徙其酋而北。併有其地。乾隆時。清師追霍集占。拔其城。地始內屬。開省而後。設庫車直隸州。民國改爲縣。仍其名。東西三百五十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領莊一百四十餘。分四鄉。轄之曰東鄉。曰西鄉。曰上南鄉。曰中南鄉。西鄉最富庶。中南鄉次之。上南鄉與東鄉皆平平也。其地古爲佛國。故多佛跡。地廣而人庶。俗尙音樂。五旦七均。皆樂名。詳隋書音樂志。遼史樂志。宋史樂志。繁音促節。少舒遲廣大之響。而婦女飾姿容。善佞郎。雜裾垂髻。目窈心與。

猶有龜茲之遺風焉。廛市八柵之盛。一如溫宿。而牛馬羊革。歲輸英俄。多至十數萬觔。百穀果蔬。甲於各城。而梨爲最。味甜肉酥。水多渣少。勝於津梨。紫銅礪砂出北山。質佳苗旺。又多善馬。相傳蓋龍種云。（見唐西域記屈支國條下）其南一百八十里爲沙雅。沙雅故沙雅爾回莊。唐之突騎施沙雁州也。東西六百二十里。南北四百三十里。有莊六十餘。皆賴渭干河水以灌溉。土沃氣暖。百穀果蔬皆生之。小麥包穀尤盛。牛羊蕃孳。英俄商歲取其毛。以觔率之。踰四五十萬焉。民俗同庫車。有間道踰沙漠南通和闐。馬行十日可達。

▲六月五日晴。住庫車。晨間纏商某（其父曾爲阿奇木）邀覘儂郎於其果園。園廣約二三畝。羣果雜植。叢蔚可觀。中建亭榭。足供遊憩。新疆民俗。喜建果園。貧者用供生計。富者兼資遊觀。一若南方之有花園。而庫車特甚。每歲春夏。環城幾爲香國。每當盛夏炎熱。羣召映哥（纏俗婦女之稱）儂郎於園。（俗呼浪園子）儂郎者。樂工傍坐。且奏且歌。（琴有月琴胡琴皆二絃。鼓若噪鼓。擊之以手）繁音促節。莫識其名。舞者隨其音節起舞。庭中初爲一人。漸舞漸多。緩急舒徐。一視樂之與歌。又必逐至環觀上客之前。展手擺腰。請與同舞。知音者則逕入席。不知者必須點頭謝之。否則長立不去。是日映哥至者十有餘輩。樂工亦八九人。蓋極一時之盛。同觀者爲林烈夫哈玉亮陳綺園楊慶明諸君。下午至東河壩大街。督查印花。商民尙多貼用者。惟未十分了解章程。傍晚就陳君夜飲於縣署右偏淡園。羣卉雜植。亭榭可居。荷池葡架。菜圃花徑。均布置整齊。縣屬礦產。紅銅而外。石臘石油礬石煤炭。產額亦多。皆在東北山脈一帶。石油色黃而質極佳。勝於烏蘇所產（質黑）未加製煉。即可燃燈。若交通便利。掘採運售。關內各省。恐延長石油。未能專美於一時。外洋石油。必將減少其銷數也。中國礬礦。前只浙江平陽與安徽蕪湖二

處運賈外洋。歲恒數百萬金。此間鑿礦。發見亦僅數年。前以銷路不旺。每年商包稅金。爲湘平銀三百兩。自歐戰發生。西洋顏料原料。日形缺乏。俄人爭來購買。銷數驟增。今年陳知事乃加稅額。歲繳庫平銀一千二百兩。其礦質佳而旺。加意經營。聞不難與平陽蕪湖爭上游云。漢書言龜茲能鑄冶。有鉛。龜茲今庫車拜城地也。其民至今工冶業。范銅爲器。若鐺鑊盤匱之屬。鑄鑿完美。其鑄刀之法。鍛鍊精純。晶光熒熒。（製法取熟鐵數十觔。截作小方形。和白礬。鍛成鐵片。埋馬矢中數日。取出再鍊之。如是數十次。閱半載始成一柄。）其刃短而窄。鋒薄質輕者。尤爲佳品。置映日光中。隱見波濤紋。若連雲細澱。或雪花片片作旋舞形。吹之有聲。斷鐵削木。不缺不卷。西域傳言。塔羌自作兵。兵有弓矛股刀劍甲。此其遺製也。

▲六月六日晴 住庫車。上午七時。偕烈夫綺園慶明策馬赴丁谷山。訪千佛洞佛蹟。出南門。經回城。回王買賣的敏。現署烏什協台。其采地僅存草廠一區。在城東南二百餘里。今年庫車輪台尉犁三縣清界。其地劃歸輪台縣轄。街市渠水溢道。流聲淙淙。自甘肅山丹以來所僅見也。出回城南門西南行三十里。道傍有塌墩一座。二十里。隔渠有莊曰牌樓。村舍稠密。樹木葱鬱。十二里。渭干河岸。夾岸有廢壘。詢之同行及土人。皆莫辨爲誰氏之建築。八里。托和拉旦達坂西南麓。俗呼丁谷山。亦名千佛洞。沿河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處。極其壯麗。皆以五彩金粉。繪西方佛像。高不盈寸。墻壁爲滿。惜多爲遊歷外人剗剗携去。莫窺全豹。最西石室五楹。高皆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工頗細緻。年久剝蝕。無有完佛。中間一室。就壁刻隸書梵文五方。螺旋斜行。莫識其義。余乃拓之。備質專家。聞有壁鑿白衣大士像。及漢楷輪廻經。偏索未見。或在最高洞中。忘携梯繩。末由走壁覓也。由此向西北行。逾山約三四十里。拜

城轄境。亦有佛地多處。與漢字碑刻。視此間爲完好。冬令河水凍結。可踏而赴。方今凍解。不能飛渡。須繞大道至拜城和色爾。折南前往。又城東北二十里。有小佛洞。六十里蘇巴什。有大佛洞。皆有鑿穴繪佛。惜無時間。未獲逐一瞻仰。要之昔時庫車佛教之盛。可想而知。按唐西域記。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藍。同名昭怛釐。佛像裝飾。殆越人工。東昭怛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八寸餘。每遇齋日。燭照光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竭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庭宇顯敞。佛像工飾。是則當日佛蹟之多。更不止今存丁谷山數處已也。坐覽二時。感慨係之。策馬歸。午膳於牌樓莊某鄉約家。席設果園。風涼花香。頗有樂趣。莊之西南。有陳知事新開一渠。長二百餘里。明年可墾熟地二萬餘畝。假設開省以來。各縣知事。皆如陳君之盡力溝洫。新疆早已儕於東南富省矣。食畢馳行歸城。途遇大風。流沙眯目。天地爲昏。庫車城北百二十里。有巴拉海提山。長約七八里。廣四五里。產石鹽。質堅色白。味純。城東烏恰拉莊之鹹灘。長十里。廣五里。俗呼土鹽。質鬆色黑。味苦。其價甚賤。城南十五里。哈拉布哈莊。鹹灘。與城西四十里排樓莊。鹹灘。及城西六十里布素特莊。鹹灘。皆長五里。廣三里。均產土。質色俱劣。惟附近鄉民掘食之。新疆遍地皆鹽。南路尤甚。鹽課帶征於田賦之中。良有以也。

▲六月七日晴。住庫車。上午策馬至城東十里弓格依莊之北。觀哈遊擊所開坎井。水流甚大。日可灌地二十畝。

其地昔皆戈壁。今藝果園數十畝。蔚然成林。新綠可愛。再逾數年。石田皆沃壤矣。開井之初。俗人以爲創也。羣相阻難。謂無效果。及其成功。則皆訝爲希奇。舌橋莫下。難與圖始。可與樂成。國人劣性多類此。庫車城周四里六分。東南北三面形圓。各闢一門。西面形方而無門。回城環繞東南二面。城廂商廛民居。共千餘家。纏民最多。漢民通干（卽漢回）各百餘家。英商四十餘家。俄商六十餘家。英俄各有商約。交涉時形困難。土耳其人亦有數輩。纏民以爲祖國之人。崇信極篤。（呼土耳其人皆曰聖裔）有薛里色以提斜米大毛刺者。設塾授書。纏童從讀者頗不乏人。今年春以事被張知事攆往迪化。行時纏紳送者百餘人。灑淚而別。情感之深。可以想見。土倚德以強。苟啟戎心於我回疆。利用其宗教上之勢力。實爲腹心巨患。且較英俄爲烈。當道勿以其國小而弱。恒稱近東病夫而忽視之也。

▲六月八日陰。上午微雨。上午八時。至玉亮源清慶明諸處辭行。十時發庫車。出北門五里官廳。陳知事與哈陳楊諸君送別於此。向西行三里。村舍道樹皆盡。入戈壁三十二里。夏德郎卡倫土屋一家。駐稅卡。過此行山峽中層峯夾峙。險峻嶙峋。一線中通。難容雙軌。爲庫車西出阿克蘇必由之道。要隘可扼。唐時拓厥關。當置於此。而載籍遺址。則皆無徵。三十里鹽水溝。卽托和拉旦驛。官店一。民居二。水味苦鹹。不堪入口。（午間飲水自庫車城中馱來）飯後微偏北行二十里。托和拉旦達坂。斜上至顛。約七八百尺。細沙澁輪。馬行甚緩。逾嶺卽拜城界。嶺顛有拜城稅卡。並小店一家。當道樹木柵。設關門。以稽征往來商賈。西來所僅見者也。過此地勢漸曠。一望戈壁。四十里大坂。破店一家。四十里和色爾驛。舊名赫色勒。唐時俱毗羅磧也。官店一。車店二。小店六七。附近農民百餘家。住。是日行一百七十里。有支路至庫車千佛洞及境內千佛洞與漢烏壘關故址。去年教育部創設圖書館。曾咨新疆省長。令行

拜城知事拓漢鳥壘石刻。字跡剝蝕模糊。多難辨識。

▲六月九日晴。上午七時發和色爾。西偏北行一里。渡和色爾河。卽古龜茲西川水之東源也。水流甚大。深達馬腹。源出額什克巴什山西南麓。及南麓。并西南流。受西北來之伯什克勒克水。經此南流。逕千佛洞西。會西來之銅廠河。入庫車境。爲渭干河。經沙雅。下流入塔里木河。渡河西北行。沿道南北數里外。邨莊不斷。三十九里。賽里木。回語安適之謂。唐俱毗羅城。元梭迷國也。舊有回城。今傾圮。車店二。小店民居六七十家。道北有舊壘。道南有城墟。疑是唐城。附近農莊雖稠。而荒地尙多。若濬舊渠。引和色爾河餘水來灌。則皆沃壤。惜地方官未嘗注意也。護從在此。小尖。尖後折正西行。夾道皆有農家。漸西距道漸遠。二十五里。乾河子東岸。八里。西岸。灘石密鋪。如拳如卵。甚礙車行。過此。西偏南行。十里。道傍村莊漸密。楊柳綠陰。渠水溢流。足徵繁庶。二十二里。官廳。知事馮德純。回部貝子司的克來迓。五里。過一水。俗呼乾河子。水深盈尺。聞盛夏時。北山雪消。水勢更大。經苗圃。入縣署。住東偏花園之平亭。樹林陰翳。暑氣爲消。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拜城無城。縣署爲安酋帕夏禮拜寺所改。頗爲修廣。縣存倉糧一萬二千餘石。中有經十餘年者。不籌變價或貸出。爲推陳出新之謀。將皆霉腐成廢物矣。縣屬銅礪。現歸司貝子承辦。歲繳銅二。三萬觔。化煉皆用土法。需松炭極多。近礦之松。斫伐早盡。刻須派民樵採於二三百里外。頗爲擾民之政。若督民就礦植松。保護成林。十年以後。必足取用。而民受賜不亦多耶。商務皆在老八柵（卽縣署前大街）而新八柵。則定期爲市。猶關內各省之趕墟趕集也。拜城漢龜茲國地。清乾隆中。準回平地內屬於拜城。賽里木城。均設伯克。隸阿克蘇辦事大臣。光緒十年。設行省。乃併拜賽兩城。置拜城縣。屬溫宿府。民國裁府。縣仍舊名。東西七百四十里。南

北六百五十里。有莊二十一。地居兩山之間。氣候稍寒。果蔬鹽煤。皆足自給。菽麥雜糧。且輸出於庫車。南山產紫銅。昔時歲取十萬觔。納官鑄紅錢。錢四百值銀一兩。今則紅錢停鑄。改供兵器需用。繳額遂亦減少四之三。北山出鐵。爲農器。鐵廠四處。曰明布拉克山。曰提雜哈依胡山。曰搭爾齊山。曰呀色里敏山。向由鄉民自行採取。出鐵不旺。公家未收課金。縣治不當孔道。故無富商大賈。民俗同於溫宿。

▲六月十日晴。傍晚微雨。上午七時。督查印花一周。商民雖尙有貼用。而鮮知其所以然者。九時發拜城。西偏南。行道左有城墟。疑卽唐之阿悉言城。道柳成陰。樹下皆渠。饒有景緻。七里官廳。馮司二君送別於此。二里過水。二里又過水。御者皆呼三道河。圖志作鐵廠河。源出北山。繞拜城西南。復東南流。受流經拜城東之乾河子水。下流入銅廠河。十五里。二十里兩庚。夾道有數民居。過此折正西行。三十里。四十里兩庚。卽沙哈爾莊。道傍無人家。附近農民。二三百戶。自此迤西。道北彌望皆戈壁。二十五里。黑米孜官店一。車店一。民居數家。附近農民約三百戶。某鄉約於此備茶尖。二十五里。銅廠河。卽古龜茲西川水。西源。源出木素爾達坂。上流曰木雜拉特河。下流曰渭干河。渡口河幅廣二里餘。水流甚大而白濁。歧爲四派。有官設嚮道領車以過。有一小水自西南來會。水色黃濁。其合流處。二水判然。如涇渭之可分焉。二十五里。察爾齊官店一。車店三。商廛民居一百一十餘家。漢人三家。小教二家。餘皆纏民。有稅卡。附近農民七十四家。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沿途道路平坦。除傍戈壁數處外。道樹多能成行。以蔭行人。

▲六月十一日晴。上午六時發察爾齊。西偏南行。戈壁辨機西域記。屈支國（龜茲）西行。經砂磧。至跋祿迦國。（姑墨）其小砂磧。卽此戈壁。砂石阻輪。車行甚滯。四十里滴水崖。午尖。官店一。民居三。官店對面山頂。寬平廣數

十丈。聞有廢寺基址。山腹有泉一泓。銅廠礦夫皆取飲於此。泉背泉左皆有安會帕夏建築頽垣。詢係當日營壘。砂磧迤南。小山綿亘。卽產銅之楚午喀山。拜城境內產銅之區有三。曰和色爾。曰渾巴什。（俗呼下銅廠）曰滴水崖。（俗呼上銅廠）銅質之佳。滴水稱最。惟環礦荒山。又無飲水。不若彼二處附近皆有村莊。採掘工人極爲苦累。夫上下銅廠。本爲新疆銅廠之冠。舊章銅課攤征於畝稅之中。洎設行省。始改征銅爲採銅。其間辦法遞變。而弊害亦遞深。初由公家貸發成本。責令銅戶按月繳銅。銅價極微。交不足額。（歲繳淨銅十二萬觔。每百觔發採價銀十八兩。）復令各莊幫貼僱夫採銅之費。其始但幫出銅費。而免其徭役。未爲病也。未幾官銅鼓鑄日多。銅戶力不能供。更派幫戶出夫入山採銅。民益不堪其苦。其董辦之人。又不明化學。冶銅必用薪炭。於是銅夫之外。加派炭夫。光緒三十二年夏。新疆巡撫聯魁。命停辦以蘇民困。是年冬。王樹枏來藩西域。以拜城銅礦爲新省第一利源。弊多而利亦多。聽其曠棄。是因噎而廢食也。乃具說帖。堅請復辦。巡撫飭下司道籌議。阿克蘇道潘震。請略仿舊日征銅之法。而變通之。責成銅戶辦理。勘礦委員劉澄清等。則請遴選本地殷富纏民承辦。拜城知縣談鎮坤。則謂事歸民辦。招工實難。若仍攤派。復蹈前弊。莫若仍令本地富民承辦。而分率銅戶爲之經理。如是則交相爲用。兩有裨益。故卒從鎮坤之議。方拜城銅礦之停辦也。議興庫爾岱山銅礦以濟缺乏。庫爾岱山者。當焉耆之東。礦苗森列。浮露入土。不深。銅坯百斤中。含淨銅百分之六十七。山多胡桐及梭梭木。利於燒鎔。自光緒二十三年試辦之後。無人繼作。至是始以拜城銅缺。招商採辦。而一試不利。改爲官督商辦。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委知縣楊昺焜往監之。卒以民少傭貴。公司虧累而止。尖後西行。仍多沙窩。四十里。鹽水溝。卽托和奈旦驛。亦產銅處也。荒店一家。拜城溫宿。於此分界。自

此入峽口。兩傍懸崖峭壁。一線中通。曲折灣環。如行幽谷。峽長約三十里。疑卽唐時姑墨石城。出山口。戈壁平曠。中逾一溝。瑩白如練。彷彿上年過甘。觀五泉山西龍口水之冰流。初疑山水成冰。近凝視之。乃知山泉注地。地中浮出之白鹵也。三十五里。求里塔黑大坂。流砂益厚。路又上坡。車行甚艱。曳馬皆喘。數步一息。時已二鼓。余渴欲飲。乃易騎行。十五里。哈喇玉爾滾驛。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唐書貞觀十一年。阿史那社爾討龜茲。其王走撥換城。卽此官店。一車店。二民居。十餘家。附近農戶頗爲稠密。官店中有古柳一株。老幹槎枒。濃蔭數畝。土人多懸紅布其上。祈禱甚虔。其地有二捷徑。南行六日。達和闐。東行二日。達庫車。皆乏水草。惟冬令雨雪時。可裹糧嚙雪。騎行以達。

▲六月十二日晴。上午七時。發玉爾滾。西行。路多流砂。三里。闐干。言小店也。居民十餘家。三十里。烏落呼雅溝。新疆識略所謂阿爾巴特河也。十里。野克鐵坎溝。十五里。亦克其溝。皆入阿爾巴特河。北流瀦爲哈喇布拉可湖。二里。札木台。蒙語呼道路爲札木。言地當孔道也。午尖。官店一。車店三。商店民居四五十家。附近農民二百餘戶。東偏北行。有路越冰達坂。達伊犁。爲昔天山南北連絡四間道之一。迄今猶爲商旅通途。里程詳後。尖後仍西行。渡亦列克河。十五里。闐干爾村。小店民居三十餘家。復過拍莽河。阿吉里克河。皆依托拉克河。與上亦列克河。皆源出南山。北流灌溉地畝。分入哈喇布拉可湖。與哈拉和立湖。二十里。西蓮池村。環道居民四十餘家。某鄉約於此備茶尖。過此。村莊漸稀。戈壁平闊。二十五里。阿闐干。夾道小店居民四五家。由此分路。西南沿電杆行。十五里。毛陸拉村。二十里。阿克蘇城。沿途皆戈壁。大道仍西行。十八里。上卡坡。道傍回墓峨峨。殊壯觀。瞻較蒙俗不葬其親。而投畀鳥獸食啄。謂之天葬者。文野又迥別矣。過此下陡坡。入土峽。兩傍壁立。高四五丈。半里。坡始盡。折北折西。經舊回城。街市叢密。

人烟輻輳。入東門。住縣署。是日行一百四十里。沿途皆在高原中行。且多流砂。連日以來。湘軍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綠蔭行人。城東數十里。茫茫原野。上覆流砂。下皆土壤。周廣約百餘里。苟從北面哈拉和立湖開濬大渠數條。引以灌之。數年後。皆沃壤也。溫宿故巡檢治所。屬溫宿州轄。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始升爲縣。民國因之。東西三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五十里。有莊十。舊回城殷富。有市列。纏民九萬餘。牛羊馬之革。西輸俄羅斯。羊毳西南貿英吉利。染氈旄旛。東賈廸化。而俄商自其國運藻布及纏民所服用磁髹雜器。一歲所獲。恒倍其值。南疆一大市場也。玉爾滾出銅。城北出鹽鐵。出煤。其鹽甚潔白。故取之者衆。郡王哈的爾者。纏族也。其先霍集斯。以禽達瓦齊有功。復從征西四城。累封至貝勒。加郡王銜。四傳至邁瑪第敏。無嗣。清光緒中。始得系出邁瑪第敏之哈的爾者。襲焉。今所稱回王者也。

附冰達坂里程。自札木台折北行。微偏東。戈壁可行車。一百里。鹽山口。即阿爾巴特驛。其地產水晶鹽。味純質佳。由此渡阿爾巴特河。亦曰阿察哈喇河。唐之撥換河也。六十里。黑不拉村。居民十餘家。二十里。可力峽。即和約火羅驛。有卡倫。齊山砌牆。絕勝關隘。由此過橫流水溝三道。又經半山。斜險石路。約二十里。六十里。圖巴喇特。唐書地志之大石城也。過此。均亂石險途。六十里。瑚斯圖托海。由此過大河水溝無數。亂石塞道。觸礙馬蹄。白龍黑龍二山。左右夾峙。相距近處僅數十丈。木素爾河流經其中。八十里。塔木哈塔什驛。南五里。有水自西來。其色如墨。名黑龍口。與白龍口水會。是爲木素爾河。渡河。即冰山口。由此行水路百里。雪路三十里。上山脊三十里。平路二十里。共一百八十里。至黃草湖。即噶克察哈爾驛。其行水梯。人馬跟踰上下。冰之消長無定。梯亦隨之遷移。山頂有

池。在冰不冰。殆熱海耶。過此。卽伊犁鎮守使署直轄厄魯特營牧地。樹林彌望。路勢稍斜。六十里阿仁墩。卽阿東格爾台。過此。均行樹林中。有石斫險途。約長十里。俗呼天橋。六十里杓梯。卽沙圖阿滿台。過此。卽入坦途。八十里。特克斯台。再渡特克斯河。喀喇烏蘇河。伊克華諾輝河。一百二十里。霍洛海台。亦作和約火依。過此。經舊銅廠。過溫都布拉克河。一百里布噶樂。卽博爾台。八十里。索果爾台。九十里海努克台。出蒙古遊牧。入錫伯營界。九十里巴圖蒙柯台。渡伊犁河。入綏定縣境。四十里。綏定縣城。自溫宿札木台至綏定。共程一千二百四十里。又特克斯台。博爾台。霍洛海台。海努克台。均有通伊寧支路。惟自霍洛海台直取海努克台。以達。較爲直捷。夫冰達坂一路。爲今天山南北聯絡惟一之間道。艱險阻絕。古今一轍。經其途者。無不心悸。西域水道記。勘界日記。回疆風土記。諸書言之尤詳。茲並刪存。以供世覽。軍事家固可藉悉地利。小說家亦足臥獲奇境也。

西域水道記云。木素爾嶺。回語。木素冰也。言爲冰結成。按明華夷譯語。冰曰莫勒孫。卽木素之轉音。車登三丕勒傳。〔附車凌巴勒傳〕。乾隆二十年六月。霍集斯禽獻達瓦齊。偕副都統額爾登額。以兵五百。由木素爾嶺往取。械達瓦齊。詣軍。山脉來自西三百里之薩瓦布齊山。亦喀克善山支峯。故唐書以爲葱嶺北原。嶺長百里。高百餘丈。堅冰結成。層巒疊嶂。高下光瑩。冰有三色。一種淺綠。一種白如水晶。一種白如硨磲。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五日。黎明。自噶克察哈爾海軍台行。二十里至山麓。朝日始升。據鞍魚貫。如緣螺殼。天風橫吹。飛砂擊面。寒砭肌骨。噤不出聲。冰每坼裂。寬或近尺。塞馬骨作橋。上嶺數里。渡雪海。周三四里。一線危徑。界海正中。劣裁容馬。若逢巽二震怒。滕六肆虐。神鷹不飛。〔冰嶺遇風雪迷道。有一神鷹飛鳴。隨其所向。覓路。乃得出。〕迷途坐困。杜環經行記云。從安西。〔今庫

車。唐置安西都護府。西北行千餘里。有勃達嶺。又北行數日。渡雪海。有細道。道傍往往有冰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其數。卽其地矣。嶺中又有二池。周各十許丈。在冰不冰。淵然澄澈。其熱海之儔歟。嶺端夏日消釋。氾濫四出。冬復增高。冰中時函馬骨。又含巨石如屋。及其融時。冰細若臂。銜石於巔。柱折則摧。當者糜碎。辨機西域記云。跋祿迦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詩納於凌陰。傳曰。凌陰冰室也。周官掌冰者曰。凌人。是知凌卽冰。說文作臙。引詩納於臙陰。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呼。微有違犯。災禍目睹。暴風奮發。飛砂雨石。遇者喪歿。難以全生。余按辨機之言。斯爲不虛。惟衣赭持瓠之忌。今則不爾。行五十里。展敬於回人馬雜爾。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上諭。舒赫德奏稱。過木素爾嶺。下至山麓。有澗名塞塞克愛噶爾雅勒。其險處約四十餘里。一值風雪。卽難行走。必須住候晴霽。從前準噶爾於其地樹幡誦經致祭。今年四月初旬。遞送事件兵丁。有凍斃者。酌於附近之克斯地方造屋。以資避禦等語。木素爾嶺。爲往來要路。今山澗險阻。猝遇風雪。人力難施。蒙古風俗。俱誦經致祭。著傳諭舒赫德。如回人內有善於襮檜者。令其虔誠將事。或無其人。卽遣厄魯特人致祭。乃下冰梯。梯寬三尺。冰消長無定。梯亦因之增損。鑿梯者曰達巴齊。凡七十戶。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上諭。舒赫德奏由木素爾嶺行走四十餘里。地多冰石。相雜。內有二里。全係冰山。滑不可行。每日派回人十名。鑿鑿磴道等語。木素爾嶺。係往來要路。旣係冰堅難鑿。十人之力。恐不敷用。舒赫德應多派回人前往。專責以修治道途。冰雪之役。行走人多。地氣漸就和暖。則凝沍自易消融。又四十餘里。下嶺始盡。乾隆二十五年。秩於祀典。春秋祭之。乾隆二十五年十月。舒赫德奏言。臣等於九月二

十五日。致祭木素爾嶺。先三日。天氣晴和。本日。風霧盡斂。日色昭朗。官兵回人等。俱驚異歡悅。臣等勘木素爾嶺形勢。由山陽之阿爾巴特阿瑞入口。兩面俱是高峯。峯中匯大河。由山崖行。百八十里。至塔木哈塔什軍台。卽山嶺之足。初入嶺口。繞行冰石相雜之地。二十里。一山橫亘。盡屬堅冰。臣卽將派出修道路回人一百二十戶內。每日派二十人。更番搥鑿。過此地。復冰石相雜。約六七十里。至噶克察哈爾海軍台。山陰積雪。柴薪甚乏。嶺下洪流噴薄。厥聲殷雷。色如米汁。諺曰白龍口。又西行里許。爲塔木哈塔什軍台。台後山尤險惡。不通徑路。互台之右。於台西五里許。湧泉如墨。諺曰黑龍口。二水交匯於軍台南。是爲木素爾河。乾隆二十一年。定邊右副將軍兆公惠奏言。副都統阿敏道。閏九月初五日。帶兵將至庫車城。探知阿克蘇城之阿布塞塔爾。率衆一千人。往木素爾河。卽此河也。是爲渭干河西源。

沙克都林札布勘界日記云。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向南行。六十里。至天山頂。百盤九折。草木不生。積雪滿山。凝冰瑩晶。下數武。頗平。有冰池。涵水一泓。又西南三數里。卽所謂冰嶺者也。周圍山環。二百餘里。堅冰凝結成塊。其形磷磷然。累累然。如牛羊起臥山中。縱橫莫可指數。人行處。勢若龍脊蜿蜒。上浮生碎石如鋪。馬蹏觸踏冰出。則滑不可支。道旁冰柱高尺許。上擎磐石甚巨。亦甚怪。冰澗滃滃。深不可測底。循聲俯聽。疑有魚龍。又南七八十里。冰坎深邃。形如架梁。此冰橋也。其下有潭千尺。厥曰雪海。過此數里。冰峯六七。參差排列。從中鑿冰爲級。人馬踉蹌而下。若稍失足。直落澗底。甚可畏矣。下行三十餘里。溪出冰坎之下。水向南流。左右夾山成河。厥冰雖盡。其山尙遠。晚霞返照。四圍空明。計程百八十里。駐塔木哈塔什台。

回疆風土記云。穆肅爾譯言冰。達坂譯言山。穆肅爾達坂。譯言冰山也。在伊犁烏什之間。爲南北兩路必由緊要之孔道。其北爲噶克察哈爾海台。南爲他木哈他什台。兩台相距百二十里。中卽冰山。由噶克察哈爾台南行。有雪海。一望無際。冬雪極深。夏亦冰雪泥淖。人畜皆於山坡側嶺。羊腸曲徑而過。失足落海中。則杳然沉墜。不復可見。過此二十里。卽冰山矣。無土砂。無草木。在在皆冰。冰之厚薄。初不知其幾何。尋丈層巒疊嶂。千仞攢空。巉巖如嵩華者。皆冰也。裂隙處。下視正黑。不見其底。水流之聲。澎湃如雷鳴。人聚駝馬之骨。橫布其上。乃可置足。陡絕處。亦鑿有冰梯。陟降攀援。滑險萬狀。跬步不謹。輒落冰澗中。時聞冰裂。其聲琅然。山谷相應。經其地者。人畜魚貫而行。莫不惴慄。冰上皆石塊石子。小者如拳如栗。大者如屋如樓。往往有數丈大石。惟徑尺冰柱支撐而立。人必於其下往來。設中途日暮。暗不能行。須擇穩厚大石。伏於其上。夜靜。聞有如鈺鐃鐘鼓之聲。絲竹管絃之奏。通宵聒耳。則遠近冰裂之繁響也。其冰亦長落無常。時或突起。則高三五百丈。時或沉陷。則下三五百尺。道路亦無一定。有神獸一。非狼非狐。每晨視其蹤之所往。踐而循之。必無差謬。有神鷹一。其大如鵬。色青白。或有迷失路徑者。輟聞鷹鳴。尋聲而往。卽歸正路。益西山峯矗起。林立如筍。望之深青。不可登陟矣。八十里他木哈他什台。河流浩瀚。卽冰山湧出之水也。東南流五千餘里。支分派別。盡歸賀卜諾爾。（按卽羅布淖爾）

▲六月十三晴 溫宿城周約三里。築於清道光十九年。商務皆在東關北關一帶。俗呼回城。（卽舊回城。已圯）極其繁盛。阿克蘇統稅大局實設於此。非在阿克蘇縣城也。漢人四十餘家。回民一百二十餘家。俄商四十餘家。英商十餘家。英俄皆有商約。恒出手條包庇華稅。稅局交涉。頗形困難。南疆各城多類此。上午督查印花。皆新貼者。且未

合法。繞途往觀溫泉。泉在高崖之麓。溢湧而出。水流頗大。清冷甘冽。並非溫泉。特以縣名名之耳。泉下甃方池。圍以欄杆。上蓋亭榭。景緻清幽。城廂人民。多飲此水。某觀察泐有碑記。泉上崖腹。爲龍王廟。架梯構屋。清同光間。廣東提督張曜用兵南疆。特建此以供讌飲遊觀之樂。昔有三層。聞極壯麗。今存一層。且就頽圯。崖巔亦有屋宇二層。舊爲營盤所在。俯瞰全城。控扼形勢。現空無兵。幸在承平時也。縣境逃哈尙有四百餘家。（上年俄哈入境。多攜鴉片。此間某吏盡收買之。運售甘肅。獲鉅利。）偷牛盜馬。殺人越貨。無所不爲。俄商約復出而庇護。纏民受害甚烈。近日俄屬哈喇湖來信云。有逃哈四五百人。還牧。俄兵圍而鎗殺之。不講人道。於斯爲極。在華逃哈。故皆裹足不前。當局攢哈又生一番挫折。沿邊人民。又多一番痛哭矣。上年哈喇湖滋事。俄人謂爲通干主謀。（卽陝甘回民從白彥虎叛逃之俄人。安插於哈喇湖一帶。清廷屢次要求引渡。俄皆拒絕。）此次收回逃民。拒通干而不納。有至其地者。輒誅殺之。僞托爲漢人。則食以豬肉。（回教禁食豕肉。有寧死不食者。此次則多大嚼而歸。）此種亂民。正詩所謂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弗受者也。城東北二百里。鹽山口。深谷糾紛。層巒峭壁。滿目赤壤。綿亘百數十里。高五六十丈不等。山左迤東。爲可拉阿瓦提。產鹽。瑩潔若水晶狀。俗呼水晶鹽。味正質堅。色白。其中偶結一枚。如雪附冰者。名爲鹽根。更屬瑩潔。自麓至巔。上面浮紅。下卽鹽片。每片重五六十斤。不須熬煉。細研卽足供食。下午三時。發溫宿出東門。折南行十五里。入阿克蘇境。十五里入阿克蘇北門。住勸學所。是日行三十里。沿途左傍高崖。恍若城垣。右有長渠。溢流泛漲。官柳連綿。稻田彌望。景致佳幽。埒於江浙。惟土厚塵深。飛若濃霧。曳馬爲遮。車幕皆黃。人乘其間。氣悶欲死。知事金樹仁。統稅局長許汝霖。道尹劉長炳。協台譚迪安。游擊廖正科。後先來會。酬應頻繁。頗以爲

苦。自庫車至此。計程七百五十里。阿克蘇故阿克蘇回城。漢爲姑墨國。常服龜茲。永平中。漢使班超屯疏勒。龜茲王建數與姑墨攻疏勒。章帝初。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和帝時。姑墨溫宿隨龜茲降漢。西域始平。自魏至元魏。皆役屬龜茲。其後卒爲龜茲所併。唐太宗時。阿史那社爾討龜茲。王走撥換城。撥換卽姑墨也。唐平龜茲。以姑墨爲姑墨州。隸安西都護府。其北爲跋祿迦小國。漢姑墨舊國也。宋南渡後。屬西遼。元太祖時。爲別失八里地。以封宗王阿只吉明。永樂中。其酋歪思西遷。其地遂爲回部。與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號四大回城。清興地內屬。開省。初置溫宿直隸州。嗣升府。民國裁府。改今縣。居南疆之中。泉甘而氣和。形勢便利。東西二百六十五里。南北五百一十五里。凡三鄉。有莊十二。其民雜居三種。纏回爲土著。其人劬於農。秉耒者二萬餘戶。稻米之肥甲於諸部。

▲六月十四日晴 住阿克蘇。上午。督查印花。多臨時黏貼者。今日爲本城八柵。北關一帶。人山人海。百貨雲屯。極其熱鬧。八柵者。纏俗商場之稱。猶東南各省之趕墟。趕集。滿蒙直晉之趕廟子也。下午。劉道尹招飲。劉曾任阿爾泰。辦事長官兩年。當囑渠摘抄阿山要稿。備充參考。席設道署花園。一覺亭中。值茲初夏。百草皆青。又有馴麋。鳴聲呦呦。頗多樂趣。此地遊觀之所。共止三處。一道署花園。二苗圃。皆前任朱鳳樓道尹所闢。治三縣署花園。則金知事所經營。亭榭荷池。布置尙佳。惜樹木花草太少。不足供人留玩耳。又有車店二家。一曰德勝。一曰裕昌。恒寓纏奴。備解旅愁。色藝聞均可觀。亦南八城所稀見者。縣屬土產。稻米爲最著名。米質之佳。甲於行省。雖安徽蕪湖甘肅甘州之最精者。亦弗能逮。顆粒長肥。潔白柔軟。殆類暹羅日本所產。商民購米。溫宿較阿克蘇爲便。價亦較廉。以環回城及舊漢城西南北三面。皆稻田也。阿溫兩屬地畝。多資瑚瑪喇克河水以爲灌溉。是河源出木素爾達坂。上流河身陡。

竣。水流湍急。夏秋水雪消融。水更盛漲。岸皆砂土。容易冲決。泛濫之災。在所恒有。每年夏初。由兩縣派遣民夫。（每日各二百人）前往修整。障川而南。約需萬工。始克竣事。頗足累民。今宜寬築河堤。以厚其力。夾樹楊柳。以固其基。工程雖巨。一勞永逸。人民鮮歲修之苦。官中省督催之勞。勿以民怨爲難。因陋就簡。而不爲根本上之解決也。此間金融。白銀一兩。兌紅錢三百二十文。（合銀八錢）紅錢四百文。兌天罡一十五枚。（一枚重六分二釐五。銀質。法定值紅錢二十五文）輔幣價格。恒視本位幣價爲高。輔幣之中。小者價格又視大者爲高。階段顯然。其數遞減。此東西各國所無。而關內各省所罕聞者。究其原因。則民智卑下。無鑑識貴金屬之知識。銅質紅錢。辨別較易。故也。而權量稱呼。亦屬特別。十六斤爲一恰納。（亦有十二斤者）十恰納爲一塔哈。塔哈。纏語口袋也。恰納塔哈。求之實際。不見其物。仍以斤秤爲準。殆猶關內各省之稱若干斤爲石。若干斤爲引。若干斤爲鈞之類耳。阿克蘇舊城周一百四十丈。只東西南三門。現城周九百五十九丈。關四門。築於前清光緒九年。離城根百步。周圍環有子牆。子牆下卽濠溝。漢商皆在城內。北關則皆纏商。英俄商共二十餘家。商務遜於溫宿。其西二百四十里。爲烏什縣。烏什本漢溫宿國地。國小常服屬龜茲。漢明帝時。班超破姑墨石城。於是因龜茲降漢。元魏後。併於龜茲。唐貞觀中。平龜茲。以溫宿爲溫肅州。一曰于祝。隸安西都護府。宋南渡後。屬西遼。元明爲別失八里地。清乾隆中。內屬。爲回部霍集斯世居之地。舊有城。現城曰永寧。周二里六分。係乾隆三十一年所新築者。光緒九年。置烏什直隸廳。民國改爲縣。東西一千一百八十里。南北三百七十里。有界牌五。卡倫十二。莊二十七。初。烏什纏民逾萬戶。賴黑木圖拉之亂。雍攔無子遺。旋徙喀什噶爾。英吉沙爾。阿克蘇。葉爾羌。和闐等處。回民實之。而布魯特兩部之在沙圖與巴什雅哈瑪兩卡

倫外者。其族尙蕃多。每歲暮春。驅牛羊駝馬。遊牧菹澤。卓帳以居。至秋末乃歸。漢民漢回安集。延合之亦千數百人。然回多置田產。長子孫餘皆用耒作自給。其地南睇喀什噶爾河。西挾葱嶺。因山爲城。跨重巘。帶長流。形勢爲四城冠。物產之饒。市廛之盛。不逮溫宿。然皮毳旃布。銅鐵麥谷。東賈阿克蘇。西賈喀什噶爾。而鄰國之中賈。關內之裨販。亦多有至者。八柵之日。百貨紛陳。鸞良雜楛。利贏之優。往往什伯焉。

▲六月十五日晴 上午九時發阿克蘇。出南門南行。過渠橋二里。白雲觀。劉譚金諸君送別於此。西北多崇佛教。新疆又屬回部。度隴以來。沿途所見。棟宇輝煌者。佛宇居十之六七。入新而後。其建築高聳者。類皆回族禮拜寺。所存羽流道院。此爲初睹。地勢寬敞。房舍修飾。亦阿克蘇近郊遊觀佳處也。三里過圖南橋。渠水甚大。宛然小河。或謂卽阿克蘇河正流。新疆識略所謂楚克達爾河也。橋西有稅卡。居民數家。過此未幾。前面大車三十餘輛。馬車轎車數輛。浩浩蕩蕩。塵土蔽天。詢係卸疏附知事馬紹武回省。闔哉知事。可謂滿載而歸矣。十六里過阿克蘇河。源出俄疆烏魯山。東流入烏什境。爲其希布勒孔蓋河。又東受玉簪水。別疊水。雅滿素水。又東逕畢底爾卡倫。爲畢底爾河。又東沙圖水南流。逕胡什奇山。爲胡什奇河。自北來注。又東北歧一支流。逕烏什城北。曰托什罕河。灑爲數支。俱東北流。尋復合而東南流。畢底爾河自西來。又東流入溫宿境。曰阿克蘇河。又東分支南流。爲艾柯爾河。又東南流。曰渾巴什河。正流則東南流。有源出木素爾達坂西南流之瑚瑪喇克河。自西北來注。源出溫宿西北喬塔山谷中。之湯那哈克河。自北來注。又東於阿克蘇境。右與渾巴什支流匯。曰哈拉塔勒河。又東與葱嶺北河會。入於塔里木河。渡口歧爲數派。水流皆大。正流支派。莫能確指。土人則均呼爲渾巴什河。以其附近有渾巴什莊也。聞至夏秋之

交冰消水漲。則須乘船以渡。今日水勢尙少。只及馬腹。僅用導者牽車而已。清道光六年。張格爾之亂。掠西四城。揚威將軍長齡。率兵至阿克蘇。禦之於渾巴什河。賊軍敗退。卽此河也。三里河灘盡。十八里。四十里。店子。車店。一。民居。十餘家。過此。偏西行。十里。渾巴什驛。夾道居民數家。無店鋪。驛舍亦圯。二十二里。來蘇橋。俗呼三道橋。上年朱鳳樓。飭民重修者也。其下渠流甚大。灌溉之利甚溥。十三里。阿音柯。車店。四。商鋪。民居。約二百家。附近農民五六百戶。鄉約某於此。備茶尖。有支路二。一南行。八十里。至羊瓦里克莊。一東南行。四十里。至渾巴什莊。皆人煙稠密之處。尖後。仍南行。微偏西。三十里。薩伊里克。官店。驛舍。俱傾圮。無存。車店。一。民居。十二家。附近農民約二百戶。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七里。沿途道柳成行。渠水交錯。良田萬頃。村莊稠密。饒有江南風景。惟風大塵揚。頗爲悶人。

▲六月十六日晴。上午七時。發薩伊里克。南行。農莊相望。二十里。皇工。夾道居民小店七八家。過此。樹木漸少。彌望皆戈壁矣。二十五里。沙井子。車店。民居。共六七家。天氣甚熱。下馬休憩。午尖後。折西南行。砂磧返熱。車揚塵飛。汗流不息。甚覺心煩。十里。喬里呼圖驛。破屋數院。塌墩一座。電桿一堆。寂無居人。三十五里。色克索爾里克。俗呼腰站。子。荒店一家。阿克蘇柯坪於此分界。引領前望。道旁電杆。愈遠愈低。以至於無。此又陸地澣海見地圓之確證。五十里。齊蘭台驛。住。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官店一家。頽不可住。車店。民居。共三十餘家。有阿克蘇所設稽查往來洋商司事一名。駐此。國勢太弱。亦有名而無實也。飲水極苦鹹。夜間飲料。尙自十里外山泉馱來。然味亦苦。不過較市間澇壩水稍好耳。市中居民壯者。刻皆赴距西南三十里許庫爾地方種田。至秋收後。方回開店。市西有劉襄勤用兵南疆時。及安會帕夏所建廢壘。今日所經。戈壁平曠。上雖流沙。下皆土壤。若自渾巴什河開渠引水灌之。必皆可

墾而種者也。柯坪故柯爾坪回莊。距此一百八十里。清光緒二十八年。設分防縣丞。隸溫宿州。民國成立。裁佐貳。歸阿克蘇直轄。三年。規復縣佐。議別置。今年春。委李德良來。部署一切。其轄境東西四百八十里。南北四百里有莊十四。除阿磧六十餘戶。齊蘭台數十戶外。餘轉環治而居。產小麥青稞杏棗瓜棉。其民多力農圃。務藪牧。俗尙同阿克蘇。境內有布魯特遊牧種民。皆歸烏什管轄。無城郭。無郵政。無漢民。無日用雜貨店舖。衙署所需食物。皆須赴阿克蘇採購。有國民學校一所。有糧八百餘石。境內斥鹵之地。十居六七。盛產鹽。而居民千餘戶。皆尙食饘飲水。佐以瓜果桑葢。不爲羨。故弗用鹽。或作抓飯。用亦無幾。鄰境溫宿喀什一帶。產鹽多且佳。故柯鹽無運銷境外者。

▲六月十七日晴。大風塵土蔽天。面不見人。由此至巴楚九台。中有沙窩數十里。日行天氣炎熱。人馬皆易疲困。必須午後啓行。漸行漸涼。方不苦乏。下午四時。發齊蘭台。南行五里有歧路。折西則經阿磧小站至柯坪。西南則道黃草湖至九台。爲行弓弦。正南則渡烏蘭烏蘇河至九台。係繞弓背。且無腰站。曩以黃草湖夏間水勢漂散。路苦泥淖。不便行車。恒多出於是途。近年以來。黃草湖鮮有水患。旅人多由弓弦。不繞弓背。以弓背遠二十里也。五十里夾道廢屋數家。詢係色瓦特驛。卽十二台舊址。以乏水草。早將驛舍移近玉河之南。此處遂無居人。巴楚柯坪於此分界十里。黃草湖小店居民共七八家。過此卽入沙窩。大風竟日。流砂填道。行未數里。卽迷所向。旣無日影。取準。又無指南針辨方。冥行移時。始合大路。殊覺危險。五十里。十一台。卽雅爾庫圖克驛。譯言遠地有井也。官店一。車店居民共八九家。抵此時已夜十二時。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途中遇大風。行沙窩。車中塵土厚積寸許。取鏡照顏。狀如古廟頹廢之土木偶像。且笑且憐。飲水味甜。不似前昨兩日之鹹苦澁口矣。有歧路北行一百里至柯坪阿磧。

▲六月十八日。上午陰。下午晴。午後三時發十一台。西南行。道傍胡桐紅柳。叢翳連綿。人行其中。不覺暑氣。間有沙窩。亦非長途。胡桐老幹。裂皮溜汁。俗呼胡桐淚。纏民有胡桐淚。車夫買之。諺謂其能醫馬腹疾也。五十里。十台。卽車底庫勒驛。車店民居共十餘家。距此東南百餘里。近年新闢一莊。名夏和爾。譯言其地低窪也。墾熟之地。已報一萬三千六十七畝。未及荒地數十分之一。目前居民雖只二百餘戶。將來未可限量。蓋巴楚土地本腴。惟居葱嶺南。北二河下游。歷苦水乏。前知事盧殿魁。乃於其地新開大渠。導玉河（卽葉爾羌河）餘水北流。分灌地畝。玉河源遠。流大。餘水極多。故遠近農民。咸携鋤荷鍤。前往墾闢。二年之間。遂成聚落。再逾數年。聞可別置一縣。或縣佐云。其地東距沙雅縣城。馬行二日可達。惟無水草。須冬令裹糧嚙雪而進。茶後復行。沙窩迭見。車行甚緩。三十里。唐托古拉。譯言胡桐樹窩也。附近農民一百餘家。亦係新墾之莊。十五里。阿和旦木。道傍農民數家。過此村莊稠密。雞犬之聲相聞。二十里。九台。卽圖木舒克驛。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五里。官店一家。民居商舖六十餘家。漢人八家。附近農民三百餘戶。舊設有漢語學校。今停未辦。驛在圖木舒克山口。傾圮已久。山腰有廢城。俗呼唐王城。土人曾於其地掘得開元錢。相傳爲西遼鷹州。載籍無徵也。

▲六月十九日。陰。傍晚雨。下午三時發九台。西南行。南山綿亘如帶。六里。圖木舒克山嘴。頽垣一片。詢卽圖木舒克驛舍廢址。過此。灌木紅柳。入眼不斷。紅白草花。異香撲鼻。三十四里。阿夫麻札。夾道居民六七家。十里。西山盡處。山巔有土台。上插木杆。懸獸尾白布。山麓有形如馬跡者二。寬約丈許。土人云。回教聖人曾登此山。故留蹄痕。荒誕不經。不辯可知。折行草湖。村莊遙遙相望。三十里。八台。卽察巴克驛。驛言園子四處也。大雨如注。不可前進。乃住於

此是日行八十里。道途平坦。車行甚疾。市廛與附近民舍。共有二百餘家。清曾於此設漢語學校。今停閉矣。道南有麻札山。相傳爲回祖艾孜而里木得道之所。昨今所經各台。其數爲逆。蓋以清乾隆時葉爾羌（今莎車）駐協辦大臣瑪喇巴什（即今巴楚）歸其管轄。故台起莎車。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亦猶伊犁軍台。一、二、三、四皆由惠遠方面算起也。

▲六月二十日。上午晴。下午雨。上午七時發八台。西行。蘆葦彌望。宛然綠畦。三十二里。闌干夾道。居民數家。二十里。尤黃托和拉克。附近農民三十餘戶。過此垂柳夾道。阡陌連雲。十五里。知事章綬榮。遊擊馬致和來迓。三里。過橋。入東關八柵橋下。即葱嶺北河。俗呼洪水。水流甚少。葱嶺北河。亦名喀什噶爾河。二源並導。皆出葱嶺。一源出帖列克達坂。東格爾瑪達坂。匯爲廓克蘇河。又東。三峯黑子冷蘇來。匯爲奴拉蘇。即赫色勒河。是爲烏蘭烏蘇上游。又東。依爾克什他木河。自南來注。又東。柯希額得克蘇水。自北來注。又東。業干河。自北來注。又東。薩烏雅河。匯玉區塔什水。自北來注。爲得爾必楚克河。一源出喀喇庫勒之北。東流。爲闡拜里河。又東。爲瑪爾堪蘇河。和色爾河。自西南來注。又東。爲烏蘭烏蘇河。又東。鐵列克水。又東。麻喇托海水。又東。阿其貝利水。又東。別什托海水。又東。坎素水。均自北來注。又東。庫斯渾水。合喀喇克瑪匝爾海水。自西北來注。又東。阿依河。自東而南來注。又東。木什水。自北來注。又東。過疏勒縣城。爲喀什噶爾河。又東。圖舒克塔什河。合伊蘭烏瓦斯河。自北來注。於疏勒疏附境內。灑四大渠。分陰地畝。曰牌素特。曰和色爾布依。曰賽爾滿。曰阿爾瓦特。又東。入伽師縣境。出龍口橋。分支爲洪水河。又東。入巴楚縣境。又東。與洪水河合。其北河故道。在洪水河北。斷流已久。又東。過巴楚城北。又東。折而南流。入草湖。經大戈壁。與葱嶺

南河會。二里。八柵盡進東門。住學校。是日行七十二里。巴楚爲南疆四達之區。歷代視爲重鎮。西抵喀什。南達莎車。皆於此分途。其至莎車之路。出南門南行三十里。烏恰力克三十里。六台。卽吉格達沙瑪里克驛。吉格達譯言沙棗也。居民二十餘家。四十里。栽邑。地勢低窪。夏秋常成澤國。車馬難行。折西南四十二里。五台。卽阿克薩克驛。葦湖夾道。居民十餘家。清乾隆四十二年。葉爾羌辦事大臣疏請於楊瓦里克造船六隻。運糧至此儲倉。嗣以水流多砂。易淤船運。尋罷。三十里。龍王廟。廟南玉河曲繞。時聞濁浪排空。折西四十里。四台。卽阿吉格爾驛。有草無木。居民三十餘家。十二里。色里布牙。有草木。村舍二十餘家。有海子曰大器。三十里。伽藍泊。自此行草湖中。五十里。三台。卽邁里那特驛。有玉河渡船。樹木稠密。鷄犬相聞。頗類東南風景。逾河南行。有支路三十里。羊帶里克。四十里。麥蓋提八柵。其地楊柳夾道。地味膏腴。村舍鱗次。有市街七八條。商務之盛。人煙之繁。過於縣城。大路仍向西行三十里。阿瓦台鎮。村樹扶疏。市廛櫛比。居民三四百家。五十三里。二台。卽賴里克驛。居民二十餘家。河濱有渡船。二十五里。牌樓。入莎車境。折南十二里。澤普勒善河。河沿五里。米霞八柵。折西南二十里。滿哈八柵。二十五里。頭台八柵。三里。頭台。卽愛古特虎驛。譯言其地有鬼魅迷人也。二十里。托胡列克八柵。二十里。科什巴思塘八柵。三十五里。莎車回城。居民三千三百餘戶。折西六里。莎車縣城。自巴楚至莎車。共程五百六十里。巴楚因巴爾楚克得名。漢尉頭國地。三國及北魏屬龜茲。隋爲疏勒國地。唐爲尉頭州。亦曰鬱頭。宋屬疏勒。又爲西遼鷹州。元明爲別失八里地。清朝三平回亂。大軍均扼巴爾楚克。蓋西疆要道也。清道光中。討平張格爾始築城。光緒初。劉襄勤克復全疆。更修治之。易以方磚。關三門。周三里二分。卽今縣城是也。開省後。置瑪拉巴什直隸廳。嗣改巴楚州。隸莎車府。民國改爲縣。東西五百七

十里南北五百二十里。有大莊九。小村八九十。地當孔道。扼諸大國之衝。（溫宿尉頭疏勒依耐莎車）延袤千三百里。窪鹵少田。多胡桐檉柳。而葉爾羌喀什噶爾兩河。橫貫東西。兩岸多沃壤。可耕植。然春時水恒淺涸。入秋洶漲。舉瀾。往往壞堤。故常有水害而無水利。而鐵里木華兩莊。歲訟水以爲常。故其俗纖嗇而忮急。無遠謀。少積聚。地廣人稀。一歲所獲。獨與各莊交易。有餘以賈喀什噶爾。

▲六月二十一日晴。上午赴縣署就章知事讌後。至東關一帶。督查印花。多有貼者。惟未合法。漢商八九家。回商七八家。英俄商十一二家。餘皆纏民。商務較拜城稍盛。有統稅局電局。與二等郵局。此間寄信去京。約須三月方達。包件則須半年。若信面書俄文。貼俄郵票。由俄道轉。則二十六七天即到。不收包件。然非十分緊急事件。亦不必採此特別辦法。坐令郵權喪諸外人也。土產大米。色澤稍遜阿克遜。而成飯爲多。棉花不亞吐魯番。而產額爲少。鐵里木華兩莊出棉布。比於陝西三原大布。魚較開都河所產肉爲細嫩。惟尙不敵北涯。英俄籍民。在四鄉種地者。達數十戶。歲多諉爲歉收。而不納糧。地方官巽懦畏事。恒遂聽之。噫。長此因循。成爲習慣。全疆歷史上對於外國人民留保之土地課稅權。恐將喪失於無形也。守土者當慎密強硬以辦理之。縣在清末。曾有蘆課。民國成立。隨而廢除。前年財廳令行規復。盧殿魁知事。當以巴楚少水。現有熟地。不敷灌溉。爭水之訟。無歲不有。若規復蘆課。則該納課人。民勢必爭水。以溉蘆葦荒灘。水量愈少。恐礙熟田。各理由。呈復免辦。就巴楚現勢言。似不爲無見。然宜從開渠濬澇。引水積水諸方面着想耳。巴楚地勢低窪。又當葱嶺南北兩河下流衝路。春間農作。上游節節堵截。水不下洩。幾若旱海。秋季農畢。渠水涓滴歸河。汗漫橫流。又成澤國。常有水患而無水利。議者謂宜於邁那特與賴里克兩驛地方。

開渠引水導玉河（卽葉爾羌河）北流。以開各路水源。於蘇沙湖。故海子。鹹海子。洪海子。諸處開渠設閘。積受上流秋冬餘水。以備次年注放。雙方進行。則熟地不憂無水。而荒地亦可廣爲墾闢矣。境內地味異常肥沃。聞諸老農。鐵里木華却古恰克一帶。下種一石。能獲一百石云。縣境清末民初。賭風甚熾。城市鄉莊。皆設必石場。（賭場之俗稱。名爲官賭。呼朋引類。殆成匪窟。嗣經數度嚴懲。其風始息。而民業以安。麥蓋提莊納糧額地一萬餘畝。經劉人倓清丈實八萬餘畝。又阿瓦台某莊纏民有堯樂阿奇一戶。糧冊地僅六百餘畝。經李湜清丈實四千餘畝。又距阿瓦台莊四十里。有新開八柵。曰阿哈墩。現歲征牲稅銀一千二百兩。皆未上聞。備增國庫收入。下午馬遊擊招飲。三時席散。啓行出南門。折西行。繼微偏北。渡葱嶺北河。河幅窄小。若溝渠。蓋北河水流。以沿途開渠引灌地畝。愈至下游。水勢愈少。故流至巴楚城東數十里。已成乾河。三十里牛圈子。葦湖曲繞。居民數家。四十六里屈爾蓋驛。四圍有樹。居民二十餘家。車店三。官店已塌。住是日行七十六里。沿途胡桐低樹。夾道連綿。適值雨後。塵土較少。

▲六月二十二日晴。上午七時發屈爾蓋西行。五十五里。卡拉克沁驛。居民一家。破屋六七。驛舍官店皆已倒塌。二十五里。通干麻扎。居民十餘家。廢院數圈。十里。恰牆。無居人。巴楚伽師。於此分界。十二里。嘉玉崑。農民八家。十八里。玉代里克驛。車店四。官店已塌。小店五。民居三十餘家。附近農民二百二十餘戶。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驛南有大草湖。彌望無際。驛北數十里外。有遠山。東西綿亘。市民以苦無飲水。連日在草湖中。到處掘井。未達泉源。水味苦鹹。實不中飲。今日市中值八柵。鄉民皆來交易。頗形擁擠。

▲六月二十三日晴。舊歷端午節也。去年今日在廣東肇慶。居國之極南。今年今日來新疆喀什。居國之極西。相

去蓋二萬里云。下午一時發玉代里克西行三十里。崑崙把居民二家。五十里。廠子。卽雅素里克驛。居民三家。廢屋數院。二十里。哈喇玉爾滾。民居七八家。夾道若街市。兩端皆有橋。其下卽紅河所經。十里外有農民百餘戶。二十里。龍口橋驛。驛在紅河南岸。河幅甚窄。架橋處不盈二丈。官店一。車店一。民居五家。附近農民十八戶。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烏蘭烏蘇河（卽葱嶺北河）流經龍口橋東二十里。向南分支爲洪水河（俗簡呼洪河）東流至巴楚城西三十里。潞爲洪海。正流迤北紆迴。經巴楚城北柏陌莊。東流至覺里孔山。始折而南。其分流處可指而辨也。自巴楚以來。連日皆在北河北岸行。或遠或近。均在眼底。河皆窄小。宛若溝渠。而紅柳胡桐。繼續彌望。昔所稱爲樹窩子是也。清道光七年。大軍討張格爾。由樹窩子進勦。道光二十七年。上諭巴爾楚克爲西四城門戶。且與樹窩子相連。地方緊要。光緒初。劉襄勤平定西四城。闢爲驛路。避弧就弦。較昔年軍台舊路。自巴楚至喀什。須繞沙車以達。共程一千三百三十里。今則直捷一半矣。

▲六月二十四日晴。上午七時發龍口橋西行二十五里。腰站子。回語曰打夕。居民七八家。四十五里。英阿瓦特官店一。車店四。居民數十戶。附近農民三百餘家。自龍口橋至此。塵土蔽天。窟窿滿道。車甚顛播。乘者苦之。茶尖復行。村莊相望。樹木成陰。二十里。月引木七克闌干爾村。八里。阿喜克闌干爾村。十二里。英阿巴仁村。知事談鳳翼來。迓十里。伽師八柵。土人皆呼排素巴特。住官店。是日行一百二十里。下午見客數輩。五時督查印花一周。伽師無城。商務多在南街西街。全市商廛居民。共四百餘家。漢人六十餘家。回民二十餘家。英商一家。俄商四五家。餘皆土著。纏民。俄人在四鄉種地者。皆纏民之入俄籍或安集延人。真正俄人無有也。縣境今年升科下地九百八十六畝。有

鉛礦。在縣東北六百餘里。可喜布拉克地方山內。發見於蘇洪卡員許鼎銘。每人每日能取礦坯十餘觔。可煉淨鉛五六觔。山中收買。每秤（十六觔爲一秤）值銀一兩一二錢。馱運出山。可增至一兩七八錢。現只開挖一洞。面積尙不及畝。自上年四月起。征收礦稅。值百抽五。由經過蘇洪卡員代收。上年收數。不過數兩。土產以棉布爲大宗。銷路及於俄屬費爾干省。近以俄貨不來。纏民做印花布。自銷自用。成績甚佳。若從而獎勵擴充之。未始非挽回利權之好機會也。縣屬北鄉大阿圖什及格達梁莊一帶地方遼闊。土壤膏腴。大阿圖什人民尙屬繁盛。格達梁莊則極稀少。若就阿圖什八冊舊馬隊營房。增設縣治。正名曰阿圖縣。招徠纏民。廣闢水源。盡墾格達梁之荒地。十年以後。必能漸成大縣。又玉代里克東北五十里山麓有廢城。東西南三面斷垣。存五尺許。北垣圯盡。相其基址。宏濶類王府。按唐西域傳。疏勒一曰佉沙。環境五千里。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伽師城。卽此地也。伽師漢疏勒國地。唐爲佉沙城。卽阿摩支王所居者也。清光緒二十九年。始置縣。民國因之。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七百里。有大莊四。小村一百二十餘。纏民爲土著。布魯特漢回皆僑寓者。其民務農。商工業次之。穀有小麥。包谷。胡麻。棉花。果有杏。工有布。每歲皆有出境者。其俗同疏附。而無其殷阜。

▲六月二十五日晴。上午六時發伽師。西行三里官廳。談知事送別於此。七里慶拉村。十里乞月克村。渡烏蘭烏蘇河。有橋十里。夏布訖村。喀什提督馬福興遣營長馬應徵。安中傑來迓。十里託什卡拉村。十七里合簪可爾村。六里克。村過此入戈壁。十二里入疏勒縣界。十五里雅滿雅爾驛。午尖有汛卡。官店一。車店二。居民三四十家。附近農民二百餘戶。爲疏勒三大市鎮之一。雅滿雅爾河。流經驛北。水量甚深。唐景龍二年。突騎施酋長婆葛入寇。五千

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疏勒。郭元振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蓋卽此河。源出哈喇租庫嶺東。爲哈喇租庫河。又東流爲圖巴里克河。又東曰雅滿雅爾河。又東南流。布倫可爾水自西北來注。又東爲格斯雅滿雅爾河。又東。倭儀水自西來注。又東。爲塔什雅滿雅爾河。又東。烏帕水自北來注。爲泰里布楚克河。又東分兩支。北支爲罕愛里克河。南支爲喀拉蘇河。均伏於沙磧。按葱嶺北河。舊說皆作南北二源。北曰烏蘭烏蘇。南曰雅滿雅爾。今則雅滿雅爾下流。不能達於烏蘭烏蘇。實質上僅存北源一源矣。然考瑪爾堪蘇一源。尙遠於烏蘭烏蘇。與雅滿雅爾。自應列爲一源。以合古籍二源之說。尖後仍向西行。四十里。羊達滿。店舖民居三十餘家。附近村莊稠密。鄉約某於此備茶尖。十五里。過一大渠。入八屯境。八屯者曰太平。曰安邊。曰鎮遠。曰永豐。曰永定。曰得意。曰廣濟。曰平慶。初清道光八年。大軍討張格爾。隨營來新之人。流落難歸。官中設屯爲之安置。無事聽其耕種。有事入城助守。原設五百戶。同治三年。安酋帕夏之亂。死亡十之七八。光緒三年。安逆平。經善後局清查原地。撫舊招新。日增月闢。現計七百餘戶。居然土著漢人矣。十二里。疏勒官廳。知事袁彥薰。道署財政科長彭維藩。營長馬吉慶。馬貴諸君來迓。袁知事邀住漢城。（疏勒縣治）以總報告須在回城（疏附縣治）繕就。付郵辭之。乃繞漢城東北隅。向西北行。四里。合出漢城北門大路。道樹參天。綠畦彌望。路亦寬平。車行甚疾。十五里。七里橋。入疏附境。大橋二道。水磨林立。氣象雄偉。足徵繁庶。五里。疏附官廳。知事盧殿魁。協台林從文。都司馬文瀾。營長馬應徵諸君來迓。二里。進南門。住舊審判廳。是日行一百八十四里。自阿克蘇至此。共程一千二百六十九里。坐未幾。道尹朱瑞。墀鳳樓。電報局長胡俊。交涉局文案委員陶明榕。先後來會。頗苦酬應之煩。疏附漢槃橐烏卽楨中疏勒諸城地。故回莊。清光緒九年置縣。舊有城。乾

隆二十四年重修。道光十八年。阿奇木早敦。又拓寬其西南。光緒二十四年。因協署在城外。復開西門。包以月城。周十二里七分。規模之大。過於省城。其轄境東西九百九十里。南北五百六十四里。有大莊九。小莊百五六十。其民多山北雜種。山內布魯特五部。曰胡什齊。其牧地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一十五里。轄游圖五。曰冲噶巴什。其牧地東西六百四十里。南北二百五十七里。轄游圖十七。曰岳瓦什。其牧地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轄游圖七。曰希克察克。其牧地東西五百四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八里。轄游圖七。曰奈曼。其牧地東西四百三十里。南北八十里。轄游圖三。皆徙格爾（即蒙古包）。牧葱嶺。其僑雜錯處。稗販耕作。漢民漢回。無慮數百戶。而俄人徒自安集延。霍罕。塔什干等處。往往受田宅。長子孫。其逾葱嶺而東。逐錐刀之末者。皆英人也。故言新省人類之雜。厝以此地爲最。（清時喀什道署設有九種語言譯員）其教殊。其俗尙亦異。地多磧鹵。饒檉榆葦。其沃壤粉穫。每歲小麥包穀稻米。率數十萬石。而牛羊駝馬。富者阡陌成羣。瑰貨霧集。華夷榮樛。遷引之盛。甲於南疆。葱嶺之東。一大都會也。當全盛之時。人習技巧。雕玉鏤金之器。跨越上國。而習俗奢靡。多妓女。嫺歌舞。富家皆畜聲樂。客至命酒。出以侑觴。然畏法。事官長如神明。不似庫車以東。悍然僿野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晴。住疏附。上午偕烈夫赴各處報謁。在縣署午膳。下午偕烈夫鏡蓉。至城東北隅。訪耿公井。井在高阜之麓。上下二井。皆方丈餘。泉自井底湧出。泡湧重重若串珠。相傳東漢耿恭師行至此。拜禱而得者。男婦吸取飲水。爭先恐後。新染舊服。環而聚潄。污濁垢穢。幾難近觀。此宜飭民修理。多闢數井。若者吸飲。若者潄物。嚴爲區別。方無碍於衛生。井背土阜。高殆十丈。上建樓閣二層。下層三楹。中祀文昌帝君。左祀劉猛將軍。右祀耿恭班超。皆

有塑像。上只一楹。崇祀奎星。凭欄遙矚。城郊在望。城中街衢交互。塵肆糾紛。樓房層列。全疆稀有。郊外綠樹成陰。良田萬頃。行人往來。車龍馬水。商務之繁。人煙之庶。比於省城。故自漢唐以來。爲西域建庭之所。今日猶全疆命脈所係。惟是強鄰逼處。種性錯雜。治理之難。什伯內省。守茲土者。當如何國而忘家。公而忘私。未雨綢繆。刻意經營。勿爲異族所得。固我全疆門戶。斯爲尙矣。入夜。彭科長送遠東報一束來。逐一檢閱。財政部以鍊銅廠案。總長被押。次長逃匿。繼任總長。爲李經羲。次長楊壽柎。交通部以買機關車案。總長褫職。以次長權量代理部務。海軍部以上海造船廠案。物議沸騰。國會慎重通過對德宣戰案。遂遭冒稱公民圍攻聚毆。紛紛逃避津滬。不能繼續開會。國務員伍張谷程諸君。以亂民侮辱國會。相率辭職。致段內閣催倒於無形。種種消息。光怪陸離。長此搗亂。國基何日始得鞏固耶。爲之長嘆。城中纏商。富者首推裕三玉滿兩巴依。貲皆數百萬金。次爲伊敏沙謂兒克木三巴依。亦各數十萬金。

▲六月二十七日晴。住疏附。上午。疏勒袁知事來談。謂前喀什道尹楊增炳（楊省長胞弟）不歉於英俄領事。待僚屬種種刻薄。公然吸食鴉片。楊省長迫於內外物論。迺易以朱鳳樓。其時朱在阿克蘇任。以辦逃哈交涉。未能立即履新。命袁權代。而石郵抗不交卸。袁說以大義。反啣之刺骨。以方面大員。省長介弟。而舉動若此。烏足爲羣僚訓邪。下午。督查印花貼者寥寥。復多違章。隨至蔚豐厚商業銀行。行長云。昨接京行來電。稱各處金融閉塞。暫停滙兌。又謂湖南匯漢。現銀百兩。須湘票銀四百餘兩。似此內地。或有不靜消息也。城中商務最繁盛處。爲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柵諸處。北關外。則英俄籍商。錯處雜居。陳肆而買。儼同租界。英俄各有領事。統治僑民。俄領事設於

清光緒七年三月。署在北關。有領事官一。（現任名梅世臣）幫辦領事官一。繙譯官一。醫官一。衛隊武官一。（轄馬隊四十七名）而領事館兼轄。尙有駐紮蒲犁武官一。（馬隊十六名）稅務官一。領事館附屬。則有郵政兼電報局。道勝分銀行。英領事始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原名駐喀遊歷官。宣統元年。升改領事。署在城內。有領事官一。醫官一。書記生一。而駐蒲犁照料遊歷委員一名。亦歸領署兼轄。今領事馬繼業。出自曾文正公之婢。嫻漢語。多機變。其頭銜署總領事官。英在新疆設領。僅此一處。不知其所總何謂。

▲六月二十八日晴。往疏附。上午偕烈夫鶚秋鏡蓉策馬出東門。遊覽香娘娘廟。（卽清乾隆香妃。其歷史詳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軼聞東華錄諸書中）道傍渠水淙淙。田疇莽莽。廬舍重重。麻扎累累。望而知爲繁庶之區。十里至廟前。居民數十家。宛若街市。廟周有垣。妃陵位東北隅。上圓下方。墻皆綠色花磚。望若琉璃。鼎峴包以黃金。重五十兩。宏敞壯麗。勝哈密回王陵寢數倍。中有坟墓數十層。疊環列。詢守墓阿渾。香妃何在。皆莫能對。惟謂大者男坟。小者女坟。皆香妃親屬而已。當門左偏有廢鑾輿一乘。制作粗率。裝飾俗陋。相傳爲乾隆所賜。有謂爲香妃生時所乘用者。有謂爲靈輓西還所馱載者。夫高宗在全盛之時。斷不以此粗物。錫彼寵妃。其爲附會。不辨而明。聞有乾隆欽賜諭額一方。鑾甲全幅。遍覓未獲。詢之阿渾。則謂諭額當帕夏據南疆時。爲人取去。鑾甲早經頹朽。不復存矣。陵之四隅。各有甬道。盤升屋頂。然燭登覽。鳥糞堆積。敗瓦四散。不堪步履。四周各建小閣。寬廣數尺。狀若瞭墩。下視墻周低處。光潔可鑑。一塵不染。詢係纏族婦女來茲祈禳。伏墻而哭。拂摩所致。俗傳香妃靈異非常。無求而弗應也。又有大頭羊角。堆砌若塔。數之五六。則皆纏民用以敬神。漸積而成者。（大頭羊產蒲犁山中。其角整圓。若南方水牛

之角而小。纏俗習用以敬神祈禳。每對值銀十兩至二三十兩。陵之右偏北隅。有似陵寢之建築。爲妃父生誦經死厝墓之所。其前禮拜場。二連結直列。建築宏偉。擬於大內。再前爲二澇壩。周百餘武。綠水清碧。遊魚可數。環水古幹。倒影分明。復有二三果園。環而錯處。羣花競秀。清幽宜人。夏日避暑。最爲合宜。喀什近郊遊觀佳處。此爲第一。纏俗迷信香妃極虔。損貲作祀。歲有其人。二百年來。漸積漸多。故今廟產甚富。歲入可達萬金。守廟阿渾。多至數人。香火之盛。冠於回部。上年有達楊氏者。攜眷屬六人。來自北京。自稱系出香妃之兄。當日隨妃入京。編入旂籍。回部王公。年班進京。皆彼招待。爲香妃嫡裔。呈訴官廳。欲盡攘廟產爲己有。前疏附知事馬紹武。判廟產爲三。一歸原守廟者。一與達楊氏。一留與現居北京者。尙有五人。達楊氏不服判結。今猶爭訟未休。遊廟既畢。小憩於某果園。品茗消暑。傍午始繞至北門外。參觀玉滿巴依軋花廠。規模宏大。有機器四部。現有一部未用。發動皆用水力。每部日可軋花一萬二千觔。技師爲一俄人。裝花亦用機器。惜以人力旋輪。未曾改用水力耳。進北門。經大寺。此間回民總禮拜處也。中建大庭三楹。每楹可容千人以上。庭前有大坪一。廣數十畝。古樹縱橫。綠陰匝地。日午不暑。大風無塵。纏民無數。雜集其間。有伏臥於地而酣聲如雷者。有斜倚樹側而施按摩手術者。有環坐一圈。中立一人。口講指畫。如漢滬京津之說書然者。形形色色。望玩有趣。大坪兩傍。皆建廊房。間以百數。爲纏民通人及厭世者虔心研究可蘭經典之所。舊寺在寺前左偏。今爲津商同興和購作商店。相傳董福祥任喀什提督時。曾懸豬頭其門。纏民棄之。改建今寺。遊覽一周。乃策馬至道署。就朱道尹午宴。席設東偏花園。房舍整潔。頗具歐風。亭榭數處。皆可坐玩。雜卉古楊。葡架蓮池。野蔬洋花。配置咸宜。入新以來。所僅見也。入夜。瑞典教士傳來消息。謂南方各省。反對對德宣戰及

陰謀復辟。預備宣佈獨立。英俄領署亦接駐京使電。段內閣已倒。伍廷芳繼任總理。蓋喀什接近俄疆。有俄郵電可以利用。無華政府檢查扣留之中梗。關內消息。傳達比較省城猶快。

▲六月二十九日晴。住疏附。上午林協台招飲。喀什當清開省之初。駐兵三四十營。各營需用柴薪。皆由人民征探。行之數年。民甚苦之。旋議開辦炭局。由官發價。掘炭代薪。辦理未善。炭不足用。仍征民柴。迄於民國初元。易先後長局務。極力整頓。兵亦漸裁。炭遂足用。且有餘以賈商民。定章百觔。運價五錢。山價一錢八分。售諸衙署。祇取運價。商民購買。兼收山價。易以賠累。屢請辭職。今年林從文來署協台。楊省長即委林兼辦。現正交代一切。此地西距俄屬安集延火車站。十一程。故自南疆往來京津漢滬及湖南省。無不出於其途。蓋亦交通孔道也。茲紀其程途於此。以供旅行之參考。由疏附啓程。一百二十里。明約卡。一百里。安鳩安。地廣而沃。水豐草茂。前知事馬紹武於此開渠灌地。已勘荒熟。共獲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畝。未清丈者。尚達萬畝以上。纏布兩民。競相攜耒來耕。漸成聚邑。將來發達。可設縣佐一缺。一百四十里。烏古莎路。一百二十里。烏魯克卡。一百二十里。兒克斯塘。有達坂。俄於嶺巔設卡。幾禁出入。一百里。苦魯蘇。越小達坂。二八十里。克得古魯什。踰大達坂。終年積雪。一百四十里。梭飛。一百四十里。克子古魯干。過此路漸好行。八十里。古魯善。七十里。考藍。五十里。藍疙瘩。五十里。碼底。四十里。窩什。自此乘台車。一百二十里。安集延。（由蘇附至此。每馱馬一匹。運租五兩。駱駝一峯。運租七兩。若遇喀商運送輸出貨。回馱之便。其租銀較專雇爲廉。）自此乘火車。北偏東行。一晝夜至塔什干。換車。三晝夜至吉轟轟。換車。西赴俄京聖彼得堡。東至中國滿洲里。於此分路。宜加注意。勿誤登車。自此折向東行。一晝夜又半日。至車里雅賓斯克。換車。經阿姆斯特克。（